目 录

[叫我一声哥，我会泪落如雨 李龙云(1)](#bookmark2)

[吉他 ·你还能再响吗? 邹安和(112)](#bookmark3)

[泥人常 陈爱民(195)](#bookmark4)

**叫我一声哥，我会泪落如雨** **(大型话剧)**

**李龙云**

人 物 表

二祥——大名马吉祥，男，二十六七岁，新南城酒 家小老板，“老三届”中的“六九届”初中 生，曾长期在西北插队。

大祥——大名马成祥，马吉祥的哥哥，七十年代初 死在北大荒。

小骡——大名高银骡，高金骡的弟弟，二十六岁， 新南城酒家小老板，马成祥、马吉祥兄弟 的生死弟兄。

细 草——女，二十二三岁，二祥、小骡儿时的伙伴， 与小骡同时到北大荒，后嫁给了当地一 马车夫。

小骡的父亲——六十来岁，粗通文墨。

小骡的母亲——五十多岁，一切以丈夫为中心，典型 的贤妻良母。

小骡的媳妇——与小骡同岁，对丈夫忠诚，对公婆孝 顺。

陈静——三十岁，马吉祥孀居的嫂子，1977年恢复

高考考入大学，后到下丁家胡同小学任 教。

满把主——真名曹有志，男，二十七八岁，祖上曾是 钟鸣鼎食之家，酷爱书法，自号“逸仙堂 主”,七七级本科生，先是某电影厂的编 辑，最终沦为新南城酒家的伙计。

周简文——女，二十八九岁，七七级本科生，某慈善 机构工作人员，曾被一有妇之夫长期欺 骗，有洁癖。

老杨头子——外号“杨喇子”,六十挂零，新南城酒家 前身—— “文利栈”的房产主，“跑和 儿”(掮客)出身，世故至极的老京油 子，后被儿女们送上法庭。

老杨头子的媳妇——一个外地女人，比老杨头子小 近三十岁，说是媳妇，其实不过 是老杨头子买来的玩物，没什 么文化，也没太多的心计。

小 陆——男，二十六岁，市场管委会工作人员，小 骡与二祥的朋友。

公证员 男，五十来岁，眼睛跟小刀子似的，嘴皮 子厉害。

边老大 男，与小骡年龄相仿，南方人，原“永昌缝 纫部”老板，后被小骡兼并，老实、本分。

边老二——边老大的弟弟，原“永昌缝纫部”老板，仿 佛与哥哥隔着教，精明、贪婪，关键时刻 肯坑兄灭弟。

司机，二祥的小侄女小雪，小骡的侄子小海，市政管

理人员甲、乙，肉贩子，架子工甲、乙，算卦的瞎子，花 店姑娘，花店伙计，饭馆伙计，房管所的小孙，客人们 等。

**序** **幕**

〔时间：1978年冬，一个日丽风和的清展。 〔地点：三江平原深处某农场。

〔场景：深冬的北大荒，是一个银冰玉雪的世界。举 目四望，起伏的雪浪一直漫向遥远的天地之交。暖 融融的阳光洒在雪海里，像一只巨大的母亲般的手 臂拂动着大地，拂动着那些正在复苏的冰冷的生灵。 这里是一片平缓的丘陵。舞台一侧，是一排茂密的 白桦树。残存的枝权上，雪粉凝成的“树挂”闪烁着 宝石般的光泽，像一串串晶莹的泪珠。坡岗处，结成 硬壳的雪壳子上， 一簇冰凌花在寒风中抖动着。舞 台正中是个三岔路口，坦平的国防公路横贯舞台而 过；一条清晰的爬犁辙劈开雪浪，曲曲弯弯一直伸向 荒原深处。更遥远的地方——天幕上，冰封的乌苏 里江像条银色的丝带在飞舞。江对岸，俄国教堂晨 祈的钟声隐隐飘来。

〔幕启。场灯亮了，舞台上空荡荡的。本剧主人公之 一小骡，胳膊上搭着件旧棉布黄大衣，身穿一件破旧 的黄棉袄，脚下着一双大头鞋迎面走来。他的眼珠 子上浮动着血丝，手里抓着个狗皮帽子，左肩的胸前 胸后挂着两个沉甸甸的帆布提包。

小 骡 (扭头往天幕望了望，嘴里小声喃喃着)都走了 …… 〔一大排的黄棉袄背对观众出现在舞台深处。

小 骡 来的那年，我十七。火车一拉鼻儿，好几十万人，跑 这儿来了……一晃，二十七了，火车又一拉鼻儿，又 都回去了……人就像是一根草 ……

〔远处，一种梦幻般的音乐出现了。随着音乐，天幕 前那排黄棉袄转过身来。

小 骡 (突然发现黄棉袄们在齐声哼唱着什么)这是什么歌 儿?

〔歌声变得逐渐清晰起来。

小骡(热血一下子涌满全身)哦!《兵团战士之歌》 … … 刚 来的时候，大祥哥写过一首诗 …… (思绪一下子回到 了十几年前，情绪瞬间燃烧了起来，对着空荡荡的荒 原喊了起来)

“战旗漫卷着风雪， 军号伴奏着凯歌；

面对大雪覆盖的千里荒原， 大喊一声：我们来了!

……"

(背到此处，戛然而止)

〔舞台上所有的声音同时消失，周围变得死一样的 静。

小 骡 (喃喃着) ……做梦似的……一个猛子在这儿扎了十 年……现在，又都走了……可是大祥，大祥哥!就把 您一个人儿搁这儿了 ……

〔此时，死去的大祥出现在舞台一侧。他身穿一件当

年知青们夏天最常穿的那种单布黄军衣，手里一把 小号，脸上始终挂着微笑。

小骡 大祥哥……我老觉得你没死。 一早一晚儿，走到没 人的地方，我净小声儿跟你说话儿……

大 祥 (望望小骡，脸转对观众，淡淡地一笑)我比他们都 大。六六年，我高三……

小 骡 谁都知道，你起小儿就爱念书 ……

大 祥 (更平和地一笑)我老忘不了我高中时那个化学老 师，那是一个挺刻板的老知识分子。他左手托着个 燃烧皿，右手从煤油瓶里夹出一小块单质金属钠 ——-他说，单质金属能在空气里自燃……一会儿，就 见噗的一股蓝火苗。老师说，同学们，这股火苗，七 十块!……七十块合一千斤小麦 ……

小 骡 (心中的思念越发强烈)大祥哥，还记得吗?七○年 春天，陈静姐说，小骡那棉裤得帮他拆喽……第二天 你就奔我们连来了。从你们连到我们连那儿多远? 九十里地!没车!全得腿儿着! 一进我们宿舍门， 我就见你小脸儿煞白，棉袄的后襟撕成了一条一条 的碎片子，耳根台子后边好几条血道子!我一问，道 儿上碰上狼了!狼抓的……哥们儿一下子跳下炕把 你抱住了……

〔此时，舞台深处的《兵团战士之歌》再次隐隐飘来。 小 骡 第二天早上，背着我那条旧棉裤，你开始往回折。北

大荒那地方，说是春天四月份了，可满世界还都是冰 天雪地。我塞给你一根镐把，万一道儿上再碰上狼 呢!我望着你那背影儿，那背影儿越来越小。我心 里说，哥哥!九十里地呢 ……

〔幕外的歌声越来越响，越来越清晰 ……

小 骡 ( 嘴里轻声喃喃着)“热爱边疆，扎根边疆”……(突然 在大祥脸上发现了一种孤独)大祥，什么时候想我们 了，就给我托个梦……用不了多少日子，我们哥儿几 个准来接你……大祥，不是我，你死不了!那么大的 烟泡儿，哥们儿迷了路，你领着那帮哥们儿去找我 ……(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情感，突然歇斯底里地喊 了起来)哥哥哎!哥们儿可忒难受了!(呼天抢地地 喊)哥哥哎 ……

〔《兵团战士之歌》越来越响，最终淹没了小骡的喊 叫。

〔渐渐地，歌声弱了下去。

**大** **祥** (似乎陷入了幽远的回忆之中)小骡，我记得，你好像 是腊月生日 ……

小 骡 是!(用力点着头)腊月十四 …… 大 祥 二祥是阴历八月，他比你大。

小 骡 是!二祥是哥哥!亲哥哥!那是“发小儿” …… 大 祥 他也回去了 ……

小 骡 是!他从西北回去了，跟你们老太太在一块儿 …… 大 祥 哦 … …

小 骡 大祥哥，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事吗?

大 祥 (更淡地一笑)不知你陈静姐怎么样了?

〔黄棉袄们的《兵团战士之歌》又飘了过来。 〔陈静像尊幽美的雕像似的出现了。

小 骡 陈静姐考上大学了，领着小雪早回去了 ……

大 样 (脸对着小骡)你跟二祥，你们哥们儿，得对你陈静姐 好……

小 骡 那还用说!二祥信里说，你妈说了，没有你了，陈静 姐就是你们马家的大姑娘……(心里开始哆嗦)大祥 哥，不说这个了成吗?我受不了了……

大 祥 ……还有，你不该对人家细草那样……

〔随着那种梦幻般的音乐，细草走来了。她是那样年 轻，那样光彩照人。

细 草 (脸上在笑，眼睛里却浮动着泪花)大祥哥…… 小 骡 (声音在发颤)细草?

细 草 小骡哥!(扭头望了望那一排黄棉袄)你们都要走了



小 骡 都要走了。

细 草 可我不能走……我不是不想走，是走不了……

小 骡 你那儿子好吗?(语调中隐含着连自己都觉察不到 的报复)

细 草 我的儿子?(脸上始终带着一种天使般的微笑)那也 是你的儿子……

小 骡 (十分烦躁地)别他妈胡扯了!那哪儿是我儿子!

细 草 (像个诗人似的开始述说)你知道吗?一个女人要是 爱上一个男人，就会在天地间产生一种神奇的力量 ……八年前，你亲自赶着个马爬犁，把一个热恋着的 女人送到底窑，送给了一个愚笨的马车夫 —

小 骡 赖我吗?是你!你自个儿要嫁给那个马车夫的!

细 草 (始终在述说)我知道，你送我是出于报复……你一

直觉得我肚子里那个孩子不是你的— 小 骡 那孙子本来就不是我的 ……

细 草 有些事，你永远也不会明白……其实，我是你的…… (脸上再次出现了那种天使般的微笑)小时候多好

啊!你、我、二祥。你们男孩叫“发小儿”,我不知跟 女孩儿怎么论……我老忘不了，送咱们走那天，二祥 脸上在笑，可声音却在发颤：“细草，叫我一声哥吧!”



〔此时，本剧的主题歌起： “……

命中注定，

一生都在寻觅。 寻觅男人之间

——惊心动魄的友谊。

叫我一声哥，

我会泪落如雨。 ….… ”

细 草 (走到小骡面前)小骡，你命不错。回到北京，你会有 另一个哥哥，二祥哥……有一个哥哥多好啊 ……

〔幕外一声长长的汽笛。

小 骡 (突然发现了大祥眼睛里的泪水)大祥哥，我们哥儿 几个走了 … …

〔舞台深处那排黄棉袄们口中的主题歌更加动人。

大 祥 (脸对着小骡，似乎是鼓足了勇气)小骡，再叫我一声

哥吧 … …

小 骡 (喃喃着)哥 … … 大祥哥 … … (突然歇斯底里地喊叫 了起来)哥哥哎 … …

〔巨大的回声在空旷的荒原上回荡着。

〔黄棉袄们的歌声有如滚滚春潮，铺天盖地而来： “……

别伤害我，

别欺骗我。

叫我 一 声哥，

我就把什么都给你。 …. ”

〔火车汽笛撕人心肺地呜叫了起来。 〔 灯 暗 。

**第** **一** **场**

〔时间：前场三天之后。夜晚。 〔地点：北京南城广安门大街。

〔场景：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这趟大街，在老 北京人的心目中是那样古朴，那样有名气。舞台深 处是一排临街铺面房。这些铺面房历史上都曾有过 它们往昔的峥嵘：油盐店、羊肉床子、钱庄、饽饽铺 ……但近几十年来，却都已偃旗息鼓。门脸经过简 单的改造与封堵，变做了民居。房檐上的枯草在风 雪中摇曳着。最引人注目的是舞台中部的一处门 脸。门楣顶端，一月青砖砌成的牌额上，三个巨大的 颜体字 文利栈-—虽历经风雨剥蚀，却仍依稀 可辨。估计它早年间应该是个绒线铺，专卖针头线 脑。它的门脸是那么小，那么残破，但它却比周围其 他的房子都高。于是，这种鹤立鸡群的架势，反而衬 托得它更加招眼，更加褴褛与破败。

〔幕启。瑞雪飘飘。放眼望去，错落起伏的屋脊，被 雪花涂抹得一片银白。夜深人静，不知谁家的收音 机里正在播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时近 腊月，胡同深处偶尔响起一两声稀疏的炮竹声。这 反而衬托得这个夜晚更加安静。更远一点的地方，

·11 ·

/

北京站悠扬的钟声隐隐飘来。

〔随着大幕拉开，清洁工二祥从侧幕倒退着走上舞 台。他身穿蓝布棉大衣，头上一块破旧的包袱皮儿， 肩上扛一把特大号的板锹，边走边指挥着倒车。侧 幕里，清理垃圾的卡车发出低沉的轰鸣。

〔与此同时，小骡推着辆自行车从另一侧走上舞台。 他狗皮帽子抓在手里，身上依旧是那件黄大衣。

小 骡 (试着喊)二祥!是二祥吧? 二 祥 (转回身，辨认着)谁?

小 骡 (凑了上去)还能有谁?是我!我是小骡啊 ……

二 祥 哟!哥们儿!是你呀?(扔下铁锨迎了过去)哥们 儿，回来了……

小 骡 回来了，都回来了……可是，就把大祥哥…… 〔二祥无声地看着小骡。

小 骡 (擤了把清鼻涕)这些日子快他妈成老娘们儿了 …… 二 祥 你这是刚下火车?

小 骡 ((点着头)刚下火车。那边乱套了!都往回颠呢…… 哥们儿从佳木斯一气儿站到锦州!车上那人，大串 联似的!好容易弄上一座儿，过来一个抱小孩儿的。 我一看，那哥们儿脖子上挎着个暖壶，孩子捆在后脊 梁上，身上也披着这么件黄袍，我能坐得住吗?…… 两天一宿，我就吃了二两排叉儿。(擦了擦干裂的嘴 唇)你车上有水吗?

〔二祥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个大玻璃瓶子。

小 骡 (对着瓶子口儿试了一口，很快又吐了出去)曜!真 烫!我上你们单位找你去了!看门儿的老头儿告诉

说你刚走。老头儿不错，借我一车……瞧我这汗! (用大襟抹了一把脑门子上的汗，打量了一下二祥的 打扮)哥们儿，练板儿锹哪?惨点儿……

二 祥 (淡然一笑)比在西北强多了。居委会问我想干点儿 什么,我跟她们说，什么挣钱多干什么。

〔此时司机一边嚷嚷着一边从侧幕走了出来。

司 机 二祥!这车还得倒点儿!你得给我媵着点儿!(回

*身)*

〔汽车油门重新轰了起来。 二 样 (扬起胳膊)倒!倒!倒!

〔文利栈的门突然开开了，房主老杨头子走了出来。 他有六十挂零儿，下巴頦上几根稀疏的鼠须，一对黄 眼珠子眯缝成两条小细缝儿。他身上披着件很大的 黑棉袄，嘴角耷拉着根烟卷，手里捏着个破半导体收 音机 。

老杨头子 (把收音机播送的“公报”声捻小了点儿)爷们儿! 别倒啦，再倒您那车就开我屋里来啦!好嘛!见天 见一到这钟点儿就这么轰轰隆隆的。我这倒好，躺 在炕上就老跟坐在火轮船上似的……我这房可禁不 住你们这么哈悠!

二 样 (像什么都没听见似的)就您那破房，甭哈悠也该散 啦!倒!倒!

老杨头子 (鼻翼上流出一丝冷笑)破房?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吗?宣南!早年间，这是寸金之地!(下巴頦指了指 手里的收音机)没听见吗?共产党开会啦!往后备 不住改主意了，许可大伙儿做买卖啦。真要有那么 一天，您别看我这门脸儿这么破，不定有多少人举着

钱哭着喊着来找我……

二 样 老爷子，您醒醒盹儿吧!倒!倒!

老杨头子 (脸耷拉了下来)爷们儿，你可主意够正的!您要 这么办，我可回屋躺着去啦。省得回头你们把房撞 塌喽，光赔我房钱。干脆!你们再单给我预备一份 发送的钱……(说着进了屋)

小 骡 (嘴里小声嘟囔着)老东西!真够光棍的! 二 祥 (脸始终对着侧幕)倒!倒!好咧!

〔卡车终于停了下来。

小 骡 二祥!你哥那点儿事儿你听说了吗?(非常动感情 地)他们给平反啦!

二 祥 (惊讶异常)真的?(从兜里掏出盒烟，捏着烟卷的手 指头开始哆嗦)

小 骡 (手指了指墙根儿)那边儿，蹲会儿。 〔两人蹲在了墙角儿。

小骡(狠劲嗫了口烟)农场派人来了!知道派的是谁吗? 罗尚宇!

二 祥 谁叫罗尚宇?

小 骡 罗尚宇你会不知道?跟我们一个车皮去的。那孙 子!专他妈走老娘们儿的门子!刚到那儿没几天， 就跟一女文书起腻，不到一年弄了张党票。接着又 跟营部一个管组织的老娘们儿起腻，没二年，混进了 军务股……都说他跟团长他媳妇有一腿。那娘们 儿，汽碾子似的!罗尚宇那孙子不挑食!军务股! 分管病退困退，行市大啦!你知道，我穷，没办法，我 托工程连一哥们儿帮我弄了个菜墩子，给他送去了。 刚一转身儿，嗨!他媳妇给扔出来了!兔子还不吃

窝边草呢，他他妈六亲不认!(越说越气)你哥你嫂 子那点儿事儿，全是他一个人弄的!整你嫂子那阵 儿，他就在修路连当工作组。开除团籍，说小雪是私 生女……

〔舞台深处再次飘来了《兵团战士之歌》。

小 骡 (浑身一机灵)这是什么动静儿?(听声音又渐渐远 去了)……这些日子，我老想骂街，操他妈的……

〔二祥用力吸着纸烟。

小 骡 不说这个了，好赖算是给平反了…… (猛然想到)小

雪跟着谁呢?

二 祥 在我妈那儿呢。

小 骡 好!谁疼也不如奶奶疼……你知道，大祥没了之后， 小雪一直跟着我们。是我们哥儿几个轮流抱大的! 陈静姐回北京上学，送她们娘儿俩走那天，车一动， 一帮大老爷们儿，没一个不掉眼泪的。甭说你也明 白，大伙儿一见这孩子，就想起了大祥……这不，我 们连的老职工给孩子带来点儿瓜籽儿 …… (开始从 提包里往外掏东西)这是点儿大糙子。小雪爱吃楂

子粥。你会弄吗?火得大点儿 …… 二祥 听你刚才那意思，那边乱套了?

小 骡 乱套啦!都说江那边开来了好几个装甲师，谁知真 的假的?谁不怕打仗啊?也有人说，全国知青会上

掐起来了!告诉不让走了 … … 二 祥 谁这么说?

小 骡 (蹲着往前挪了两步)都嚷嚷动啦!(捂住半边嘴，压 低嗓门)知道谁把咱们哥们儿放回来的吗?(加重语 气)邓!(再次拉着长声强调着)邓!一开头，不知是

谁，好像是个农民上了一本。告诉“凭什么城里的孩 子能回去，乡下孩子就老得窝在乡下?噢，合着城里 的孩子是孩子，乡下孩子都是王八蛋?”邓没答理他。 邓耷拉着眼皮坐在旮旯，心说：“你一个种老玉米的， 也敢在这儿瞎惹惹!”邓那脾气你还不知道，早晚! 非给那哥们儿“拿拿龙”不可!(说起国事，眼珠子瞪 得小包子似的)混到他们那份儿上，真掐起来可跟咱 们小时候打架不一样了。三句话上不来，那就是路 线!一个桌上吃饭，你那碗大点儿，我这碗小点儿， 完!路线!好，再赶上您那碗里有两片肉?(啐了口 唾沫)还有烟吗?(又接上根烟)

二 祥 (若有所思地)哥们儿，瞧出来没有?别看邓这人不

言不语的，他可主意正 …… 小 骡 (深表赞同)正!

二 祥 把我嫂子这样的弄进大学，给右派摘帽儿，把地分给 种庄稼的主儿，把咱们哥们儿放回来……都是他!

小 骡 没错儿!邓这人好琢磨事儿!东北这帮哥们儿怎么 回来的?起头儿是一个洋人写了篇文章，叫《透过第 三只眼看中国》。那哥们儿说：在边境线上搁着好几 十万知青，那可是好几十万大小伙子!吃不好喝不 好不说，还不许搞对象!不早晚是个娄子吗?不知 是谁，给捅到邓的秘书那儿去了。邓的秘书也是个 明白主儿，有一天，瞅准了老头儿高兴，把报纸递了 过去。老头儿瞧着瞧着报纸，“呼”!身上冒出一身 冷汗，心说：“干啦!”立马给秘书写了个条儿——“赶 紧!把他们哥儿几个放回来!”(用力吸了口烟)跟你 说，老头儿净绝的。跟省里那帮当官的说，你们不是

老开后门吗?今儿我把前门给他们开开……可真到 办的时候，北京这边还凑合，下边不成!

二祥“滋扭”?

小 骡 “滋扭”!我们那个鸡巴营长——我把手续都弄齐 了，就差营里一个戳儿，他死活不给盖!小子!不让 我活，你也甭活!我们那儿有个窑厂，哥们儿找了个 礼拜天，拿着个大喇叭爬到窑厂的大烟筒上去了! 站到烟筒顶上，我就开始数落!我念了那王八营长 的十大罪状，什么吃供、迫害女知识青年、挪用公款 ……哥们儿这一折腾，动静大啦!团里都下来人了! 我跟大伙儿说，念完喽我就蹦下去。你瞅着的!营 长一看，吓得弹弦子啦!站在底下直喊：“你下来! 下来给你盖还不成吗?”我一听，下去，下去你就他妈 变卦了!我还不知道你?你派人拿戳儿上来吧!这 么着，文书拿着他那个破鸡巴戳儿爬了上来，一手交 钱，一手交货，这才完事……曜!腿蹲麻了……(站 起身)

〔垃圾车的司机出现在舞台一侧。

司 机 (张嘴嗓门儿就挺冲)二位!不大离儿了吧?二祥! 你那哥们儿可够能哨的!一会儿越南吧，一会儿蒙 古吧——我跟你说，咱们今儿晚上可是四车的数! 你们这么关心国事，明儿把你们调党校去得啦!

小 骡 (眉毛立了起来，不紧不慢地开了腔)怎么碴儿哥们 儿?你够横的!(顺手抓过二祥手里的大板锹，锹把 儿朝前双手轻轻一顺劲，大板锹嗖的飞进了侧幕)

〔“咣当”一声，小簸箕似的板锹头砸在了驾驶楼的楼 顶上 。

司 机 (吓得一闭眼)我操!(口气马上变得十分客气)哥们 儿!别恼啊，我可是一片好意!一瞧你们俩就是过 得着的哥们儿。大街上这么冰天雪地的，找个地方! 找个小铺儿，喝两盅儿……

小 骡 (口气也和缓了下来)今儿晚上咱们不是四车的数 吗?

司 机 四车还叫活儿?我跟大马，(脸往侧幕一指)我们俩， 唱着歌儿就干了!(扬了扬手)哥们儿，刚才对不住 了!哪天一块儿喝几盅!(下，接着把车发动着了)

小 骡 这孙子，敬酒不吃吃罚酒!(转对二祥)我哥有讯儿 吗?

〔二祥略微犹豫了一下。

小骡(敏感地)怎么啦?我问你话呢!我哥有讯儿吗?

二 祥 打听了……他们那摊事儿，最后是他一人儿顶的缸， 他把那帮朋友都择干净了。拢共是八千多块钱。家 里赔了个倾家荡产，他还让债主子们打折了一条腿



小 骡 什么?打折一条腿?(嘴皮子开始哆嗦)

二 祥 ……我跟你说，你可得扛得住……他那人脾气那么 大，外加上你嫂子又那么不是东西……他一个猛子 又扎回了甘肃，回了山丹军马场……

小 骡 什么?又回了甘肃?(急了)那，我妈呢? 二 祥 你妈还行。你爸的眼睛好像不行了……

小 骡 是吗?(手里的自行车松了把)我怎么这么命苦呀! ……这回，我嫂子那个浪娘们儿更没管儿啦!她早 就有外心!我哥没出事儿那阵儿她就靠人儿!我为 什么这么急着往回奔?我惦记着我那小侄子，那是

·18 ·



我们高家的一根苗儿!是高家的命脉 ……

〔二祥推过小骡的自行车，小骡拎着提包坐在了后架 子上 。

小 骡 二祥，你这活儿一个月多少钱?

二 祥 加上出车补助、夜班补助，能有四十八九块。 小 骡 行!打明儿起，我跟你抡板儿锹了 ……

〔自行车与小骡的背影渐渐远去。

〔不远的地方，收音机里的“公报”声再次隐隐飘来。 〔 灯 暗 。

**第** **二** **场**

〔时间：前场四年之后——1982年冬。 一个上午。 〔地点：区司法局大院内，公证处。

〔场景：大雪飘飘洒洒。舞台一侧挂着一块木牌子， 上书：公证处。

〔幕起。场灯亮起时，公证的一方——房产主老杨头 子早已候在办公室里。他的脸红扑扑的，看来是刚 刚喝过酒。他嘴角衔着根烟卷，眯缝着眼睛，翘着二 郎腿坐在一张长椅上，嘴里像苍蝇似的哼唧着什么。 公证员坐在桌边，手里拿着张报纸。看得出来，他对 老杨头子已十分厌烦，不时地拿眼珠子翻老杨头子 两眼。

公证员 (终于忍耐不住了)老爷子!您不是在闹牙吧!我这 儿可是公证处。您呀，愿意哼唧您到澡堂子去哼唧。 那儿宽绰，哼唧起来还有回音儿 ……

老杨头子 唉!人上了岁数，走到哪儿都招人不待见。我要 是个大姑娘，甭说哼哼两声，就是躺地下打俩滚儿都 有人爱看 ……

〔此时，公证的另一方——二祥与小骡出现在舞台一 侧。几年不见，两人都已变得十分清瘦。他们每人

手里掐着几摞旧纸币。纸币的面值都很小，最大不 超过五元。

小 骡 (走到舞台中部站住了，犹犹豫豫地)二祥…… 二 祥 怎么了你?

小 骡 (突然把手里的钱一举)这钱，都是你的!抡板儿锹、 当装卸工、拉沙子……都是你一个汗珠摔八瓣儿挣 来的……

二 祥 那怎么啦?你那钱不都给你爸治病使了吗 ……

小 骡 (十分惆怅)昨儿我听我媳妇说，她在一张报纸上看 见一个哥们儿扑腾钱的事儿。那点儿事兒，跟咱们 哥们儿这点儿事儿别提有多像了!也加上报社那帮 人会说，告诉，那哥们儿有现代人意识，“像美国西部 那些淘金的冒险家似的，准备把几年来的积累孤注 一掷，跟一个生死之交的朋友搭伙，去办一桩大事情 ……"不知为什么,我老觉得，他们写的就是你……

(看看手里的钱)这是你好几年的心血! 〔二祥没说话。

小 骡 (十分动情地)我就是你那个生死之交的朋友 …… 二 祥 (脸上毫无表情)你今儿怎这么婆婆妈妈的?

小 骡 你那点儿钱，一半儿翻建旧房搭进去了，这一半儿 ……得贴给那个房主 ……老丫挺的!心这么黑 … …

二 祥 ……其实，我最愁的是翻建你们家那两间旧房 … … 小 骡 是!那房子都快塌啦 ……

二 祥 (脸上露出一丝苦笑)房子翻建好喽，举着两间北房 去换一间小破门脸儿 … …

小 骡 (看着二祥)二祥，我今儿才瞧出来……你怎这么瘦 了……(手里的钱攥得更紧了)

二 祥 我急着想挣钱!我想让我妈能享几天清福。我妈受 了一辈子的罪……想让我那小侄女过上好日子…… 我也心疼我嫂子……我净他妈瞎琢磨!我有时想， 嫂子早晚有一天得改嫁……真要是有那么一天，我 得让自个儿的手头宽绰点儿……

**老杨头子** (站起身)二位!商量好了没有?办完事儿我可还 得相亲去哪!要不然咱们改日再来得啦?

小 骡 老东西!跟刚吃了春药似的 ……

〔二祥、小骡和老杨头子在办公桌前站成一排。

公证员 (把一张竖长的大白纸条子拉开一段距离擎在手里， 像开封府大堂上的包公似的，看看屋里这仨人，又审 看一下“状子”,开始说话)你们这档子事儿，大概其 的意思我弄明白了。换房!(眼睛往二祥、小骡俩人 身上一瞄)你们那房，北房两间，二十八平米，里儿面 儿三新。屋里新装的上下水道，转圈儿窗户下边安 了土暖气……(眼睛像小刀子似的斜楞了二祥一眼， 又往老杨头子这边一翻)您那房，十六平米，木质结 构，地址在……(低头又看了看纸条子)广安门大街 甲一百七十五号……(突然停住口，琢磨了起来)广 安门大街甲一百七十五号?(猛然明白了)不就是把

着胡同东头那个破门脸儿吗?左手一个剃头棚儿， 右手一个羊肉床子，借壁儿往里一抹是个官茅房?

〔老杨头子淡然一笑，点了点头。

公证员 好嘛!您那房也叫房?晃晃悠悠纸糊的似的，打一 喷嚏就能吹散了架!(非常困惑地望望二祥、小骡) 你们二位怎么着?打算拿那两间北房跟老头儿换? (索性站起身，背起双手开始溜达，边溜达边自言自

语)你说真是的啊!这年头儿是他妈邪行!挺大两 间北房，四白落地，大玻璃窗户，(依着自己的想像开 始发挥)太阳儿一出来一晒到底，窗台上摆上几盆月 季；迎门儿一个三开门儿的大衣柜，门后头搁一盆架 儿……哎?屋里有上下水，能安洗手池子，那就用不 着盆架啦。二十八米!中间打一隔断，娶一房儿媳 妇都富富有余 …… (突然醒了盹似的，抬起头)二位! 这两份房子这么换，你们谁的主意?我要是你们的 爸爸，我就跟你们俩罵门儿不过啦!你们可想好喽! (抖搂着手里的纸条子)只要你们在这上边一摁手 印，房子可就成人家的啦!(无意中在纸条子上又发 现了一款新内容)怎么碴儿?还要给老头儿经济上 补贴?多少?三千块?我没看错吧?

**二** **祥** (淡然一笑)对，您没看错，我们给大爷三千块 … …

**老杨头子** (突然收起笑容，眼睛一眨巴，像多惊讶似的)三千

块?不对吧?我瞅瞅!咱不是说好了四千块吗?怎 么一宿的工夫，你们又改主意了?(真事儿似的接过 纸条子，看着)

二 祥 多会儿跟您说四千块啦?从来也没答应过您四千块 呀!(急了)一开头是两千；两千您不干，涨到两千 五；两千五您还不答应，说到三千。三千这数可是您 要出来的!您这么大岁数了，可不能来回拉抽屉!

老杨头子 (也像多着急似的)小伙子，你要这么说话你可有 点儿亏心!头一回跟你见面我就跟你们说了，少了 四千块这房我可换不起!我拉抽屉?我这么大岁数 的人了说话拉抽屉?你当搬家是好事儿哪?六十多 的人啦!(右手的大拇指与小拇指伸了出来，摆成个

“六”字)一挪地方一换地气，备不住我就弯回去了! 你们这么年轻轻的，说话不算话，拿老头子耍着玩儿



二 祥 谁说话不算话?您可别倒打一耙!谁亏心谁自个儿 知道 … …

小 骡 (怒火在心里阴燃着，小声咬牙切齿地)老丫挺的! 逮着蛤蟆攥出尿来!都他妈成了棺材瓤子了，还这 么认识钱!

老杨头子 你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你嘴里干净点儿!跟你 说，我可什么都见过!(转对二祥)我亏心?我亏心? 我今儿要是有半句瞎话，出门儿我就让汽车撞死! 三千块?公家搬迁也不能就给我那么俩钱儿!(转 对公证员)这位同志，您可都听见了!我呀，惹不起 我躲得起!(转对小骡)我不换了成不成?成不成?

(拿起了窗台上的破帽子) 二 祥、你这人可忒矫情了!

老杨头子 我矫情?我矫情?这事儿可是你们找的我!我们 老杨家在那趟街上住了四五辈子啦!人熟是一宝! 我一个孤老头子，赶上个头疼脑热的，谁管我?远亲 不如近邻!换个生地方你试试?我那俩儿子，俩混 蛋!真要像你们俩这么孝顺老人，我就一斧子砍他 们那儿啦!一间房子算什么?白给你们我都不在 乎。我不是孤单得慌嘛……

小 骡 (压住心里的火)大爷，亲大爷!您可忒过分了!就 您那么间破房，您—

**老杨头子** 破房?破房?虽说房子破点儿，可我那儿风水好 呀!庚子年间，八国联军进北京，洋人骑着高头大

马，满大街往房上扔烧夷弹。整个宣外，那房子烧 的，就像码了一地的烧活!就见我那间门脸儿，浑身 上下就跟披着凉水儿似的!甭管多大的火星子，只 要落在上头，就是“嗤儿”一股白烟；落在上头，“嗤 儿”一股白烟，连根椽子都没伤着……

二 祥 大爷，您醒醒盹儿!八国联军那会儿有您吗?

**老杨头子** (就像没听见似的)地震那年，我们左手的剃头棚 儿震塌了，右手的羊肉床子一堵大山墙震躺下了，我 那间门脸儿，哈悠得嘎啦嘎啦直响，跟过火车似的， 临完喽纹丝儿没动!再者说，我那房子高——

**公证员** (一直抱着膀子在听，此时不凉不酸地接上了话碴 儿)高?您那破房，悬就悬在高上，猴顶灯!

老杨头子 你们哪，别把我当傻子!房子高，能接“二起儿”! (异常精明地)要不然，两间北房给了我，门脸儿又拿 去开买卖，人往哪儿住?实话跟你们说，自打跟你们 核计换房子这点儿事儿，我这眼皮子就没断了跳。 得啦，咱们呀，两不耽误，你们还住你们的北房，我还 住我的破门脸儿，破家值万贯……

**公证员** 您说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要那么多的钱干吗!死了 真能带走?

老杨头子 干吗?(脸转向小骡)小子!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你们哥儿俩凭白无故地这么忙活，图的是什么?跟 你说，我感谢这个年月!改革开放，是个人，长个脑 袋就想做买卖。我那是门脸儿房，自然涨行市!实 话跟你们说吧，这半年多，上我这儿来看房的比逛紫 禁城的人都多!你老杨大爷今儿多喝一两盅，我就 把底都亮给你们。腊月二十三，地坛庙会，一个算卦

的告诉我印堂发亮，说我一是有一步财运，二是还有 一步桃花运。旧社会，你老杨大爷受的那些罪，比天 上的星星都多。也该让我过两天好日子了!有了 房，再预备俩钱儿，我也弄一回黄昏恋。别看我六十 出头啦，岁数大的我还不要!不行我就弄个外地的。 这年头，只要有房，有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二 祥 (早已十分厌烦)黄昏恋那点事儿您自个儿去张罗。 您看这样行不行，四千!我答应你!可有一样儿，我 没现钱。我先给你打一欠条，半年之后我给你补齐 喽——

小 骡 (早已忍无可忍)你拿什么给他补?一千块钱那是多 大的数啊!咱们哥们儿白天晚上连轴转， 一年奔下 来，也弄不了一千块……

老杨头子 (黄眼珠子一转)就是，你拿什么给我补?你呀，别 嫌我这人牛脖子。虽说咱们交情不错，可是，亲是 亲，财是财。成，你就把四千块钱往这儿一放，房子 你们拿走。不成，我再去找下家儿……

小 骡 (怒不可遏)您!怪不得您他妈叫杨喇子!(突然发 现二祥的脑袋耷拉了下来)二祥!你怎么啦?咱可

不能为这点儿事儿急出个好歹来! 二 祥 小骡，把钱收起来，咱们回去吧…… 小 骡 二 祥 !

二 祥 这不是他非跟咱们要这点儿钱!人不能跟命争 …… 我从那么大就没了父亲，我娘拉扯着我们，那么不容 易。哥哥没了之后，我得心疼嫂子……还有我那小 侄女……我想凭自个儿的力气、凭血汗去挣点儿钱。 可是，就这么一千块钱的坎儿，就过不去……

小 **二** **小** 二 小 二 陈 二 陈 二 小 二 小 陈

雪**祥** **骡** 祥 雪 祥 静 祥 静 祥 骡 祥 骡 静

〔公证处的屋门被轻轻推开了，二祥的小侄女小雪出 现在屋门口。

(大声叫)二叔!小骡叔! (扭回头)小雪?

〔小雪像只轻盈的小燕子似的嬉笑着飞了过来，一下 子扑到二祥的怀里。

(抱起侄女)你怎么来了?谁告诉你我们在这儿的? 奶奶。我们早来了!一直站在门外头，我妈不让言 声儿!(伏在二祥的耳朵边，小声地)我妈哭啦…… 〔陈静出现在屋门口，无声地走了进来。

嫂子!(惴惴不安地望着陈静)嫂子，您怎么啦?

我没怎么……(别过了脸去，沉静片刻，又转回头)二 祥，我都听见了……难为你了……

(慌乱地)没什么!嫂子，真的，真的没什么……

你就是这样，天大的难事，跟谁都不说……那么像你 哥……(从书包里拿出个存折)不是差人家一千块钱

吗?(把存折放在了二祥拿来的那几捆钱上) 嫂子!(急了)您哪儿来的钱?

陈静姐!用不着您!这是谁的钱?老太太的钱? (敏感地)这是我哥的抚恤金?

什么?这是大祥的钱?(心里开始发慌)二祥!这钱 可不能用!这可是大祥拿命换来的钱 ……

小骡!你甭这么婆婆妈妈的!这点儿钱这时候不 用，什么时候用?二祥，听话!我这么办，妈都答应 了……

〔公证员把两份整理好了的公证书摆在了桌面上。

老杨头子走上前签过了字。小骡走上前签了字。

**公证员**(脸冲着老杨头子，下巴颏指了指桌上的钱)拿着吧!

找个没人儿的地儿偷着乐去吧!

老杨头子 (像多同情似的叹了口气)唉!家家有本难唱的曲 儿!可着北京城，像你们一家子这么团结的，少!那 我就不客气啦。(两只青筋裸露的大手，十分利索地 掐起了桌上的钱和那张存折，嘴里就像抹上了蜜，赞 叹之辞越发生动)你说人家家里这孩子是怎么教育 的?嫂子有嫂子的样儿，小叔子有小叔子的样儿! 唉!人家家里这老人，这是多大的造化呀……得了， 都早点儿歇着吧!(手里死死地掐住钱往门口走去)

**公证员** 走啦?留神，道儿上可有车!真要是让汽车碰上，您 那黄昏恋可就瞎啦……

〔老杨头子嘴角挂着冷笑，就像什么都没听见似的出 了 屋 门 。

〔 灯 暗 。

**第** **三** **场**

〔时间：前场半月之后。上午。 〔地点：广安门大街。

〔场景：雪后初晴，天空中仍飘散着细碎的雪花。文 利栈屋内，二祥与小骡近半月的辛劳已初见成效。 他们先是将小屋上下一分为二——接起了一层案楼 子。接着，在小巧的楼梯前边支起了一架奶白色的 屏风。

〔幕起。场灯亮起时，二祥与小骡正在把一个半人高 的汽油桶改造成炉灶。十冬腊月，屋内寒冷异常。 小骡挽着袖子，蘸着凉水，把一块块的耐火瓦贴在炉 壁上；二祥则手里拿着根半人多高的大竹板子，把瓦 片搪在炉壁上。

小 骡 (搓了搓满是泥水的手，用力攥了攥手指头)曜!让 猫咬了似的 … … 好几年不干这路活儿了!在北大 荒，冬天夜班脱谷，零下二三十度，车一出毛病，农工 们嗷的一嗓子都跑回宿舍去了。哥们儿一人儿，从 车上把零件卸下来，手套一抹，手里攥着铁疙瘩，往

柴油盆儿里一扎，那滋味儿，骨头都疼…… 〔二祥的嘴角流出极淡的一笑。

小 骡 你笑什么?(见二祥仍没停住手里的活)我们没你 苦?都说插队比兵团苦……听陈静姐说你在西北受 的那点儿罪， 一个字没跟家里说过?你以为你这叫 孝顺?越这么着他们越胡琢磨 … … 你也是主意太 正!自个儿的哥哥上了东北，不说跟哥哥走，愣跟一

帮子同学奔了西北 ……

二 祥 都是朋友，架在那儿了 ……

小 骡 我有时想，为开这么个破饭馆，咱们哥们儿遭这么多 的罪，值吗?(手一指桌子上卷着的铺盖卷儿)这屋 里，白天忙活着点儿还将就，一到晚上，透风楼似的! 我媳妇哭两回了 ……

二祥(突然发现)这屋里那小炉子呢?

小 骡 (手往上一指)我给挪楼上去了，家里就一炉子。今 儿他们就搬过来了。我爸我妈那么大岁数了，不像 咱们这么抗冻 ……

二 祥 那也不能光顾老人不顾孩子。

小 骡 侄子跟我妈他们，仨人挤到楼上。我们三口子在楼 下。这几天，天太冷，我们两口子在楼下忍着，儿子 也得上去，跟爷爷奶奶挤呗!等咱们这买卖一开张 就好了，白天一起伙，出出进进的人一多，晚上冷不 到哪儿去……就是忒麻烦，白天开饭馆，晚上住人，

行李搬来搬去的 …… 〔二祥皱了皱眉。

小 骡 现在这孩子，娇气，钻个凉被窝，甭提多费劲了!老 是我先钻进去，把被窝焙热乎了再让他进去!(眼睛 望望顶棚)不知那小炉子好不好烧?真要是不好烧， 今儿晚上我就得先给我爸焙，给他悟完了给我妈焙；

再往后是我侄子，我儿子……(说着自个儿先乐了) 我操，快三十的人啦，成他妈暖水袋了!那帮有身份 的主儿横是用不着自个儿的儿子焙被窝，女秘书就 都给办了……

二样你爸他们今儿搬吗?

小 骡 搬!我媳妇在那头儿忙活呢……今儿不定又有什么 雷呢。为换房这事儿，老爷子跟我翻两回脸了。话 说回来，不搬怎么办!老杨头子三天两头拿着公证 处那张破纸片子上我们家去泡着。我爸那人，那是 念过书的人!老丫挺的跑我们那儿一坐就是半宿! 你知他什么出身?“跑和儿”的!“跑和儿”懂不懂? 就是拉房纤儿的!谁买房谁卖房他在中当间儿，瞎 他妈一掺和，成三破二!买主儿给他三成，卖主儿给 他两成。干这个出身，他能是好东西吗?都那揍像 了，还憋着弄点儿花柳案呢……

二样 跟他可犯不着较劲!你别瞎惹惹了，赶紧，手底下麻 利点儿，今儿死活把这炉子搪上，先让孩子大人暖和 了再说 ……

小 骡(仍在沿着自己的思路喋喋不休)我嫂子那人虽说混 蛋，可她的儿子，怎么说她也惦记点儿。咱们这点儿 事儿，她都听说了，要把小海接走。我妈怕孩子在这 边受罪，答应了。嗨!小海死活不去!告诉说，“二 叔那么疼我，用人的时候，我一甩手走了!我成什么 人啦?”你说，净说大人话儿!听孩子这么一说，我这 眼泪唰就下来了!冲他们，吃多少苦，我都不在乎 ……你歇会儿成不成?毛衣都漏透了 ……

二 祥 这炉子得快弄。这么冷的天，让你爸你妈跟着受这

些罪……

小骡(一直在边干活边述说)我哥出事之后，连里那帮哥 们儿，三十个人，月月给我们家凑十五块钱，一月没 落过!可那钱，净毛票!容易吗?要不是大伙儿，我 爸的眼就保不住了! ……还不都是你撺掇的? …… 我的朋友里，我爸最佩服的是你!掐着半分眼儿看 不上我。

二 祥 (乐了)你甭听他那么说，褒贬是买主!

小 骡 (动情地)我也佩服你。我把咱们俩的交情，看得比 命都值钱……(突然十分感慨地)哪天你要是闪我一 道，我可活着一点儿意思都没有了……

二 祥(心里一动)怎么碴儿?你怎么说这个?

小骡(心烦意乱地把手里的大竹板子一扔)不干了!(用 脏手捏起根烟，也递给二祥一根)好些人都说，再好 的哥们儿也是有难同当、有福不能同享。说得有枝 儿有叶儿的……

二 祥 那也分人!

小 骡 分人?朱元璋算人物吧?朱元璋领着他那帮哥们儿 打天下那阵儿，一帮人破衣拉撒的，要饭的似的，都 好着呢!甭管从哪儿找来个窝头，哥儿几个，赶紧! 找个背风儿的地方，往地下一蹲，把窝头一掰，一人 一块儿!互相之间，那叫客气!“您是哥哥!您来这 块儿，这块儿大点儿!"“不!您是哥哥!您来这块 儿!”都他妈是哥哥!等一进了城，一吃上大米白面， 完!三句话上不来，就翻脸!再不服软儿，“滋扭”, 就给你放躺下!常遇春、徐达，那都是“发小儿”的朋 友!愣给常遇春的早点里下了毒药!徐达长疮，他

打发太监给送去只蒸鹅!鹅是什么?发物!“发小 儿”的朋友，就这么下黑手……一想到这些我就浑身 起鸡皮疙瘩。真要是那样，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二 祥 你净没事儿胡琢磨。像咱们这样的人，真要办点儿 亏心事，甭别人说，自个儿就先受不了了。男人最可 恶的是那种心头迫(读“拍”)子!上炕认得老婆下炕 认得鞋 ……

〔屋外远远地传来了汽车喇叭声。

小 骡 来啦!(扔下手里的活儿，慌忙到洗脸盆里涮涮手， 穿上棉大衣)

〔屋门啪的一声被推开了，小骡的媳妇头上肩上披着 雪花，手里拿着一把雨伞出现在屋门口。

**小骡的媳妇** 小骡!麻烦啦! 小 骡 怎么啦?

**小骡的媳妇** 东西都搬来了，爸爸不下车!一看这破门脸儿， 嘴唇都气紫了!你快去看看吧!

〔小骡与二祥愣在那里。 〔 灯 暗 。

〔场灯再亮时，场景已转换到大街上。与第一场的场 景小有区别的是，舞台右侧的胡同口，一家副食店门 前戳起了一块公用电话的标牌。

〔雪大了。雪花飘飘洒洒。

〔行人疏疏朗朗的大街上，孤零零地停着一辆130卡 车。一个家庭维持生活所必须的一应物件堆放在车 厢 里 。

〔小骡的父亲——一位粗通文墨的倔犟老者坐在车 上。老人头上一顶旧呢帽，脖子上缠绕着个很大的

黑色毛围巾。他双目微合，双唇紧闭，一任雪花飘飘 洒洒，像一名正在圆寂的老和尚。小骡的侄子-— 六岁的小海坐在驾驶楼里。小骡的母亲怀里抱着小 骡不足两岁的儿子站在车厢边，惴惴不安地望着老 伴 。

小骡的媳妇 (站在婆婆身边为老太太打着伞，焦灼地劝说) 爸!爸!您可不能这样儿!您刚做完手术，外头这 么大的雪 … … 您这么着就把我妈急坏了 … … 爸! 爸!(几乎急哭了)

小骡的母亲 (抬起头—-—见文利栈店铺外边的装修刚刚开 始，显得越发寒矿，自言自语)这就是他们拿两间北 房换来的那个破门脸儿?还要倒找给人家四千块 钱!不成傻子了嘛!难怪老头子生这么大的气 …… 〔小骡与二祥奔出屋门。

小骡(望望驾驶楼里的侄子，脸冲着媳妇)你怎么让爸爸 坐外头啦?

**小骡的媳妇** 不是我让坐外边的，是爸自个儿要坐外边的! 上车那会儿，我死乞百赖地让妈跟爸坐里边，我领着 小海他们在外边。爸死活不干，非让孩子在里边。 你问妈!

小 骡 (走到车边)爸，您哪能这样啊?有什么话咱们到屋 里说不成吗?您那手术刚好利索喽，您哪能动这么 大气呀?(抬头看看文利栈)爸!您别看它现在这揍 像，等归置出来就不这样了!咱不是说得好好的吗? 一年!顶多一年，我们准给您弄一套好房子……这 么冷的天儿 …… (急得不知说什么好了)

小骡的媳妇 ( 见公公一直闭着眼，说话的动静都变了)爸!

您瞅这雪，多大呀!(翻身跨上卡车，为公公打起了 伞)

**小骡的母亲** 老头子，老头子!孩子们也不易!要不然咱们 东西先不卸啦，你先坐到驾驶楼里，有什么话跟孩子 们商量商量，成吗?

小骡的媳妇 (一抬头，像发现了救兵似的)妈!陈静姐来啦! 〔陈静身上一身的雪花，推着辆自行车急匆匆地出现 在舞台一侧。她的车后座子上捆着个火锅，车把上 挂着的草包里装着粉丝、木炭、白菜和两三斤羊肉 片。

〔小骡的母亲匆匆迎了上去。

**陈** **静** 怎么啦这是?这么冷的天，不张罗着赶紧卸车，都在 那儿愣着干什么?

**小骡的母亲** 你来得正好!我都快急死啦!老头子犯牛脖子

呢，闭着眼装死儿，谁劝都不带下车的! **陈** **静** 刚做完手术，不要命啦?

**小骡的母亲** 你呀，赶紧去打电话，叫小曹!老东西跟小曹投 脾气，爱听他瞎哨……

**陈** **静** 小曹一会儿就来!他还说要带辆车来呢 …… 小骡的母亲 你呀，马上!打电话去催，快!

陈 静 (匆匆把车把上的东西往下卸着)我心说，这么冷的 天儿，吃什么呀?干脆，羊肉余儿!……(匆匆向胡 同口奔去)

小 骡 (急得语无伦次)爸!非得我给您跪下吗?大街上咱 们这么着好看怎么着?您要是冻出个好歹来，明儿 哪天我哥哥回来了，我怎么交待呀!

二 祥 (凑了过去)大叔，大叔!我是二祥!是祥子!我跟

小骡，我们俩年轻，不懂事，惹您生这么大的气…… 可是，我们哥儿俩是好心，咱们不能祖祖辈辈老过那 路穷日子。大叔，您能听我句劝吗?只要您下来，什 么我都依着您，还不成吗?

〔小骡的父亲仍旧不为所动。

小 骡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再耗下去您就冻坏啦!(又 急又气，突然伸出双手左右开弓地扇开了自己，边扇 边骂着)我操!不他妈过啦!都他妈甭过啦!开饭 馆、换房，我为谁呀!我混蛋!混蛋!(歇斯底里之 中，大耳刮子扇出啪啪的响声)

〔奶奶怀里的小孙子吓得哇一声哭了起来。

小骡的母亲 (喊叫着)干什么你!畜类!你这么闹腾，你爸 听着好受怎么着?你那是扇谁呢?你扇我呢!

〔小骡的父亲嘴唇微微颤抖了几下，一粒泪珠溢出了 眼 角 。

小骡的媳妇 (一直站在卡车上为公公打着伞)你还闹!爸都 哭啦!我告诉你，爸可有心脏病!(低下头)爸，爸! 您可别跟他生真气，他不是人脾气!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责备小骡，包括二祥。

小 海 (推开车门跳到了地上，面对所有的人大声吼叫了起 来)干什么你们?二叔有什么错?咱们家老的、小 的，二叔哪个不疼?(完全一副大人腔调)把二叔挤 对出个好歹来，咱们家更没法过啦!(突然转回身) 二叔!(哭着扑到了小骡怀里)

小骡的母亲 (早已热泪盈眶)小海!你瞎掺和什么!到这节 骨眼儿上，你不向着爷爷说话，还敢帮你那混蛋二叔 说话!你瞅着的，一会儿我不熟了你才怪!

**小骡的媳妇** ( 站在车上)小海，还不快过来哄哄爷爷!乖! 爷爷最喜欢小海啦 ……

小 骡 (放下小海)去!听话，去哄哄爷爷!

小 海 (走到车前，仍未止住抽噎)爷爷!您快下来吧!别 生气了……可是、可是，二叔没错啊!(哇的一声又 哭了起来)

**小骡的父亲** (突然抽抽搭搭地啜泣了起来，睁开了眼，声音

喑哑地)二祥!祥子! **小骡的媳妇** 二祥哥!叫你!

〔二祥答应着匆忙凑到小骡的父亲身边。老头伸出 了一只手，却什么也没说。

二 祥 (抓住小骡的父亲的手)大叔，我知道您为什么 …… 您看着我们这么奔、这么受累，您心疼我们……您老 想着，大祥没有了，大骡也不在跟前儿，您觉着我们 两个当兄弟的孤单得慌 ……

小骡的父亲 (突然失声哭了起来)我是在跟我自个儿较劲! 我想我们老大，我也想大祥呀 …… (突然喊了起来) 小子们哪!你们可想死我喽 ……

二 祥 (蹲在小骡的父亲面前，用力攥住老人的手，听任老 人哭着，很长时间之后，开始说话)大叔，您跟我爸 爸，是那么好的朋友。我跟我哥哥，都是您眼瞅着长 大的……像咱们这样的人家，无权无势，我们又没什 么能耐，日子想过得好一点儿，就得靠多吃点儿苦。 我知道您的心，您希望我们多念点儿书，知书达理 ……可是，年头儿不好，都让我们赶上了……您得放 心我们。我哥活着时，跟我讲过一件事。他说挨饿 那年，他跟大骡都正上初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

天到晚从来没觉着吃饱了过。有一天，您把大祥一 个人儿领进一家小饭铺，连小骡他们哥儿俩都没带 着。您说：“小子，大叔今儿管你一顿饱饭!你撒开 了吃!”那顿饭，大祥吃了一斤一两!一斤一两是多 少?那是您五天的早点!那会儿，亲哥儿弟兄为一 口吃的都有动了刀子的，可您把自个儿朋友的儿子 领进饭铺，管他顿饱饭!您自个儿，五六天头午空着 肚子去上班……我跟小骡，我们从小有这样的家教， 我们能办丢人的事吗……

〔此时，雪停了。

〔胡同一头，陈静领着外号叫满把主的曹有志和周简 文诸人走了过来。几个人每人夹着一件旧工作服， 手里一双布手套；惟有满把主大冷的天却不戴帽子， 头上打着发蜡，风度翩翩、衣冠楚楚。

〔小骡的母亲匆匆迎了过去。 **陈** **静** 大婶，怎么着啦?

**小骡的母亲** (压低嗓门儿)松了口啦。唉!他那脾气?他好 脸儿!打死也不会在儿女面前服软儿!

满把主 (说话永远那么甜甘)大妈!您还真别拿实话当瞎话 说!凭什么当老的要听儿女的?那这世界不混了蛋 了吗?是说大爷死活不睁眼吗?我先过去给他把眼 晴拨拉开!

**小骡的母亲** 小子!瞧你的啦!有你在大妈就踏实啦!

**满把主** (胸有成竹地一蹦腿，上了卡车)大爷!怎么啦咱们 这是?让风给迷了眼了吧?腊月这风可不讲理!这 可不能耽误!(不由分说，两个手指十分灵巧地翻开 小骡的父亲一只眼皮，像真事儿似的轻轻一吹)呋!

怎么样?试试!还咯得慌吗?不咯得慌了吧?大 爷，瞧瞧我是谁?小曹!您那亲侄子!(发现了小骡 的父亲眼角未擦干的泪痕)哟，掉眼泪儿啦!想我了 吧?往后再有这时候，您就打发他们拨一电话，别这 儿偷着掉眼泪儿。(掏出手绢，俯在小骡的父亲面 前，极温柔地为老人擦去泪痕，压低噪门儿)谁又招 您生气了?小点声儿，告诉我!我非“刀儿了”他们 不可!(放下哄孩子似的口吻，改为十分严肃诚恳的 轻声)多孝顺哪!儿子、媳妇、孙男弟女，一个儿赛一 个儿!在我们北大荒这帮朋友里，小骡可是出了名 的孝子。大爷，不大离儿咱们见好就收吧。(收起手 绢直起身，转对车下的人)我可跟你们说，大爷可不 是凡人!十二岁进北京， 一边学徒一边上夜校，有好 几回差点儿跟地下党勾上!大爷1916年生人，1936 年二十，回老家跟大妈结的婚。我没记错吧?然后， 夫妻双双进北京 …… (突然想到什么似的)大爷，您 那会儿干吗来北京呀?您要是领着大妈奔了延安 ——那!咱们这阵儿早拿下来啦 ……

**小骡的父亲** (扑哧乐了)你小子，没正格的 …… (双手扶住膝 盖活动了一下)

满把主 大爷，腿麻了吧?说句公平话，今儿您发脾气， 一丁 点儿都不怨您!就这么个小破楼子，甭说您这么有 身份的主儿，我都不住!可是，咱们那房已然让人家 算计走了，怎么办?(顿了一下)大爷，听我的不听?

〔小骡的父亲仍然没有表示。 **小骡的母亲** (急不可耐地)听!

**满把主** 那好! 一 句话! 一 会儿，我去打 一 电话。再过 一 会

儿，来一辆小车!小车给您拉进一个宾馆。到那儿， 您呀，一到吃饭钟点儿，有人来接您到餐厅。吃完饭 一抹嘴儿，连碗都不用刷，有人接您回客房。然后， 服务员给您泡上杯茶、削点儿水果。睡完晌午觉，您 看一会儿报纸，管管国家大事。完喽，到下边的小花 园里拿一弯儿……您的任务，记住喽，就一样儿— 您就管端住喽!您那派头儿，就跟老丈人住到姑爷 家似的……

**小骡的母亲** (极不相信地)哼!那得多大的挑费!

**满把主** 钱，一个子儿不要您的!也不打我这儿出。这边这 个小楼，我抓空儿给您收拾好喽，算您的一个别墅。 多会儿等开了春儿，天暖和了，咱们再搬回来……我 这主意，您要能答应，咱们就下车。干脆!我背您下 去吧……

**小骡的父亲** 甭用!我自个儿能动!

**满把主** (手 一挥)快!扶老爷子下车!我这就去打电话。

〔小骡匆忙走到卡车边，背起父亲。二祥搀扶着老太 太，一家子往屋内走去。

〔陈静、周简文在满把主的率领下匆匆走向副食店。

陈 静 (紧走了几步)小曹，你先别走。你刚才跟人家小骡 他爸爸又拍胸脯又许愿的，人家一家子可指着你呢! 不要钱的宾馆?净办这路不贴谱的事!

**周简文** 他既然这么说，想必他是有办法。

**满把主** 有办法?有什么办法?我又不是开银行的。(有意 吓唬大家)我还指着你们呢……

**周简文** (急了)嗨!你这人!刚才你怎么说的?说的时候挺 痛快……

**满把主** 你看!急了不是?一到负责任的时候就急了不是? 您听清楚喽!老头儿，归我!我拉走，好不好?

**周简文** 拉走?拉哪儿去?你横不能拉家去!

**满把主** 我干吗拉家去呀!我家里那一个爸爸就够难崴咕的 了，再弄一个?我呀，把老头儿搁我们电影厂的招待 所去!

**周简文** 电影厂招待所也得要钱!

**满把主** 您别净打岔好不好?我把老头儿弄去，我就跟他们 说这是我请来的一位作家，老作家!电影厂里请来 的作家，管吃管住，一天多少钱的补助，这是规矩! 再者说，小骡他爸爸，又确实认识几个字儿，见了生 人又不怎么爱说话，冷眼一瞅，也像个作家……

**陈** **静** 你这主意，悬!老头子来改稿，老太太算怎么意思?

**满把主** 老太太是夫人哪!老作家嘛!不带夫人?不带夫人 在那里头住半年，这人就要不得了!那些找不着门 子的女演员，不都先得往作家身上下手吗?

**周简文** 你净幺蛾子!老爷子有那学问?他见过电影剧本什 么模样吗?

满把主 (十分不耐烦)写电影剧本要什么学问?那一锅里净 半文盲!我们那招待所里有一主儿，住了快二年了， 脑袋上有数的几根毛，成天端着个茶杯，人模狗样 的，写出那东西，没一句人话……

陈 静 (一直在认真琢磨)不行!老头儿那么胆儿小的主 儿，甭别人问，自个儿就先吓出毛病来了……

满把主 哪能告诉老头儿啊，不能让老头儿知道!把老头儿 搁那儿之后，我先给老头儿送去几页旧剧本，让老爷 子受点儿累，使毛笔，一天帮我临二百宇。使毛笔!

那不更像老作家了吗?别人知道老头子那儿干什么 呢?编辑部那边，我再多嘱咐他们几句，告诉老爷子 脾气可倔!谁要没事儿找老爷子去盘道，把老爷子 气跑喽，你们可负责……(不耐烦地)几位，几位!这 都不是事儿!关键是电影厂请作家得经头儿批准， 你们得先容我三天的工夫，替咱们这老作家先哭出 份提纲来!明白了吧?(犹豫了一下，凑到周简文面 前)周大姐，这三天，就只有靠您帮忙了……

**周简文** 我帮忙?能、能帮什么忙……

**满把主** (下了下决心)我，这三天，我想把老头儿搁西门马那 儿去……

**周简文** ( 半天没琢磨过味儿来)搁西门马那儿?谁叫西门 马?

满把主 就您原来那个男朋友……那个有妇之夫……那个长 得像西门庆似的老马……让他给找个宾馆。(索性 一吐为快)俩老人，我就说是周大姐您的父母!老丈 杆子来了，西门马断不敢不接着，必得紧着侍候…… 再说他又是做官的，这点儿事对他也不算什么……

周简文 (一下子急了)谁是谁的老丈杆子?啊?你明明知道 我跟那姓马的早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你还在这里 头瞎掺和?

满把主 您看!您看!他不是历史上欺骗过咱们一段儿嘛! 咱们那点儿青春就白搭给他啦?您哪，忒认真!就 算明儿他知道喽他又敢怎么着?不就花他俩钱儿嘛



**周简文** 小曹!你可太不是东西了!我一个女人，用这种办 法敲诈别人，我还算不算人了……(眼泪快下来了)

满把主 周大姐，周大姐!亲姐姐!您别嚷，您千万别嚷!您 不同意，咱们就不办，成不成?我什么时候不经您批 准就去办什么事了?(叹了口气)咱们这些人哪，忒 纯洁……(嗫了最牙花子)唉!现在就剩下了一条道 儿，我把老头儿直接拉我们厂去。要是这么办，白天 我就得在那边周旋，跟厂里说我在听老头儿谈构思； 夜里打“夜作”抓工夫纂出个提纲来……一个月之 后，再想法鼓捣出一稿来；再改一稿，半拉月，天儿也 就暖和啦，小楼差不离儿也就能住人了……

**陈** **静** 也只好难为你了……

**满把主** 我这就去要车!先把老头儿拉走 …… **陈** **静** 要车?跟哪儿要车?

**满把主** 跟哪儿要车?跟部队要车!(开始拨电话) **周简文** 哼!八路军的公车，快成他们家三轮了……

**满把主** 您就别说便宜话儿啦!(对电话)丁部长家吗?哟， 阿姨!是您啊，我是小曹!……我哪知道您满世界 找我啊?……您要那东西干吗呀?美人蕉那东西招 蚊子!我给您弄两盆儿君子兰不好吗?君子兰开花 儿时脑瓜儿冲上，跟咱们中国的士大夫似的……当 然有事啦!您哪，赶紧打发小安过来一趟!广安门! 对，这就么着了!(挂上电话，转对诸人)赶紧!让老 爷子归置东西。

〔陈静匆匆走进屋去通报情况。

满把主 (站在舞台中央，第一次流露出惆怅)唉!坐蜡的事 儿都是我的。今儿这个哥哥家里第三者插足了，我 得去帮助编瞎话；明儿那个妹妹家里让小保姆给卷 了，我得去帮助追赃；后儿备不住哪个姐姐没结婚就

先有了身孕，我又得去帮助联系医院……一档子没 办利索呢，又来一档子，你们这是怕我骄傲啊……

〔 灯 暗 。

**第** **四** **场**

〔时间：前场一周之后。早半天。 〔地点：文利栈门前。

〔场景：在阳光映照下，房檐上的积雪闪耀着刺眼的 白光。二祥与小骡筹办的小饭铺历经九九八十一 难，终于开张志禧。一根竹杆子高挑着一挂大鞭，鞭 炮齐鸣。饭铺的门面已装饰一新。门楣上方， 一块 十分醒目的纸匾，五个颜体字透着不俗：“新南城酒 家”。从签款和闲章上可以看出，纸匾出自“逸仙堂 主”满把主的手笔。纸匾上方，极高的高处，老年间 的墙匾上的“文利栈”三个大字，依旧残存在那里。 门面两侧空出来的两长溜地方，本来应该是贴对子 的地方。但不知何故，对子未到。

〔屋内屋外，人客熙熙攘攘。本剧中出场过的大多数 人物，包括公证处那位公证员都聚到了这里。

〔与饭铺紧邻的一家小门脸——永昌缝纫部几天前 刚刚开张，两个小老板边老大、边老二兄弟里里外外 地帮助忙活着。

**边老二** (一推屋门，从酒铺走了出来)诸位!怎么着啊?锅 子可开啦!不大离儿就先比划着吧?差谁?满把

主?小骡!满把主怎么碴儿?

小 骡 谁知道呢!街门口这对子还指着他呢……(扭头望 望胡同口)哎!来了，来了!

〔姗姗来迟的满把主依旧风度翩翩，头上打着发蜡， 单手扶把推着辆自行车。自行车货架子上夹着一卷 红 纸 。

〔众人匆忙迎了过去。

小 骡 哥哥哎!您怎么才来?对联您写好了吗?

**满把主** (取下货架子上的那卷红纸)写好了。(向着众人一 抱拳)对不住了，诸位!公事私事都忙，迟来一步! 对不住了!

〔说话间众人七手八脚把对联挂了起来。

〔大红对子通天扯地。上联是：一屋一椽，一粥一饭， 檀越膏脂，行人血汗，尔戒不持，尔事不办，可惧可忧 可嗟可叹；下联是：一时一日，一月一年，流光易渡， 幻影非坚，凡心未尽，圣果未圆，可惊可怕可悲可叹。

边老二 (最先发现问题)不对吧?这不是买卖地儿的对子 吧?“尔戒不持，尔事不办”、“凡心未尽，圣果未圆” ……这是庙里的对子吧?挤对和尚合适，新南城酒 家是饭铺啊!

满把主 (匆匆挤到对子跟前)哟，拿错了!这是头些日子，门 头沟盖了个小庙，里头养了几个和尚，糊里糊涂地让 他们拉去吃了顿饭……忙忙叨叨，拿错了……

二 祥 (尽力压住心里的烦躁)那怎么办?哥哥，这儿马上 就要开张了，派人去取行吗?

**满把主** 那多耽误事儿啊!(十分不吝惜地哗啦把墙上的对 联拽了下来)贴张红纸，就在这儿写吧!

〔众人匆忙在廊柱子上重新贴上了两大条红纸。

满把主 (挽起袖口，擎起毛笔，突然发现了门楣顶端老年间 的字号)文利栈?(玩味着)好!这字号可太好了! 文利，一文钱的利!从字号上看，早年间这应该是个 绒线铺……(口吻中充满赞叹)一个买卖人，一打谱 就有够!太有学问了!早知道人家原来有这么好个 字号，我就不给你们写这个匾了。(伸手就往上够， 打算把自己写的那个纸匾也拽下来)

小 骡 哎!您拽它干吗?二祥，快过来 一 下!曹哥要摘他 写的那字号……

**二** **祥** 您别价呀!我们好容易才挂上去的!新南城酒家， 不是挺好吗……

满把主 管子有道：斗满人概，人满天概。概，就是刮的意思。 明白吗?粮斗满了，人把它刮平；人要是太满了，天 就会把它刮平。你们呀，一辈子钻在钱眼里，有不了 大出息……

**小** **骡** 曹哥，不怕您笑话，我们都是俗人。挣钱有够?那不

都成傻子了吗 … …

〔市政管理人员甲、乙出现在胡同口。甲耳朵上夹着 根烟卷，手里拿着个皮尺，真事儿似的在新盘的炉灶 与一根简易灯杆之间丈量了一下，然后在小账本上 记下点儿什么。最后，脸转向了酒家门口。

**市政管理人员甲** 谁是老板?老板在吗?受累，过来一下!

小 骡 我，我是老板。(匆忙迎了过去)您有事吗您?您抽 烟!(把烟递了过去)

**市政管理人员甲** (梗梗着脖子，轻蔑地看了看烟卷)岁数不 大，坏习气不少!受党教育这么些年，抽你的烟?

(手一指新砌起的山墙，又一指那根碗口粗的所谓的 电线杆子)瞧见没有?国家的市政设施跟民居的远 近，都有固定的尺寸!您当这是在您家里哪——这 儿砌一鸡窝，那儿支一案板?高兴喽您敢在炕上砌 一马圈!这儿，不能由着您的性子胡来!一句话，炉 子缩回屋里去——

小 骡 师傅!炉子可实在缩不回去 ……

**市政管理人员乙** 那么说，你是打算让我们往外挪电线杆子 啦?你知道那得多少钱吗?

小 骡 这是根简易灯杆儿，也就是两三家住户用电……

**市政管理人员甲** 它就是一根韭菜，只要是国家插在这儿的， 动，就算犯法!为你挪电线杆子?那得拉闸!钢厂 那转炉，那里头都是热钢水!一锅小豆粥似的，冷不 丁的一撤火，就都嘎巴在里头了……

〔恰在此时，市场管委会的小陆押着一名肉贩子走了 过来。小陆敞怀穿着件蓝布棉大衣，红箍很俏实地 别在袖口靠近手腕子的地方，脚底下的旅游鞋因鞋 带没系，致使两根被踩成泥条的鞋带儿在脚前脚后 甩动着。肉贩子则大冷的天儿怀里抱着两卷冻得梆 硬的驴肉。

肉贩子 (一口的河北话，多明事理似的)人哪，不能把钱看得 那么值重!刚才有同志问咧，你这肉到底是什么(读 “始末”)肉?我说咧，驴肉。又有同志问咧，明明知 道是驴肉，为什么当羊肉卖?你要是这么刨根儿问 底儿地问，我可就不一定说得上来咧!(像教育别人 似的)老话说，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你就是有万贯 家财， 一合眼你也是连根草刺也带不走。(异常亲昵

地凑到小陆耳边)大叔，你免贵贵姓?

小 陆 (始终蔑视地看着肉贩子的表演，异常厌烦地)走! 起开!瞧他妈这一嘴大蒜臭!还把假肉批给谁了? 说!

二 祥 (十分恼怒地盯着肉贩子，用脚一撩，把窗根下白菜 垛上的小棉被掀了起来，露出了两卷肉)你们这帮东 西!冲你们北京的买卖就都得砸了字号!

小 骡 (一把揪住了肉贩子的脖领子)小子，坑我?把钱退 给我!少一个子儿我劈了你!

小 陆 (十分不耐烦地把小骡和二祥扒拉开了，语调中对双 方都充满了不信任)行啦!行啦!(转对小骡)牌照 呢?

小 骡 这师傅，我们可不知道他这是假肉!再说我这儿还

没开张呢…… 小 陆 牌照呢?

〔说话间市政管理人员甲已然从屋里把营业牌照提 拉了出来。

小 陆 (指着地下的两卷肉，对肉贩子咆哮着)抱起来!抱 住喽，跟抱你儿子似的!掉地下我他妈不熟了你! 我顶恨你们这手儿了!上礼拜我们老爷子就因为吃 了点儿假肉，上吐下泻，差点儿弯回去!抱着肉，跟 我走!(顺手撕了一块金山寺的对联，把营业执照好 歹一裹，哐的一声扔进车筐)好好的一个北京城，快

让你们给弄成旧社会了!(骑上自行车走了) 〔肉贩子抱着驴肉卷吃力地跟在车后小跑着。 〔 灯 暗 。

〔场灯再亮时，舞台上已经转换成酒家的内部。时间

也已经是当天夜晚。透过餐馆门板的缝隙，能看到 大街上影影绰绰的灯光，能感觉到大街上一片清冷。

屋内有一个小火盆。小骡十分烦躁，他眼珠子上浮 动着血丝，喝着闷酒。二祥从街上叫进个算卦的瞎 子 。

〔小骡的媳妇正在往案楼子上走，听到动静，停在了 楼梯上。

小骡的媳妇 二祥哥!您真是的!官面儿上的事，就他?一 个瞎子……

二 祥 (同样眼珠子上浮动着血丝，异常烦躁地)我呀，有病 乱投医!(转对瞎子)您慢着 ……

小骡的媳妇 满把主不是活动去了嘛!我就不信为这点事 儿，他能把牌照吊销喽!

瞎 子 (一进门，立马真事似的)都先别言声儿!谁也别说 话!好嘛!要不然待会儿我算得一清二楚，好像我 听你们说了什么似的!

二 祥 (十分厌烦地)别他妈废话!告诉你，执照让人拿走 了!开不了张，你说，怎么办?

瞎 子 (手往大腿上一拍，越发真事儿似的)告诉你别说话， 别说话，非得说话!我还不知道牌照让人拿走啦? 让你这一说，算我算出来的还是算你告诉我的……

二祥(差点儿气乐了)合着打没进门儿那阵儿你就知道我 们家牌照让人收走啦?真他妈是能耐梗儿 ……

瞎 子 (像多着急似的)干吗没进门儿那阵呀，打前儿晚上 我就知道这趟街上有扣执照的!

二 祥 前儿晚上?前儿晚上执照还没扣哪!跑这儿蒙事来 了……

瞎 子 你看，好像我说瞎话似的!这趟街上就你一家扣执 照啊?不兴别人家扣执照啊?

小 骡 (一直斜着眼瞄着瞎子，此时忍无可忍，凑到瞎子面 前，用食指与中指夹着张纸票)瞧清楚喽!这是一 块!(把钱往瞎子领口一塞，哗啦拉开了门，咬人似 的)走!出去!玩儿蛋去!

瞎 子 (咽了口唾沫，长叹一声)唉!可叹我张瞎子这满身 的学问啊!(走了出去)

二 祥 (不满地)人家一个算卦的，你跟人家犯得着吗?

小 骡 (哐的把街门关上了)操他妈的!开个鸡巴买卖这么

难!我不信命!瞧见没有?(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旧 版的十元大票)这是一张“大团结”,(啪的往桌上一 拍)我信这个!(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惆怅)这他妈北 京城，人变得这么难崴咕。头些年兴的那一套，都吃 不开了……

二 祥 (引起深刻的共鸣)废话，那阵儿那人多靠谱儿啊! 这阵儿这人，都快要不得了……

小 骡 这阵儿你信谁?信什么?哥们儿快找不着庙了!人 总得有点儿抓挠信点儿吗吧?往后，谁是角儿?啊? 我算看透了，(捏起桌上的“大团结”)它!它他妈成 了角儿啦!只要把它磕下来，您就算是到了西天了! 不信你点一沓子“大团结”,往姓陆的那孙子兜里塞 塞看?他立马就不这揍像了。扑腾这么些年我算看 明白了，想发财就得把心打成一把刀子……

二 祥 (十分不服气)谁跟你这么说? 小 骡 谁?老杨头子!

二 祥 您当是个人的心就能打成刀子哪?人家那心是弓子

板儿城的，您那心是三合板做的!怎么打也成不了 那东西……

小 骡 三合板也架不住成天过火!姓陆的那孙子一开头也 不一定就这揍像……

〔有人敲门。不待应声门已被推开了，市场管委会的 小陆出现在屋门口。与上午截然不同的是，他的脸 上已不再是一脸官司，而是变得十分和气。他胳肢 窝里夹着个镜框，左手精心地捏着个小纸卷。

〔二祥与小骡诚惶诚恐地迎了上去。 二 祥 哟 ! 是 您 ?

小 骡 · 陆师傅!

小 陆 (十分客气地)不敢!小陆、小陆!这趟街上的人都

叫我小陆……二位老板，这么晚了，还没歇着哪? 二 祥 实话跟您说，执照让您摘走了，没心思歇着啦!

小 陆 怨我，都怨我!耽误您们的买卖了。瞧见没有?(放

下夹着的镜框)东西，我给您送回来了! 〔二祥、小骡惊喜万状。

小 骡 哎哟!您看，还让您跑一趟!您打个招呼，我们去取 一趟不结了!(手哆嗦着匆忙给小陆点上烟)

小 陆 我这人哪，工作上原则性倒是有，就一样儿，眼拙! 咱们这趟街，好劲!敢情藏龙卧虎!我哪知道你们 二位是这么有学问的人哪!

二 祥 我们有学问?我们俩，一对儿六九届!

小 陆 您六九届?您别客气啦!就凭您这长像，俩六九届 绑一块儿也顶不上您一个!(手一指执照)把这买卖 拿走那工夫，我不顺手在您屋门口撕了块红纸吗? 您说，也寸!那块红纸，让我们所长看见了，所长那

眼珠子立马就瞪了起来，好嘛!您那块红纸，那敢情 叫书法!所长俩手捧着那块纸，像捧着张支票似的， 嘴绷得像块铁：“小陆!你这是打哪儿弄来的?”我一 看这阵势，吓坏啦!“怎么啦?酒铺门口撕的!”所长 那嘴皮子开始哆嗦：“知道这是谁的字吗?这是曹有 志曹先生的字!”我心说，您也太有学问啦，一看字儿 就知道是谁写的。所长那劲头儿更邪乎啦：“没瞧见 这枚章子吗?逸仙堂主!知道逸仙堂主是谁吗?人 家那是皇族!跟皇上家是没出五服的叔伯兄弟!这 几个字儿，要是搁在日本，能换一辆丰田汽车!酒铺 能求来曹家的字儿，酒铺老板不是凡人!好嘛，摘人 家的牌子?您就如同把齐白石他们家的街门给卸下 来啦!赶紧，去给人家赔个不是” ……我一听，这么 贵重的东西，别在抽屉里窝着啦!胡同东口不有个 裱糊铺吗?我拿那儿去给裱上啦 …… (把拿来的纸 卷——一幅大中堂似的—小心翼翼地打开了)

〔字幅中央，是满把主为门头沟小庙所书的那幅对联 中间，当不当正不正地撕下来的七个字：尔事不办， 可惧可 。

小 陆 (对着那块裱好的红纸)“尔事不办可惧可”?我跟我 们所长研究了一晚上，没弄明白。我们所长说，“尔 事不办”,好像是批评咱们工作没什么效率，可这“可 惧可”太深了……

二 祥 你没跟你们所长说，这是一块吗?

小 陆 (坚决地)没有!一块都看不明白，要是整张的，更看 不明白了!(从椅子上站起身)二位，朋友归朋友，事 儿还得按规矩办。(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张纸)你们得

补个手续。

〔二祥接过那张纸，坐到桌边开始签字。

小 陆 (突然问)瞧你们俩这做派……东北回来的吧? 小 骡 对。我东北，他西北。

小 陆 (眼睛立刻睁大了)你东北哪儿? 小 骡 六师!

小 陆 (声音变得更急切)六师哪儿? 小 骡 六师“七星”!

小 陆 (立刻急了)我“秦得利”的!(埋怨)你们干吗呢这

是?(发现二祥还在填那张表，十分烦躁地抓了起 来)别在那儿瞎鸡巴填啦!你们可真够可以的!折 腾这么些天，最该说的话愣一句没说!合着你们白 在外边混了这么些年了!(三把两把把手里那张纸 撕碎)打这儿往后，踏踏实实地做你们的买卖!碰上 炸刺儿的，言语一声……行了，歇着吧。(低头看了 看手里那块红纸)我今儿可没白来!瞧瞧，这字儿， 多有功夫!(小心翼翼地卷动着那点书法)回头我得 挂我们办公室墙上去!

〔一束追光打在小陆手里那块对联上，舞台上只剩下

了“尔事不办，可惧可”七个大字。 〔 灯 暗 。

**第** **五** **场**

〔时间：前场三年后——1986年初。冬天，一个夜晚。 〔地点：下丁家胡同小学。

〔场景：舞台右侧，两株高高的白杨树下，几扇玻璃 窗。舞台左侧悬挂着一小块木牌，上书：六年级(1) 班。为了演戏方便，舞台选取的仅仅是教室最前边 的一小部分。观众只能看到教室的黑板和站在讲台 前的教师，至于教室中的学生则隐在侧幕中看不到。 〔幕启。舞台左侧的灯亮了。教室里似乎正在上晚 自习。黑板上，是班主任陈静从古文中选取的几则 名句。在月光与星光的映衬下，她显得很美。

陈 静 (掸掸手上的粉笔末，走下讲台)好了，大家开始自习 吧。有问题可以随时举手 …… (在课桌之间轻轻地

走动起来)

〔教室里很静。

陈 静 (好像突然发现了什么)小米粒儿!想什么呢你?还 不抓紧做作业? … … 哟，哭啦?怎么啦这是?我看 看!谁欺负我们小米粒儿了?(向台前走了过来)

〔幕外，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儿——小米粒儿的声音 传了过来倔犟地：“没哭!我没哭!陈老师，能问您

一个问题吗?” 陈 静 当然可以。

〔小米粒儿：“不是学习方面的，也能问吗?” 陈 静 (稍一犹豫)可以。

〔小米粒儿：“是说您要结婚了吗?”

陈 静 (始终面对着观众，愣了一下，笑了)是，我是要结婚 了。谁告诉你的?

〔小米粒儿非常不满：“太不够意思啦!连个招呼都 不打……太不够意思了 …… ”

陈 静 (面对如此严肃的气氛实在不敢笑)对不起，同学们， 我怕影响同学们的学习 ……

〔小米粒儿：“我还没问完呢!陈老师，有人说，女老 师要是一结婚，对我们男同学就不会像原来那么好 了。是这样吗?”

**陈** **静** (几乎被问住了)谁说的?为什么呢?

〔小米粒儿非常有把握地：“弗洛伊德说的。” 陈 静 (不能不笑了)你读过弗洛伊德?

〔幕外传来了男女同学们的起哄声：“噢——小米粒 儿看过弗洛伊德!噢—— "

陈 静 你这么点儿岁数，你读不懂。

〔小米粒儿：“我没读过。我是从报纸上看来的。(转 对起哄的同学们，轻蔑地)你们懂什么!弗洛伊德是 西方的一个心理学家!不是光讲性的，是研究心理 学的!心理学!懂吗?(转对陈静)陈老师，三班的 男生说，他们那个英语老师，那个长得特漂亮的女老 师，一结婚，完!对男同学就再不像以前那么喜欢 了；要是男老师，一结婚，完!对女同学就开始冷淡。

是这样吗?”

**陈** **静** (笑着问)为什么呢?

〔小米粒儿非常认真地：“爱可能是自私的。陈老师， 您也准备那样吗?”

陈 静 (同样认真地)不会!决不会!孩子们，到什么时候 我都会非常喜欢你们，在我心里永远首先装着的是 你们!

〔小米粒儿似乎已热泪盈眶：“谢谢!那就太好了 ……陈老师，我的问题，是代表咱们班大家的…… " 〔教室里所有的同学：“噢——陈老师万岁!”

〔小米粒儿那清脆的笑声传了过来，但笑声中似乎又 夹杂着哽咽：“陈老师，请原谅我们的冒昧……我们 太喜欢你了，真的!(像大人似的)我们可能嫉妒了

……陈老师，你自己可能感觉不到，你太有魅力了 ….…"

陈 静 (也笑了，但眼里同样涌出了泪珠)谢谢!同学们，谢 谢!你们能这样喜欢我，我感到很幸福 …… (向幕外

走去，似乎融入了孩子们之中) 〔舞台右侧的灯亮了。

〔高高的白杨树下，二祥与小骡站在窗前，透过玻璃 窗看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小 骡 (十分感慨地)陈静姐到哪儿都这么有人缘儿 ……

〔舞台上很静。 一只挂钟嘀嘀嗒嗒摆动着。远处的 那个六年级(1)班教室，牵动着他们的神经。两人各 自点起一根烟。

二 祥 (望望灯影中的教室，不无惆怅地)明天陈静姐就要 嫁到孙家去了 ……

〔小骡没言声。

二祥 以前这地方我老来。甭管多忙多累，天儿越不好越 来……有一回我发烧，来晚了，陈静姐冒着小雪先走 了。打那往后，我妈自个儿来。跟我翻儿了，三四天 不跟我说话……这半年多，不知打什么时候起，那个 孙老师开始来接她。慢慢的，我就不来了……现在 回想起来，那会儿虽说累，还是很留恋……说实话， 不光我妈，我们一家子都离不开这个嫂子……老嫂 如母!老话儿不是随便说的 ……

小 骡 (有意岔开话题)那个孙老师……他们感情好像不 错?

二 祥 (十分诚恳)那是个念书的人，人性不错…… 小 骡 瞧得出来!那么大的学问， 一点儿架子没有。

二 祥 ……照说他们俩挺般配的，我妈跟我也都希望她有 个家……可真到了这一天，我又真受不了……(突然 动情地)不怕你笑话，我掉过眼泪……一想这事儿， 我心里就哆嗦……我替我妈难受，更替我哥难受 ……我老觉得他还活着。他一个人儿，孤零零的，几 千里外，待在北大荒。我嫂子要走主儿……他得多 难受啊……可有时又觉得，他知道自个儿死了，回不 来了，嫂子嫁人，他会很高兴……他疼我嫂子……我 们家里从来不提我哥哥，连小雪都是，什么都不问。 嫂子要改嫁，你这儿一天到晚说原来那丈夫，那咱们 也太不是人了……

小 骡 我跟你不一样!(愤愤地)只要我那混蛋嫂子一进我 们家门儿，我就没别的事儿——从头到尾就是我哥 那点儿事儿!丫挺的!一点人味儿都没有!就跟压

根儿没有过我哥这个人似的!大人不顾，孩子总是 你的吧?不叫她，她不来!上回小海发烧，快四十度 了!我都急得快说不出话来了，她他妈来了。进门 儿转了转，搁下几根香蕉，扭头儿走了!她跟现在这 爷们儿也长不了!那小子也是个戴绿帽子的主儿!

听说她又傍上一个香港人…… 二 祥 (惊讶地)是吗?

小 骡 我看那香港人像个逛灯的主儿，也就是拿她打打镲， 她他妈倒跟真事儿似的。(说到气愤处站起身)她恨 不得把我哥枪毙喽才踏实呢!特怕我哥回来!我净 吓唬她!隔俩月我就给她打一电话，告诉大骡有讯 了，哪回都吓得她好几宿合不上眼……(气得站在那 儿喘粗气)

二 祥 (扭回头，不高兴地)你瞅!我还得劝你?今儿咱们 干吗来了?

小 骡 操他妈的，我净想哭……

二 祥 (半天没再言声，眼盯着窗外的白杨树，自言自语似 的)其实我也哭过……哥儿几个凑一块儿喝酒，只要 稍微高一点儿，就想掉眼泪儿……我净做梦。老人 们都说，逢年过节，故去的人会给家里人托梦……也 许这不是瞎说……这些日子我老梦见大祥，只要合 上眼就是他!昨儿晚上我又梦见他了……梦见我哥 没死!好像是让人家抓走了!

〔此时，那种梦幻般的音乐又出现了，大祥出现在舞 台一侧。他仍旧是一脸的青春气息，仍旧是面带微 笑 。

二 祥 (脸上闪烁着异样的光彩，像是在讲述一个天堂里的

故事)你知在哪儿?就在咱们胡同里。年头儿也比 现在早，好像他刚下乡不久。他手里夹着个破大衣， 破鱼网似的……那是早晨五点来钟，天刚麻麻亮，他 在胡同里转悠 ……

小 骡 他怎不进家呀?

二 祥 他是跑回来的!好像是在那边犯了什么事……他在 那儿转悠……咱那胡同里虽说特静，可恍恍惚惚的

好像又能听见那些老年间的民谣 …… 〔舞台深处，音乐倍加幽远。

〔小胡同里那些古老的民谣似乎从九天之上飘落了 下来：

“小红孩儿， 戴红帽儿，

四个耗子来抬轿儿。 花猫打灯笼，

黄狗来喝道 …… "

二 祥 ( 诉说得更加动情)他不是不想进家，是不敢进家。 东北那边的通缉令早就到咱们派出所了。进了家， 会让家里人为难。把他送喽?家里舍不得。不送， 家里就成了窝主。就这工夫，就听远远地从胡同北

口传来了哗啦哗啦扫地的声音。 小 骡 谁呀?大早上起来……

二 祥 他一看，是齐大脑袋的媳妇!齐大脑袋当过国民党 军官，他媳妇算反革命家属。他一琢磨，要是把家里 都牵连进去，我妈不也得像齐大脑袋他媳妇这样，戴 个黑牌儿来扫街吗?说什么也不能那么办!这个家 门儿，不能进!走!赶紧走!

小 骡 合着就真没进家?

二 祥 可是，好几千里地，回来干吗来了?不能这么走!得 找个地方，把家里所有的人都偷着看上一眼。就是 死喽，也闭上眼了……你知道，他找那地方，恍恍惚 惚就像天坛东门。那儿躺着一大片一人多高的洋灰 管子。他点上根烟，钻进了管子……一会儿的工夫， 就见胡同里滑出两辆车， 一辆车上是我爸爸——那 阵儿我爸爸还活着呢，另一辆车上是陈静姐。要不 怎么说是梦呢!那会儿他跟陈静姐还什么事儿都没 有呢 ……

〔下了晚自习的陈静出现在舞台另一侧。

二 祥(仍在述说)我哥没敢言声儿，眼瞅着我爸跟陈静姐 的车从马路上骑过去了……可是，到见着我的时候， 他熬不住了!……那天我刚下了夜班，刚洗完澡，脑 袋上湿漉漉的。走到水泥管子那儿，有人叫我!我 一看，是他!扔下车我就跑过去了!大老远我就喊： “哥!你怎么回来了?”他一下子就把我抱住了!手 在我的脑袋上胡擼着：“老二，这么冷的天儿，你怎么 不戴个帽子呀?”……

〔站在舞台一侧的大祥动情地望着弟弟。 〔小骡的眼睛不敢再看二祥。

二 祥 (抖抖索索地重新点上棵烟)在一根洋灰管子里，我 们哥儿俩坐在那件破大衣上，他把什么都跟我说了： 他怎么惹的事儿；陈静姐怎么对他好；他怎么跑来 的；他打算看看家里人，回去就自首……说完话，他 的脑袋耷拉下来了。我站在他跟前儿，不敢看他。 他伸出手，用指甲盖抠着我衣裳上的扣子。半天的

工夫，他抬起脑袋问我：“老二，你恨哥哥吗?”我晃了 晃脑袋。他又问我：“家里都好吗?妈下了班还做外 活吗?”我没言声儿。他又说：“你告诉妈，别这么干 了，家里不像头两年那么困难了……"我跟他说：“我 说过，妈不听，妈说你跟陈静姐都这么大岁数了，妈 想给你们预备几个钱……”说到这儿，我哥开始掉眼 泪。我又跟他说：“妈可想你了!前些日子，有好几 回妈半夜里把我轰起来，说是你回来了，有人敲门。 我到外头瞅了瞅，什么都没有……”说到这儿，我一 下子使劲搂住了他的胳膊，喊了起来：“哥!咱们回 家吧!你不能就这么走喽!你一走，什么时候才能 再回来?爸跟妈要是知道了该多难受啊 …… "

〔小骡难受地站了起来。

〔舞台一侧的陈静眼睛里涌满泪水。

〔舞台另一侧的大祥眼里同样涌满了泪水。

二 祥 (仍在述说)他趴在我肩膀上，他没哭，可他说话那动 静比哭还让人难受。他说：“老二、老二，别这样儿! 你这样儿我心里更难受……记住我嘱咐你的话，下 了班别满世界乱跑去。别跟我学，我是个不孝的儿 子……你答应哥，哥会感激你一辈子……”我一下子 把他抱住了，我跟他说：“哥，别这么说。妈老说，你 懂事。说你脾气不好，可你心好 …… ”(用力吸了口 烟，极力用笑掩饰着心里的痛苦)完了他也不怎么又 说，“孙老师那人不错!你得跟妈学!妈对你嫂子跟 孙老师的事都从来不说什么,你要是心里疙疙瘩瘩 的，弄得小雪也跟着不懂事，你们可对不住我!”我急 了!我说：“我从来没拦着过!我就是想你……”这

工夫我就觉得天大亮了，我哥开始有点儿慌乱，他跟 我说：“一会儿你回趟家，给我拿点儿钱和粮票。我 得赶紧走!”完了他又再三嘱咐：“听话，不许跟妈 说!"……你想想，我能不说吗?工夫不大，我妈就跟 着我跑来了!到那片洋灰管子那儿，我妈就什么都 不顾了，她开始喊，大祥!你在哪儿?我是你妈!妈 来了!我赶紧拦着她，您不能喊!我哥是怕连累家 里才不让告诉您的。她哪儿管那个呀，什么都不顾 了，还是喊，大祥!好孩子!你在哪儿?犯了错儿不 怕!承认了，改了，就过去了!喊着喊着，她站住了， 她跟我说：“你听!你哥在跟我说话!”我怕我妈急糊 涂了，我跟她说：“没有啊!没听见他说话呀!”她说， 没错儿!你哥在问我，“妈!这么大冷的天儿，您怎 么不穿棉衣裳?”我妈站在那个管子边上，像真看见 了我哥似的回答说，“儿子呆的地方那么冷，当妈的 自个儿穿得暖暖和和的，对不住儿子” ……就这工 夫，也怪，我也听见了我哥的声音，而且声音很清楚 ——“妈!谢谢您了!”……这会儿，就听远处北京站 的火车呜的一声汽笛儿，我哥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 跟我说：老二，往后，爸跟妈可就交给你了!说着，他 突然把我推后两步，站在我面前，深深地给我鞠了个 躬!我一下子把他抱住了，叫了他一声：“哥—— ” 〔小骡开始抽泣。

〔那支《兵团战士之歌》再次响起。

大 祥 (喃喃着)二祥，好兄弟 …… (缓缓向台下走去)

**二** **祥**

(同时转回头发现了陈静，齐声)陈静姐!

**小** **骡**

陈 静 (就像刚才什么都没听到似的轻声叫着)二祥!祥子



二 祥(走到陈静面前， 一脸淡淡的笑)陈静姐，明天你结 婚，我给你买了样东西，瓜籽儿不饱是仁(人)心…… (从口袋里掏出个精美的小盒)

陈 静 (接过小盒，打开，见是一串精致的金项链，惊讶地) 项链?(盯视着二祥)你买这么贵的东西，这得多少 钱!为开那个小饭馆，你们俩东挪西借，拉下那么多 的债!你哪能这么大手大脚的?往后，家里用钱的 地方多着呢!你这么不懂事 ……

二 祥 (十分着急)陈静姐，你千万别生气!你让我把话说 完好不好?你想想，不是自己家里人，给外姓旁人送 礼，谁买这么贵重的东西?你那么明白的人，这点儿 账会算不过来?

小 骡 真是的!街坊四邻，亲戚朋友，不就是一对枕巾、一 个暖壶嘛，大不了是个线绨被面儿!二祥满心希望 你高兴……

陈 静 (略一琢磨)你说得也对……东西给了我，可就由不 得你们了!(破涕为笑)明儿我就把它给退喽去 ……

二 祥 (极怕陈静伤感，仍笑着)咱们这一家子，人这么好， 这样的人家不多!我老想：我这一辈子，摊上这么个 家，死我也知足了!(异常动情地)陈静姐，你应该高 兴!妈说了，她一定找机会去看你……她那人表面

儿不说什么,心里特有数…… 陈 静 二祥!别说了!(一下子哭了)

〔上课的铃声响了起来。

〔小米粒儿和班里那帮孩子的喊声传了过来：

“祝陈老师新婚快乐!陈老师万岁!” 〔陈静缓缓转过身向孩子们走去。

〔舞台中央仅剩下了二祥和小骡。从舞台深处隐隐 约约地传来了迎亲的鼓乐。鼓乐是那样轻细，那样 飘渺：起初，是中国人的唢呐与锣鼓；渐渐的，变成了 西方人婚礼上的音乐，变成了那种宗教意味十足的、 教堂里边才有的音乐。长笛、管风琴之中夹杂着唱 诗班的齐唱——那是一群孩子组成的唱诗班。歌声 是那样优美、圣洁，像是一股来自天堂的声音。歌声 越来越响，越来越动人。

〔舞台中部，一束追光里孤零零地站着二祥。

**二** **祥** (轻声叫了一句)陈静姐 …… (跟着，声音颤抖着喊了

一声)大祥-—哥哥—— 〔小骡出现在光区里。

小 骡 (站在二祥身边，面对观众，开始诉说)二祥，我知道 你心里是什么滋味……我知道当兄弟的想哥哥是什 么滋味……我也净觉得心里孤单得慌……二祥，你 可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别人都说你我是 生死弟兄。(一下子用力抱住了二祥的胳膊)哥们 儿，你可不能哪天闪我一道……

〔二祥像看着个陌生人似的看着小骡。 〔 灯 暗 。

**第** **六** **场**

〔时间：六年之后。春末夏初，一个上午。 〔地点：新南城酒家门前。

〔场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小小的酒家在二 祥、小骡兄弟的苦心经营下，终于时来运转。酒店的 生意已经做大，左侧的店铺——永昌缝纫部——刚 刚被兼并，右侧的花店也已风雨飘摇 ……

〔幕启。新南城酒家正在大兴土木，重新装修门面。 小骡上身穿着件进口T 恤衫，手上戴一个很大的金 戒指。昔日乱蓬蓬的头发如今梳理得十分细致，且 已打上了发蜡。此刻他正指挥着几名架子工，把刚 刚兼并过来的店铺的字号由房子顶端拆卸下来。那 个字号原本也是一块做工考究的木匾，“永昌缝纫 部”五个隶书字十分见功力。匾下有两行小字：上海 老店、南国时尚。

小 骡 (皱着眉头子正欲点烟，突然停住了，冲着杉篙上的 两名架子工喊起来)你们他妈干吗呢?磨磨蹭蹭的! 一块破匾，不说一、二、三，一撒手扔下来，还在那儿 又拴又捆的!侍候月子人哪你们?

**架子工甲** (不服气地)人家边老板嘱咐啦!这牌子人家还要

哪!两位老板全都千嘱咐万嘱咐的，告诉字号没了， 匾留下是个念心儿 ……

小 骡 听他的还是听我的?是我兼并他们还是他们兼并 我?这活儿这么干得腾到什么工夫?扔!

〔随着一阵汽车刹车的声音，二祥上。 二 祥 怎么碴儿，又这么嗷嗷的?

〔永昌缝纫部的两位小老板边老大、边老二兄弟同时 从屋里跑了出来。

**架子工乙** (手里端着牌匾)边老板!官儿大表准!高老板有 话，我们可扔啦?

**边老大** (急了)不要扔!不要扔!

〔架子工已然悠起牌匾收不住了。“一、二、三”一声 喊，牌匾啪的从房上扔了下来。

〔边老大极不高兴地追进了侧幕。

边老二 (明显不像哥哥那般憨厚，嘴里一口带着南方味的北 京话，贼鬼子似的)入乡随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既然入了酒家的股，就如同改嫁给了酒家!怀念永 昌，就是思念前夫，如同女人不重视贞节。 一块破 匾，扔了便是。高老板，你说我讲得有没有道理?

小 骡 二位老板，匾留不留你们自个儿做主。可是，咱们得 把话说明白喽：打今儿起，酒店这份买卖可成咱们大 伙儿的了。虽说是我兼并了你们，实际上，咱们可算 股份制——我们七，你们哥儿俩三。你们是亲哥儿

俩，我跟二祥比亲哥儿俩还亲哥儿俩—— 〔边老大夹着那块破匾上。

边老大 (不服气地)亲哥儿俩?仇家转弟兄!亲兄弟碰到 钱，动刀子的不是一个两个的……

小 骡 哟!你还真明白!

边老二 (劝阻着边老大)老大!一块儿做买卖，要团结。兄 弟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决不能办那种亲者痛、仇者 快的事情……

边老大 (手一指饭馆门口的 一 溜火锅，固执地)谁也不是傻 子!要不是你们一年四季在我们门前用扇子扇火 锅，我们永昌缝纫部是垮不掉的!永昌缝纫部真的 是一百多年的老字号了……

〔边家兄弟悻悻然而去。舞台上仅剩下了二祥、小骡 两个人。

二 祥 (突然想到)满把主脑血栓了，你听说了吗?

小 骡 (十分不以为然)不又缓过来了吗?听小陆说弹弦子 啦?

二 祥 弹弦子倒不至于，就是手脚、脑瓜子都显着比原来慢 了……

小 骡 (仍是不以为然)没瘫炕上就得认便宜 ……

二 祥 (感慨地)哥们儿惨透了!那么煞利、那么有能耐的 主儿，一棵烟的工夫……电影厂待不住了，挪到文化 站。瞧这样儿，文化站也够戗，光医药费就压着好几 万……那天他跟我说，想上咱们这儿来……

小 骡 (脑门子一下子拧成个大疙瘩)上咱们这儿来干吗?

二 祥 找口饭吃呗!(见小骡一直不吐口，急了)满把主可 是你们东北的哥们儿!不是混得特别背，人家不会 跑您这儿来打杂儿……

小 骡 他混背了?咱们背那阵儿谁管啦?我这是买卖，不 是收容站!

二 祥 买卖也不能六亲不认哪!他这么病病歪歪的，媳妇

又跟别人跑了，扔下个孩子……

小 骡 跑了不会找别人儿吗?这点儿事儿多少日子了还那

么挂劲?哥呀妹呀幸福不是毛毛雨……犯得上吗? **二** **祥** 你现在可有变化!

小 骡 (烦躁地)我是有变化!兜里要是有的是钱，甭说一 个三十多岁的大老娘们儿了，洋妞、外国媳妇都跟你 搀和!一个女人弄得这么颠三倒四的!值吗?

二 样 满把主是为了女人吗?啊?我都应了人家了 ……

〔恰在此时，满把主走上了舞台。与几年前那个风流 潇洒的满把主相比，如今的满把主已是判若两人。 从外形上看，他并没发胖，但所有的生理反应都比过 去慢了半拍。

**二** **祥** 哟!哥们儿!来了?(有意宽慰着对方)哥哥，您可 胖了……

满把主 (苦笑着轻轻拂开二祥的手)不用扶……我这是虚 胖!身上都是囊肉，接啦!(自嘲地)哥们儿一辈子 那么矫健的主儿，做梦也没想到会落到这一步…… (又笑了)

**小** **骡** (并不同情地)明儿少喝酒少闹花柳案吧 ……

**满把主** 这一片儿都知道，我们老曹家在旗，大小也算是个皇 族，光院子就有四五进。听我们老太太说，民国初年

家里卖抄家货，四十挂大车拉了三天才拉走一小半

**小** **骡** (张嘴就截了回去)您现在就别说那个啦!

**满把主** 我原以为自个儿命不错，起小就有老妈子侍候着。 别人家孩子的早点一般都是窝头，大不了给三分钱 上街买碗老豆腐，哥们儿多会儿都是萨其马、牛奶。

早晨起晚喽，实在不赶趟喽才在大街上买个牛舌头 饼、夹根油条……打牌也是!打得那么臭，可一抓， 就是满把主……刚解放那阵儿，吃瓦片儿，到公私合 营开始吃股息……真正落魄(读“佩”)是六六年…… 可下乡一回城、一上大学，哥们儿又煽起来了。可刚 煽起来没几年，就又折下去了……看起来呀，老天爷 给谁多少，手里还真有准儿 …… (惨然一笑)

小 骡 曹哥!咱们呀，到哪步说哪步!您上我们这儿来，您 能干点儿什么呢?

**满把主** 出出主意、搞搞策划，都成……我字儿好……

**小** **骡** (早已十分不耐烦)这么着吧，(从口袋里掏出 一 张 纸)您先把这份招工广告画画成吗?

满把主 那怎么不成?(仰天长叹)唉!可叹哥们儿这一肚子 的学问啊!做个宰相都富富有余，愣来给酒铺画招 工广告了 …… (接过纸条走进酒家屋内)

〔幕外再次传来汽车刹车的声音。 〔二祥、小骡同时把目光转向侧幕。

小 骡 (嘴里小声喃喃着) 一 辆丰田?这是谁呀这么牛逼? … … (惊叫 一 声)喲!老杨头子!老东西，打扮得像 个老华侨 … …

〔老杨头子衣冠楚楚走上舞台。他匆匆走进了酒家 隔壁的花店，转眼之间手里掐着厚厚的一摞钱又匆 匆从花店走了出来。

小 骡(压低嗓音)老东西!眼珠子多亮!老跟刚吃了春药 似的……瞧见他手里掐的是什么吗?钱!仁月来一 趟!为了不让儿子分到好处，他告诉花店的房子卖 了，实际上他拿房产入了股……

〔幕外传来汽车发动的声音，老杨头子的车开走了。 〔工夫不大，满把主扛着块招工牌子从酒店走了出 来。

**满把主** 两位老板!戳这儿啦!

〔招工广告的字体很大。为了展示自己的才华，满把 主的广告题头用的是篆书。

小 骡 (眼斜了斜广告，明显露出了不满)您上边这一大片

画这么热闹，这是什么呀? **满把主** 这是篆书……

小 骡 (脸立刻耷拉了下来)怎么瞅着跟尿碱似的……曹 哥，您呀，您听清楚喽，咱们这地方，这是买卖地儿! 不像您原来呆那地方，那儿叫文化馆，那儿的人把书 法当回事儿。这儿的人就认一个字儿——钱!

**满把主** (脸腾地红了)那什么,我找张纸，找张纸我把这题头 重弄弄……(放下牌子下去了)

小 骡 (十分不满地嘟囔着)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这么木



二 祥 不是跟你说了吗?他有病!(突然在广告牌下方发 现了一条小注，念)“如有大专以上学历，月薪为原单 位工资的两倍。”(眼盯着小骡)您当咱们这儿是美国 哪?博士、硕士上这儿来打工……

小 骡 (眼睛眯缝成两个香火头儿，望着远处)明儿买卖做 大喽，凡给我打工的，不够研究生的我不要!让他们 干粗活儿!钱撒开喽给!

二 祥 (打了个冷战)听你这么说，我可疹得慌……

小 骡 (仍旧沉湎于自己的情绪中)起小就他妈让人管着! 在胡同里得听居委会的，那个傻娘们儿!分个炉子

票儿、换季儿安个风斗儿……都得去给她说小话儿。 到了东北得听连长的!明明是他把细草给“舞扎” 了，完了做个坑儿，让哥们儿自个儿钻到套儿里! (屈辱感在心里燃烧着)明说了吧，哥们儿这么扑腾， 不光是为了钱!哥们儿也想尝尝有了钱管人是什么 滋味儿……

二祥 哥们儿，你可真变了 …… (扭头要走)

小 骡 哥哥!(伸手截住二祥)您今儿能不能听我把话说 完?您知道您这些年毛病出在哪儿吗?(用力强调 着)一句话：见着谁您都是先把人家当成好人!

二 祥 依着你呢?见着谁都先把人家当成坏人?

小 骡 多新鲜哪!哪个来找您的人不是憋着来宰您啊?别 看人家笑面虎似的在那儿山哨，都他妈手里攥着刀 呢!上来就先把人家当成好人?今儿闪您一道，明 儿闪您一道，等您明白喽早给您送肉铺去啦!这是 什么地方?买卖地儿!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甭管 谁，先把他当成歹人!万一真碰上一个半个的好人， 一边处一边把他那点儿坏往下刨，咱也屈不着他 ……谁不是为自个儿?(手往周围一划拉——把满 把主和边家兄弟全部包括了进去)瞧见了吗?有一 个算一个，都在那儿跟我比划呢!都是冲我的钱来 的……

二 祥 (极不赞成地)照你这么说没好人了 …… 小 骡 好人?您说出一个来我听听!

二 祥 小陆!那横是过得着的兄弟 ……

小 骡 (露出冷笑)小陆?不是我吓唬你，数他势利眼!真 到了根节儿上，头一个跟你下家伙的就是他!老说

北大荒的朋友这个吧那个吧，全他妈是假的!坏你 事的人哪回不是哥们儿?别看这阵儿甜哥哥蜜姐姐 的，哪天您混背了试试看——

二 祥 (眼里泛起冰冷的光)照你这么说，我呢?

小 骡 你?(语塞)你当然跟他们不一样了!咱们是父一辈 子一辈的交情!(尴尬地乐了)我操!怎么说到咱们 这儿来了……

〔边家兄弟抬着那块匾从舞台上走过。

小 骡 (眼珠子闪着亮光)别的都是假的，他们哥儿俩那点 儿股份，非把它盘过来不可!

二 祥 你甭长那脏心!边老二虽说不是东西，边老大可是

个孝子。再说边家哥们儿这阵子正背……

小 骡 (不耐烦)您又来了!不背还算计不过来呢!还记得 老杨头子那句话吗?想发财就得把心打成刀子 …… (心里突然涌起一阵烦躁，手一指眼前的小饭铺)一 个他妈小饭铺，靠给人炒菜三块五块的挣小钱，几儿 才能挣得够花的?(眼里闪着冰冷的光)头一步儿， 先把边家兄弟那点儿股份算计过来!稍微腾出点儿 工夫，就挤对花店!只要几个铺面一连成片儿，我就 办一歌厅!找俩唱歌儿的，把她捧红喽，那就是摇钱 树!到那会儿，哥们儿站在树底下，一天到晚不用干 别的，就管哈悠那棵树!那树就得哗啦哗啦给咱们 往下掉钱!

〔恰在此时，贼鬼子似的边老二又转回来了。 **边老二** 老板，是说您要找个唱歌的吗?

**小** **骡** 没错儿!你跟他们认识?

**边老二** 您怎么啦!请那帮唱歌的?那得多少钱哪!您得自

个儿培养一个。 **小** **骡** 说得轻巧!

**边老二** 什么叫说得轻巧啊!是个人就能当歌星!大不了拿

钱往上堆呗!跟您说，我可帮您相上一个! 小 骡 你相上一个?哪儿的?

**边老二** 借壁儿，(下巴颏儿往花店一指)花店的! 小 骡 (极不信任地)你这不哄嘛!

〔说话间，花房里有个姑娘走到花店门前来打电话。 姑娘穿着入时，但从气质上看，没有多少文化。

**边老二** 瞧见了吗?扮相不错，嗓子也不错。好歹一归置



小 骡 她?……她愿意干吗?

边老二 (加重语气重复着)“愿意干吗”?这时候这姑娘您还 不知道?急得都快成神经病啦!甭管什么时候，只 要一见着文化人，她准抄起电话：“周导吗?我是小 萌啊!昨天?昨天我到谢导那儿去了 ……”(发现小 骡有点儿犹豫)您是不是怕捧红喽她她再飞喽?您 先把她收了房啊!

〔小骡将信将疑地盯着边老二。

边老二 您呀!今儿我让您也开开眼，看看名利思想已经把 年轻人毒害成什么样儿了。(转过头，向酒铺里边喊 了一嗓子)满把主!

〔随着喊声满把主走了出来。满把主穿的是不知打 哪儿借来的一身西装。

边老二 扮上了吧?(眼盯着满把主，像打量一件道具似的) 今儿您得帮我搭把手儿 …… (揪了揪满把主的西装 下摆)您可穿在意点儿，完了事儿咱们还得还给人家

呢!记住喽，您可是《三角帆》的主编!到跟前儿您 就管倒背着手儿，装成挺有学问的架势，您可千万别 说话!好，您哆哆嗦嗦地一张嘴，那可就全瞎啦。

(领着满把主走到花店门前)

〔花店里的一名男伙计迎了出来。

伙 计 哟!是您!(眼看看满把主)这位是 ……

边老二 曹老师!《三角帆》的主编!您呀，受累，帮我们装个 花篮。钱多钱少没关系，关键是，得雅。千万可别大 红大紫的……

[果然不出所料 一切都像安排好了似的，花房里 那位姑娘垂着眼皮再次走到门外，十分矜持地抓起 了电话——

姑 娘 周导吗?我是小萌啊……昨天?昨天我到谢导那儿 去了……推过了，推不掉!老头儿那么大岁数啦，我 实在拉不下脸来……我是为钱吗?您要那么说您可 见外啦!……七月份?七月份我得上香港，那边有 个首映式……

小 骡 (把手里的烟头弹掉，走了过去，从姑娘手里拿过电

话挂断)妹妹，别演了!咱俩来回真的吧! 姑 娘 干什么你?

小 骡 说点儿正格的，我捧你!请乐师、置服装、参赛、贿赂 评委，我全包啦!(从口袋里掏出个信封)这是五千 块钱，算是置装费。你要有意呢，明儿咱们找一律 师，签份合同。不出二年，我能把你弄成一个小号的 邓丽君……

二 祥 (一直站在边上冷眼看着)饭馆还没弄利索呢，又要 改歌厅啦!(突然眼盯着小骡)弄到什么时候你才算

够啊?

小 骡 我?(眼睛里闪烁着攫取的目光)我想把这趟街全买 下来!(手一指台阶上的火锅，眼珠子冲伙计们一 瞪)都给我搬过去!搬到上风头儿!拿扇子给我扇! 〔几名伙计匆忙把火锅搬到了花店的上风头儿， 一人 手里一把芭蕉叶扇子，像打了鸡血似的疯狂地扇动 着。转眼之间，滚开的锅水顶得锅盖发出叮叮当当 的响动。

〔火锅里的灰炭和水蒸气顺风向花店门前的鲜花桶 飘去。花店经营人见状大惊， 一边嘴里狂喊着“经 理”,一边匆忙去打电话。

〔天暗下来了。酒家门口，小骡独自坐在一张餐桌 旁。一名伙计扛来了一杆猎枪，端来了一瓶啤酒 依习惯，小骡要擦枪了。但一天的劳碌使他陷 入了睡意朦胧之中。

〔此时舞台突然变得死一样静，静得怕人。从远处又 飘来了那首久违了的《兵团战士之歌》。小骡浑身一 机灵。

〔剧场四周传来了一连串的声音。先是二祥那句警 告：“你甭长那脏心!”接着是序幕中大祥与小骡那段 对话——大祥：“我记得，你好像是腊月生日……二 祥是阴历八月 ……”小骡：“是!二祥是哥哥!亲哥 哥!那是‘发小儿' …… "

〔主题歌起 这次唱歌的居然是二祥： “...…

别伤害我， 别欺骗我。

叫我一声哥，

我会泪落如雨。 叫我一声哥，

我就把什么都给你。 …… ”

〔小骡呼的站了起来。

伙 计 老板!您怎么啦?脑门子都是白毛汗!

小 骡 (自言自语)看起来人真是不能办亏心事啊……大白

天的心里这么毛咕 …… (烦躁地)走!起开!

〔伙计耷拉着脑袋走了。

〔小骡心里的恐惧感越发强烈了，他神色惶恐地茫然 四顾着。此时，小骡的母亲在儿媳的陪伴下匆匆走 上。从她们的神情上看，似乎是发生了惊天动地的 大事情。

小 骡 (心绪慌乱地站起身)妈!您怎么来了?

小骡的母亲 (几步走到桌边，声音不大但十分严厉)你看着 我!眼睛看着我!

小 骡 怎么啦?我又怎么啦……

小骡的媳妇 你自个儿办的事自个儿知道!

小骡的母亲 小子!你今儿个要是敢跟你妈有半句瞎话，老 天爷就打雷劈了你!我问你，(声色俱厉)你是不是 在打谱算计二祥那点儿股份?

小 骡 (怕什么来什么,轰然跌坐在椅子里)谁说的?您听 谁说的?(很快又站起身)

小骡的媳妇 谁说的?满把主!小陆!你在西城给二祥哥买 了个小门脸儿!你憋着把二祥哥开出去!

小骡的母亲 小子!只要你真办了那路缺德事，(手直哆嗦)

不是我咒你，只要你一合上眼，大祥他们哥们儿就会

来给你讨梦!(伤心地掉下了眼泪，转身走了) **小骡的媳妇** 妈!妈!(追了下去)

小 骡 (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操他妈的 …… (轻轻地抽了 自己个嘴巴，颓丧地闭上了眼睛)

〔梦幻般的音乐出现了。随着音乐的出现，大祥、二 祥真的分别出现在舞台一侧。大祥的身上仍旧是那 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衣，身上的帆布挎包里塞着条旧 棉 裤 。

小 骡 (从椅子上缓缓站了起来)大祥?大祥哥!(一眼看 见了大祥身后的棉裤)你身上背的那是什么?是我 的棉裤?(心里一哆嗦，转回头) ……二祥……哥哥 们哎，真来啦……(抹了一把脑门子上的汗)

〔马家兄弟却像小骡根本不存在似的，径直相向走 去 。

二 祥 (惊喜异常)哥!你怎么来了? 大 祥 我想起了一件事 ……

二 样 你 说 !

大 祥 你还记得吗?爸有一个朋友，姓丁，绝户老两口子

……咱们都叫他丁大爷…… 二 祥 记得!当然记得!

大 祥 咱们小时候，家里穷，爸跟人家丁大爷借过四十块钱



二 祥 是!那是奶奶去世那年 ……

大 祥 可这四十块钱，哩哩啦啦的，多少年就还了人家二十 ……剩下的，死活也还不上了。一到开支，爸那点儿 工资就让互助会儿扣去一大半儿……后来，年头儿

多了，丁大爷都上了岁数了……可丁大爷照样来串 门儿，但老哥儿俩一个字儿也不再提这点儿事儿。 你知道，爸那么要脸儿的主儿，他心里得多难受啊



二 样 是!爸临死之前还念叨过这事儿呢 ……

大 祥 记得丁大爷那个媳妇，是个哑巴，比丁大爷小二十 岁。你知道吗?老两口子有过个姑娘!头解放，那 姑娘都挺大了，丢了……

二 祥 (像哥哥 一 样激动)哥!这点儿事儿我 一 直搁在心 里!我一直在想，只要手里有了几个钱，头一件，就 是这件事儿……你知道吗?酒店开张那年的八月 节，我看丁大爷去了!

大 祥 (心里感到了无限的惊喜和欣慰)真的?

二 祥 那天，我买了两瓶好酒，兜里揣上了点儿钱，(强调 着)我带了一个整数儿!顺着咱们小时候记得的那 条胡同，找丁大爷去了!去替爸爸还钱，去陪丁大爷 喝两盅……

大 祥 (迅速燃烧了起来)对!爸要是知道了，他得多高兴 啊!

二 祥 是啊!道儿上我心里那叫高兴!我心说，丁大爷一 见着我不定得多高兴呢!他一准儿得说，小子!这 俩钱儿，你用不着这样!我跟你爸爸，那是过得着的 朋友……可走到家门口，就见门上贴着房管局的封 条，俩老人，早都没了……

大 祥 是吗?(难过地低下了头) 〔兄弟二人谁也不再说话。

小 骡 (眼望着大祥、二祥)你们这是臊我啊……

大 祥 那，我就没什么不放心的事了…… 二 祥 哥，你在想什么?

大 祥 没想什么……再想，就是有时候会想起我那个学校



二 祥 人家说你们那个学校有一百多年历史了!

大 祥 (十分自豪)是!我们那是个教会学校，听老校友说， 直到五十年代，学校初中的物理、数学课用的还都是 英文课本……我是六六届高三的，(无限向往地)按 原来的安排，我是内定的留法预备生!全校六个高 中班，就挑了五个……到了夏天，都不上课了……六 八年，我们就都走了……

〔那支遥远的《兵团战士之歌》再次响起。随着歌声， 那一大排黄棉袄再次出现在舞台一侧。

满把主 (走在一群人的最前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小摞钱) ……谁都知道，哥儿们出身名门，是吃过见过的主 儿!哥们儿那么要脸的主儿，可来您这儿打工，见天

得看您的脸子……(啪的把钱扔在了桌面上) 〔接着，几个人纷纷把钱扔在了桌面上。

小 骡 (望着那排黄棉袄，陷入很深的孤独，喃喃着)都他妈 不理我了……满把主、小陆，有一个算一个，我待你 们都不薄……

〔小陆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小 陆 (脸对着小骡)你甭这样!你就是再不是东西我也理 你!(转对二祥)哥哥，别埋怨兄弟没骨头。说白了 吧，谁给我关银子?(手一指小骡)他!

二 祥 (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你可是我最过得着的哥们儿! 小 陆 再过得着的哥们儿也得吃饭!(嘴上虽硬，但众目睽

睽之下，自尊心却被煎熬得再也克制不住了，伸手打 了自己个大嘴巴)操他妈的!(手一指小骡)骡哥，这 帮哥们儿里数你有钱。可是，知道我们哥儿几个最 瞧不起谁吗?(凑到小骡面前，对着小骡的脸)你! 你丫挺的!

〔舞台开始旋转，所有那些小骡心灵的谴责者们同时 出现在了舞台上，他们像走马灯似的围了过来……

〔惶恐袭上小骡的心头，他打了个冷战。

〔歌声越来越响，与黄棉袄形成了一种巨大的精神压 迫。在极度的痛苦之中，小骡抓起了桌子上的猎枪。

小 骡 ( 一边躲闪着 一边喊叫着)你们干什么?干什么!

(突然把枪口朝向天空，扣动了扳机)

〔随着一声枪响，舞台上的一切都消失了。只有小骡 一个人瘫坐在椅子上，他的衬衣已然被汗水湿透



小 骡 操他妈的!吓死我了!(惊恐地往四周望着)可是， 二祥的股份、边家哥们儿的股份……事儿已经都安

排啦…… 〔 灯 暗 。

〔场灯再亮时，已是酒家屋内。

〔晚饭后，从街上走进两名神秘的客人。从派头上 看，两位都是吃官饭儿的，但今天却都没穿官衣儿， 其中一位是小陆。

小 陆 (进门就喊)老板在吗?老板!大老板!二老板! 〔边家兄弟迎了出来。

小 陆 哟!大老板、二老板都不在?光剩三老板、四老板 啦!整个买卖一泡尿从南墙能尿到北墙，四个老板!

中国就是官儿多……

**边老二** (匆忙掏出烟)哟，陆师傅!(举了过去)

**小** **陆** 别!我今儿是龙套。(眼光往同行者身上一领)今儿 人家是角儿!房管所的小孙!

**边老二** 哟!孙师傅!怪不得瞅着面熟，房管所的 … …

小 孙 不客气，我也是临时抽出来帮点儿忙。我们呀，无事 不登三宝殿，今儿就看两样东西：一个是拿执照看 看，看看营业面积；再一个，把房产证让我瞅瞅……

边老二 老大!快!把孙师傅要的两样东西拿出来!(眼睛 非常机灵地一转，轻声自语着)营业面积?产权? ……怎么个意思?

小 陆 (往四周看了看，也像是自言自语似的)这是刚装修 的?好嘛!折腾这么一回得多少钱!十几万!我都 替你们心疼得慌……

**边老二** 小陆，您知道，(试探着)咱们这段儿可是寸金之地， 多投点儿资，值!

小 陆 (阴阳怪气地)对!寸金之地!咱们知道这块地皮值 钱，比咱们有钱的主儿更知道这块地皮值钱……

小 孙 (匆匆在本子上记了点儿什么,合上了纸夹子，真事 儿似的)小陆!你哪儿那么多没用的话?弄炸喽可

跟你说话!边老板!回见! 〔两人匆匆往门外走去。

〔新南城酒家突然变得死一样的静。

〔边家兄弟像议论军国大事似的把脑袋挤在了一起。 **边老二** 老大!(十分有把握)不用瞎琢磨了，这个地方，一个

字，要拆!

**边老大** 拆?那咱们怎么办?

边老二(嘴角露出冷笑)小骡不是一直想买下咱们的三成股 份吗?赶紧!趁他没弄明白之前，倒给他!明天我

就去跟他办公证…… 〔 灯 暗 。

**第** **七** **场**

〔时间：前场一年后。傍晚。 〔地点：新南城酒家。

〔场景：新南城酒家又在装修，餐厅改歌厅的工作已 接近尾声。几名工人正在将酒家的牌匾取下，换上 更加气派的、用中英两种文字组装成的“靓苑歌厅” 的新字号。歌厅门前竖起两只很大的灯箱。 一只镶 挂着一名歌星演唱的大幅照片，另一只写着几排醒 目的大字：“新潮歌星某某小姐，一曲《爱得死去活 来》红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催落无数铁骨男儿的英 雄热泪”。

〔歌厅对面的马路边，插着一把遮阳伞。晚饭刚过， 小骡独自坐在桌边。桌上一瓶啤酒。与半年前相 比，他的脸色显得发青、发白。

〔幕启。终于明白了上当受骗的边老二，像只杀红了 眼的野兽似的来找后账了。他手里拎着一根镐把 子，眼珠子上浮动着血丝。

〔满把主手里夹一根烟站在餐馆外边，远远地发现了 胡同口的边老二。

**满把主** (扭头惊叫着)老板!可了不得了!边老二来了!手

里可拿着家伙儿呢!

小 骡 (发现了气势汹汹的边老二，嘴角流出冷笑)小丫挺 的，活腻歪了!(顺手从皮包里拽出两捆人民币，放 在了桌面的左手；接着从身后抄起一把筒锹，摆在桌

面的右手，然后塞进嘴里一根烟) 〔说话间边老二到了。

边老二 小骡!你丫挺的，心也太黑了!你骗走了我的股份! 今儿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抡起右手的镐把哗啦一 声把一扇大玻璃窗打碎了)

小 骡 (站起身)股份是你哭着喊着要倒给我的!姓边的! 我告诉你，我可什么都见过!我十七岁到北大荒，全 连的人除了我没一人儿能拦得下道儿上的卡车!多 会儿我都是右手一块砖头，左手一包烟卷!荤的素 的你自个儿挑!瞧见没有?(手一指桌面)说人话， 我补你俩钱儿；跟我滋扭，我就剁了你……

**边老二** 我不要钱!要我的股份!(一镐把，又打碎一块大玻 璃 )

小 骡 小丫挺的，毁我?(抓起桌面的筒锹，照着边老二扔 了出去)

[边老二一闪身，筒锹狠狠地砸在了一个玻璃鱼柜 上。鱼柜哐的一声碎了。

〔小骡蹿过马路，钻进歌厅去找切菜刀。

满把主 (冲边老二喊叫)动铁为凶!知道不知道!跑到人家 里来又砸又打的?桌面上又搁着钱!判就判你抢 劫!小骡是什么主儿?派出所都不惹他!还不快 跑!

〔小骡手里拎着两把切菜刀从歌厅钻了出来。

〔边老二慌忙跑到了舞台一侧，但仍在叫骂。

小 骡 (手一指屋门)小子，今儿只要你再敢沾我这门坎儿， 我就剁了你!(哗啦把切菜刀扔在了桌面上)

边老二 (硬的不行来软的，突然把手里的镐把一扔，跌跌撞 撞跑了回来，边跑边哭喊着)大哥!您可不能这么待 我呀!咱们哥们儿一场，怎么说我也算您的兄弟! 好赖我也鞍前马后地跟您跑过!(跑到小骡面前，扑 通跪下了)你总得让兄弟活下去吧?我那老奶奶，在 家里透析呢!家里那房子都典出去了!大妹妹二十 九啦，嫁不出去。一家子都指着我们哥儿俩在外边 扑腾俩钱儿呢……(十分伤心地哭了起来)

小 骡 (心一下子软了)别他妈哭!我最看不了老爷们儿掉 眼泪儿了。(用脚踢了踢边老二)起来!男人为钱下 跪，连太监都不如!(从皮包里又拽出一捆钱，连同 桌上的两捆)我补你三方!(真把边老二的话信以为 真了)先给老太太治病!这趟街上，换了谁也不会补 你这么些钱!

〔二祥从街上走了过来。

边老二 (望着桌上的钱，心里一下子涌满惊喜)大哥!凭心 说，不少。可是……三方钱我跟边老大俩人一分，一 人才落一万五，孝敬完老人，不还是没抓挠儿吗? (又哭了起来)

小 骡 那天公证给你们俩那钱哪?(犹豫了一下，又拽出两 捆钱)再补你两方!看你丫还有什么说的!

**边老二** (破涕为笑)大哥!您可真是条汉子!有用得着兄弟 的时候，您言声儿……(哗啦抱起了桌子上的钱)

小 骡 等等，你得补一手续!(推过桌面上的一张纸条)在

这上头签个字!

边老二 成!(放下钱，抄起笔)甭说签个字，让我画张画我都 干!(草草签着字，抬起头，脸上一脸的乞求与媚态) 大哥，我知道您最疼我。帮人帮到底，救人救到家， 这点儿事儿……您就别跟边老大说了，边老大手里 有钱 ……

二 祥 (抑制住厌烦，凑了上去)你们不是亲哥儿俩吗?

**边老二** 亲哥儿俩当然是亲哥儿俩啦!可是，这不碰上钱的 事儿了吗?哥哥再大，也没钱大呀!您说是这么个 理儿不是?

二 样(突然抓起桌上的钱，狠狠地向边老二的脸上摔去) 你丫挺的，连亲哥哥都坑，(将钱捆儿不断摔在边老

二的身上、脸上)真他妈黑了心了!

〔纸票像雪片儿似的在大街上飘落着。 〔二祥愤怒已极。

**边老二** (一边忙乱地扑抓着地上的钱， 一边喊叫着)哥哥哎 您有气哪么砸巴我一顿呢，也不能拿钱撒气呀!这 是我的钱呀!(扑抓中手被碎玻璃碴子划破一块) 操!手破了!(恼羞成怒，突然冲二祥咆哮了起来) 我连亲哥哥都坑?天底下谁不这样儿啊?谁不知道 钱是好的?明告诉您吧，我们哥儿俩那股份，小骡一 个人儿买走啦!(哗啦从怀里掏出张公证材料)上头 没您什么事儿!您还这个那个的呢!我今儿就把话 都跟您说透吧，您那点儿股份，骡哥照样憋着倒过 去!骡哥在西城早给您号下另一个小门脸儿了!

〔二祥一下子惊呆了，惊讶地望着小骡。 〔小骡一惊，望着二祥，很快低下了头。

〔愤怒与绝望的二祥突然抄起边老二的镐把，几步窜 进屋里。接着，屋里传来了砸东西的响声。透过空 荡荡的舞台，二祥在歌厅里疯狂地砸着：鱼柜、货柜、 酒台 ……

小 骡 (愣了一下神，接着狠狠地抽了自己个嘴巴，声嘶力 竭地喊了一嗓子)哥们儿，砸吧!我跟你一块儿砸! (抓起地上的筒锹，冲进屋里，像二祥一样疯狂地砸

了起来) 〔 灯 暗 。

〔场灯再亮时，已是深夜。

〔场景已变换为歌厅屋内。死鱼、碎玻璃碴子、打碎 的玻璃窗、鱼柜……一片狼藉。

小 骡 (孤零零地坐在一张桌子边，早已喝得酩酊大醉，端 着杯子，嘴角涌满白沫，对着墙上自己的灯影在喋喋 不休地述说)哥们儿!钱是什么东西?是婊子!谁 胳膊根儿粗，它跟谁……咱们哥们儿，出身这么穷， 做买卖，心不狠着点儿行吗?……我坑兄灭弟?不 错!我想挣大钱……我要是有了钱，我就预备一个 篮子，篮子里搁满了钱。那帮穷哥们儿，走进哪家 儿，我都给他们撂下两捆儿……碰上老人孩子有病 的，就给他们三捆儿……有下岗的没有?上我这儿 来!哥们儿把钱柜一掀，拿!谁要说半个“谢”字儿， 我就扇自个儿! ……说我忘恩负义?(十分委屈)知 道我打算干什么吗?我要把大祥哥的坟迁回来!到 西山买块地!一到清明、忌日，我就到他的坟上去， 我得跟他说：“哥哥，兄弟没忘了你!兄弟们把你接 回来了!”(突然发现了墙角另一张桌子边的小陆，走

了过去，一下子变得十分清醒)哥们儿，知道最难受 的滋味是什么吗?啊?(声音在哆嗦)是没钱让人瞧 不起!上小学， 一学期的学费才两块五，可我交不 起!我们那女老师，整个儿一笑面虎!她不呲打你， 她他妈臊你!一到礼拜一就问：“还有哪几位同学没 交学费，请站起来!”然后挨着个儿问，你几号交，他 几号交……到下个礼拜一，又是“还有谁没交，站起 来!”越往后站起来的人越少。末了儿，屋里站着的 就剩下了我一个人 …… (打了个冷战)周围大伙儿那 眼睛，锥子似的!(屈辱感使满脸变得通红，突然对 着小陆吼叫了起来)哥们儿!我穷怕啦!

〔二祥晃晃悠悠地出现在舞台另一侧，看来心情十分 痛苦，也已喝得大醉。满把主紧紧地跟在他身后，追 上 。

满把主 (冲二祥喊着)你今儿可别摸车!喝一瓶二锅头，闹 着玩儿的!(边追边冲侧幕喊叫着)哥们儿!拦他一 把!他今儿可高啦!

二 祥 ……我就在二环路上跑跑……我看看有没有违章的



〔传来重重的关车门声。接着，车打着了火。听声 音，汽车已疯狂地驶上了马路。

〔 灯 暗 。

**第** **八** **场**

〔时间：前场五年之后。深秋。广安门娱乐城新张志 禧的夜晚。

〔地点：广安门大街。

〔场景：小骡的理想已成为现实——整条大街似乎都 已被他兼并了下来，所有的产业正在被他改造成一 个综合系统——广安门娱乐城。放眼望去，餐厅、歌 厅、台球厅、洗浴中心……鳞次栉比。虽说全部装修 尚未最后完工，但娱乐城已匆匆开业。同业们恭贺 新禧的花篮摆成两排。贺幅、彩带从房子顶端一直 垂挂到地面。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小骡似乎已伤了元气。与昔日 生死之交的朋友的反目，使得他的精神已崩溃。应 该说，在他内心深处是非常看重那份友情的。他已 很难从过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加之积劳成疾身患 多种疾病，他的脸色煞白，面部表情经常表现为一种 麻木。此刻，他孤零零地坐在一张餐桌旁，伏在桌上 睡着了。

〔舞台另一侧，小陆远远地坐在另一张餐桌前，冷眼 看着小骡。从小陆的眼神中你能感觉到内心的同情 与焦灼。

〔幕启。场灯亮起时，已是深夜。小骡的伙计和朋友 们正在把最后一批客人送走。

满把主 (对客人，压低嗓门)诸位，对不住啦!(指了指睡着 了的小骡)一个呀，是高了点儿；再一个呀，主要的， 是心里有点儿不痛快。您想呀，这么多朋友，最过得

着、最该来、最想见的朋友，没露! **客人甲** 谁呀?

满把主 还能有谁!马吉祥呀!自打那年为兼并永昌哥儿俩 撕破了脸儿，二祥一个猛子扎了南边。五年了，溜溜 五年了，(下巴颏又一指小骡)甭管这边怎么托人带 话儿，那边就是死活不见!电话一响，只要一听是小 骡，啪就撂喽!

**客人乙** 兴许是伤透了 ……唉!掰就掰吧 ……

**满把主** 掰就掰?您那么说不成啊，他是真想啊!夜里做梦 净喊醒喽!

小 陆 (十分厌烦地)满把主!你哪儿那么多没用的话!

(站起身，对客人们)诸位，对不住啦!今儿他高啦， 我替他送送大伙儿 ……

〔满把主咽了口唾沫。

〔所有的客人都走了。舞台上突然变得死一样的静。 小 骡 (沉睡中突然喊叫起来) … … 二祥!是我!你别又撂

电话……哥哥，哥们儿走单啦!我孤单得慌 …… (一 机灵，醒了，往四周望了望)

〔小陆的目光中涌现出更深的同情和埋怨。

小 骡 (擦了擦潮湿的眼角，苦笑了一下，自言自语)那么多 年的朋友啦……哥们儿，我有病了 ……不是一样两

样……睁开眼，混身上下没一块儿骨头不难受的 ……我爸爸活着那阵儿老说，黄泉路上没老少…… 不定哪天我就弯回去了……真到了那会儿，你也不 回来看看我吗……(又笑了，笑着抹了抹眼角，再次 端起桌上的酒杯)

小 陆 (站起身走过去，一把抢过了小骡手里的酒瓶子)别 喝了成不成!(突然凶狠地喊了起来)别他妈喝了成 不成!你一身的病你知道不知道?非得喝死才拉倒 怎么着!

小 骡 (站起身，眼珠子上都是血丝)你少管!少他妈管!

小 陆 (气呼呼地)喝!喝!喝死你!(走回自己的座位，气

得脸色铁青，最终还是克制着又开了口)这几年，我 净跟你着急了……你有病，我心疼你懂不懂!你瞅 你那像儿!眼睛老跟拉着线儿似的 …… (咬人似的 咆哮着)我怕你死喽你知道不知道!

小 骡 (烦躁地)我懂，我懂!

小 陆 (情绪已失去控制)你挣这俩钱容易吗?啊?弄得都 快没人搭理你了!弄这破鸡巴娱乐城，花这么多钱! 北京城要修大马路!你知道吗?广安门大街在红线 里边!你听别人劝吗?啊?退一万步说，就说不拆， 这地方能这么折腾吗?这趟街，这都是顺治、康熙年 间的房!多深的地基盖多高的房，那都是有数的! 你在上边又盖舞厅又修澡堂子的……不是我吓唬 你，不定哪天，赶上风大点儿，就都得他妈塌喽!

小 骡 (烦躁地)能先让我吃口东西不能?啊?能不能先让 我吃口东西?(突然冲屋里喊了一嗓子)满把主! 饭!

〔满把主端着一个托盘走出屋门，放到小骡面前的桌 子 上 。

小 骡 (看了看)又是他妈拌萝卜皮!

**满把主** 这可是人家大夫让这么安排的 ……

小 骡 (十分悲凉地叹了口气)哎， 一到饭口就是拌萝卜皮! 大不了，给我搁点儿花椒油。别人吃西瓜，我就是谗 得直流哈喇子，也只能拣别人溜过的瓜皮再溜溜。 就这样，一量还是四个加号……糖尿病讲究营养，可 我血脂、血压又这么高!见天见小米粥，撒点儿芝麻 盐儿，我这是他妈做月子哪!小米粥都不许我喝饱 喽 …… (抬起眼望望街面)买卖起来了，我也完了。 我从小那么穷，十三岁以前没吃过香蕉!你们信吗? ……现在，什么都有了，我又什么都不能吃了。(眼 里涌起无限的惆怅)我不光有糖尿病，我还染上了脏 病。哥们儿!你们替我想想吧!酒色财气，我一样 都不能沾啦 ……

〔舞台再次恢复了宁静。

〔小骡头一低，很快随着鼾声再次进入了梦乡。片刻 之后，小骡走进了自己的梦境。

小 骡 (站起身，自言自语)这是哪儿啊?像我们家那条小 胡同。哪回做梦，老是跑到这地方来……这是那片 小空场，一棵老椿树。小时候上学，早上起来书包里 装上个窝头。赶上我爸爸高兴，就给我六分钱。告 诉，你跟二祥一人一碗老豆腐!那会儿， 一碗老豆腐 才三分钱……走到这儿，二祥老是在这儿等我 …… 上学搭伴儿，一天不拉……一晃儿，那是三十多年前 的事了 ……

〔二祥出现在了小骡的梦境里。他手里夹着个旧棉 布军大衣。

小 骡 (发现了远处的二祥)二祥?二祥!哥哥哎!(几步 扑了上去)你可把哥们儿想坏啦……净梦见你 …… 有一回梦见你，好像就坐在我爸爸那个旧藤椅上，我 摸着你的手……你那手可软和了……

〔坐在舞台另一侧的小陆眼里涌起很深的同情。

小 骡 (突然注意到了二祥手里的棉大衣和他的一身冬装) 哥们儿，你这是要上哪儿?

二 祥 (凄然一笑)上北大荒……我去把我哥接回来……

小 骡 (像被雷击了一般)去接大祥?(声音开始发颤)我跟 你去!(脸转向观众，开始喃喃自语)大祥，大祥哥 ……兄弟们对不住你了……二十多年了……一天到 晚瞎忙，都快把你给忘了 ……不!没忘!一天都没 忘过!说瞎话不是人养的……大祥哥，你知道吗? 在这个世界上，兄弟就剩哥哥您这一个朋友啦…… (转向二祥)今儿你能在我这儿多呆会儿吗?啊? (一脸乞求的神色)跟我说会儿话……

二 祥 (平和地一笑)那怎么不能，发小儿的朋友……那点 儿事，值不得记恨一辈子……(但很快目光中又流露 出惆怅)可我忘不了……

小 骡 二十年了，那么玩儿命地干……钱没少挣，可是，搭 进去的东西也太多了……最让人难受的，是伤了你 ……我问过自个儿，钱大还是哥哥大?那还他妈用 问!当然是哥哥大啦!可是，真一到根节儿上，就跟 让鬼迷了心窍似的：“当然是哥哥大!……可是，钱 也不小……"明白的时候，我老说要批着个篮子去给

穷哥们儿们分钱……其实，我做不到。一碰到钱的 事，脑瓜子好像就不听使唤了……

二 祥 做买卖，不算计别人的人，少…… 小 骡 你臊我……

二 祥 不!在这一行里，不能太看重人情……一人一个活 法儿，我们马家，一大家子人家儿，谁我都疼，可受罪 最多、最该疼的是我哥。十几岁他就离开了家…… 他没了，挣多少钱，也为他花不上了……我心里有一 块东西，我得看住我这块东西……可买卖人不能这 样，买卖人得豁得出去，得什么都不在乎……

小 骡 什么都不在乎?说得轻巧!我倒是有钱了，可 …… (突然十分恐慌地)二祥，除了钱，我什么都没有啦! (眼睛失望地往四下里一扫)连我爸爸都不搭理我 了，到死都没给过我笑脸儿……做梦梦见他，老是耷 拉着脸……

〔小骡的父亲出现在了舞台的一侧。老人的脸上，一 脸慈和的笑。

小 骡 (惊喜异常)爸!(几步上去抓住了父亲的手)爸!您 怎么来啦?我们想您都想坏了……这么些年了，自 打跟二祥闹翻了之后，您从来就没给过我笑脸儿 ……今儿您怎么啦?您怎么冲我乐了 …… (脸上在 笑，但泪水却涌满眼眶)

小骡的父亲 (无限同情地望着小骡)怎么说，你也是我儿子 呀……

小 骡 (脱口而出)爸!(哭了)您还能认我这个儿子，我，我 谢谢您了……

小骡的父亲 (无限感慨地)有时候我净想，还不如你们小时

候呢……那阵儿虽说穷，可我跟你妈拉帮着你们几 个，过着可有劲了。赶上高兴，祥子他爸爸，我们老 哥儿俩坐一块儿，切俩松花，打二两散酒。那阵儿那 散酒才一毛三一两……(像在述说一个遥远的梦)我 们跟前儿，你们哥儿俩，搭上他们哥儿俩：大骡、小 骡、大祥、二祥……那有多好啊!现在，(眼里突然涌 满痛苦)倒是有了钱了，可是……怎么会……真的是 仇家转弟兄吗?(往台下走去)

〔老人的话在二祥与小骡心中引起深刻共鸣。 小 骡 (匆匆追了过去)是!爸，您说得没错儿 ……

二 祥 (也匆匆追了过去)是!大叔，您说得对!怎么会



小 骡 爸!您还记得吗?奶奶瘫在炕上那些年，为了给奶 奶治病，咱们家借得净是窟窿。奶奶怕您为难，从来 什么要求都没提过。甭管多难受，脸上老是笑不唧 儿的……可到临咽气儿那天，奶奶突然说她想吃糖 葫芦!想吃那种麻山药的糖葫芦!我跟我哥掉头就 跑出去了。跑了有半拉北京城，最后在永定门火车 站买着了。我们哥儿俩那叫高兴!举着糖葫芦就往 家跑!可跑进家门，我奶奶早没了……打那往后，我 跟我哥一辈子不吃糖葫芦……这些日子，我老梦见 您!可哪回您都是耷拉着脸，手里还老举着串糖葫 芦!(再也克制不住自己，放开嗓子喊了起来)爸



〔小骡的父亲脸上依旧是淡然地笑着，但眼里也已涌 满泪水。

小 骡 (更加困惑地)爸!一帮哥们儿在 一 块儿聊天， 一聊

到小时候受穷，聊到在北大荒受罪，就都那么亲，心 里那么热乎……可一回到跟前儿，人跟人就变得那 么势利!算计你、做套儿、杀熟……这会儿这人怎这 么不是东西……包括我自己。为什么?啊? …… 爸!您别走啊!

〔小騾的父亲终于走下了舞台。

小 骡 (面对观众)是人变了吗?啊?是谁把大伙儿弄成这 揍像的?是钱!人碰上钱就像那冰上的尕尕儿似 的，煞不住车呀!二祥!你还记得文利栈那个老杨 头子吗?那个老钱串子!可是……有一阵儿，我差 点儿跟他成了朋友……

〔舞台深处突然传来了隐隐约约的歌声。啊!是《兵 团战士之歌》!

小 骡 (像被电击了一般，立起了耳朵)这是什么动静?是

《兵团战士之歌》……(眼睛立刻湿润了)

〔随着那种梦幻般的音乐，久违了的细草出现在了舞 台上。像在序幕中一样，她仍旧穿着那件洗得发白 的旧军衣。与过去不同的是，她的气质中出现了一 种成熟后的平静与智慧。

小 骡 (一下子惊呆了)你?细草?(站起身) ……这么些 年，都快把你给忘了……你还想着来看我……瞧见 了吗?(手往舞台深处一指)没人搭理我了 ……

〔那一大排黄棉袄再次背对观众出现在舞台深处。

细 草 (脸上挂着天使般的微笑)我来看你……也来看二祥 哥……二祥哥!

**二** **祥** (惊喜异常)细草?(像是终于找到了知音，急于要诉 说)其实，我跟小骡这点儿事，不是为钱!这你信吧?

……你知道，打这么高(用手比划着),我就特别美慕 男人之间那点儿仗义、那点儿让人拉心拉肝、惊心动 魄的……怎么说呢，(找不到恰当的词汇)不是一个 妈养的、可是比亲哥们儿还那什么的那种……像类 风湿似的 ……

细 草 类血缘关系。

二 祥 对!对对!就那么个意思……交小骡这个朋友，我 是把一辈子那点儿希望“咔嚓”都押了上去! ……可 谁能想得到 …… (极其困惑地)怎么偏偏会让我碰上 小骡?

**细** **草** ……就像当年，怎么偏偏会让我碰上小骡 …… 小 騾 (极为失落地)我算他妈没人要啦 … …

二 祥 细草，人有命……

细 草 命不命的，反正这个世界不那么容易琢磨……二十 年前，咱们在那个地方，书上管那儿叫大自然，其实 不过是片大草甸子……后来你们回到这儿，(眼睛往 四下里梭巡着)书上说这儿叫社会。我老觉得，人在 自然跟社会里，(伸出一根小拇指)都是这个 ……

二 祥 (同样伸出一根小拇指)都是这个?

细 草 人支配不了自个儿。今天，眼下，这是个什么环境? 明儿，将来，又会是什么样儿?能算出来吗?人都是 拼命想摆脱命的安排。可是，人的那点儿力量那么 小……来回挣巴，使的都是瞎劲 ……

小 骡 (引起共鸣)是!一个大活人，不定哪天，从医院的小 窗户里塞出个小纸条来， 一看， 一串加号!完!二指

宽的小纸条就把您给判啦 …… 二 祥 (望着细草)你好像长学问了?

细 二 小 细 **二** **小** 细 **小** 细

草 祥 骡 草 **祥** **骡** 草 **骡** 草

你们都回来了 ……想不开的时候，我就看点儿书



这些日子，我净想过去的事儿 …… 我也是!

(神情中再次出现了那种天使般的色彩)过去的事 儿，包括吃过的那些苦，都觉得挺温暖……

(同时十分赞同地点着头)是!没错儿 ……

人都是这样。失败了，就会想“过去”,往“过去”里 跑。有一本哲学书里说，那叫“遁入往昔”!那几个 字挺绕嘴，“遁”就是藏起来的意思，觉得“往昔”很美 好……

(像个傻子似的张着嘴)你说哪儿?“往昔”?

咱们三个人，最早尝到这种滋味儿的是我……二十 年前，一夜之间，于大个子把我给弄脏了……小骡来 了，那原本是我的主心骨!可他不光没救了我，反倒 亲自赶着个马爬犁，把我送到底窑，送给了一个马车 夫……我心里那点儿靠头儿，哗啦，倒了……二十年 后，是你，二祥哥。你第二个尝到这种滋味儿……也 许有一天，小骡哥也会尝到这种滋味儿，一个人一辈 子精心修建的大厦， 一夜之间突然倒塌了。到那会 儿，(脸转对小骡)你也会用“往昔”来安慰灵魂…… 我一直没摆脱出来，要不然这么些年了，我不会又跑 回来……我想看看大伙儿 ……

〔歌声再次出现。

〔随着歌声舞台深处的黄棉袄们都在对着细草微笑， 所有的人都是泪落如雨。他们齐声叫着：“细草!我

们也想你 …… "

〔细草走了过去，融入那一排黄棉袄之中。

〔孤独感更猛烈地揪住了小骡的心。二祥望着细草 的背影。

小 骡 二祥!你今儿跟我多呆会儿吧?啊?(眼里都是乞 求 )

**二** **祥** 我得走了 ……

小 骡 去哪儿?去北大荒?去接大祥?那哪儿能不带着我 呀……

二 .祥 大祥说了，他不愿让你去 …… (说着走下了舞台

小 骡 什么?大祥不让我去?我操!哥们儿可真是走单 啦!

〔此时，小骡身边的手机突然响了。他一机灵，醒了。 小 骡 (抹了抹嘴边的口水，抄起电话)喂!喂!(喊了几嗓

子，发现电话里已没有声音)操他妈的，怎没人说话 呀 …… (放下了电话)

〔老杨头子突然来了。几年不见，他已坐上了轮椅。 老杨头子的媳妇 · 个远比他年轻得多的女人推 着他。从气质上看，女人像是个外地人。她耷拉着 脸，眼珠子十分厌烦地盯着老杨头子。

小 骡 (惊讶地)老杨头子?是你?

**老杨头子** (凄然一笑)不错，是我……你们都好吧?

小 骡 好不好的，瞎混呗……你怎么样?(幸灾乐祸地)坐 上轮椅啦?

**老杨头子** 我完啦!瞧见了吗?弹弦子啦!明儿我就进去 啦!孩子们把我给告啦，告我偷税漏税!(突然笑了 起来)嘿嘿嘿嘿 … … 还不如直接把我送火葬场呢

……我来看看文利栈…… 小 骡 偷税漏税?你开买卖啦?

老杨头子 开买卖?我受那累?是我租出的那几份铺面房! 我得补交税款。法院强制执行!好，还没容法院动 手呢，我那几个儿子就先把我轰出来啦!凭心说，我 不冤!这二十来年，光媳妇我娶了仨……有烟吗? 给我一根。(从小骡手里接过棵烟)你老杨大爷穷得 快连烟钱都拿不出来了，信吗?没人儿信……我是 挣了不少钱，可再多的钱也经不住我那么花!哪年 我都出国旅游几趟。去的那地方，多啦!外国人那 国名绕嘴，我都叫不上来……

**小** **骡** (克制住心里的厌烦)老爷子!您喝口水吧?哨了这 么半天，饮饮……

老杨头子 (只顾说)“文化大革命”那阵儿，西城有一帮子红 卫兵，告诉：活着干，死了算!(伸出大拇指)他们算 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知道谁是我的老师吗?袁

世凯你们熟吗，现大洋上印着的那个大胖子? 小 骡 你是袁世凯的学生?

老杨头子 袁世凯能要我吗?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安!京 城四少有他一号!家里有钱!总统的少爷，能缺钱 花吗?泡澡堂子、戏园子里捧角儿、下馆子、逛窑子 ……钱花得跟流水似的。老头子一死，袁老二落了 魄。可是，袁老二字写得好!一幅中堂一千大洋! 可是，您听明白喽，不写!成天躺在窑子里。多会儿 弄到兜里一个子儿都没有了的时候，哎!姑娘们把 纸举到他跟前儿，把笔塞到他手里，这才躺在炕上， 脸儿冲上写几个字……挣钱这么容易的主儿，死了

之后，打笔筒里就找出二十块钱来!二十块!(无限 感慨地)让您说!(大拇指一伸)人物!

〔老杨头子的媳妇从口袋里拿出块破布，像擦桌子似 的在老头子的脸上擦抹了起来。

**老杨头子** (躲闪着)干吗呢?擦桌子哪? **老杨头子的媳妇** **哈喇子，哈喇子!**

**老杨头子** 这是我媳妇。刚嫁给我那阵儿，水灵着哪!那年 她才三十五……说是我媳妇，一天八十块钱。没这 八十块钱，早像扔破铁壶似的把我给扔啦!(突然转 对女人，十分可怜地)备不住我还有缓呢……别老盼 着我死。我心气儿可高了!只要容我缓过这口气儿

来……(突然咧着大嘴号啕大哭了起来) 小 骡 嗨，怎么碴儿?

**老杨头子** 我好不了啦!我把钱看得那么重，孩子们早恨不 得把我掐死啦!我告诉你们，年轻时受穷不叫穷，老

喽受穷才叫穷哪!我一个朋友都没有啦! 〔小骡打了个寒噤。

老杨头子 什么出国旅游，大吃大喝，我说的都是瞎话!我把 钱都拴在肋条骨上了!为谁我都舍不得花一个子儿 ……这倒好，除了法院拿走的，都让我那帮儿子给分 啦!法院的人是我儿子们招来的，没一个人向着我! 法院的人也恨我不死……我算是他妈臭到家啦……

**老杨头子的媳妇** (十分不耐烦)行啦，行啦!(把车推走了，

边推边咬着槽牙有意颠动着车子) **老杨头子** 看起来，钱可不是好东西啊!

〔望着走下舞台的老杨头子，孤独感再次揪住了小骡 的心。

〔小骡身边的手机再次响了。

小 骡 (打开了手机)喂，喂!我是高银骡!说话!

〔电话中一个女人的声音：“哟!怎这么大火啊? 高老板，是我…… "

小 骡 早他妈听出是你!我今儿不行，我今儿来例假了



〔对方的电话啪的挂断了。

小 骡(突然对着电话咆哮了起来)去你妈的吧!我说我来 例假了新鲜怎么着?不来例假我天天拴着块“骑马 布”!(一只手捶打着胸口)二爷得了脏病了!知道 吗?都是你们这帮王八蛋给我招上的 …… (片刻之 后，开始拨电话)

小 陆 你往哪儿拨?又往哪儿瞎拨?(几乎急哭了，扑了过 来 )

小 骡 我，打电话!

小 陆 打电话?你喝成这德行，给谁打? 小 骡 给谁打?给大祥!

小 陆 你满嘴胡话!大祥死啦!死了二十几年了你知道不 知道……你作成这样儿，你对得起谁呀!(扑上去就 抢电话，突然失望地)好，你打，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我要再拦你一回，我是孙子!

〔小骡的手指十分不利索地按了一串电话号码，不知 电话打到了哪家，话机里居然传来了蜂音。

小 骡 是大祥吗?大祥!哥哥哎——我是你兄弟!是小骡 啊……哥哥，我想你……没人搭理我了……兄弟栽 了……都是钱闹的!钱可不是好东西 …… (突然站 起身走进屋里，但很快又转身走了出来，手里掐着几

捆成捆的人民币)操他妈的!钱把二爷给害啦!(把 手里的人民币哗哗地抛向了空中)

〔飘飘洒洒的人民币像纸钱似的在空中飞舞着。 〔小陆冲上前用力抱住了小骡。

小骡(眼盯着手里的钱，边用力挣脱着，边叫骂着)这么些 年， 一直把你丫挺的当成菩萨!(再一次把成捆的钱 抛向空中-—终于将心目中的又一个上帝抛弃了) 〔小陆放开了手，坐在马路边无声地哭了起来。

〔突然传来轰轰隆隆的巨响，声音经久不息，惊天动 地。接着传来了砖头瓦块飞蹦声、大厦倾倒的巨大 轰鸣声。刹那间天地之间似乎发生了天塌地陷 - 整个广安门大街倒塌了 ……

小 骡 这是什么动静?

小 陆 什么动静?(愤愤地)广安门大街!整条大街!塌

了!

〔灯暗了下去。

〔那种经久不息的轰鸣声终于沉寂了下来。剧场里 死一般静。一束追光打向老年间“文利栈”的砖砌匾 额。偌大的舞台上则仅剩下了一束光，光区里孤零 零地站着小骡一个人。

小 骡 (浑浊的目光向观众睃寻着)都塌啦! ……老年间的 铺面房，后贴上去的那些东西，剥笋似的，全下来了 ……就剩了“文利栈”这仨字儿……忙活这么些年， 一个小手指头一捅，就倒了。这是一整条大街啊



〔 灯 暗 。

**尾** **声**

〔时间：前场一个月后。清晨。 〔地点：广安门大街。

〔场景：又是瑞雪飘飘的时节了，雪花飘飘洒酒。 一 切都像小陆警告过的那样，古老的广安门大街再也 无法承受强加给它的重负，一夜之间，所有依附在那 些铺面房上的现代化装修材料，全部塌落了下来。 只有那座最原始的绒线铺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 …… 广安门大街恢复了它的处女色彩。 一切好像都回到 了二十年前。放眼望去，错落起伏的屋脊、颓倒的墙 垣、瓦砾……被雪花涂抹得一片银白。这里好像什 么都没发生过，它就像这台戏的主人公们一样，在经 过长期的阵痛之后，开始缅怀过去。一个温暖的、人 的世界正在复苏……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文利栈那 个匾额。它历经几百年的风雨和改造，居然像出土 文物一般再次重现了。三个肉墩墩的颜体字无声地 立在那里，显得那样深不可测……天遂人愿，这里已 开始大规模的拆迁。舞台深处，从很远很远的远方， 推土机轰轰隆隆的响声若有若无地飘了过来。

〔人一过四十岁，好像就要开始为过去而生活了。小 骡和二祥就要去东北了。

〔幕启。小骡站在舞台中央。除了脚下那双旅游鞋 外，他基本上恢复了第一场中的知青打扮。他胳肢 窝里夹着当年那件棉布黄大衣，手里拿着狗皮帽子。 与往日相比，他略显清瘦，神色中带有几分忧郁，不 时焦灼地望望台口。

〔片刻之后，二祥出现了。二祥的打扮比小骡更彻 底：除了黄大衣、狗皮帽子外，他脚下甚至穿上了双 大头鞋。

小 骡 (发现了远处的二祥，眯缝起眼睛看着，嘴角小声嘟 囔着)哥们儿，真像……

二 祥 (手里拿着一套煎饼走了过来)怎么了你?

小 骡 ……你这身打扮，远远地冷眼一看，瞅哪儿都像当年 的大祥。(自言自语似的)你们哥们儿的身板儿、就 连说话的动静都那么像 ……

二 祥 (一阵心动，赶快把话引开了)这么些年，搬这么些回 家，这份行头愣没给我扔喽……

小 骡 我没让她们扔……一想今儿去接大祥， 一宿没睡着。 天亮了天亮了，着了……

二 祥 (再次把话岔开了)你吃早点了吗?(说着把煎饼一 掰两截，递了过去)

小 骡 (接过煎饼，咬了一口)刚才你一掰煎饼，我就又想起 了当年他们说的朱元障的那点事儿……他跟他那帮 弟兄打天下那阵儿，一帮要饭的似的，甭管从哪儿找 来个窝头，哥儿几个，赶紧——找个背风的地方，把 窝头一掰，你一块儿，我一块儿 …… (嘴角流出一丝 苦笑，望了望坍塌的大街，十分感慨地)这么大的一

趟大街，就剩个文利栈了……瞅哪儿，都好像又回到 了二十年前 ……

二 祥 昨儿我听说上海有一哥们儿，也是你们东北的，办回 多少年了，头些日子又迁回去了!

小 骡 (十分惊讶)是吗?

二 祥 那哥们儿兄弟好几个，冷不丁地回来好几家子，全挤 老头儿老太太那儿。屋里拴几个布帘儿，工夫一长， 哥们儿之间动了手儿。住房、找工作，都那么业障 ……那哥们儿心说，这他妈是家吗?哪儿是家呀? 一怒，领着老婆孩子，回去了……

小 骡 (引起强烈的共鸣)回去那滋味就好受啊?人都走 了，就您一人儿回来了?(无限同情地)那哥们儿，两 头儿都够不上啦 ……

二 祥 还有邪的哪!昨儿听电视里说，北大荒，三江地区， 那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片湿地!从生态保护上说开出 的那地，都得退回去，还林还草……

小 骡 是吗?(更加惊讶地)合着好几十万人在那儿忙活那 么些年，白忙活啦?那，大祥哥呢? …… (泛起强烈 的失落与孤独感)这些日子，我爱扎堆儿。(自嘲地 一笑)人多点儿，挤一块儿暖和 ……

二 祥 挤一块儿?挤一块儿有一堆人的孤单。

小 骡 (心里引起巨大的震动，用力晃了晃脑袋)不!不! 还是人多点儿暖和……昨儿夜里做梦，又梦见了细 草。也不怎么,她说你们就是把大祥接回来，也去不 了你们心里那种没着没落的滋味 ……

二 祥 是吗?(没太往心里去，看了看表)不大离儿咱们该 活动着了吧 ……

小 骡 不用!我跟满把主说好了， 一会儿他开车来送咱们

……(仍沉浸在刚才的讨论中)你知道胜子这人吗? 二 祥 胜子?名字可耳熟 ……

小 骡 也是我们北大荒一个哥们儿。胜子有个儿子，在北 大荒生的。孩子落草儿赶上个大冬天。连队离团部 二十多里地，一说要生，赶紧!套车!什么车呀?牛 车!一帮小青年呼呼啦啦……漫天大雪，牛车轧悠 到团部，仁多钟头!卫生院一看，怎这么血乎呀?还 早着呢!哥儿几个一听，赶紧!又把牛车轰回来了。 刚进家门，卫生员说，可了不得啦!羊水都出来了! 赶紧又套上牛车往团部赶!……孩子给耽误了!落 草儿多少分钟不会哭……到今儿，十五六了，吃饭走 道都离不开人……连里那帮哥们儿一合计，得给这 孩子预备个饭碗!大伙儿凑钱给孩子买了个电脑 ……你知道，那帮哥们儿都挺难的，不少人都下了 岗，都是你三毛他五毛的凑的……就数我有钱，可大 伙儿就是没人告诉我 …… (手机突然响了，接听电 话)谁呀?满把主!我一会儿就走!你呀，你去买个 电脑，再配上打印机、扫描仪唔的凑成一份。完喽你 跑趟东城，具体地址你去问问小陆。到那儿你就找 胜子! ……甭说谁送的!什么?(捂住话筒，对二 祥)满把主说，连里那帮哥们儿听说去接大祥，都要 来送送你……

**二** **祥** (心里呼的涌起一股热浪)那哪儿成啊!豁腾那么些 人，咱们哥们儿得多难受啊……

**小** **骡** 哥们儿，甭难受……你们哥们儿能混出这样的人缘 儿，多好啊 …… (转对话机)满把主!千万别让他们

来!死活你把他们拦下 …… (关手机)

〔从远处传来了歌声。歌声隐隐约约、飘飘渺渺 …… 啊，是《兵团战士之歌》!是在序幕中就听到过的《兵 团战士之歌》。

〔二祥、小骡一下子愣住了。 小 骡 你听，是北大荒的歌儿!

二 祥(心里同样引起强烈共鸣，嘴里喃喃着)《兵团战士之 歌》… …

小 骡 (也喃喃着)多少年没听见了 ……

二 祥 昨天我陪小雪去买带子，甭管买什么,都饶给你两盘 旧带子，告诉是库底儿。我一瞅，是头几年出的《红 太阳颂》,里头净是咱们下乡那阵儿唱的那些歌儿



〔《兵团战士之歌》更加清晰地传了过来：

“兵团战士胸有朝阳， 胸有朝阳!

屯垦戍边建设边疆， 保卫边疆 …… "

〔二祥、小骡俩人的眼睛同时潮湿了。

小 骡 (随着歌声默念着歌词)“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 ” 明明知道都是些个口号，可一听这歌儿，我还是想掉 眼泪……

〔《兵团战士之歌》骤然铺天盖地而来。

小 骡 (喃喃地)扎根边疆 … … (突然嗓音喑哑地喊了起来) 大祥!哥哥哎——我们哥儿几个，二祥、满把主、胜 子……我们来看你来啦 …… (泪落如雨)

**二** **祥** 哥——

〔恰在此时，满把主走上了舞台。

**满把主** 小骡!二祥!小陆他们哥儿几个来了 ……我拦不住



〔几乎就在满把主走上舞台的同时，舞台深处那排黄 棉袄再次出现了。 一大排男人女人身上穿着各种各 样的黄棉袄——既有半身的黄棉袄，也有半长的棉 大衣，个别大衣上已打了补丁……但不管它们有多 大差别，你却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当年知青们穿的那 种黄棉袄。他们每人一顶狗皮帽子，或戴在头上，或 夹在胳肢窝里，或拿在手中……

二 祥 (声音在颤抖)哥儿几个……谢了 ……谢谢啦 ……

小 骡 (声音在颤抖)哥儿几个……谢了 ……谢谢大伙儿啦



〔突然，舞台上的那群黄棉袄转过了身来。不知为什 么,他们变成了我们最熟悉的小骡和二祥的那帮朋 友——陈静、小骡的媳妇、满把主、小陆、周简文。惟 有站在最中间的一名男人，我们没见过面。他们既 像是现实的，又像是人们想像之中的。 一夜之间他 们好像都回到了二十年前，回到了他们的青年时代。 他们的脸上是那样富于朝气，甚至带有几分稚气，满 含着青春的气息，而中间的一个人长得那么像大祥! 〔二祥与小骡惊呆了。

小 骡 (手往中间那个人一指，脸对着二祥，脱口而出)大 祥!

二 祥 哥 — —

〔很快，他们又都清醒了 ……

〔舞台开始旋转。本剧序幕中的场景——北大荒那

个辽阔无边的雪原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主人公们 那颗躁动不安的灵魂，似乎只有在这里才能获得安 宁 ……

〔舞台上的黄棉袄们那样动情地唱着他们的《兵团战 士之歌》。只有细草，她眼盯着二祥与小骡，目光中 有真诚，但更多的却是同情与怜悯……

〔此时，更多的黄棉袄，像汹涌的海潮般涌上了舞台， 加入了演唱《兵团战士之歌》的行列。至此，本剧的 主人公们一次酝酿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最彻底的 “遁入往昔”的行动开始了……

〔远处，天地穹宇之间，《兵团战士之歌》出现了多种 声部的和声。歌声有如黄钟大吕，有如奔腾而下的 万里江河，铺天盖地而来。整个剧场笼罩在巨大的、 立体声的回响之中 ……

〔小骡、二祥泪雨滂沱。

〔雪大了。瑞雪飘飘洒洒，天地世界一片银白 …… 〔 幕 落 。

**——剧终**

**吉他** **·你还能再响吗?**



邹安和

人 物 表

(以人物出场先后为序)

邱达人—— 男，某化纤工程总部的副书记，兼建港指

挥部临时指挥。 铁卫东——男，青工。

陶 忠 ——男，某化纤工程建港指挥部生产组长。 罗冬生——男，汽车驾驶员。

简贞———女，职工医院院长，严方正之妻。 严玉姗——女，技术员，严方正之女。

小兰 — — 女，护士。

耿岩 — — 男，公勤员。

严方正—— 男，某化纤工程总部总指挥。 殷恒斌——男，人保科长。

叶 玫——女，电工。

小查 — — 男，人保科干事。 邢组长——男，公安人员。

老收发、交警、抬担架者两名。 **时** **间：**当代，夏季。

**地** **点：**南方某滨海城市。

**序** **幕**

**时** **间：**黎明前。

地 点：码头边的海岸。岸畔有系缆柱，拴着运沙子的驳船。 另侧有一间构筑特殊的小屋。底部是收发室。上层 形似船舶驾驶台，供夜间值班了望之用。

〔大幕在断断续续的电话声中开启：检查抗灾情况路 过此地的副书记邱达人，正借收发室挂电话。青工铁 卫东佩值班员袖章，立于屋顶了望台。海上风浪咆 哮，桅晃灯摇。

邱达人 喂喂……风浪还在继续加大呀! ……建港指挥部到 现在还没个当家的……我们想尽快在黑头发的行家 里，选拔一名指挥……

〔铁卫东突然恐惧地张望一下，贴壁闭目，似有什么 可怕的事正在近处发生。驳船船缆从系缆柱上松落 下来，向大海滑坠。未竣工的码头方向，发出炸耳的 声响，好像像有什么东西承受不住风浪的冲撞，在断 裂、倾坍。生产组长陶忠逆着风，执电筒匆匆巡视而 来。电筒光落到滑落的缆绳上，他猛然扑上前，抓住 船 缆 。

陶 忠 (急呼)喂，谁在值班?快来——

〔铁卫东不得不走向前来，打电筒。陶忠拉着船缆， 招他快下来帮忙。铁卫东有点心神不属地步下扶 梯。陶忠突兀地失声惊呼，似被锚球绊了一跤，连人 带缆摔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驳船疾速滑离海岸。 铁卫东飞快缘梯而上，推响警报器。他那脸上除了 惊惶、焦虑之外，还夹着一些奇怪的表情。刹时间， 沉睡的港湾沸腾了：警报声、探照灯光和传来驳船撞

在码头上的巨响，震耳轰鸣。邱达人挂断电话，忙奔 出 。

**邱达人** 出什么事了?谁在值班?你是值班员? **铁卫东** 对，我叫铁卫东。

**邱达人** 怎么回事儿?

**铁卫东** 运沙子的驳船缆绳脱钩，撞到还没造好的码头上了! 陶组长去拽，也掉进海里去了!

邱达人 啊!(快步走上了望台，迅速寻视海面，不见人。拿 起扩音器)各部门注意!我是总部党委副书记邱达 人。所有的探照灯，都向了望台前海面打，有人掉下 水啦!各单位值班员到码头集合，救人!七号船，七 号船，去把撞坏的驳船拖回来!

**铁卫东** (发现水中人)喏，喏喏，在那儿!

**邱达人**(急唤)陶忠，陶组长，不要游!风浪太大，抱住码头 柱子!

〔车队值勤罗冬生，心急如火地一路喊着跑来请战。 **罗冬生** 邱书记!是不是放只舢板下去?

**邱达人** 对!老罗师傅，多带几个棒小伙子! **罗冬生** 你放心。(跑下)

〔老收发手忙脚乱地披着救生衣奔出，与铁卫东尾追

罗冬生下。

**邱达人** 穿救生衣的上舢板!其他人下来，下来!大伙沉住 气，听老罗师傅的号令!

〔传来奋力划舢板的“一，二；一，二……”呐喊声。救 护车在近处停车声。护士小兰带担架过场。简贞一 院长匆匆上。技术员严玉姗从另侧跑来。

**简贞一** 老邱，谁掉下水啦?

**邱达人** 简院长，是生产组长陶忠! **简贞** **一**

(不敢相信)谁?

**严玉姗**

**邱达人** 你那老战友的孩子——毛头啊!喏! **简贞一** (急喊)毛头!毛头!

**严玉姗** 毛头哥!坚持!啊呀，风浪太大了!

**简贞一** 老邱!快想办法……这叫我怎么对得起他去世的爹 妈 !

邱达人 (更专注地指挥)老罗师傅，往东点。(急呼)当心船 头撞到人!拽胳膊——(喝彩)好!不要麻痹大意， 划回来吧!

〔大家露出化险为夷的宽慰神色。 **简贞一** (长嘘一口气)哎哟 ……

**严玉姗** 妈妈，亏了毛头哥从小寄养在船工家，养成这身好水

性 。

〔护士小兰奔上。

小 兰 (骇然)真 … … 真是怪事!刚才掉下水是 一 个人，这 会儿捞上来变成两个了!

众 人 (七嘴八舌)咦?还有 一 个是谁呀?

〔陶忠被罗冬生、铁卫东架上。简贞 一 、小兰迎去。

这些人带来一股营救获胜的喜悦，也带来某种难以 名状的紧张和不安。

陶 忠 邱叔叔，我捞上来一个淹死的人!

〔担架抬溺水者上。女人们尖叫着躲闪开去。邱达 人、简贞一上前审视。

**简贞一** 咦?这不是那个弹吉他的耿岩吗? **严玉姗** 啊?……耿岩?!

**邱达人** 耿岩?!

小 兰 (忙望严玉姗)耿岩?!

〔严玉姗拉着小兰扑上前去。邱达人从溺水者口袋 里掏出一副手套和一叠纸，展视。

**邱达人** (念)《水下基础观测记录》……

**简贞一** (忽然诊听到一点微弱的心脏搏动声)快，先把水吐 出来!

众 人 (疾呼)他还活着?!

〔顿时，不少人发出了一些叫人揣摸不透的反应。

**——闭幕**

**第** **一** **幕**

**时** **间**：翌日上午。

地 点：严方正家客厅。它与饭厅、内室及院门相通。室内陈 设老派，素洁。墙上挂有玻璃匾。屋中供养盆花。窗 外可见医院大楼。

〔幕启：雨霁风宁，晨曦染窗。娴静蕴藉的严玉姗，手 握饭勺，在听护士小兰讲述抢救情况。

**严玉姗** 什么?!

小 兰 又只剩头发丝那么细的一 口气了。真搞不好了! 〔严玉姍凝视医院大楼，搁勺，解围裙，欲去医院。

小 兰 你别去了，进不去的。有什么情况，我会来告诉你。 (欲走又停)严技术员，你和耿岩 ……是不是有那意 思了?

**严玉姗** 小兰，你说什么呀!我们不过是一起研究些技术上 的事。

小 兰 我也是说……人倒是个好人，可他那命，真搞不好 了!呃，他会不会是想不开?怎么会派他当公勤员? 简直是把三开门的大立柜，扔到厨房里当碗橱。真 是搞不好了! ……喔，总指挥!

〔总指挥严方正与邱达人都戴着防护帽，边谈边上。

小兰敛容下。

严方正 … … 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来视察这个工程时，就是站 在那块岸坡上的。陶忠设计的建港方案，就选在那 儿建码头。很像是“巧合”,啊?含有纪念的意义，又 不违犯有关规定，是个好主意!啊?哈哈 … … (摘

帽)女儿嘞，弄点儿水来，给邱叔叔洗洗手。 **严玉姗** 噢。(下)

邱达人 老严哪，听说国内外提供的设备，都等着这码头起 运?那要赶紧抢修啊!可建港指挥部，还没有一名 挂帅主阵的头儿嘞!

**严方正** 是啊!生产组长又负伤了 ……老邱，你抓工业是老 手了，要不，你把建港指挥部的指挥，暂时兼起来?

**邱达人** 需要的话，跟大伙商量着干吧!不过……光靠这号

花白老头子，半瓶子醋，咣当响，不是个办法呀。

严方正 顶梁柱不那么好挑啊!这批黑头发，懂行的，还有两 个。可党性、纪律性……啊?现在，是各有各的主 意，选错了人，队伍就更难带了。

**邱达人** 你倒提醒我了。来这几天，听到些反映，说有人对建 港方案有意见 ……

**严方正** 有些人私心作怪，老在下面瞎戳咕!

**邱达人** 我正着手了解情况。本打算找耿岩来谈谈，没想到 他……

〔严玉姗端水上。

**严方正** 他这个举动本身，不就帮助你了解了这个人吗?来， 洗洗手。

**严玉姗** 爸爸，他到底怎么掉到海里的?弄清楚了没有?

**严方正** 你不是要陪苏总工程师去和外国厂商谈判吗?(看

表)上飞机还有点时间，去给我们弄点吃的。(对邱 达人)他们单位反映，这个人，最近意志消沉，思想苦 闷，很可能是自杀。

**严玉姗** 自杀?!这是哪个幻想家想出来的——真会糟蹋人! **邱达人** 你了解这个人?

**严方正** 她知道什么!学的自以为是。组织上还能不比你更 了解一个人!

**严玉姗** 了解——不是编小说!(嘲弄)“很可能” …… (端盆 下 )

**严方正** 你看，这闺女，自从接触了这个耿岩，我的话她都爱 信不信!

〔人保科长殷恒斌亮着洪钟似的大嗓门，边说边匆匆 上 。

**殷恒斌** 首长，耿岩很可能不是自杀。医生发现他头部有暗 伤。

〔空气顿时浓缩

殷恒斌 是落水后撞伤的，还是殴斗留下的，还不清楚。我已 经通知医院，不经简院长亲自批准，不要放人去探 视 。

严方正 哎哎哎，你胳膊腿儿老实点，这花盆又差点给你报销 了!(向邱达人)他叫殷恒斌，过去是我的警卫员，现 在当人保科长，回家探亲刚回来。(向殷恒斌)这是 调来不久的副书记邱达人同志。关于案情，以后直 接向他汇报!

**殷恒斌** 是!(与邱达人握手)早就盼望您来了。

邱达人 好大的手劲啊!(诙谐地)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 呵，大概是在那出《古城会》的戏上吧?

〔殷恒斌楞着眼，绕不过弯来。

严方正 (点破)是像个猛张飞!哈哈 … … 殷恒斌 (憨厚地)天生就这炮筒子脾气。

严方正 搞四化了，得学点斯文气儿。(指邱达人)好好跟着 学学。干过公安局长，当过造船厂厂长，文戏武戏全 能唱呵!

殷恒斌 是!(大大咧咧地)我再学也这副料子啦。麻袋布上 绣花 — —底子太差了!

严方正 这个老油条!

邱达人 老殷啊，你对耿岩的情况……熟悉罗?他出狱以后， 表现怎么样?

殷恒斌 这个人，是这样，坐牢前，在技术处工作过，因为把勘 查船弄失了火，关了几年。现在，还背着开除留用的 处分，在建港办公室当公勤员。表现嘛，有些方 面……(摇头)还常和不大正派的人在一起，弹吉他。

邱达人 那你看，如果是他杀的话，可能是什么原因?

殷恒斌 多半是为了女人，为了报复……反正是这一类事。 〔简贞 一、小兰扶陶忠上。严玉姗闻声从内室出。

严方正 怎么不住医院了?

简贞一 他头部受到撞击，(轻声)神经有些异常，有一点声音 就合不上眼。

严方正 那摆家里怎么办?我们俩哪有工夫管。 简贞一 他想到海滨疗养院去，那儿比较清静。 陶 忠 (温顺知礼地)去不去，还听伯伯的。

严方正 (同意地)联系过了?

简贞一 (点头)吃了饭，拿点东西就走!

严玉姗 爸爸，我留两天，等正式谈判再赶去吧。耿岩他家没

人来照应，妈妈还住在公社卫生院 ……

**严方正** 你?这是一个技术员管的事吗?少来点自以为是!

叫你什么时候出发，就什么时候走! **简贞一** 不能好好商量?怎么总是 ……

**陶** **忠** (劝止)伯母!玉姗… …

**简贞一** 你不要给他帮腔。技术员就不能照顾病重的工人?

**殷恒斌** (对邱达人)这一对老伴儿，没事儿喜欢……添添热 闹。都是为了这两个宝贝蛋儿!

**简贞一** (问严方正)药吃了?衬衫又忘换了!(向严玉姗)要 出差就去吧。我们会派专人护理。

**小** **兰** 交给我吧。(与严玉姗咬耳朵)

**殷恒斌** 说起来，还是怪耿岩!这人真是个惹事包 ……

**陶** **忠** 殷叔叔，(虚弱地)我猜得出，你大概怀疑船缆是耿岩 解的?以为他有意撞坏码头，畏罪自杀?(摇头)现 在新工人多，也可能是自动脱缆。

**殷恒斌** 唔!船缆上倒没发现耿岩的指纹 ……

**邱达人** 那落水的原因呢?小陶，你看，他杀——有可能吗? 比如：报复啊……等等之类。

陶 忠 (摇头)看不出。多半还是风太大，失足落水。 邱达人 小严，你有什么高见?

严玉姗 坦白地说，我认为他掉到海里太反常!太怪了!

(同时地)呵 ……

邱达人

陶 忠

**简贞一** 老邱啊，你家还没搬来，就在这儿随便吃点吧。

**殷恒斌** 行啊，求量不求质。萝卜干、泡饭，拿出来一起“扫荡 扫荡”!

**严方正** 曜——这个兵油子!

〔众笑。简贞 一、严玉姗欲下。

简贞一 (见墙上玻璃匾，问陶忠)我不是跟你说了，别这么挂 吗?(对严玉姗)帮毛头哥取下来!

**陶** **忠** (不同意地)伯母!

**严方正** 哎呀，老太太耶，毛头都……还管这些事?开饭，开 饭!(把简贞一、严玉姗送下)真是的。

〔小兰给陶忠量体温。 邱达人 (不解)老严? … …

**严方正** (指匾)这上面是陶忠他妈妈在监狱里写的一首诗。 我们夫妻俩和陶忠他爸爸、妈妈，曾经共同在南京领 导过地下工作；后来，又一起被国民觉抓了起来。那 时候，毛头才几个月，也给他妈带进监狱了。当娘的 都死去活来了，还拿什么喂孩子，就把他给了一位出 狱的难友。这是在孩子抱走时，他妈咬破指头，留给 孩子的诀别诗 ……

邱达人 (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呵!(趋前默诵)

〔陶忠母亲的画外音，悲壮、豪迈：“为解百姓倒悬苦， 舍儿赴义未足悲。盼儿能继爹娘志，奋力建设新社 会。为国为民争富强，百折不挠气不馁!”

邱达人 (感动)老简怎么要拿下来?

殷恒斌 她怕孩子拿了父母的功德，给自己做脸儿。 邱达人 (点头)陶忠的父母牺牲了?

殷恒斌 给营救出来了。后来，陶书记夫妇是文化大革命中， 在牛棚里给折腾死的!总指挥两口子难过极了 ……

严方正 (声音有些战栗)想起他们还留下个给人抱走的孩 子，就到处去打听。还亏了有这份血书，才把他(拍 着陶忠的肩)认回来。那时候，他养母已经去世了。

这孩子前几年也给推荐上了大学。

**陶** **忠** (取温度计审视)三十八度五，没什么!伯伯，叔叔， 我去理理要带的东西。

**严方正** (疼爱地)当心点! 〔小兰扶陶忠下。

**严方正** 没想到，这孩子平时像只小绵羊，危急的时候，还真 有两下子!

**殷恒斌** 这码头，也是他参照外地图纸设计的!

**邱达人** (相当好感)呵。老殷，建港指挥部正需要配个指挥， 如果有革命责任心强，业务抓得起来的……

**严方正** 注 意：还得能保证总部一声喊到底!

**殷恒斌** 这，现成!各级干部早就建议，让陶忠这个生产组长 挑更重的担子。可老首长 ……

**严方正** 年轻人，应该多在基层锻炼锻炼。

**邱达人** 老严哪，原来——你在打埋伏呀!放给群众议议，大 家看准了，立即办!

**殷恒斌** 好!我就喜欢这样：雷厉风行，说死就断气儿。 〔 众 笑 。

**严方正** 有意见到饭桌上去摆吧。请!

**邱达人** (边走边与殷恒斌交谈)你刚才说，作案者可能是为

了女人，为了报复，有点影子没有? 〔邱达人、严方正、殷恒斌下。

〔铁卫东心绪纷乱地上，欲唤邱达人、殷恒斌，恰听得 这番议论，怔住。他想折回，又踟蹰。

〔一位漂亮得出众，穿着入时的女同志，心焦如焚地 上 。

**铁卫东** (吓了一跳)啊——哦，叶玫!哎哟，这身装束，在时

装展览会上也能拿金质奖章了!你怎么来了?

叶 玫 我想去看看耿岩。还得简院长亲自批准。在家吗?

铁卫东 好像都去吃饭了。我是来批假条的。我妈病了，回 老家去看看。队长都同意了。你休息?我下午才 走。回头，去划游艇吧!——我有非常非常重要的 话，要跟你说!

叶 玫 (心烦意乱)不要瞎缠!

铁卫东 你，你怎么……这样真真假假谁受得了!

叶 玫 什么?!谁真过了?谁又假过了?前几年，心里烦 闷，大家凑在一起玩玩牌，听听音乐，谈得上什么真 呀假的!

铁卫东 (抢白)算了吧!你以为我不知道?!(望一眼医院大 楼，顺手从花盆里捞了一株小花)一朵没色没香的野 草花!穿过囚衣，开除留用，佛——(轻衊地吹口粗 气，把花吹残碎了)

**叶** **玫** (火了)你瞧不起，我还怕高攀不上嘞!

**铁卫东** 你?!……有这么副好模子，什么门槛不能进?这样 糟蹋自己，为了什么?

**叶** **玫** 你不懂!(坐立不安)这要等到什么时候?(愁云满 目，凝视医院)

铁卫东 你呀，死了这份心吧!……还能有他的活路! 叶 玫 (陡回身)你说什么?

〔铁卫东忽然意识到失言，张惶察视，发现隔墙有耳， 惊慌下。

叶 玫 (咀嚼出此话的含意，惊骇)我的天哪……都怪我!

(没有察觉殷恒斌、小兰进屋) **殷恒斌** 这是……怎么啦?

叶 玫 没，没……我是来找简院长。 小 兰 刚才好像是铁卫东在说话? 叶 玫 他走了。

小 兰 呵。(取暖水瓶下)

殷恒斌((猜测地)铁卫东来……你病啦?进去找院长好了， 不要紧。

〔邱达人上。叶玫下。俩人交臂而过。

**邱达人** 这 位 是…… **殷恒斌** 叶玫。

**邱达人** 叶玫?!她——就是 ……

**殷恒斌** 我们单位钻研第五个现代化的尖子。 〔邱达人不解地瞅着他。

**殷恒斌** (抖抖衣衫)创新专家!不少小青年都给她迷住了。 **邱达人** 她家是不是……

**殷恒斌** 镇压家庭。就她一个人了。这人和耿岩倒处得不

错 。

**邱达人** 噢?!

〔小查、公安局邢组长上。罗冬生随上。严方正从内 室出。

**殷恒斌** 喔，这位是邢组长。这是我们人保科的小查。这是



**邢组长** 认识认识，咱们老局长。 **邱达人** (握手)坐啊!

**严方正** 坐，坐!喝茶自己倒!

小 查 刚才看见铁卫东从这屋出去，神色慌张，好像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老罗师傅，你把情况说说吧，怕什 么。

罗冬生 早知道不告诉你!叫我以后难做人。是这样，昨晚， 我和助手把车开到码头卸石灰，正好看见挺爱俏的 叶玫走进耿岩宿舍；还发现铁卫东一直在那窗 外……(学样)好像憋了一肚子火——这也不算回事 儿，年轻人嘛!

小 查 铁卫东，从犯罪学的角度来看，正处于一种给叶玫迷 得神魂颠倒的状态，什么事干不出来?!

**罗冬生** 就这么点情况。我走了。 **邱达人** 谢谢!喝杯茶?

**罗冬生** 不了，不了。你们开会。(下)

**小** **查** 我们听老罗头反映了这事后，就顺藤摸瓜…… **殷恒斌** 对!小脑袋瓜比过去好使了!

小 查 他们队长说，铁卫东一早就去请过假了，说他妈病 了，要回老家去。邢组长立即挂了个长途电话……

**邢组长**，他妈妈什么病也没有，正在给学生上课。 邱达人 (果断地)你立刻去，把他找来。

小 查 是!(急下又止)呃，邱书记，技术处来电话，请你把

昨晚的水下观测记录，给他们值班员看看。

邱达人 什么记录?

小 查 码头出现倾斜和裂缝，人家要了解一下，除了撞伤， 水下基础有没有变化。喏，就是那台会自动观测码 头基础情况的，水下自动观测仪记下的，昨晚的记 录!

邱达人 呵，这个，(取出耿岩的手套和记录)刚烘干!我们研 究案情还要用，请他们下午来拿。不过，好像不全。

**殷恒斌**(向小查)行了行了，快找人去! 〔小查跑下。

**邢组长** 从目前的线索来看，我们打算和人保科配合起来，先

按情杀案来组织侦破。 **邱达人** 我们党委全力支持。

**殷恒斌** (插言)这就是从耿岩裤子口袋里取出来的? **邢组长** (审视手套)这上面好像粘了许多铁锈和油污。

〔简贞 一、小兰拎着生活用品，扶陶忠上。叶玫随来。 **陶** **忠** 伯伯! …… (发现有外客)

**严方正** 请到书房去坐坐吧。

〔邱达人、邢组长、殷恒斌下。

**陶** **忠** (与此同时)叶玫，你怎么又忘记佩戴岗位识别标记 了?

**叶** **玫** 我今天休息。

**陶** **忠** 总指挥不是在广播里讲了：只要进厂区，就得佩戴。 **简贞一** 也不要太机械。

**严方正** 执行制度，就得铁板上钉钉子!

**陶** **忠** 伯伯，我刚才想了一下，还是不去住院吧。码头急需 要抢修……

**严方正** 老邱就去蹲点了。

**陶** **忠** 他生来乍到……有人怕又会借这场风灾，找建港方 案的岔子!(感情地)您身体又不好 不，我还是

不去了。

**简贞一** 你是个病号!

**陶** **忠** 我一天到办公室去躺一躺，还是可以嘛!这样矛盾 就消在下面了，伯伯有什么指示，也能立刻贯下去。

**严方正** (感动地)这孩子……伯伯当然希望你在身边——可 有伤还要治!听你伯母的话，早去早回。(下)

**叶** **玫** 简院长，还是让我进去看看吧!保证不妨碍你们工

作 。

小 兰 哪，真搞不好了!院长都讲了几遍啦。 **陶** **忠** 伯母，耿岩有希望吗?

**简贞一** 恐怕 … … **叶** **玫** 什么?!

**陶** **忠** 我可是冒了生命危险，把他捞起来的呀!还有没有 办法了?!

**叶** **玫** (哀求)院长!给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呀!他是个独

根苗，老太太还靠他养活……

**简贞一** 有些事，感情和愿望起不了作用! **叶** **玫** 啊?!(两眼发黑，跌坐)

〔简贞 一、小兰扶陶忠下。严玉姗着行装，拎包上。 老收发来送报纸。

**老收发** 玉姗姑娘，那封信收到了? **严玉姗** 什么信?刚来的?

**老收发** 咦?!我以为还是公勤员给捎来了 …… **严玉姗** 他不是昨晚上就出事啦……

**老收发** 也是!他是个勤快人，从来不误事。是谁……我找 找去!(下)

**严玉姗** 小叶?!……难道，耿岩是因为你……

〔她们目光相遇了，从对方掩饰不住的眼神里，她猜 出了答案)啊?原来真是……这样宝贵的才华、品 德……被白白地糟蹋了!(哀戚地扭身快步而去)

〔叶玫猛然立起，真想狂喊几句，可什么也没喊出。 她伏在壁上用拳头捶击着墙。

〔殷恒斌引邱达人匆匆入室，欲挂电话。 **邱达人** (发现叶玫)同志， ……怎么啦?

**叶** **玫** ……

**殷恒斌** (起疑。搁电话，上前盘诘)耿岩掉到海里，和你有关

系?

〔叶玫哆嗦一下，窘臊，又变得惶恐不安。

**殷恒斌** 处暑没到，就成了秋后的“知了”啦?(突然)那你刚

才在这儿说- “都怪我!”是什么意思?! 叶 玫 啊!(变色，抽泣，转身跑下)

邱达人 回头我找她谈谈吧。你帮我催催，把耿岩的一些原 始材料找来给我。审讯记录啦，他提的什么意见、方 案啦 … …

〔邢组长从内室出。

**殷恒斌** (欲挂电话，铃响)喂，对。你是?小脑袋瓜 …… (惊)

什么?!(捂住话筒)铁卫东已经跑了! **邱达人** 是不是马上组织力量，把住车站、码头?! **邢组长**

是 !

**殷恒斌**

——闭幕

**第** **二** **幕**

时 间：次日夜。

地 点：叶玫寝室。左侧有门通走廊。右墙有门入小储藏室。 室内置有床、床头柜、书架、写字台、收录机等。摆设 并不华贵，但显露出当代青年的时尚。后窗帘幔勾 挂，可见濒海小山上的万家灯火。

〔幕启：叶玫着时髦的寝衣、拖鞋，被自我责备的炽烈 感情所吞噬，正在生与死之间作着最后的抉择。

叶 玫 (痛疚，凄绝)……呵，你又为了我遭到不幸!……造 了这样的孽，还怎么活?!(抓起一只玻璃酒杯，倾入 药剂，欲饮，又止)万一……他能活过来呢?!(仰天 长吁，搁杯，往床上一倒)

〔纱窗外，突然冒出个头影，探头探脑欲入室，忽而屏 息谛听。邱达人与小兰边谈边沿走廊走来。人影急 缩了回去。

邱达人 找叶玫谈话，对我来说，是一件…… 小 兰 怎么哪?

邱达人 她父亲的案子，最早是我——处置得不当啊! 小 兰 那还是找别人来谈吧。她知道吗?

邱达人 (摇头)敲门!

小 兰 ( 敲门)叶玫，叶玫!睡了吗?邱书记来看看你。

叶 玫 (缓缓抬头)等等……(盯视酒杯，哀郁地叹口气，开 门见小兰，急问)耿岩怎么样了?!

小 兰 还没脱离危险……邱书记很关心你，他到医院来看 耿岩，说想见见你。我怕他找不着这门，就来当当向 导。

邱达人 已经睡了?本来想早点来，研究码头的抢修方案，遇 到些疙瘩 ……

小 兰 (找话说)你这屋挺漂亮!

叶 玫 (无心搭讪，僵直地站着)你们是无事不登这“修道 院”的……我这人，生来脾气怪，不想说的事，拖拉机 也没法从我嘴里拉出来!

**邱达人** 呃嗬，下逐客令了?!

〔小兰欲走，被邱达人以眼色劝止。

邱达人 我这人，就喜欢坐冷板凳!(自言自语)今天翻了几 份审讯记录，发现了另外一个脾气怪的人。他把勘 查船弄失火了，正碰上抓“新动向",判了他个“死 缓”。问他有什么意见，你猜他怎么回答?只说了四 个字。去年，纠正错案，改成了一般责任事故，给了 个开除留用的行政处分，问他有什么意见，他说的还 是那四个字。

叶 玫 (渐渐关注起来)你，你说的是耿岩吧?他说的是哪 四个字?

邱达人“是该怪我”!

叶 玫 (像触电一样)啊，天哪!他怎么这么 … … (悲从中 来)不!不怪他!不怪他呀!

小 兰 我看，他的不幸，不在于烧了船，是交错了一些朋友

〔邱达人递眼色。 叶 玫 是我连累了他。 邱达人 来，坐着慢慢讲。

叶 玫 真是……早该讲了!耿岩花了很多心血，设计出一 种新型建港方案。试验的时候，真倒霉，恰恰碰到特 别硬的地层。那天晚上，我听到“咔嚓”一声响，心里 一慌，合错了电闸……

小 兰 啊，是你惹起的火!真搞不好了，你怎么不早说呀?!

叶 玫 我，我第二天听说把耿岩逮起来，就赶去坦白。我刚 要推人保科的门，就听里面恶声恶气地喊：“这个伪 保长的狗崽子，是在搞阶级报复，要坚决镇压!"……

那时候，我爸爸……已经进去了! 〔邱达人微微震颤了一下。

叶 玫 我想，我要是被……他不是连一个探监、接济的人， 也没有了!

〔邱达人被隐痛蛊蚀得扭动着身子。 叶 玫 真该死啊!是我害了他 … …

邱达人 你知道不知道，这次他又是怎么掉下海去的呢?

叶 玫 大活人，怎么会掉下去!(突然煞住)反正——都怪 我!!(泣，蓦然背身，端起酒杯)

小兰(眼尖手快夺下)这酒……?!(注视叶玫，明白，顿时 心软)你，你这是干什么呀!别哭了 ……

邱达人 叶玫，如果你反映的情况属实，我们要撤销他的处 分，为耿岩同志彻底平反!

叶 玫 啊?!(感激地)邱书记，给他平反吧!给他平反吧! 是我不好，处分我吧!

邱达人 你认为他的设计很有价值?(将酒杯推开)那帮他把

培育的种子，栽到园地里，不是更有意义吗?

叶 玫 (难以置信)可谁敢……您不知道……太复杂了! 邱达人 我来，也是想打听一下，他搞的那份设计呢?

叶 玫 您找它 … …

**邱达人** 这次风灾，造成了严重损害- 码头给撞坏了，整个 工程的咽喉口被卡住。这两天，我心里真跟滚油浇 似的。要赶紧选择一种尽可能先进的设计，把失去 的时间夺回来!我们准备把不同的设计，都找来研 究研究，可是，找不到耿岩修改过的方案。大家说， 也许你知道还有没有底稿，能不能请你帮助……

**叶** **玫** 您是找来看看，还是…… **邱达人** 当然不是为了插在花瓶里。 **叶** **玫** 几个方案还要比?

邱达人 (颔首)但不是比祖宗三代。

叶 玫 可……这是个会惹出麻烦的漩涡啊!

邱达人 真是个漩涡，也好啊。借了它，沉到底层去，了解点 情况，解决点问题，发现些人才嘛。

叶 玫 (刹时漾出笑容，恢复了她本来的面 目：洒脱娇媚，豪 爽活泼，使人很难相信这就是刚才那个阴郁、怪戾的 女人)您这个头头，有意思!有有有，他把复写的一 份放在我这儿了。哦，慢点，你们两位吃点什么?我 这儿很方便，谁来了，都是“各取所需”!放心，肯定 找给您!这是“大白兔”,(捧糖敬邱达人)权当我刚 才慢待客人的一点歉意。呃，小兰，还要我给你剥 吗?……你看我这记性，放哪儿了?

**邱达人** 来，帮你一起找找吧。(撩开书架帘布)

〔小兰按叶玫的指点去翻床头柜。

叶 玫 一只淡蓝色的塑料袋，装着一包手稿……(走向写字 桌 )

邱达人(惊奇)你有这么多外文书? 叶 玫 借来替耿岩翻译资料的。

邱达人(刮目相看)你——还不简单哪!

叶 玫 什么不简单?没起一点作用。这是给同志帮忙，做 的“私活儿”!

邱达人( 忆起)哦，你父亲带你回国的时候，你都已经在国外 上学了……

叶 玫 (有些诧异，又释然)……您还搞了点“调查研究”! 呵，从我会说话就讲的是外语。(走向书架)回国后， 爸爸又送我进了外语学院的少年班。

邱达人 那肯定是——高材生喏?

叶 玫 (微笑，不禁泛起许多往事的回忆)说真的，那时候我 也有过许多美好的理想。希望长大后，将自己的一 生，化成一座沟通中外科学文化的桥梁。后来，文化 大革命一把火，把我烧醒了。才知道，这不过是一个 天真的梦!

**邱达人** 唔!火烧掉了桥，只留下梦……

叶 玫 连梦也烧成灰了……那年冬天，雪下得好大。元宵 节的晚上，一群戴红臂章的人闯了进来，把我最珍贵 的东西——多少个寒暑，辛辛苦苦写下的十三本学 习笔记，和我们家省吃俭用买下的所有外文书，统统 一把火烧掉了。他们还拍手欢呼!(闪着泪花)这一 夜……我长了三十岁!发现自己，突然生活在一个 根本不需要事业心的社会!学习 是种邪恶的行

为!我不知道活着还该追求什么?活着还有什么意 义? … … 从此，我就像吸食麻醉品一样过日子 — — 混，混，混!靠结识一帮讲义气的朋友，叫那些在风 头上的人，不敢随便给我小鞋穿。他们瞧不起我，我 也——鄙视他们!

小 兰 人家都叫她带刺的玫瑰花!

邱达人 那么,(指外文书)现在是旧梦重温了?

叶 玫 (淡然一笑)是别人用他的心火，把这摊死灰又点燃

了! 邱达人谁?

叶 玫 一个比我更低一等，更倒霉的人 …… 〔切光，吉他声起。

〔回述。

〔灯光复明。 一位聪颖朴实的小伙子——耿岩，出狱

不久，正在叶玫的宿舍，弹着吉他欢唱。 耿 岩 (唱)

呵，春天啊，温暖的春天， 你来到了小草的身边。

让它也绽出幸福的笑脸，

把这万紫千红的美色增添。

叶 玫 (捧上一杯麦乳精)耿岩，好好养养身体，玩玩。能够 平安无事地出来，就是不幸中的大幸!耿岩，我请你 来 … … 因为 … … 心沉得像铅球，负载不了啦!在你 最困难的时候……我 ……

耿 岩 你不是一直很关心，很同情的嘛 ……

叶 玫 (呻吟)关心，同情?!呵……(终于迸出)你知道，那 火是怎么引起的……

耿 岩 (不让叶玫说下去)知道!知道!是电器上走的火。

叶 玫 啊，你早就有数?!那为什么……我去帮你把事情全 讲清楚!

耿 岩 不，不用了。当时幸好没说，现在就更不必了。电器 上走火，终归是我设计上出问题引起的。当时他们 无论如何都要惩办我的，你讲出来，只不过多搭上一 个人受罪，救不了我，还会使我更痛苦……事情都过 去了，什么都挺过来了，再让一个人去补受一顿惩 罚，有什么益处?代价，已经够高了!(诚挚地)跟谁 都不要再提起这件事了。人，不能老“负载”着歉疚 的“铅球”去生活。让我们都把它彻底忘了吧!

叶 玫 (泪水盈睫)你——真少有!……那，我能为你做点 什么?

耿 岩 我正有点事来求你。 叶 玫 那好，很高兴!说吧!

耿 岩 (取出两本外文期刊)请你帮我翻一翻。这里面有两 篇外国人写的关于码头设计的最新文献。

叶 玫 这……(承接，又十分为难)

耿 岩 怎么啦?

叶 玫 没，没什么……我曾经发过誓，再也不碰这种书了! 耿 岩 (困惑)这是为什么?

叶 玫 (痛苦)你不了解……它，它和我最痛苦的事情，都联 在一起。看到它，使人想起那些爬刀山样的日子! 想起爸爸的死……就会使还没有愈合的伤痕，又重 新淌血!(近乎哀求)呵，让我帮你做什么都行，就是

不要 …… (扔书)来!再弹弹吉他吧。

耿 岩 真没想到……对不起!(收书)明晚再来弹吧。 叶 玫 怎么,你不坐坐了?

耿 ·岩 我……坐不住!好不容易借着这些资料，说实话，今 晚要是不能把它读完，我觉都会睡不着。我急于想 知道，这两年国外已经走到哪一步了。我去托托旁 人……(欲去)

叶 玫 (惊呼)你，你还想搞设计?!

耿 岩 比什么时候都更想了!这儿比监狱的条件好得多， 可以放开手来搞了。

叶 玫 (跺脚)你怎么这么糊涂!为了这个设计，你吃了那 么多苦头，还搞它干什么!现实点吧!看看自己什 么条件?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投错了胎!人家什么 业务也不用钻，什么设计也不用搞，照样升官发财。 你就是搞出个天来，也没人正眼瞧瞧；出点差错，还 要老账新账一起算，干嘛还要自讨苦吃?!该醒悟 了!像我们这样的人，就只能过一种不起眼的，不动 脑筋的，庸——俗——的生活!跟我一样，苦中作 乐——混!

耿 岩 我这么过日子，也是一种苦中作乐。一个人有了事 业，能多少搞出点成果来，对国家、对人民有些益处， 就会觉得充实、欣慰!关在牢里，都不会感到孤独! 而且，会把人生的沉浮，看得很淡很淡……

叶 玫 天哪，真是个痴情的献身狂!自己掉在苦海里，还想 去普渡众生；人家都把你当成阶级敌人了，还在信奉 这套正统的理想，真是可敬——又可怜!(夺过外文 期刊，却说着似乎相反的话)我才不愿做你这种傻

瓜!

耿 岩 (意外而又欢欣)我就知道你……真是感谢之至!

〔叶玫异常激动地捧起期刊，十多年来，她头一回又 重新翻开了外文书的扉页。耿岩兴奋地弹着吉他， 为她庆贺。

〔切光。回述结束。

〔灯光复明。叶玫仍在向邱达人叙述。

叶 玫 他就是这么个理想主义者!老是被希望所蒙蔽，脱 离现实去看待生活。结果，背时透了——走一步，摔 一个跟头，很像西班牙小说里那位唐 · 吉诃德。

小 兰 你这储藏室锁了吗?

**叶** **玫** 锁 …… (倏然记起)呵，想起来了!我是把它锁在这 里面的皮箱里了。对对!别找了，别找了。(进入小 储藏室)

邱达人 她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小 兰 配电房里当电工。

邱达人 哪?我不是听说，翻译室有大量的外文资料来不及

翻，急需要人手吗? 小 兰 再急，也不会要她!

邱达人 是这样 …… (自忖)难道有股什么势力，还是有什么 框框，把他们闷住了?我刚刚着手了解耿岩的情况， 就出了事，还以为有什么人在捂盖子。原来——是 电器走火。那么,真是情杀? …… (饶有兴致)一个 理想主义者!有股子操劲儿 ……

叶 玫 (复出)在这儿，就是它。

邱达人 喔?好好!(贪婪地浏览)

叶 玫 邱书记，(半吞半吐)他到底怎么掉进海里，你还要认 真查一查呀!

邱达人 (直透人心灵地看了叶玫一会儿)我们希望，能得到 你的帮助。

叶玫 … … 我再找人问个实在，好吗?

邱达人 (豁达地)好!……呃，你那本《码头工程学》能不能 借给我看看?

叶 玫 (大吃一惊)啊?!您，您会英语?!

邱达人 不不，半吊子。在干校跟着广播只学完中级班。我 这种万金油干部，暂时兼管建港指挥部，是个不合格 的指挥呀!临时抱抱佛脚，啃不通的地方，再来向你 这位老师请教。

叶 玫 (感动)您，您可真是…… 小 兰 这么大年纪了，真……

**邱达人** (学小兰)真搞不好了!是吗?怕就怕自己水平低，

辜负了大伙的希望，“真搞不好了”啊!(接书)好，谢 谢。要借就再借一样吧!(指毒酒杯)把它也放在我 那儿几天，好不好?

〔叶玫嫣然一笑，将酒杯豪爽地掷于窗外。

邱达人 好!小叶，以后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吧。你大概还 不知道吧 ……

小 兰 (惊呼)邱书记……

邱达人 应该讲!(对叶玫)我曾经和你爸爸，在一个号子里 关过几个月呀!常常听到他念叨你 ……

叶 玫 啊?!您，您……怪不得!邱叔叔!

邱达人(慈爱地)小叶，你爸爸是个有骨气，有眼光的知识分 子啊!……(歉疚地)可他的不幸遭遇，也有我 一 份

责任!

叶 玫 你，你说什么?! 小 兰 邱书记 … …

邱达人 他那个特嫌问题，最早是我当公安局长时，给挂的。

叶 玫 啊?!你，你……你怎么……不要说了。我- 要休 息!

小 兰 叶 玫 !

邱达人 小叶，近几年，我常为这事受着良心的谴责。当时， 没把疑点反复核实，轻率地挂了个“特嫌”。那帮东 西上台，就利用它，以“特务”加“现行”的罪名，把你 爸爸抓了起来。血的教训太深了!

叶 玫 就因为最早是……到现在……说这不属于十年冤 案!

邱达人 我已经请求法院复审了!叶玫，我既是对这冤案负 有一定责任的人，也是你爸爸的难友。以后有什么 困难，请随时来找——这半个亲人吧!早点休息。 (与小兰下)

〔叶玫关上门，心绪如浪似潮。忽然有人翻窗而入。 那个人摘了帽子拭汗，原来是铁卫东。

**叶** **玫** 啊?!你 …… (欲逃，又站住。严厉地)我问你，是不

是你害了他? **铁卫东** 也可以这么说。

**叶** **玫** (仇恨地尖叫)啊!(上前挥起一耳光)

**铁卫东** (架住)你先别急!我知道你怀疑我。我冒了危险

来，就是想对你讲讲清楚。 叶 玫 讲 !

**铁卫东** 你知道，我……(窘)你对我说话常常上损……可我

就喜欢这种带刺的玫瑰花!我觉着……这世上，只 有你最可心!……我确实有点嫉恨跟我在情场上较 劲儿的对手。不过，我觉得自己条件占着上风，从来 也没打算去害人。

〔叶玫将香烟、打火机往铁卫东面前一搁。

铁卫东 不过，不过……我也不算个好人!那天晚上，我从他 窗外过，看见他和人发生争执……后来，又见他……

昏了过去，正顺着大排水沟往海里淌…… 叶 玫 什么?!他是被那个人 ……

**铁卫东** 不不不，我没这么说!他怎么昏的……没看见。 **叶** **玫** 那，跟他吵架的是谁?

**铁卫东** 是……(摇头)只见个背影。

**叶** **玫** 你为什么不去救他?你不是在值班吗?

**铁卫东** 我本来想去救，(愧赧)不知怎么,忽然冒出点……幸 灾乐祸的情绪。你骂我吧!恨我吧! ……原谅我 吧!

**叶** **玫** 没这份闲心去恨，也不想原谅!你这样藏来躲去干 什么?

**铁卫东** 等这阵风过去。

**叶** **玫** 你，是该受到良心的审判!—-可还没犯法，自己去 讲讲清楚。

**铁卫东** 还讲?就因为去批假条，说走了嘴，害得连家都不敢

回。(戛然而止，心里发毛) 〔一个硕长的黑影爬上舞台。

叶 玫 你怕什么?你不是说，没害人吗?那……你是看见 什么了?到底怎么回事儿，你不会向领导去汇报吗? 哎呀，说到真格的，舌头又转筋了!你讲给我听，我

去帮你讲讲清楚!

**铁卫东**(感动)你这话，够意思了!我怎么还能害你呀!不

不，你不知道，谁要是晓得了这个秘密……

〔那位神秘的人物戴着口罩、帽子上，叩门。铁卫东 一吓，慌忙扑到窗口探视；拍门声复起，他惊骇转身， 拔出刮刀。

**叶** **玫** (盯着门)到底怎么回事?你还是去找邱书记吧，把 事儿都告诉他!

**铁卫东** 也只有这条路了。还讲什么“要想太平，嘴巴咬紧” 嘞 呸!我把它全抖出来!(拉灭灯，跳上窗户)

**叶** **玫** (忽然拉住铁卫东)你说的这个秘密，和耿岩有关系 吗?

**铁卫东** 当然有 他还是主角!(越窗遁去)

**叶** **玫** 啊?!(疑惑丛生，更感害怕)还是主角 …… (向窗外 察看一下，拉起窗帘)

〔门把无声地旋转着，叶玫没有察觉，叩门者不请自 入了。叶玫转身，受惊，急拉灯。来人摘下口罩，是 罗冬生。

罗冬生 对不起，小叶同志。我在运石灰，车子打下面过，见 窗户还透亮，就上来说句话。刚才……好像听见屋 里在说话，以为你们没听见敲门。你看，这耳朵成天 嗡喻乱响，又闹笑话了。我想打听件事儿，有没有看 见我那邻居?

**叶** **玫** 铁卫东?你是来找他的?呵，没有没有。找他有什 么事吗?

**罗冬生** 他和耿岩掉下海，到底有没有关系，该回来讲讲清 楚。

叶 玫 喔!他已经去汇报了。

罗冬生 呵?那好!(撩开窗帘望一下)呃，我刚打医院过，听 说耿岩睁开眼了，病房也让进了。我去把石灰卸了， 回头你坐我的车，咱们一起上医院去看看好吗?

叶 玫 (欣喜不已)好，太好了!哎呀，九点二十三分了，您 要快点啊!

〔罗冬生匆匆下。叶玫喜得像只活蹦乱跳的云雀，哼 着歌，打着转，挑选着合意的衣裙。然后她拉开储藏 室门，隐身其后换衣衫。殷恒斌上，敲门。

叶 玫 (探出头)咦?这么快。你等等。 **殷恒斌** (狐疑顿生)唔?

**叶** **玫** 来了呵。(换一身艳丽别致的衣裙，开门，惊讶)是 你?

**殷恒斌** 怎么,成夜猫子了?这么晚，还要上哪儿去呀?(入 室，细心审视)

**叶** **玫** 跟老罗头的车，上医院去看看耿岩。

**殷恒斌** (发现一顶男人帽子，里面有名字)铁卫东!(正是他 要找的人。抬眼重新打量叶玫，对她这番盛装，有了 完全不同的理解。坐下来守穴待鼠)

**叶** **玫** (讨厌这股疑神疑鬼的劲儿)你到底来找谁呀? **殷恒斌** 当然是来找你喏!你到底是在等谁呀?

**叶** **玫** (气恼，反而嘻皮涎脸)当然也是在等你喏!

**殷恒斌** 曜!怪不得我耳朵发烧呐。(指帽)这人上哪儿去 了?

叶 玫 送精神病院了——得了疑心病!

〔殷恒斌险些光火，忽听一声唤，回首。罗冬生上。 罗冬生 殷科长!

**殷恒斌** (意外)真是你?!

叶 玫 (开心)Bye!Bye! (与罗冬生欲下) 〔小查骇然地大声呼唤着上。

小 查 科长!殷科长!有人从半山腰掉下去，摔在海边大 石头上了!

**殷恒斌** 谁呀?

小 查 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 **殷恒斌** 铁卫东?!

小 查 (推窗)你看!

叶 玫 啊?!(两眼霎时变成化石)太——可怕了!!(昏厥)

**——闭** **幕**

**第** **三** **幕**

时 间：数天后，黄昏。

**地** **点：**码头边的海岸，同序幕。新添一些抢修物资：护堤石、 水泥管等。

〔幕启：小查与交警背对台，指点着海边小山的出事现 场，交换情况。邱达人与邢组长谈着话上。

邱达人 ……案情变得复杂了!铁卫东的被害，使情杀案的 设想要打个问号。引发这个案件的焦点，到底是什 么呢?……你去看过耿岩了?他身体怎么样?

**邢组长** 已经停止药物催眠。医生估计，今晚醒来后，记忆和 说话的功能都能恢复。

邱达人 噢 … … (瞬息形成 一 个侦破方案)你看这样好不

好 …… (两人轻声商议)

小 查 (对交警) ……就是从那半山坡上摔下去的。花了几 天工夫，才找到线索。

邱达人 就这样。我到医院去一下。(下)

〔邢组长掏出耿岩手套，对照那根船缆验视；取锈污 备化验。

小 查 ……本来还以为是铁卫东踩滑了脚掉下去的，原来 是被汽车撞了。这会儿看你们的了。哦，邢组长，这 观测记录归档吧?技术处看了，说没多大价值，遗缺

了一张。呃，你说，这车祸……

〔邢组长、交警与小查在思索中交换着看法下。殷恒 斌与严方正边谈边上。

**殷恒斌** ……我对老邱有点感觉。你看，这是他们建港指挥

部送来征求意见的提干计划。 **严方正** 提谁?毛头?

殷恒斌 提毛头谁还有意见。这计划上多报了一个耿岩!偏 巧，这时候技术处又送来一份鉴定书，说对现行方案 与耿岩的方案作了比较，认为改上耿岩的方案，能提 高质量，缩短工时……

**严方正** 瞎胡闹!经过上级批准的方案，上了马，还能随便 改?那在政治上，经济上会带来严重损失的!

殷恒斌 是这话。可就因为有这么个技术评价，耿岩在人眼

里，身价大不同了。再加刚把他的平反通报发下去， 不少人就起哄，要把耿岩也提起来，当生产组副组 长 。

**严方正** 那老邱 ……

**殷恒斌** 问题就在这当家人身上。他也同意换方案；还说，提

耿岩，能保证新方案施工成功。你看……

**严方正** (面有不愉之色)他恐怕还不完全了解情况 ……

**殷恒斌** 我都跟他说啦。大老粗话，听不进去。你说说，这叫 什么干部路线——不能唯成分论，也不能不要阶级 路线吧；在马背摇篮里、在敌人的监狱里、在穷人的 窝棚里长大的后生，多得很嘛，怎么非要提在敌人的 怀抱里长大的人来掌权呢?这还要不要坚持无产阶 级专政!要这么个提法，人事部门干脆去开公共汽 车好了。阿猫阿狗，谁有本事，谁就抢个位子坐坐!

严方正(窝火)不要在下面乱说……有些人，还没接受教训! 像小孩子喜欢穿新衣服一样，就爱跟着时髦的新花 样跑。

**殷恒斌** 我也闹不明白，他这到底是……要另拉一套自己的 班子?

**严方正** (岔开)群众也提了要毛头当指挥?

**殷恒斌** 对。可也有人说……说他没主心骨，爱顺着领导的 话打转转——特别是你的话。

严方正 (发作)岂有此理!拨乱反正以后，当然该按领导的 意图办事嘛。这是党性、纪律性强的表现。现在有 些人，把什么都看拧了 …… (忽又生疑惑)你说，

他……真没主心骨?

**殷恒斌** 我看……毛头来了!

**严方正** (忽然灵机 一 动)唔 … …

〔简贞一拎着包，带陶忠、严玉姗上。

**陶** **忠**

殷 叔 叔 ! 爸 爸 ! 伯 伯 !

**严** **玉** **姗**

**殷恒斌** 真能赶巧!走，是一天走的；回来，又是一天到家。 **简贞一** 晚饭吃了没有?

**严方正** 来了些外国客人，吃过了。

**陶** **忠** (提山鸡)殷叔叔，怎么样?给你!呃，伯伯家还有。 **严玉姗** 公家的吉普车，也开去打猎，真好意思!

**简贞一** 好一点儿，就到处去玩，也不晓得休息!哟，这毛线

……玉姗……(俩人至一旁理线) **殷恒斌** 是用我那支手枪打的?

〔陶忠调皮地掀衣显示。 **殷恒斌** 好使吧?

**严方正** 你过来!身体好了?明天就去上班吧。(煞有介事

地)现在，总部考虑，要改上耿岩的方案。 〔殷恒斌惊愕。

**严方正**(不动声色)这能缩短工时，提高质量。你回去把这 事抓一抓吧。

**殷恒斌** (领悟)对!这可是总指挥亲自提议的!

**陶** **忠** (沉吟，鉴事辨色)不!我不同意!原来的方案，也许 不如他的方案来得快，选的地点不同嘛。可选在这 儿建港，是有深刻政治意义的!何况经过上级批准 的方案，又是伯伯你亲自挂帅上的马，怎么能随便 改?那在政治上、经济上会带来严重损失!

**殷恒斌** (拍腿)对!

严方正 (力避喜形于色，再投一石)毛头，你爸爸是我参加革 命的引路人，恩情很深啊……是该更加关心照顾你 一点。这次，建港指挥部要提一名指挥，我打算…… 啊?

**殷恒斌** (帮腔)你伯母也同意了。

**陶** **忠** (正色)不!这种讲私情的照顾 — — 我不要!伯伯， 平日我最敬重您原则性强。怎么 ……您也这么想? 当不当干部，不也一样革命?照顾，也不在这上面。 我倒希望，趁年轻，多在基层锻炼锻炼，把革命的意 志和业务基本功，锤炼得更扎实!

殷恒斌 (禁不住欢呼)好样的!有主见!总指挥呀，现在不 少人都在拉关系，要官做；有这种觉悟，在当前，可是 紧缺物资，短线产品啊!

**严方正** (心花怒放)现在，我倒真要把建港指挥部那摊子交 给他了!

〔小查跑上。

**小** **查** 殷科长，请你马上回去一下! **殷恒斌** 怎么哪?

**小** **查** 邱书记派车，去接耿岩的妈妈来照顾病号。驾驶员 回来了，人没接来。他说，有重要的情况要报告。

**殷恒斌** 喔?!(将提干计划给严方正)这……你跟老邱说说

吧。(与小查匆匆下)

**陶** **忠** 伯伯，您怎么还要我……

严方正 (爱抚地)毛头，来这儿坐。你刚才的想法，都是对 的。哈哈，能又听话，又有主心骨，很好。很好啊! (一吐衷肠)现在，正是新老两代人交替，各种观点的 人，都在挑人接手的关键时刻，也不要过分谦逊了。 你不干，就可能让思想格格不入的，又不听招呼的人 冒上来。我，是不大懂行啊，历史的条件造成的嘛。 可我们指挥、把关的权利，是烈士，战友———也包括 你父母和我们自己，用血换来的!现在，有些人不大 买账呃!叫他朝东，他要朝西。还有的人，嫌我们跟 不上腿。毛头啊，提你，也不完全是给你个人名誉、 地位。这也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关系到整 个领导班子的稳定啊!

**陶** **忠** 我懂了，懂了!那码头，还是按原方案抢修?好!我

来想办法。 〔老收发上。

**老收发** 陶组长回来啦?(递上纸卷)您看这还行啊? **陶** **忠** (展示)裱得好!谢谢。伯伯您看!

**老收发** 玉姗姑娘，可真对不起。那信，唉，也不知是谁 … … 一个姑娘家的信……真邪门!我再找找去。(下)

**严方正** 贞一，你看，毛头把他妈的血书裱起来了。

**简贞一** 不要挂在客厅了——人家还以为咱们在自我标榜

呢 。

陶 忠 这是借诗明志么 …… **严玉姗** 妈妈的意见，我同意。

**严方正** 你又来了!学得自以为是，连个业务组长都提不起 来。(决断地)毛头，拿回家挂吧!

**简贞一** 你——是金口玉言!要挂，挂你自己房间吧!(欲 下 )

陶 忠 伯母，你怎么还上医院去?

简贞一 今晚耿岩可能开口说话，我得去看看。

〔这消息引起大家强烈兴趣。

陶 忠 伯母!这可是破那个案子的关键时刻啊!最好不要 让外人随便进病房!(外交官风度地)工程师小姐， 敝人荣幸地接受您的“哀的美敦书”,马上把吉普车 送还车队。伯母，我用车把你捎去。

**严玉姗** (欣喜)我也去!

**陶** **忠** 你……伯伯规定：没带岗位识别标记，不能进厂区。 伯母 …… (追下)

**严玉姗** 爸爸的话，他都当成圣旨了。

**严方正** 执行决定，就得这样：板上钉钉。

〔邱达人匆匆上，脚踏着护堤石，在生产报表上签字； 一边与随来的罗冬生谈着话。

邱达人 ……跟你们队长说，要抓紧。三天后，材料要到家。

我们打算全面施工。

〔罗冬生应声执报表下。

邱达人 老严 …… (对严玉姗)你回来啦?辛苦了。

**严方正** 玉姗，把苏总请到我办公室去。 〔严玉姗下。

严方正 你们下一步的设想，老邱啊，是不是再全面考虑考 虑?换方案，没有必要吧?具体意见让陶忠跟你交 换。你看，(指提干计划)一换方案，还得把耿岩提起 来。这个人，我们跟他打了不止一天交道了，政治态 度有问题。

邱达人 他不是搞四化挺热心吗?你看，这都是催问什么时 候能起运的电报。码头不快点按他的方案抢起来， 还得向外国人赔款哩!耿岩受过专门技术教育，关 在牢里还在想着改进设计 ……

**严方正** 可他出牢以后，跟党离心离德。指挥部定下来的方 案，他抵制。再三教育 — — 我还亲自跟他谈过 话——也不听。他还找岔子，写黑状，破坏安定团 结!这样的人，当个兵，还要拎出来刮刮胡子，怎么 还能提干呢?

邱达人：这，是怎么个具体情况?

严方正 以 后再说吧，党内又不是选不出个能指挥生产的人。 提干，“德”还是主要标准嘛!这个人———差远了! (把计划退回)

〔殷恒斌、邢组长、小查来寻邱达人 严方正 你们谈吧!苏总还等着我。(下) 邱达人“德”——差远了?!

〔老收发发急地走来。

**老收发** 几位查案子的大哥啊，玉姗姑娘那封信找到没有?

哎呀，眼看要退休了，叫我老脸真没处搁! 小 查 大爷，您老……没见领导有事吗?

**邱达人** 那天信插里，还有没有别的信?

**老收发** 那晚上信来得特别少，只有两封。一封是玉姗姑娘 的；一封是耿岩拿走了——他妈打乡下寄来的。

〔传来邮递员的车铃声、喊声：“报纸!” **老收发** 哦，来了来了!唉!(匆匆下)

**邱达人** 小查，请你打开耿岩宿舍帮他找找看。会不会是耿

岩代取了，以后出了事，就丢在那儿了? **小** **查** 是。(下)

殷恒斌 邱书记，你派车去接耿岩他妈，驾驶员回来说，耿岩 他妈几天前就失踪了。离开公社医院的时间，我算 了一下，正是撞死铁卫东的前三个小时。

**邱达人** 啊?她和铁卫东 ……还会有什么关系?

**殷恒斌** 我赶紧查了查她的历史。原来这个人是从国民党监 狱里放出来的。以后躲到乡下，和一个伪保长成了 家，背景很复杂!

邢组长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她的信一到，码头很快就 出了事；她失踪以后，铁卫东就被撞死!能有这样奇 怪的巧合?码头的报废，莫非有人破坏?耿岩的落 水——是奉命作案，不慎失足?或者，铁卫东的 死——是杀人灭口?!

**殷恒斌** 不过，严玉姗的信，和这又是什么关系呢?也这么巧



**邢组长** 应该立即在全市先寻查耿岩他妈!我去布置一下，

然后赶到乡下去，把这条线摸摸清楚。(急下) **殷恒斌** 会不会，是在另外几人之间发生的情杀?!

**邱达人**(郁闷，焦急，托着一叠电报和提干计划)看来，只有 先抓紧破案了!

〔 小 查 上 。

小 查 奇怪!奇怪!你看，严玉姗的信，真在耿岩那儿，还 不止一封!信已经被他拆开过了，而且只剩信皮，没 有信瓤子。

邱达人 什么?!

**殷恒斌** 下流胚!现在有些人学得多坏呀!就凭偷拆人私 信，也要再关他三年!

**邱达人** 这个人的“德”……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海上腾起暮雾，传来雾中航船沉闷、幽远的探路汽 笛声，更频添几分神秘而茫然的气氛。

——闭 幕

**第** **四** **幕**

时 间：紧接前场，迟暮。

地 点：耿岩宿舍。办公大楼旁一间供公勤员住宿的活动房。 室内，除简朴的生活用具和拖把、桶、扫帚等公勤员的 专用工具外，皆是设计图、书籍、绘图板、丁字尺…… 全屋溢漾着主人倾心于工程探索的气氛。

〔幕启：小查正在翻箱倒柜找东西。邱达人入室。

**邱达人** 找到没有?

小 查 (拭汗)不但没找到信瓤子，观测记录少掉的一页，也

没见影儿。

邱达人 那一张很重要?

小 查 刮台风时，水下基础的变化，都显示在上面。如果有

人居心不良，发现哪侧吃重，顺势撞一下……

**邱达人** 你是说用那驳船?这记录怎么会到耿岩手里的? 小 查 他是公勤员，当晚先交给他。

邱达人 如果这确实是破坏码头案，这倒是十分重要的证据。 不过，他撕毁的可能性不大。一个人如果想吃甜食， 怎么会往锅里撒把盐呢?!(忽然在墙角发现烧残的

碎纸片)这是……好像是什么纸被烧掉了! 小 查 哎呀，很像。(拍摄发现地点)

〔严玉姗上。

**严玉姗** 邱叔叔，殷科长说，你找我? **邱达人** 对对。

小 查 我送去化验一下吧?

邱达人 好。我在这儿等你。 〔 小查跑下 。

邱达人 小严啊，你对耿岩这个人了解吧?他怎么像个谜团? 有人说他热心搞四化，又有人说他政治态度有问题。 你看，这又是怎么回事?(拿出信封)他怎么会偷拆 你的信?

严玉姗 这……可是一句半句说不清了。这个人……我头一 次碰见他，也是遇到这么个奇怪的事。那是两年前， 我那时候，老革命后代的优越感还很强。对耿岩这 样出身不好，又劳教过，又爱標着领导提意见的人， 我连瞧一眼都嫌玷污了人品，从来不和他搭一句话。

〔 切 光 。

〔严玉姗的画外音：“有一天，我偶尔发现他在干一件 违纪的勾当。出于监管劳教释放人员的责任心，我 勉强地和他说了第一句话 …… "

〔 回 述 。

〔灯光复明。寒秋的清晨。耿岩穿游泳裤，拎着湿漉 漉的蛙人潜水用具上。他步履蹒跚，晕眩，倚门。严

玉姗握操纵电算机用的洁白手套，匆匆路过，被吓了 一 跳 。

**严玉姗** 谁?!……你，你怎么又私自拿公家的潜水设备，下

海捞外快?

**耿** **岩** ……

**严玉姗** (看他那装束，不由打寒噤)要钱不要命了!生产组 已经发过禁令。太目无纪律了!

耿 岩 我想……请您 …… **严玉姗** 你不是第一次了!

耿 岩 你，是到电子计算机室去吧?

严玉姗 (做了个不屑和他多言的手势)人，得自爱点!应该 接受教训了!(欲下)

耿 岩 你?!我不是……你可以汇报去!我是想，请您帮助 我核算几个数字。

**严玉姗** 什么?!……(迟疑)你，你要算什么?!

〔耿岩推开门，请她进屋；自己率先进去，忙灌了口酒 暖身，披衣。严玉姗疑疑惑惑地步入，将手套顺手搁 在桌上。耿岩呵着冻木的手，取出一摞碎纸头：有的 是粗糙的草纸，有的是铅皮一样的水泥袋纸。

耿 岩 喏，在这儿。(无意中搁在洁白的手套上)

〔严玉姗望着这摊破烂，顿感被戏弄了，把手套一抽， 愤然离去。耿岩忙珍如珠宝地捡拾着纸张。严玉姗 听不到反应，有点诧异，回首望望……

耿 岩 我以为你，抬过花圈上街，不会是那种富贵眼——原 来也是个贵族小姐!

**严玉姗** 你?!(欲走，见耿岩晕扑在木箱上，又去扶) 耿 岩 (拒之千里)去报告去吧!

严玉姗 这到底是 ……

耿 岩 阶级敌人，下海捞外快!

**严玉姗** 我，我是说……你要不要喝杯热开水? **耿** **岩** ……

**严玉姗** 你刚才，好像说……我不明白，这跟花圈有什么关

系 ?

**耿** **岩** (被严玉姗已无鄙意的态度软化了)你，那时候，用泪

水，写诗歌；我，是用泪水画图纸! **严玉姗** 画图纸?那你怎么会坐牢呢?

耿 岩 太心急了。想早点用成果，投入那场捍卫四化的斗 争，竟然疏忽了一种特殊的地质构造，试验时恰恰碰 上了 ……差点给枪毙了!

**严玉姗** 原来是这样。可组织的结论……真怪!那，你是心 里憋闷得慌，想找个人出出气?!

**耿** **岩** 哪有这份心思。就是被带到审判厅、劳改工厂，我也 像个梦游的人，脑子还在那艘试验船上。

**严玉姗** 你是想，找出事故的症结?那可以， …… (指那摊破 烂)何必搞这种恶作剧?

**耿** **岩** (摇头)症结已经找到了。我是想请你帮助核算几个 数据。

〔严玉姗让耿岩坐下。

耿 岩 好多了。在牢里……你有事吧?我在牢里，有幸结 识了一位老教授，经他指点，给设计带来了一次全面 突破。可惜，他没有熬过来 …… (沉缅于往事)当时， 那股子冲动啊，就像刮起了一阵龙卷风，把镣铐、囚 衣、铁窗……都从眼里刮得干干净净；只看见一座座 码头、一根根基桩、一张张图纸……整个的设计都从 头搞起。纸用得太多，太多，又没个来处，只好，(尴 尬)只好见到什么纸，都拾回来!人家还以为我疯 了!

严玉姗 (被深深地触动了)呵——对不起!(忙俯拾最后一

张纸，端详)啊!这上面是设计图! **耿** **岩** 是的。(递放大镜)您给提提意见。

**严玉姗** (如饥似渴地识读，顺口讲着)你怎么不向领导汇报 呢?应该依靠领导的支持，这是组织观念 …… (听不 到回音，诧异地抬眼，见耿岩那凄楚的苦笑，忽然好 像明白了什么,失声唤了出来，忙奔过去托起蛙人用 具)那，你，哎呀，你这是……

**耿** **岩** 资料，对我——这个劳改释放犯，保密!

**严玉姗** 啊——(怜悯和崇敬，霎时使泪水室息了嗓音)这， 你，也太……怎么吃得消!

**耿** **岩** 请你看看，这是重新绘过的总体设计。(将严玉姗引

到绘图板前) 〔 音 乐 。

〔特写光圈照着严玉姗越看越入迷的神态。她与耿 岩犹如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样，轻声切磋起来。

〔严玉姗的画外音：“我被这设计的大胆、新颖迷住 了；但更使我惊奇的是，一个坐了牢，现在还受着处 分的人，竟有一颗赤子之心!不久，我出国考察了。 耿岩将完成的设计，呈送给领导。由于建港方案已 经确定，他的设计没引起重视。他就写信给有关部 门，陈述意见。这一下，事闹大了!管信访的，负责 生产的，都来找他谈话…… "

〔与此同时，特写光圈渐换至台角。照着殷恒斌上， 推门入室。严玉姗隐去。

〔灯光通明。耿岩正拿着丁字尺沉思。

**殷恒斌** 你写给上面的这些状纸，都转到我们这儿来了。我 们这些大老粗，有眼无珠啊!屈了一些同志的才!

**耿** **岩**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殷恒斌 (打断对方)你什么意思，咱管不了!我们只知道，某 某人不是调来做工程师的，是公安局介绍来，控制留 用，劳动教育的!

**耿** **岩** (忍声吞气)我知道……不过，提提设计方案，总还可 以吧?

殷恒斌 可以，当然可以，欢迎嘛!不过，这儿是重点工程，政 治强、业务精的技术人员有的是。满田的壮秧，恐怕 还不那么需要一棵稗草来出这个尖吧?

**耿** **岩** (忍无可忍)啊?我是稗草?!那……那就拔掉算了， 何必还要放出来!

殷恒斌 什么?!放了你还有意见!你要怎么着?难道船给 你搞烧了，还得再给你烧第二回?也太不识好歹了! 好好好，不说了!你无非是因为：马驹子刚出厩—— 嫌路窄!总指挥说了：只要你能回心转意，支持现在 这个很有意义的建港方案，那，我们可以破格，放条 宽路给你走走!

**耿** **岩** 很有意义?陶忠组长提出的方案，仅仅依据领导同 志视察时，在那儿站过，就选作港址 · 这忠字舞是 不能再跳了!

**殷恒斌** 什么?!你，你，你神经有毛病?这完全是两码事!

**耿** **岩** 这确实是不同的方程式，但方程式的根，还是一样 的!

**殷恒斌** 你别跟我瞎绕了!这个方案，是经过指挥部审定的 是总指挥亲自挂的帅。

〔严方正入室。耿岩没有察觉。

**耿** **岩** 评价方案，那是不管谁决定，谁挂帅的!

**严方正** (作色)这—— 叫什么话!啊?

**耿** **岩** 总指挥!总指挥，那个方案，您不了解，它不科学。 上那个方案的决定是错的!

殷恒斌 (勃然)你那个方案，才是错误的!是存心跟领导选 的港址打对台，是反对赞颂我们党!随你告到哪里 去……

严方正 我们不准备采用。对党定的方案不补台，光想拆台， 打招呼也不听。还我们“不了解”!(痛心)社会上这 股错误思潮，给你这样的人，也影响这么严重!对涣 散斗志，企图甩开党的决定另搞一套的言论、行为 决不能姑息!!

殷恒斌 根据你最近表现，我们认为借用你到设计室，不合 适，要继续劳动教育!从明天起，还去当公勤员! (与严方正下)

**耿** **岩** (感到天旋地转，跌坐。他呆若泥塑，似有一种比死 还强烈的痛楚在心海里翻腾；渐渐又浮出一丝惨笑) 稗草? … … 还有什么好说的 … …肥皂泡! … … 汗水 和心血，诚心的敬奉和规劝，到头来 …… (凄怆)呵 稗草!!(用手堵住决堤而出的泪水)

〔人到不堪时，皎月也拉起云翳哀戚地掩面 ……

**耿** **岩** (忽然，像醉汉一样，挂着满脸的泪珠，抄起吉他弹 唱 )

呵，春天啊，温暖的春天， 请你来到小草的身边。

让它也绽出幸福的笑脸，

把这万紫千红的美色增添!

〔 灯 渐 暗 。

〔严玉姗的画外音升起：“我回国后，听说了这件事。 这对我无条件听命上级的信念，对我那一点血统的 优越感，简直是粉碎性的冲击!我忍不住和爸爸争 执起来!他从此说我被人带坏了。至于他拆我信的 事，我也是在出事的前两天才知道……

〔与此同时，特写灯照着严玉姗心如铅注地上。她为 了掩抑郁闷的心情，稍事俄延、踯躅，才走进耿岩屋。 〔灯光通明。耿岩独自在室内弹着吉他。不同的是， 这次他真正心花怒放了。

〔耿岩见严玉姗来，举起一只大信封，围着她转…… **耿** **岩** 对不起，技术员同志!一个公勤员，斗胆拆了您的一

封信!

**严玉姗** 你疯了?!

**耿** **岩** 我愿意为此再坐第二次牢!你看，我们的设计论文 已经排版了!海运工程学报认为这是一项突破性的 革新!他们学院承担着一项重点工程的码头设计， 他们来信说，正采用我们的设计，在快速建造一批码

头!(高兴得唱)呵，春天啊，温暖的春天，…… **严玉姗** 太好了!(伸出手)祝贺你!

**耿** **岩** (不握)不，不是我。是我们，(握手)是你!信上说请

你去参加科委召开的设计鉴定会。 **严玉姗** 我?!

**耿** **岩** 当然啰!作者是你呀!

**严玉姗** 啊?(急翻过清样，看清了署名)你，你为什么要用我 的名字发表?!

**耿** **岩** (戏谑)移花接木么!借了一个名字， 一块红牌牌， 一

个技术员的职称，就救活了一个方案!这有什么不 好?

**严玉姗** 怎么能这样?这，这违犯组织纪律!我马上打电话 去 …… (走)

耿 岩 (急拦，恳求)不不!你不能这样-  · 我知道，你是不 愿意做瞒着组织的事的，也不肯染指别人的荣誉，但 请你……让我活下去!

**严玉姗** 怎么啦?你身体又不好了?!你，不要太激动。

耿 岩 这一阵，我什么都想过了，心里憋闷得像要爆炸。前 一次给抓进牢里，心里窝了一口气。他们关我，打 我，我都挺得住，搞出成果就是对他们的回敬嘛!可 这次，我是真心诚意地拥护这个新时代呀!我希望 能为它做出点小小的贡献，可是，就因为不肯苟同， 还是被拒于门外了!

严玉姗- 你不要这样，我们还要看到光明和希望。哦，我又在 说教了。我的意思……我知道，你是个很坚强的同 志 。

耿 岩 不，我很脆弱。我也是个人哪!这第二次打击，真不 是一个人的理性和体力能够支撑的!长期生活在伸 手不见五指的环境里，一个人也能糊弄着过下去，对 黑暗习以为常了；可一旦被希望的明灯照着，明晃晃 地过了两三年，突然，灯灭了，一点亮都不透了，那股 子黑呀，简直叫人难受极了!一天也熬不下去!不 能为理想和事业去出把力，活着难道就是为了忍受 屈辱和惩罚?!(流泪)我想到过死……可妈妈的影 子，老在我眼前转，我又听见她在教我念那几句 诗……

**严玉姗** 你妈妈会作诗?

**耿** **岩** 一位烈士写的。我从小，妈妈就教我念，要我长大做 这样的人!

**严玉姗** 呵，那是首什么样的诗?

**耿** **岩** (念)“为解百姓倒悬苦，舍儿赴义未足悲。盼儿能继 爹娘志，奋力建设新社会…… ”

**严玉姗** (突然接念)“为国为民争富强，百折不挠气不馁!” **耿** **岩** 啊，你也会?

**严玉姗** 这，这是陶忠他妈写的诀别诗。 **耿** **岩** 陶忠他妈?!

**严玉姗**对，我妈那时候和她关在一间牢里。后来，他们都给 党营救出来了。可是，陶忠他妈却再也没从牛棚里 出来!

**耿** **岩** 我要马上告诉妈妈。她也坐过牢，非常怀念，非常敬 佩几位革命的女难友。 ……就是这首诗，使我情绪 镇定下来。我忽然明白：一个人，有的时候，是需要 为理想去死的- “舍儿赴义未足悲!”有的时候，也

需要为理想和事业坚韧地甚至是屈辱地活下去

“百折不挠气不馁!"……我，就想出了“借名字”这个 主 意 。

**严玉姗** (泪花闪烁)我懂你的心意。但是不能这样做。我去 帮你讲清楚。论文要发表，名字还要用你自己的。

耿 岩 不，不不不!你只有良心，没有权!许多事情你是无 能为力的。说穿了，这篇论文会成为死胎!(披肝沥 胆)用谁的名字，无足轻重；只要能为四化出得上力， 在海运工程史上，能给咱中国人趟出几颗脚印，我什 么都不在乎!论文，用你的名字；写人民来信，继续

反映对选点不当的意见，还用我的名字；无非是永远 被当作稗草-  打光棍，扫厕所。请你宽宏大量，让 我借用你的名字吧!

〔切光。回述结束。 〔灯光复明。

**邱达人** (拿着信封，心潮翻滚)是这样……可是不少人把他 的方案，叫做与组织对抗的黑方案!

严玉姗 什么?!黑?!(恼怒、愤懑地从耿岩箱子里取出那摞 大大小小的碎纸片)这，这是黑方案?!这些字，不是 用墨水写的，是眼泪，是血!你看，这是从灵魂里淌 出来的血呀!!(再也噙不住泪水，背过脸去)

**邱达人** (拿纸的手微微发颤，眼中也闪着晶亮的泪花) …… 血、镣铐、挫折、危难，都没有使一个人改变初衷，可 他能找到的惟一出路，却是 却是借名字!(泪水 一涌而出，声音哽塞)

〔哑场

严玉姗 (爆发地)邱书记，这是怎么搞的?!到现在，我们好 像还有两种干部政策!用人惟贤和刨老根、抠疮疤， 就像体交叉公路一样，一个在文件、报刊上面通行， 一个在下面的生活中通行。天天在喊，人才奇缺；可 又到处有人怀才不遇，报国无门!

邱达人 (深沉地)我是在想，小严啊，我们素来都是最重视用 “德”这把筛子，来筛选干部的；可是，怎么又常常出 现坏人受重用，好人受压制的现象呢?!(痛心)这么 个同志，任劳任怨，献身四化；就不讲他冒尖的才能

吧，光拿“德”这点来说，也是相当相当出众的嘛!怎 么还说 ……

〔陶忠匆匆路过，从窗口探头。

**陶** **忠** 耶?!你们这是谈什么呀?(转对严玉姗)人家到处 找你。

**严玉姗** 怎么啦?车子还去了?

**陶** **忠** 还了。外宾已经到了，快去迎接客人!

**邱达人** (对严玉姗)你去吧!回头我还有件事要托你办。

〔罗冬生与小查争执着上。陶忠、严玉姗赶赴会场。 **罗冬生** 邱书记，我有急事，想去看看耿岩。可小查……

**邱达人** 什么急事?

**罗冬生** 我那口子，有癫痫病，上次发病，是耿岩把她送去治 疗的。这两天她又犯病了 ……

邱达人 我懂了。(堵住小查的话)老罗师傅情况特殊，就让 他去问一声吧 ……

罗冬生 多谢多谢!唉，拉石灰真是个脏活。(拍着口罩匆匆 下 )

小 查 (急)书记呵，这个时候，怎么还让人进他的病房啊? 我得去看看 …… (边走边说)那张碎纸片，殷科长拿 去化验了。

〔严方正、殷恒斌急步而来。夏夜的雷暴雨要来了， 风起云涌。

**严方正** 老邱哇，你这个证据找得好哇，整个案子就有鼻子有 眼了。

殷恒斌 这块烧毁的碎纸片，经过鉴定，就是观测记录少掉的 那页!这副手套，经化验，外面的铁锈油污，是那根 船缆的；内里的汗渍，正是耿岩的!

〔远雷沉沉。

**邱达人** 啊?!(目瞪口呆，疑窦横生)难道还真有想吃甜，抓 把盐的?!

严方正 这也不奇怪嘛!平时不听领导招呼，发展下去，必然 就走这条路。(郑重地)老邱哇，立即向检察院报案，

把他先送进拘留所医院。 〔雷炸电闪。

**邱达人** (如遭击顶)什么?!

殷恒斌 这案子还有外线，得赶紧采取措施!邢组长下乡还 没回来，我和公安局交换了情况：烧毁观测记录，说 明他是精心谋算，蓄意破坏；这手套，证明就是他解 的船缆。破坏码头、驳船，已罪证确凿。这是要求检 察院将耿岩逮捕的报告，请你们两位领导签个字吧! 具体事，小查负责办!你小脑袋瓜放机灵点，我还要 到联欢会上去做保卫工作。(冒着零星雨点下)

小 查 (递笔)哪位先签?

〔严方正戴上老花眼镜。

邱达人(心里翻江倒海，不禁又托起那摞带血的手稿)带着 枷锁搞设计和破坏码头，能是一个人的行为吗?那， 哪一个是假象呢?……可证据 ……

**严方正** 对嘛，我们是凭证据办案的。

**邱达人** 难道还要他再去拾这样的纸来搞设计 …… (捂住报 告，阻止严方正签名)证据，有时也是种现象……

**严方正** 法律可只承认证据。刑法就是这么规定的。

**小** **查** 书记呀，要贻误了破案时机，出了大差错，那可担戴 不起呀!

〔风雷大作。

邱达人 (室闷地)好大的风啊! … … (接过严方正递来的笔， 但又骤然转念，话像流水似的倾泻而出)老严，不能 呀。我们在这方面，特别是我，是有过血的教训的 呀!叶玫的父亲，从当时某些言论、证据来看，好像 挂个“特嫌”是有相当根据的。可和他关在一起以 后，才发现不对；他是个好同志，忧国忧民，有见有 识。我们还一直不大摸得透知识分子的心啊!这种 失误，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损失!……听说他被处决， 那晚上，我这上下嘴片子都咬烂了!(噙泪)我捶着 囚床，发誓：要再能出来工作，定要将功补过；舍了这 把老骨头，也要多保护几个像他这样的人才!老严， 耿岩坐着牢，扫着厕所，还拿出设计成果献给国家! 这能不是自己的同志，而是敌人?天底下哪有这样 关心四化的敌人?!(搁笔)

〔严方正也踌躇起来。殷恒斌急上。

殷恒斌 总指挥，联欢会等你致开场白哪!市委江副书记也 来了。我把这案子顺便向他汇报了一下。他说：“既 然证据确凿，不管什么人，依法惩办。阶级斗争还是 存在的嘛。”

严方正 老邱啊，领导的意见对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只看表面现象，特别是感情用事，要犯大错误的哪。 不要犹豫了，立即办吧!(与殷恒斌打着伞下)

小查(急塞笔于邱达人手)书记呀，可不能再打坝了。上 面都说过话了，要是追查起来，那……你自己都会搭 进去的!

邱达人 (含有谢意地推开)我明白，无非是—(摘帽，往桌 上一掷)我个人向党负责!

〔沉闷的雷声。

邱达人 (自忖)为什么要烧毁观察记录呢?解开船缆又能达

小 查

叶 玫

邱达人

叶 玫

邱达人 叶 玫

邱达人 小 查 小 查 叶 玫

邢组长

到什么目的?(举起碎片沉吟， 一道亮闪，仿佛照透 了茫茫的脑海，忽然看清了罪犯的踪迹)明白了!是 的，是的，是的……原来真是他!太令人费解了，但 这是惟一合乎逻辑的解释呀。(看碎片)这也许是我 们找到的最重要的证据。

(如释重负)那就太好了!签吧!我马上去办。总指 挥已经告诉技术处，把耿岩的方案封存起来 ……

〔邱达入拒签。小查又迷惑了。

〔叶玫脸上蒙着一层阴云冒雨寻来。

邱书记，耿岩的方案不能用啦?听说码头是他破坏 的?!

小叶，你到翻译室工作以后，据说连加了几个班，翻 译质量相当不错，大家都很满意呀。

哪里……我想，告诉您……怎么说呢?(俊俏的脸 庞，成了各种思虑决斗的战场)反正，那码头不是耿 岩破坏的。

(寄于期望)那你知道是谁在为非作歹? (含着一包泪水)是……我!

〔雷电再作。 (懵了)什么?

(难以置信)是你放的船缆?

(变得木呐)对!手套是我塞在他口袋里的。 〔邢组长急步上。小查将叶玫支得远远的。

耿岩的妈妈是听说儿子出了事，急得在火车上犯起

病来，昏昏迷迷给拉到终点站，被列车员送进铁路医 院了。

邱达人 呵，那她有没有说什么?

邢组长 那边来电话说，她好像很害怕。我到她原来住的公 社卫生院去调查过了。据说，出事后的第二天，是你 们单位去的人，不知道跟她说了些什么,吓得她坐立 不安。

邱达人 那么说，她也是个知情人?这条线是被人提前掐断 了?

**邢组长** (点头)我们检查了公社卫生院的探视病人登记簿。 **小** **查** (急指叶玫背影)上面有没有她的名字?

〔邢组长点头。 **邱达人** 啊?!

〔一道闪电，映照得叶玫更显得冷怪莫测。小查因案 情骤变，拿起呈检察院的报告，找殷科长去汇报，下。 邱达人、邢组长闪至一隅仔细分析案情。

〔叶玫悄悄地显露出了她真实的心境：畏蒽，凄婉，又 微带隐秘的快意。她偶见墙上的吉他，睹物思人，忘 情地取琴于手，耳边不由响起耿岩弹奏的《小草歌》 前奏。她情不自禁地轻声吟唱。

叶 玫 ( 唱 )

呵，春天啊，温暖的春天，

请你来到小草的身边。 ……

〔灯光渐渐变成她的特写。这支歌，深深触动了她的 心弦，把她引入了如梦的幻境……在她视线投去的 方向，渐渐出现另一个光圈：耿岩正伸出两手向她走 来 ……

叶 玫 (报喜)你已经彻底平反了!什么怀疑也没有了!这 回是真正自由啦!!

〔霎时满目是花的笑靥，喷泉的激溅，虹彩的辉 耀……

〔耿岩欢欣若狂地拉着她笑啊，嬉戏啊，跳啊 ……

耿 岩 (充满希望和幻想)世界上最可贵的，就是有坚持真

理，发挥才能的自由!……我，一直没有，谈“爱”这 个字的权利 …… (决然地拉着叶玫)让我们一起奔向 理想，奔向幸福吧!

叶 玫 (心溶醉了，但却婉约地摇头)你自己去吧 …… (依恋 地)我不能陪你了 ……要去坐牢。

耿 岩 (不信，逗趣)呵，可把我吓坏了!

叶 玫 是真的。我已经承认了。放船缆……还有他们怀疑 你的所有那些事，我都说是我干的!

耿 岩 啊?!你 …… (几乎要哭出来)你这是为了什么呀?!

叶 玫 (凄凉地笑)为了你呀!为了你的设计——工程上马 急需要它，邱书记可着急了；也为了补偿我带给你的 损失。(惋惜地)我那个化作桥的梦，又只是个梦了! (强作欢颜)不过，只要能擦去宝石上的尘土，就是像 块抹布一样，给扔到垃圾堆里去，我也是高兴的……

耿 岩 ((痛呼)天哪!不，不要这样……

叶 玫 (热泪夺眶而出，又莞尔一笑)看见你，有这份心，我 就满足了!(柔情地)都过三十了，不要等我，也不能 等了 ……

耿 岩 (堵住叶玫的话头)不!不不!我 一 定要等!等你， 等你，那怕等到死!!(生怕命运之神，把叶玫攫走， 紧紧地护拥着她)

〔这两个人四行热泪潸潸地流着……特写灯灭。歌 声 止 。

〔舞台复明。叶玫刚唱完歌，木然地站着。严玉姗、陶

忠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听着了迷，热烈鼓掌、夸赞。 **严玉姗** 唱得太动人了!

**陶** **忠**我们正是来请你到联欢会上去唱一段的!

**邢组长** (在另一侧) ……在来访登记簿上，还有罗冬生的签 名。

**邱达人** 大体轮廓已经清楚了，要趁热打铁。

**叶** **玫** 不是摆什么架子。我，不能再去演唱了。

**邱达人** (走过去，成竹在胸地)小叶啊，去高高兴兴地给大家 唱两段吧。小严，请你做件事：把你对耿岩的了解， 和学院对他设计方案的评价，写成一份推荐书。用 我们两个人的名义，明天提交总部党委讨论。到了 该当机立断，破格用人，加快码头建设的时候了!

**严玉姗** (喜出望外)太好了!他会干得刮刮叫的!

**叶** **玫** (喜极，亲近地)邱叔叔 …… (不禁抱琴于怀)

**陶** **忠** (热情地)这份报告，再加 一 个我的名字!我们会合 作得很好的!

〔小查惊慌地冲了进来。

小 查 坏了!不好了!小兰叫我来报告：“耿岩都开口讲话 了，不知什么人钻进病房，调换了药瓶!”耿岩他…… 〔犹如天塌地陷，台上一片惊呼。

叶 玫 (发疯似地托着吉他，哀唤)啊，吉他，你还能再响 吗?!

——闭幕

**第** **五** **幕**

**时** **间：**次日早晨。

地 点：望海亭——座落在大礼堂后部的滨海小花园。负责 人常借这幽僻的处所，开小会。它与礼堂及毗邻的医 院相通。后面是栏杆，可以凭眺碧海，并有出口，衔接 吻部的花园小码头。台口，隔水与旧要塞改成的公园 相望 。

〔幕启：波光潋影，变幻莫测。小查在亭内打盹。陶忠 喜气洋洋地与罗冬生走在亭外甬道上。

**陶** **忠** ……驾驶员治耳朵，是工作需要嘛。就说我同意了。

**罗冬生** 有你这句话，就是开了绿灯了。呃，这儿是海湾的风 口，当心着凉。我去请假。(下)

**陶** **忠** (发现小查，入亭)小查，小查!你怎么 ……总部的人 哪?邱书记哪?

**小** **查** 昨晚上给邢组长请到公安局去了。今天一大早叫我 到这儿来接受任务。(呵欠)昨晚上整整守了一夜电

话，好困…… **陶** **忠** 那殷科长呢?

**小** **查** 他也去查铁卫东被撞死的事了。

**陶** **忠**哎呀，怎么都去抓查案子了?我们这会……上级限

期要我把码头抢修起来，可任命没宣布；通知大伙一 会儿来开任命会，总部又全走了，都不当回事儿。简 直是出洋相!

〔邱达人上。

**邱达人** 老严回来没有?

**陶** **忠** (惊喜)邱叔叔!伯伯昨晚就陪外国客人，到对面岛 上去了。

小 查 电话挂了。总指挥听说您请他来参加会，答应就来!

陶 忠 呵?(领会，感动)您真是……特别关心给青年人铺 路。我觉得，您很有人情味。您来了不久，单位面貌 一新。 ……要不，我们先去开会吧?

**邱达人** 不要急。 ……呃，那座海岸炮台，变成游览的地方 了?还立了纪念碑!(神驰旧战场)过去，在那儿，是 打过一场恶仗啊 ……

〔摩托艇穿过波光粼粼的海面，靠在花园小码头。殷

恒斌陪着严方正上。 **严方正** 老邱哇，你自己开嘛。

**邱达人** 咱们不是想对大家，进行一次选拔人才的教育吗? **严方正** 对，好。老殷，你也说说。

邱达人 回来了?(慰问地与殷恒斌握手。转对陶忠)你去召 集召集人，安顿一下会场吧。我们一会儿就来。

**陶** **忠** 嗯。(高兴地欲下)

**殷恒斌** (追去，悄声)哎，我那枪呢?

陶 忠 锁抽屉了。开完会马上还给你。(跑下) 〔邢组长上。

**邢组长** (对邱达人)大娘的照片拍来了，正在冲洗。哟，殷科 长，怎么一夜也和你联系不上?

**殷恒斌** 和几个戴白袖套的，一个区一个区地跑，把全市汽车 摸了一下，有门儿了。

邱达人 都辛苦了!来来来，坐。老严，趁开会前这点空隙， 我约他们来，把案情研究一下。怎么样?

**严方正** 好啊!得抓紧!

**邱达人** 小查注意警戒，把窗帘拉上!老殷，是不是你先谈?

**殷恒斌** 行。交警大队根据技术鉴定，判明车祸发生在九点 二十一分。全市车辆排了队，发现这段时间，没有外 单位的汽车进入过肇事地区。这就小葱拌豆腐—— 一清二白了。

**邢组长** 是不是你们单位的一辆吉普车?

**殷恒斌** (摇头)运石灰车!我和叶玫就是见证。时间、地点 正碰嘴儿。交警找他谈话去了。

邢组长 根据我们的分析：这撞死铁卫东，应该和放掉船缆、 吓唬耿大娘、谋害耿岩，都是互相关联的。杀人灭口 的人，应该是在码头上真正作案的人。

**殷恒斌** 对!对对对!我们想到 一个点上了。从作案时间 看，各个作案现场，都冒过头的，只 —

**小** **查** (快嘴地)老罗头，罗冬生!

**邱达人** 恐怕，还要复杂……

**殷恒斌** 当然，很明显。比如：码头被撞坏，他就是利用了耿 岩设计方案没被采用，怨恨领导的落后情绪，把他装 进了套子里，叫他解了船缆……

小 查 耿岩掉下水——是他过河拆桥?

**殷恒斌** 还用说!昨晚，他是怕耿岩开口说话，把他卖了，就 硬争着进了医院 ……

**邱达人** 老殷啊，你对车祸的调查，很细致，很重要。古话说：

“顺理成章”,是不是再顺一顺这个“理”?

邢组长 比 如：这个人，如果真想暗算耿岩，你们医院防范并 不严密，大可以暗中下手，为什么却要大吵大嚷地请 求批准他进病房呢?

邱达人 而且，恰恰在他探望之后，出了事。不会有这样聪明 过度的人吧?

〔众愕然。邱达人将公事包打开。 小 查 你的意思——是叶玫?

邱达人 (讶然)可能吗?(像护 一个孱弱的孩子 一样)这个 人，你还不了解，心比衣裳，要正得多。何况，只想报

答和解救恩人的人，怎么会去害他? 〔众更困惑。

**殷恒斌** 那，……跟这个案件有关系的人，好像都披上一身干 净褂子了?

邱达人(取出烧残的碎片)同志们，这张从耿岩宿舍里搜查 到的观测记录碎片，暴露了罪犯画蛇添足的破绽，是 打开这座迷宫的钥匙!

**小** **查** (惊呼)曜哟，那——还是耿岩啰?我真晕了，地球绕 了一圈又回头了!

〔众越发糊涂。

邢组长 老局长曾向我提过一个问题，很绝，思路一下子给捅 开了：这一页观测记录，为什么会被烧掉?它说明什 么?

殷恒斌 这 — — 我懂了!(活跃)您看对不对?观测记录被 烧，正把这案子的一名重要参予者暴露了!罗冬生、 铁卫东是二五眼，根本看不懂这记录。与案件有关 的人里，能利用记录，撞坏码头的，只有耿岩!是他

从记录上，发现强台风期间，水下基础发生了变化， 才选择这有利时机作案。烧掉它——是消灭罪证。 只要抓住这绳头往外拽，串在线上的蚂蚱，就一个个 都会原形毕露!

邱达人 不，破绽正在这儿!我们设想一下，耿岩发现水下基 础发生变化，他会不会再去——哪怕是参予——作 案呢?我看过他陈述意见的信。信上早就警告，选 在坡度这样大的地方建港，不科学——一遇特大风 浪，把垫平地基倾斜面的鹅卵石卷走，就可能发生严 重事故。现在，他的预计被证实了，他还需要去参予 解船缆，撞坏码头吗?而且，他也绝不会烧掉那一页 观测记录，因为那是他胜利的凭证!

**严方正** (击案)有道理! **殷恒斌** 那这是圈套?

**小** **查** 会是谁干的?

**邢组长** 顺着这理儿，再往下追一追。谁会感到这份观测记 录，对他构成威胁呢?

邱 达人 哪个又需要嫁祸于人，说码头报废，是耿岩在破坏 呢?(停顿)只能是对水下基础出了问题，要直接负 责任的人!也就是，巧立名目，只顾所谓有纪念意 义，而不注重工程质量的，现行设计方案的提出者!

众 人 啊?毛头?!陶组长?!

殷恒斌 哎呀，不对不对。这叫什么“顺理成章”?完全弄拧 了!照这么说，耿岩就是他推下水的啰?明明是他 冒着危险，把耿岩救上来的嘛!

**邢组长** 那是他要别人看到，他布置的一些假象。而且，他还 以为耿岩已经淹死了。

**严方正** 老邢啊，你刚才不是说，在码头上作案的，就是这几

天杀人灭口的人?可他这几天一直在养病。

**邢组长** 他没在养病。他是真的负了伤，却不敢在自己医 院——而且是伯母亲自主持的医院治疗，硬要转到 疗养院去。这说明，他怀疑自己的犯罪活动，可能被 人发现了。

邱达人 护士小兰告诉我：铁卫东到老严家请假，不知怎么说 漏了嘴，恰好给陶忠在隔壁听见了，他就立刻叫小兰 到客厅去看看，讲话的是不是铁卫东。

**邢组长** 以后，他推说闷得慌，要打打鸟玩，借了一部吉普车， 实际上是到处去追寻铁卫东。

小 查 不对。混进耿岩病房的，只有罗冬生啊。

邱达人 不。陶忠借着还吉普车，把简院长捎去上班的机会， 也不露声色地钻了进去。这儿有一张照片，(取出) 你们看，是护士小兰在病房作案现场拍的。这就是 那个偷换药瓶的人!

〔众立刻围观照片。邱达人继续在包中翻寻。 **殷恒斌** 只露了两只眼睛。

**邢组长** 很狡猾。

**邱达人** 糟糕，老邢啊，放大镜没带来。那是你们公安局的，

我忘记借了。 **邢组长** 我去取。

〔电话铃响，邱达人接电话。

邱达人 你哪里?……噢，好。(放电话，对邢组长)老邢，那

张照片洗好了，催你快去取。 〔邢组长跑下。

小 查 不对，不对!(指照片)这不是陶组长，是罗冬生!只

有他，因为拉石灰，成天戴只口罩。而且，你瞧，这口 罩有一团机油印子，还有这顶帽子，都是罗冬生的。

殷恒斌 (快活，拍小查头)嗬，这小脑袋瓜，真比过去好使多 了!

〔陶忠出人意料地闯进亭来。全场怔住。小查将照 片藏匿，被邱达人接去，与碎片一起收藏起来。

陶 忠 你们怎么 ……在干什么?怎么都这副腔调?谈顶牛 了?在议论我?!喔--- — 还保密?!哈!嘿 … … 伯 伯，人都到齐了。

邱达人 小查，请你马上到技术处去借只放大镜来，倍数尽可 能大点!

〔小查应声下。

**陶** **忠** 您眼睛不好使?……我看用不着等小查，把任命书 给伯伯宣读好了。

**邱达人** 老严，我看，是不是暂时…… **陶** **忠** 什么?!

**殷恒斌** 这是组织 … …

**严方正** (迸发)还要等什么?!(对陶忠)我们都有事，不去参 加了。叫你们机关支部书记把任命宣读一下。你就 按原方案布置抢修吧!

**邱达人** (声音沙哑)老严! 〔陶忠应声跑下。

严方正 (走来走去)邱达人同志!事实已经……啊?有些意 见，我一直想跟你谈谈。干部路线，是一个社会看人 的准绳，把它弄歪了，那看什么事和人都会颠倒的! 你看你，又要把上马的方案停下来；又要停止宣布任 命；又要提拔梗着脖颈抗上的人；今天又无根无襻地

疑神疑鬼!整个单位像闹地震——全乱套了!

〔邱达人将窗帘拉开些，不时翘首待望去取东西的

人 。

**殷恒斌** … … 还想提拔耿岩?他根本不是提干这 一 档子

人——肚里只有墨水没有苦水…… 〔严玉姗兴高采烈地呼唤着跑上。

严玉姗 爸爸!爸爸!您们都在这儿啊?亏了小查告诉我。 海运工程学院和基建工程兵党委拍来一封电报，要 求给耿岩请功!

**殷恒斌** 什么?!(抓过电报)

**邱达人** (更自信)那份推荐书 …… (接阅，装入胸前衣袋)

**殷恒斌** (念)“……采用了你部设计的新型建港方法”,新型? “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质量显著提高，受到通报嘉 奖!特……为设计者”什么?唉呀!“为设计者严玉 姗同志请功!”

**严方正** 啊?!(验视)

**殷恒斌** (欢欣)你可真会逗乐子啊!

**严方正** (喜不自禁)这丫头，也学得疯疯癫癫!

**严玉姗** (悟及疏虞)喔喔喔，是这样的。这方法确实是耿岩 创造的。不是逗乐，你听我解释，他是借用了我的名 字!

**殷恒斌** 什么?名字——还可以借用?!

严玉姗 ……吃亏的是他呀!天下就有这样的傻瓜嘛：宁舍 生前身后名，了却一片报国心。

邱达人 (喟然长叹)搞出成果来，被当成黑色的“危险品”了! 人家用了，大大加快工程进度；我们不用，落了个码 头报废。咱们老喜欢作茧自缚啊!

**殷恒斌** 他们不了解这是姓耿的搞的，要是知道这个人的底 细和政治态度 ……

严玉姗 殷叔叔，你自己喜欢用米汤洗头———把脑袋瓜都僵 住了，还以为别人……我接到电报，就挂了个长途电 话给学院，把真情都告诉他们了。喏，这是电话记 录。他们决定作者名字改成耿岩，设计论文照样出 版!

严方正 (严峻地)不行，老殷，打电话跟他们说，我们党委不 同意。这个人，不但对我们党的态度有问题，根据刚

才对案件的分析，啊?很可能参予了 …… **严玉姗** 您，您说什么?又来了!

〔邱达人忽有所思，伏案写便条。

**殷恒斌** 对。这个时候，绝不能把他的名字抬出去，给犯罪分 子脸上贴金。

〔邱达人压住忿激欲争的严玉姗，递给她便条。 邱达人 请你马上交给护士小兰。去吧，很重要!

〔严玉姗悻悻下。

邱达人 我们把案情再分析下去吧。老殷啊，如果是罗冬生， 吓唬耿岩他妈，也应该是他喏!那目的是什么呢?

**殷恒斌** 或许……会不会……就照您猜的是陶忠吧，那— 也没法解释!

邱达人 邢组长到公社卫生院，找到替耿岩他妈写信的护士， 才弄清这事的原由。耿岩曾经捎信给他妈，说过去 他妈的一位难友，现在就在这单位工作。大娘立即 托那护士写信，把当年在牢里收养过一个孩子的下 落，告诉这位大姐。老严哪，听说陶忠他妈，在监狱 里，是把孩子交给一位额头上有块疤，名字叫来福嫂

的难友，是吗? 〔严方正点头。

**邱达人** 耿大娘讲，她那时候就叫来福嫂!

〔严方正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殷恒斌** 你是说，陶忠是冒充的?!

**严方正** (拍案而起)这不可能。

**邱达人** 这个人掌握了陶书记孩子的一些材料，等他亲娘一 死，就做了周密的准备。

〔严方正、殷恒斌忿忿然，争相打断邱达人的话，提出 质问。

**殷恒斌** 书记哪!别忘了，这案子是破坏码头。

**邱达人** 对呀!这个人，因为有强烈的权势欲，并不满足于混 到老严家来。

**严方正** 奇谈!搞破坏就能满足?

**邱达人** 他醉心于当头头，就把一些野心家搞神化活动发迹 的伎俩，用到码头的选点上来——标上一个《纪念碑 式建港方案》……

**殷恒斌** 官帽儿就落头上了，对不对?越说越不合榫!愿望 都实现了，还作什么案?

邱达人 因为最近，都在抓选拔中青年干部，他认为，是轮到

他“公鸡戴帽子——冠(官)上加冠”的时候了…… **严方正** 又是奇谈!用作案来争取提干?

邱达人 是这样，因为听说对建港方案有不同意见，我就约了 耿岩第二天来我那里谈谈 ……

殷恒斌 就为怕揭短 — 去抹人脖子?他是那二楞子货吗?

邱达人 耿岩那晚上，刚收到他妈说明毛头下落的信。老收 发讲，他曾看见陶忠走进耿岩宿舍。那么,就必然

严方正 (断喝)老邱!(烦厌地想立即结束这场争论)你有点 太想入非非了吧?毛头是真是假，我是作过验查的。 而且，英雄也罢，坏蛋也罢，都是和他平时的品行相 一致的嘛。陶忠的品德……你也不是不知道，可以 说，他比我女儿，比他这一代的绝大多数人，都好得 多嘛。这怎么可能 — — 不像话!也太 … … 我和老 殷，总还可以相信吧?那，我们俩给他担保!

邱达人 叫我怎么说……老严，我把那晚上发生的事给你讲

讲。昨晚，耿岩清醒后，曾经跟我们谈了谈。 〔 切 光 。

〔邱达人的画外音：“那晚上，陶忠发现耿岩取走了严 玉姗的信，以为逮住了他的把柄……

〔 回 述 。

〔灯光复明。耿岩读着信，步入宿舍。陶忠尾随上，

见老收发、铁卫东走来，闪避。

**老收发** 听说正在给建港指挥部挑指挥?

铁卫东 老爷子，没事儿找俩糟老头“拱猪”去，瞎操这份心干 啥——挑不挑，还不都是陶忠的。领导的眼睛，长得 跟咱们就不一样!

**老收发** 新来的邱书记可挺顶真。他下了张贴子——是我给 送的——要把耿岩请去了解情况。

**铁卫东** 曜?耿岩?有好戏看了!正找到那姓陶的克星了! 哈哈 … …

**老收发** (发现陶忠，急捣铁卫东两拐，大声)陶组长，巡夜呀? 嘿嘿，今晚风可真大啊 …… (与铁卫东惶乱地下)

〔陶忠更加烦忧，暗入耿岩室。耿岩翻阅着观测记 录。陶忠在箱子上找到严玉姗信，发现果被拆阅，窃 喜；欲取，又搁下。耿岩阅毕，倏然变色，急欲奔下。

陶忠拦阻。

陶 忠 上哪儿去呀?

耿 岩 你?找邱书记。

陶 忠 头一回来；把我晾这儿? 耿 岩 有什么事吗?

陶 忠 你——有什么急事?

**耿** **岩** 我早就劝过你……你也学过几天技术，怎么能这样 不尊重科学!看吧  这是今晚的观测记录!(将 记录递给陶忠)

**陶** **忠** 什么事?大惊小怪 … … (翻阅)啊?!码头要出事 故?! ……坏了!糟!糟!糟了!!正赶在这提干的 节骨眼上!(断然将记录藏兜内)

耿 岩 啊?!你，你……你给我!

陶 忠 (拦)你要什么条件?快讲!我保证……我知道，你 是蛟龙困在浅滩，期望有施展才华的条件。这我包 了——明天就把你调到技术处。今后我水高一尺， 也保你船高十寸。你不信?不要急，等等，我说话绝 对算数。只要你适当配合。其实也不难，掌握个诀 窍：头头怎么说，就怎么做，自己不要带观点。掐准 头头心中的葫芦去画瓢，那我就能保证让你和我一 起坐“阿波罗”……(做个往上直升的动作)

**耿** **岩** (感到受辱，恼怒)你!……掐准人心中的葫芦去画 瓢 真可怕!这码头，就毁在这做官的鬼诀窍上 了!把记录给我，要不然-  我要喊了!

陶 忠 (给激怒)你也不要太狂了!你以为我真的怕你?告 去吧!再大的工程搞瞎火了，也不过当缴了学费! 头一回搞设计嘛。了不起，闷我二、三年。可我要告 你一状呐，哼!只怕立时三刻，叫你雪上加霜———再 去蹲监牢!

耿 岩 你想陷害人?!

陶 忠 ((骄横)犯得着!怪你自己，有了叶玫，还想当乘龙快 婿。(取信)这封玉姗的信，谁拆开的?偷拆私信，要 判刑!走，一起去揭揭底吧，看谁再也没脸见人!

〔耿岩冷笑，昂然迈步。

陶 忠 慢点!(急阅信)啊-—你冒了她的名 ……

耿 岩 ((怒火迸发)你才冒了别人的名!我是向她借的，你

呢?你这陶忠的名字是打哪儿来的?! 陶 忠 你，你，你……开什么玩笑?!

耿 岩 装什么蒜!妈妈来信说，她当年和简大姐、陶嫂子是 关在一间牢房里的。陶嫂子的毛头，是交给她抱走 的!

陶 忠 (五雷劈顶)啊?那，那，你是毛头?!不!你，你全是 胡说八道!

耿 岩 少出言不逊!信上说，毛头哥两岁时，被敌人打听出 了根底。爸爸那时候明里讲是伪保长，实际上是给 游击队筹粮食的。他就抱起毛头哥，上山找自己队 伍。正巧碰到敌人搜山，他俩都被乱枪打死了。你 这个毛头，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陶 忠 这，这……来福嫂 不是说前两年给斗死了?

耿 岩 哼!不是要揭底吗?走!顶了别人名字混官票的骗 子手，造成码头报废的罪人，(夺回观测记录)跟我上

人保科!

**陶** **忠** 啊!喔 … … (扑通跪下)耿岩!耿岩! 〔耿岩有些不知所措。

陶，忠 饶了我吧!我过去，对不起你，我赔礼，赔礼!你就

留条活路给我走走吧! 耿 岩 (厌恶)丢人!(闪开)

陶 忠 (跪步趋前)你不要走!平平气，听我说。我是因为 在乡下 ……

耿 岩 算了!编造历史，是你的专长!

陶 忠 (激愤)胡说!(猛然立起)太挖苦人了! …… 〔耿岩惊讶，反而有点另眼相看。

陶 忠 (忽然醒悟，慌神，又缓缓跪下)哦，对不起，对不起! 我是……编造……可我，也实在是没办法的办法。 这是真的。真的，我全告诉你!在乡下，我确实得罪 了一个土霸王。那个年头……你知道的……再也没 有我过的日子了。(渐渐涕泪濡颊)招工、升学全给 卡了，工分被克扣，粮里还给掺沙粒儿，还成天寻衅 找上头来讹人!……户口捏在他手里，我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啊!我，这才懂了：人要是没有权，活着还 不如一只蚂蚁。掌了权，才能掌握命运。权——就 是命啊!我就发下狠心，非要坐到他头顶上不可! 这才钻天打洞，选了这条险道儿，往外跳啊……

〔真话，有惊人的打动人心的力量，耿岩渐渐有些同 情了 ……

**耿** **岩** 你起来……也不能因为……这码头，可是千百万人 的血汗堆起来的呀!

**陶** 忠 是啊，是啊，我鬼迷了心窍!该死!耿岩，陶忠是我

还是那死孩子，又碍不着你。你就高抬贵手，让我过 去吧!我永世也不忘你的大恩大德!

耿 岩 说说又下路了!

陶 忠 喔?哦! … … 我知道，你心善。坐牢的苦处，你懂。 把我告到牢里，对国家，对人民，又有什么好处?可 一个人就完了，全废了!我还年轻呀，你就忍心让我 再过你前两年那日子 —成天守着铁窗，靠数眼泪 蛋儿来消耗岁月和才智!你又何苦把我往火坑里推 呀!耿岩，咱们都是因为怀才不遇，走投无路，才借 了别人的名字啊!同病——就相怜吧!(泣不成声， 再度扑跪)

耿 岩 (心完全软了)不要这样，快起来!让我想想……喔， 他的话，勾起我多少痛苦的回忆呀! ……我真又何 必……可我为什么要同情他呢?他是自己往火坑里 跳的。不过……能全怪他吗?现代迷信，把人民公 仆变成了神，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土霸王，才使他 得了这种只想要权、权、权的流行性恶症啊!他— 也是戴着红领巾长大的呀 …… (心碎了)喔，怎么就 没有人早点想起来提醒提醒，帮助帮助他呢?到如 今，(忿然)都宠成四化的栋梁了!我拿他怎么办呢? 陶忠，是这样，我的话，你还听得进?

陶 忠 听得进。怎么?不听你的，我还有什么活路?

耿 岩 不要这么说!我的意思……能不能不要再当官迷 了?多可笑! ……呃，你过来瞧瞧。这华灯万盏的 港湾夜景，仿佛是从黑色的海洋里，捧起来的一团夜 明珠啊!看着它，叫人怎么能不感谢给人类带来光 明的爱迪生?那可怜的卖报人，也被打聋过耳朵啊!

人，得给后代留下些有价值的东西，其他，就不要太 惦在心上。你聪明，知识也有底子 … … 我的意 思……总之，你愿不愿意和我合起劲来搞设计?为 咱们祖国，发展蓝色的运输线-—造码头?!

陶 忠 当然愿意，求之不得!你知道，我……有时也真感到 骑虎难下! … … 就照你说的干吧。

耿 岩 (慨然地将观测记录给他)你自己酌情去汇报吧，这 能减轻一些 ……

〔陶忠感动，握耿岩的手。

耿 岩 (搂陶忠的肩)如果因此受了处分，甚至……你记住， 这间小屋里，有一块馒头，就有半拉儿是你的!有些 事……就不要再提了，抢救码头要紧!你马上向组 织去汇报，先尽量减少损失；然后，赶紧改上新的方 案，局面就会彻底改观的!

陶 忠 (猛然，疑云骤聚)好，好!让我考虑一下怎么安排。 (旁白)他什么意思?……好家伙，厉害呀!我差点 上了大当!!靠着我，把他的方案推上去；我去坦白， 受处分!等到他成了头头，我这垫脚石没用了，那还 不把我的底抛出来?!他落个检举有功———升官，我 落个罪有应得——去坐大牢。这份善意——原来是 要我自己挖坑自己埋呀! … … 就是不把我抖落出 来，他攥着这生死簿，我也要 一 辈子给他当牲 口!……人哪，真是最虚伪、最残忍、最狠毒的动物 了!!算啦，有他无我，有我无他!(忽又转念，继而 辛辣地自嘲) ……你还可怜他，谁又可怜你?走进这 断头路，装孬——顶屁用?……无毒不丈夫!我要 借他的头，继续当这码头、这工程的主人!!(猝然形

神大变，劈手撕掉观测记录的结论) 耿 岩 (急制止)你……你要干什么?!

陶 忠 少费话!给我老老实实写一张，承认码头是你破坏 的悔罪书!(出其不意取走耿岩的手套，往自己手套 上罩)

耿 岩 啊?你疯了?!你，你，你还通不通点人性?!

陶 忠 你通?!哈哈!人性 — — 都是假面具!奴性 — — 是 种骗官票的小手腕!只有现在这样，撕开脸来，为生 存拚命的兽性——才是你和我真正的本性!!

耿 岩 (怒火万丈)滚!!(猛推开陶忠，夺回观测记录，冲 出；不料被陶忠从背后击中头部，倒下)

〔切光。回述结束。 〔灯光复明。

严方正 (盛怒)你怎么就单单信这个人的鬼话?给堵到墙角 的丧家犬，是要乱咬人的。冒名顶替——胡闹!我 告诉你两点：他妈妈给他留下的诀别诗，是我老婆亲 眼看着写的，任何人也无法伪造。他还常常讲述一 些他养母、他妈和我那口子，三个人在牢房里的往 事，这同样是任何人也不可能知道的。这怎么可能 是假冒?你呀……听党话的，就那么看不顺眼；跟党 拧着劲儿的，就说什么都信，还居然，居然要提起来 掌权。这样搞下去，闹不好，还得上山打游击!(威 严地)为了尽快结束这种混乱的局面，案情的调查， 建港指挥部的工作，从现在起，都交给殷科长暂时负

责 !

〔哑场。

**邱达人** 老严，你先别走!

〔邢组长拿着照片上。

邱达人 (宛如久旱逢甘霖)哎哟，你真要把我急出心脏病来 了!怎么 … …

**邢组长** 我给简院长挂了个电话。

〔简贞 一从另侧上。 **简贞一** 老邢!

**邢组长** 喔，院长，情况您知道了。有一张照片，只有您能验

证。您看，这位大娘……见过吗? **简贞一** 这……这不是  来福嫂嘛!

**严方正** (诧异)什么?(取视) ……是她去世前拍的? **邱达人** 没弄错?

**简贞一** 哪能?额头上这疤 …… **严方正** 不会错!

**邢组长** 那 ——她就是耿岩的妈妈! **严方正** (晴天霹雳)啊?!

〔简贞一赧然叹息。

邢组长 她说，在抄她家的时候，曾经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阶级 敌人，详细地向人讲过在牢里结识了几位革命女难 友，并为陶大嫂抚养孩子的事情，而且拿出过血书作

证。以后，她被打昏了；血书，就再也找不到了! **简贞一** 她……她怎么还没到?

邢组长 身子太弱……前几天，陶忠开着吉普车到她那儿去， 说你们俩是帮派骨干，把耿岩也坐了进去；现在正在 追查你们和耿岩的关系，吓得大娘再也不敢讲认得 你们了。

**简贞** **一** 方正啊，咱们简直是引狼入室!老邢，我马上去看看 她!

邢组长 好，咱们驾驶员知道她的住处。(扶简贞一下)

〔严方正狠狠向石桌砸了一拳，背过身去。浪声如 雷，海涛翻涌。

邱达人 (对殷恒斌)去把那家伙找来!宣布会议暂停! 殷恒斌 (愧疚)邱书记，我……太麻痹了!

邱达人 你还是很警惕的。只是，你还在用土地还家时的老 眼光，来分辨敌我，选拔干部啊!(鼓舞地)先执行任 务吧!

**殷恒斌** (精神 一振)是!(下)

〔场上只剩严方正、邱达人。

**邱达人** (打破沉默)光站着干嘛?坐坐。

**严方正** 老邱……想不到!我和老殷，对耿岩……都受了他 的影响!

邱达人 是啊!但也不完全。你后来已经知道，换方案，把耿 岩提起来，码头能建得又快又好，可你，还是以耿岩 的“德”不够标准来反对。或许，正是我们这种偏见， 才助长了陶忠。

严方正 不。错误我确实有：缺乏警惕，让坏人冒认了老战友 的孩子；决定建港方案也……我要向党作深刻检讨。 可选拔干部，那还是要……否则，咱们会站不住脚 的 !

邱达人 我同意，德确实是提干的非常重要的标准。问题是： 你怎么会把陶忠看成了，德-  出格地好；而把耿岩

看成了，德——差远了呢?! **严方正** ……

〔陶忠与殷恒斌争执着上。殷恒斌将他腰际搜摸了 一下。

陶 忠 (光火)有完没完?……在抽屉里，抽屉里!

〔小查、交警押罗冬生上。小查把放大镜递给邱达 人 。

**陶** **忠** (跑过去)伯伯，是他的车子压了人!(指罗冬生)

**交** **警** 报告!撞死铁卫东的车子，已经查明，是东风牌运石 灰车。九点二十一分 … …

**陶** **忠** (打断)他自己都跟我坦白了!(拽罗冬生-  恰好 拉出袋里的口罩)

**罗冬生** (惶然，嗫嚅)那天晚上……车是我开的! **陶** **忠** (气盛)哼!啐 ……

**严方正** (困惑，对邱达人)这……

**邱达人** (以公安局长审案的干练风度，逐步逼紧地问)罗冬 生，你承认，铁卫东是你开车压死的?那，耿岩也是 你推下水的?(拍案)码头，也是你破坏的?!药瓶， 也是你调换的?!

罗冬生 (吓破苦胆，混身战栗，又摇头又点头)不是说，重证 据不轻信口供?

陶 忠 对嘛。讲法冶了--—怕什么?!

邱达人 哈哈哈……你就不要替人顶这杀人的大罪了。你以 为，只要真正的凶手还在台上，又拿不出你什么证 据，你们都会安然过关。你打不成这个马虎眼儿! 我问你，车祸发生在九点二十一分，你九点二十三分

还在叶玫家，怎么说是你开的车?! **罗冬生** 啊 ……

邱达人 叶玫那晚上曾经从窗口看了一下，门口是运石灰车，

可斜对面还隐隐约约停了一部吉普车……

**殷恒斌** 这就对了。

交 警 可是怎么又是运石灰车撞死了人呐?

邱达人 ……看来，他是趁老罗头上楼，换了部车!

**陶** **忠** 算了吧!你这摊唾沫星子，能当得了证据?!  动 不了谁一根毫毛!

**邱达人** 我们不过放了点诱饵，你自己就提供了证据!你能 过来一下吗?

〔陶忠狐疑满腹，又不得不装作心中无鬼，挪步上前。 邱达人指其眉梢给严方正看，再用放大镜扩视照片。

邱达人 你看，这儿一颗微小的痣，不正暴露了偷换药瓶的是 他吗?!

陶 忠 (面如死灰)啊!

**罗冬生** 谢天谢地!邱书记，我觉悟不高。他，领导，叫 我……(指口罩、帽子)我就借给他了。我什么坏事 也没做啊!

邱达人 你不是主犯、凶手!可自打他混进老严家第一天起， 你就在替他鬼打墙。因为，你很清楚，他——就是你 的私生子!

〔罗冬生像瘪了气的皮球。

陶 忠 (破罐子破摔)姓邱的，我好不了，你也不会有什么甜 果子吃!在相当长时间里，你哭都哭不出一座码头 来!你的千里马死了!死了!!死了!!!(狂笑)

**邱达人** (拍案)住口!你低估了我们党对人才的珍爱!你 看，那是谁?!

〔叶玫、小兰、严玉姗推着坐在轮椅里弹吉他的耿岩 上。

〔陶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耿 岩 (发现陶忠，怒不可遏)这个恶棍!

〔陶忠一声嗥叫，闪脱监视，从绑在脚脖上的枪套里， 掏枪射耿岩。邱达人急挺身掩护。枪响，击中邱达 人。全场大惊。邢组长冲上。严方正一挥臂，将枪 击落。陶忠转身跃进大海。邢组长、殷恒斌、小查跳 上摩托艇追去。

**殷恒斌** (同时捶头悔呼)我的枪 …… **小** **兰** (急唤)我去拿担架!(冲下)

〔众扶邱达人坐下，殷红的血渗出衣衫。 **众** **人** 邱书记!

**叶** **玫** (凄切地)邱叔叔!

**严方正** 老邱!怎么样?!啊?!

**邱达人** 没什么 ……那座炮台好热闹!当年，我是踩着老同 志，用带血的肩膀搭成的人梯上去的!(握耿岩手， 父亲般慈爱)希望你，攀上新长征的制高点!我建 议 …… (掏衣袋)

〔严方正帮着取出，发现是一份染上血迹的推荐书。 **邱达人** 建港指挥部就交给(指耿岩、严玉姗)他们俩领导吧!

〔严方正惊愕。

**邱达人** (恳切地)这些德才兼备的新一代领导，会比我干得 更好的!

〔严方正极其勉强地，敷衍伤号地点了点头。

**邱达人** (欣悦地)小耿啊，你这吉他，可以尽情地响了!来， 弹一个 ……

〔众附和。耿岩拨动琴弦哽咽地唱起来。叶玫、严玉 姗泫然泪下地和唱。

(合唱)

耿 岩 叶 玫 严玉姗

呵，春天啊，温暖的春天， 你来到了小草的身边。

让它也绽出幸福的笑脸，

把这万紫千红的美色增添!

〔大家围在邱达人周围，溶解在圣洁、哀伤而又亲 似一家的氛围里。惟有严方正捧着推荐书，彷徨 沉吟 ……

〔海天燃烧着如火似烟的彩霞，映衬得万物充满生 机。白鸥伴着歌声，自由腾飞。摩托艇正劈波斩 浪胜利返航。

**——幕徐徐落** **·剧终** **·**

泥 人 常

陈爱民



陈爱民，男，33岁，中国广播艺术团电视剧团编剧。曾发 表、上演过独幕话剧《风云哨卡》、《一张车票》;电视剧《在漩涡 中》、《多棱镜》一、二集；改编广播剧《爱》、《大篷车上》;及短篇 小说《影影同行》、《凯旋声中》、《小城轶事》、《人贩子》等。

人 物 表

(年龄以出场时为计)

常青山——第一代泥人常，三十多岁。 常家璧——第四代泥人常，三十多岁。 常家玉——常家璧妹妹，十八岁。

柳真人——算卦先生，五十多岁。

柳先生——柳真人后人，三十多岁。 赵二爷 小贩，四十来岁。

赵沧海 “藏珍斋”掌柜，赵二爷后人，四十多岁。 杨进宝——“藏珍斋”小伙计，十八岁。

翠 花- 常家璧妻，三十岁。

三横王——恶霸土匪，三十多岁。

活诸葛-破落户，戏子，后为“藏珍斋”师爷，三十

*多岁。*

买主、相面者、绅士、仆人、老五，唢呐崔、洋人、少年、 小二、黄警长、尼僧、常继业、土匪甲、乙、丙、丁、群众 若 干 。

**序** **幕**

时 间：清乾隆年间。秋。

地点：京郊某县。街市一隅。

〔幕启：街正中摆着赵二爷的泥人摊。旁边有一卦 摊，桌围上写有“诚则灵”三字。柳真人正在给人算 卦。

*〔常青山背工具箱站在一旁观看。*

〔远处传来果赞：“唉——十文钱来哪，你就挑一堆我 的小白梨。皮又嫩，水儿又甜，没有一个虫眼儿，我 的小嫩白梨哪!”

**赵二爷** (跟一买主兜售生意)褒贬是买主，要不您来这个“天

官赐福”。瞧，这活儿做得多地道。 **买** **主** (接过)多少钱?

**赵二爷** 跟您讲生意，还有我的赚头吗?赏个本儿，给这个

数，您拿走得了。 **买** **主** 多了。

**赵二爷** 多不多您有谱。

〔卖西瓜的吆喝声：“吃味——弄块儿尝啊，甘蔗的味 儿，两个大钱!

**柳真人** ……大哥，您贵庚呀? **相面者** 二十八。

**柳真人** (掐算)二十八走印堂。您高升一步。好!要论您这 面相，全都不错。惟您这额无主骨，眼无神，鼻无梁 柱，嘴无唇。干东东不着，干西西不顺……

〔常青山随着柳真人指指点点，也凑上打量那相面者。

**相面者** (佩服)对对对，您先生圣明。这几年我真不得烟儿

抽了，什么事由儿混不上仁月，准砸。唉!

**柳真人** 不碍!幸亏您一生心直口快，吃得亏让得人，别看眼 下受点磕碰，将来老运一定亨通。

**相面者** (宽慰地)敢情我还能走一步老运?(欢欢喜喜付了 钱，下)

**常青山** (放下背箱，走到柳真人跟前，深施一礼)柳真人。 **柳真人** 哎呀常爷，您少见，请坐，坐!

**常青山** 真人，您这双眼睛真是厉害得很哪!

**柳真人**(自得地)哈哈，承蒙夸奖。不瞒您说，老弟，我这是 得真人秘授，不管是相面、测字，无一不通。一盘子 午安排定，满腹星辰布列清。不管你未来事、过去 事，观如明镜；几家败、几家兴，鉴若神明。知凶定

吉，断死言生。开谈风雨迅，下笔鬼神惊…… **常青山** 教教我吧!

柳真人 (大吃一惊)您?……哈哈……常爷，您真能逗乐子。 想您常青山，捏泥人四城闻名，怎么突然想起吃我们 这碗开口饭来了?

**常青山** 不撬您的行。我跟您学，是为了捏泥人儿。

**柳真人** 无稽之谈。俗话讲，隔行如隔山，相面算卦跟捏泥人 儿挨得上吗?

**常青山** 您想啊，要是我的泥人儿，别人打它脸上一撒抹，从 眉眼表情就能猜出心腹之事，那该多传神哪。(低 声)我决不把您教我的那点东西捅出去。

柳真人(碍着交情不便发作，权当玩笑)常爷，我看您今儿个 是有点闲经儿难忍，找我老朽开涮来的吧?得，您有 事您忙去，改天我请您喝茶。

**常青山** (无奈，打起哈哈)您真不恩典恩典哪?那好，我可是 属耗子的，偷啦!(欲下)

**赵二爷** (冲买主背影喊)哎，哎……要不您到别处转转、比 比。我这还给您留着哪……(失望地)唉!

**常青山** (经过，招呼)二爷，买卖好啊?

**赵二爷** 好个屁!哎，别走啊。这十多天你上哪儿打游飞去 啦?叫我好找。

**常青山** 我上青龙镇赶庙会，看外台戏去啦。曜，那个“合庆

班”真有几个角儿，把个《八仙过海》给演绝了。 **赵二爷** 您可真有雅兴，赶百八十里地，就为看戏。

常青山 (从箱子里取出几尊泥人)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值 得。您瞧，我在戏台子底下捏了几尊泥人，怎么样， 有长进吧?

**赵二爷** (看也不看)我找你就为的这泥人儿事。 **常青山** 怎么?

**赵二爷** (指指货摊上的几尊泥人)看见没有? **常青山** 哦?我的泥人儿卖的就剩这些了?

**赵二爷** (一撇嘴)对不起您了。(敲敲货架后的箱子)这全是 从您那儿趸来的货，闷了一个多月，都快长毛啦!

**常青山** (不解地)过去行情不是挺好的吗?这批货，我还特 意精工细作了呢。

赵二爷 货好不贱卖不是?可是呢，您想想，那些住大杂院的 穷哥儿们，顾得上肚子就念佛了，哪有闲钱买这摆设 玩意儿呢?有钱的主，人家百宝架上讲究的是秦砖 汉瓦、青铜彩陶，爱的是金镂玉雕的精品。泥人儿， 天好，也登不得大雅之堂。明白这意思吧?所以，兄 弟，我劝你还跟过去一样，赶节庆日子口，捏点应景 的东西。像眼下八月节的兔儿爷啦；四月初十妙峰 山娘娘庙会，捏个天仙圣母啦；平时呢，捏些个会摇 头的小泥人，会打转的小老鼠，会鸣哨儿的小雀儿， 会爬梯的小猴儿 ……

**常青山** (不耐烦地)甭说了。

赵二爷 你看你看，又不爱听了不是?这叫生意经!就你捏 的这“天官赐福”、“八仙过海”,不灵!又费工又不贱 卖，谁要哇?!

常青山 (挂不住脸了，恼怒地)有完没完你!……得空，劳驾 把这批泥人给我送家去，不卖了!(蒙住脸长叹一 声)俞伯牙弹琴，还高山流水遇知音，这世上的人，就 没个识货的!

〔这番话叫一个过路人听得连连冷笑两声。他绅士 打扮，细缎缠身，脸上是养尊处优惯了的神情，风度 潇洒。身后随一位青衣小帽打扮的仆从。本来这个 绅土都已经走了过去，听到这番话又转回来，踱到摊 前打量起来。

常青山 (没理会绅士，打开自己随身的背箱，把货架上几尊 泥人放进去。见绅土拿着“八仙过海”端详，没好声 气地)哎，不卖!

绅 士 (看常青山一眼，笑笑)好，好，果然上品。

**常青山** ( 伸过去的手停住了)唔?

绅 士 (爱不释手地欣赏一会，才用教训的口吻)刚才可是 你口出狂言，欺天下没有识货之人?

常青山 (不服地把绅士上下打量一眼)不敢，您先生指教一二。

绅 士 (不客气地)为艺者，应该不拘一格而自成一格；应该 不媚俗!

**常青山** (如遇知音，大为兴奋地在箱里抓了点什么,袖手肃 然恭听)嘿!……您讲，请讲下去。

绅 士 (从容指点着泥人，侃侃而论)就说这套“八仙过海” 吧，贵在传神而不在刻意求工。大处手法洗练，细部 却颇费推敲。抓住每个人之一投足、一拂袖、一皱眉、 一颦笑，用点睛之笔，使人各一面，各具神韵。你看， 吕洞宾清高孤傲，汉钟离勇猛鲁莽，韩湘子风流倜傥， 张果老古朴可爱，何仙姑道骨仙风。再看……

**常青山** (突然顶着调门，一声)您再看这个! 〔绅士闻言抬眼。

〔常青山从宽袖中应声托出一尊泥人。

绅 士 (失声喝彩)啊呀呀!

仆 人(情不自禁，喊出)这不是皇……黄老爷您吗? 绅 士 (挑起大拇指)真乃绝技，绝技也!

常青山 (谦虚地)您这是高抬了。这是袖中藏泥，触手成像， 名叫“袖中捏像”。请爷台收下。

绅 士 (接过端详，赞叹)袖中捏像，妙哉!真乃奇才也! 仆 人 (恭维地)这叫盛世出奇才嘛。

绅 士 (得意地)哈 …… (转手将泥人交给仆人，走到柳真人 的卦摊前，从自己袖袋中掏出一方黄绫，铺在案上， 伸手取过笔，一边添墨，一边问)掌柜的贵姓?

常青山 不敢担您贵字。姓常，平常之常。

绅 士 好。(在黄绫上手书三字。写罢自我欣赏一番)哈哈 哈，这幅黄绫也请常掌柜收下。今日幸会，可称得上

天下双绝。告辞!(拱手而下)

常青山 (手捧黄绫，还礼相送)您老慢走。

仆 人 (一手搭在常青山肩上，指指他手中黄绫)掌柜的，这 可得收拾好喽，将来保你儿孙万代受用不尽。(欲下)

常青山 (一愣，喊住仆人)哎，这位二爷!……请教二爷，您 家老爷是什么人?

仆 人 (高深莫测地一笑，顺手拿过赵二爷的长烟袋在地上 划了一横)他是这个。(说完放回烟袋，拱手急下)

常青山 (费解地看看手中黄绫，又看看地上的字)这……这 什么意思?

〔冷眼旁观多时的柳真人走过来，深深一揖。 **柳真人** 恭喜常爷，恭喜常爷!

**常青山** (一把拉过柳真人)对喽，您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 年的，来破破这个闷儿。

柳真人 (故作神秘)常爷，来来来，我柳真人先送您一卦。 (一指地上)这是什么字?

**常青山** “ 一”呀。

**柳真人** 写在何处? **常青山** 地上呗。

柳真人 妙就妙在这里。地者土也，土字头上加一横，什么 字 ?

**常青山** 王啊……噢，敢情我听两岔了，他不姓黄，姓王啊!

**柳真人** 非也非也。王者，王侯之王。这“一”字是暗指天下 第一人。常爷，您是碰见大贵人啦!

常青山 (若有所悟)听您这么一说，莫非他是 ……

〔刚才发生的事，再加上柳先生的一番装神弄鬼，使 精明过人的赵二爷领悟到其中奥妙， 一个念头马上 在心中形成。他惟恐常青山听信柳真人的话。

**赵二爷** (忙凑过来，故意很放肆地)常爷，您别听他满嘴跑舌 头、信口胡咧咧!

**柳真人** (反感地)你懂什么!常爷，十天之内如不灵验，您砸 我卦摊!

〔常青山不敢相信地摇摇头，笑着去收拾架上泥人。 **赵二爷** (赶忙按住常青山的手)慢着慢着。兄弟，这泥人给

哥哥我留下。

**常青山** (奇怪地)咦，怪了，你刚才不是说卖不出去?

赵二爷 哈哈哈，兄弟!给你个棒槌就认真。做什么生意没 个热季儿、淡季儿啊?来来，坐。哥哥我跟你商量个 事儿。

**常青山** (被按在凳上)你说。

赵二爷 听我说啊。我吧，这辈子不像兄弟你有大出息，可也 有个小小不言的志向。嘿嘿，就是……就是想混间 铺面，开个门脸儿。

**常青山** 好啊，哪天开张，我随个份儿给你贺喜。

**赵二爷** 不不，这跟你有关系。这间铺子我给起个名儿叫“藏 珍斋”,包销老弟您的泥人儿。

**常青山** (哈哈大笑)赵二爷，你是个锯响就得见点末儿的人， 今儿怎么啦?明摆着赔钱的买卖，还非走窟窿桥?

赵二爷 哎，没法儿啊，谁叫我那么喜欢您的泥人儿呢，这叫 有钱难买我乐意。我赵二，就是赔个底儿掉，也要替 常家泥人儿闯出个牌子来。怎么样?老弟，(抓过常

青山的手)咱们来个一言为定!

**柳真人** (接住赵二爷落下的巴掌)赵二爷，我可真服了您了。

您该改行，去开面馆儿! **赵二爷** 开面馆儿?我外行。

**柳真人** 可您多会“就汤下面”哪!

〔这句话提醒了常青山。他若有所思地踱到一边，掏 出那块黄绫琢磨起来。

赵二爷 (一愣，随即打哈哈)啊?对对对， 一会儿我请青山老 弟喝酒，您柳真人作陪，怎么样?咱们就“解金貂”酒 楼 ……

**柳真人** 哼，这酒可喝得太容易了，二爷。

**常青山** (哈哈大笑，猛一转身)二位，得了吧二位。我有一事 不明，想请教请教二位。

**柳真人** ( 不 解 地 ) 哦 ? **赵二爷** (紧张地)唔?

**常青山** (手指黄绫，先问柳真人)您说，这黄绫子什么人敢用? **柳真人** (一愣，尴尬地支支吾吾)这……这 ……

**常青山** 二爷，您平时聪明过人，您大概早就心中有数了吧? **赵二爷** (也尴尬地支支吾吾)我……我 ……

**常青山** (兴奋而意味深长地看看两人)我明白了 ……我到底 明白了!这当然是皇上御用之物! … … “泥人常” …… (以手拂额)咳!没想到，我常家的泥人……会

遇到……这一步。 〔赵二爷嗒然若失。

〔柳真人抚须，看看赵二爷，莞尔一笑。

**——幕徐徐落**

**第** **一** **幕**

时 间：推翻大清朝第二年。春。 地 点：“解金貂”酒楼二楼。

〔幕启：正面一排临街窗户。上首挂一幅“醉酒图”;左 右贴对联：“神仙留玉珮，将相解金貂”。三张八仙桌 品字排开。跑堂的小二前后照应着。

〔楼下不时传来跑堂的招呼声：“看座呀!”及顾客“三 星，七巧，一品高升……”的划拳声。

〔左边桌，一个身穿燕尾服的洋人，正跟“藏珍斋”掌柜 赵沧海洽谈生意。“藏珍斋”小伙计杨进宝在一旁侍 候。酒宴已近残席，洋人正托一尊泥人审视。

〔右边一桌是“活诸葛”和一少年在浅斟低吟。

**活诸葛** (闭着眼，手按节拍，低唱) 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凭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 ……

这才算谭派，唱法宗古调，不尚花腔，最重吞吐口劲。 我告诉你说吧，谭老板在世时候，极得意我这条嗓 子，宽亮深厚，开口惊人，犹如黄钟大吕之音。

少 年 (殷勤斟酒)那是那是，要不怎么您上场， 一张嘴，就

是可堂彩儿呢；“活诸葛”嘛。干!(与活诸葛对饮) 洋 人 这是泥人常的?

**赵沧海** 没错，您哪。就是大清朝乾隆皇帝亲笔御封的“泥人

常” 常青山的珍品。一百多年历史了，您瞧 ……

洋 人 哦?等等。(用怀疑的口吻)你是不是北京人说的那 种人———“捣爷”?

**赵沧海** (一时没明白)捣……捣爷?

**洋** **人** (很自负地)我，得过“亚细亚历史”的学位。你们中 国商人是很高明的。(做了个耍手腕动作)喏喏，(掏 出一个记事本，翻开)你们自己有一首诗：

唐宋元明件件陈， 满墙字画皆名人， 由来都是捣持货， 不必深究问假真。

唔?

赵沧海 (哑然失笑)哦!您怕这是假古董，捣持货?洋先生， “藏珍斋”不是鬼市，是先祖经营的百年老字号，最重 信誉 ……

洋 人 我不要这个。我要泥人常的“大出殡”。“大出殡”, 你明白?

赵沧海 (如数家珍)知道知道。“大出殡”、“大迎亲”人称“红 白喜事”,是泥人常老祖宗常青山的得意杰作。“大 迎亲”被收进皇宫，成了国宝。这“大出殡”就成了民 间的稀世珍品了。“大出殡”一套共九九八十一尊泥 人；为首两尊开路神、打路鬼，随后是旗幡伞扇、锣鼓 笙箫、神楼亭座、白马素车、僧道番尼、文武执事、丧 主吊客、送丧行者，真是栩栩如生，各具神采。不错

吧?

洋 人(垂涎三尺)对，对对，你要多少钱? 赵沧海 您出多少钱吧?

洋 人 两、两千现大洋。

赵沧海 哈哈，两千?两千您匀我得了，我也想开开眼。…… 干脆，这么跟您说吧，您就搬座金山来，也没法弄到。

洋 人 唔，为什么?

赵沧海 不知在谁手里呢。

洋 人 那叫泥人常的后代照样给我捏一套。钱，我决不吝 啬。

赵沧海 (深叹一口气)泥人常，泥人常绝啦!眼下甭说“大出 殡”,就连“昭君出塞”这样单个的泥人，也是硕果仅 存，卖一尊少一尊。敝人本想把它当成镇店之宝，要 不是冲着您先生飘洋过海，诚意感人，咱还舍不得割 爱 呢 。

洋 人 遗憾，太遗憾了!那好吧，我就要它了。(开银票)

〔楼下吆喝声：“二位，楼上请，雅坐，请!”

〔三横王和他的小兄弟老五上。

小 二 (忙放下手中活，恭敬招呼)哟，三爷，您来了!您这 边 坐 。

〔三横王刚想坐到中间桌，正在剔牙的赵沧海佯装不 知，轻轻往地下唾了一口。三横王发现，隐怒。看 来，这两人是向来面和心不和。

小 二 (看出气氛不对，机警地将三横王让到临窗桌旁)这

儿透亮，您这边请。您用点什么? 老 五 甭管啦，三爷在这儿等人。

小二是喽，您哪。(忙退下，送上两盅茶)您二位用茶，有

事招呼一声，嘿嘿。

〔赵沧海接过杨进宝包装好的泥人匣子，递给洋人。 洋 人 (签好两张银票，放桌上)这是八十块钱。再见!

赵沧海 (故意说给三横王听)请。请转告贵国大使先生，我

们“藏珍斋”愿意为他老人家效劳。 洋 人 谢谢。

〔赵沧海送洋人下楼。

少年(指指点点)嘿，这洋人真哏，这么大人了，还带屁帘 儿。

**活诸葛** 你别露怯了，老弟。不懂，你就请教请教哥哥这部 《康熙大词典》。那叫屁帘儿?那是人家外国改良的 大褂。

老 五 (指指楼下)大哥，那个捏泥人儿的送活来了。

〔常家璧、常家玉上。他们是常青山的第四代后人。 常家璧三十开外年纪，衣衫褴褛，落魄不堪，手捧一 纸包。

**常家璧** (发现常家玉在后头袅悄跟随)哎，你上来干什么?

**常家玉** 看看不行啊?

**常家璧** 楼下的摊子谁看?

**常家玉** 算卦的柳先生给看着呐。破摊子，谁偷咱的? 小 二 (拦住)哎哎哎，吃饭，楼下。这是雅座。

**常家璧** 我找人。

老 五 (招呼常家兄妹)哎，这儿哪。嘿!

小 二 (一看是找三横王的，忙告罪)噢，原来您是……我眼 拙，您包涵!(闪下)

常家璧 (冲三横王点头为礼)这位爷，这是您昨天订的尊像。 (打开纸包，把一尊泥人立在桌上)您过目。

三横王 行。你还挺讲信用。(掏出一摞钱放在桌上)给， 一 手钱一手货。

常家璧 谢谢。(伸手取钱)

三横王 慢着，坐。(右手拇指按茶盅边，二指托底，左手拇指 和食指屈着，其余三指伸直，放在右胳膊肘尖，试探 地)老大请茶。

常家璧 (忙站起，抱拳摇头笑笑)我不在帮。

三横王 噢——(落座)你好像没在这一带码头混过吧? 常家璧 是，初来乍到。

三横王 看你的手艺，在江湖上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常家璧 您圣明，这是祖传的。

三横王 (急转直下)认得我吗? 常家璧 没敢请教您老尊姓大名。

老 五 说出来，吓你一溜跟斗。这是三横王大太爷。 常家璧 (淡淡地)您照应。

三横王 (上下打量常家璧一番)老弟，你狂得很嘛。 常家璧 凭手艺吃饭。不敢。

三横王 昨天在大街上，是不是你夸下的狼言大话，看人捏

像，不像不要钱? 常家璧 这是规矩。

老 五 曜!不怕闪了你的舌头。

三横王 好极了，那咱也别破了这规矩，众人眼里有杆秤。 (对旁观的人)爷们，这是我昨天叫他捏的泥人儿，像 不像我?(指活诸葛)你说。

活诸葛 (被点上，吓得直往后缩)我，我，我这两天正闹眼睛， 嘿嘿，尽眦目糊，看不清。

老 五 那你还使劲伸着脖子，往前凑乎什么?

〔旁人都赶紧往后撤。 **三横王** 得了。老五，你说。

**老** **五** 没错儿，我这个人顶公正了。(装模作样地端详半 天，嗤之以鼻)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我大哥是长这 么个驴粪蛋脑瓜吗?

〔众人窃笑。 **三横王** (恼怒地)嗯?

**老** **五** (自知失口，忙解释)哎，不……我不是说您这个驴粪 蛋……哎，不对不对，我是说它像驴……

〔众人哄笑。正在好奇地打量着楼上摆设的常家玉 也被吸引过来了。

杨进宝 (看出三横王不怀好意，有心来解围)我瞧瞧，我瞧 瞧。哟，这不就是三爷您吗?真有样儿嘿，就像从您 脸上抠下来似的。好活!

**三横王** (没把杨进宝放眼里)是吗小子?借你“藏珍斋”的眼 力媵媵，它是双眼皮单眼皮儿?

**杨进宝** (陪笑)嘿嘿，这么小个泥人儿，只能捏个大模样儿。

**老** **五** (瞪眼)这里有你说话地方吗?嘴皮子痒痒，找牲口 槽蹭蹭去!

**杨进宝** (初生牛犊不怕虎)你说话少给我带脏字儿。

**老** **五** (不敢相信地)吧!还真有活腻歪的嘿!这是你老子 一好!(捋袖擦掌)

**杨进宝** 怎么着，想练练? **三横王** 陪他玩玩。

〔小二听到动静，忙上来拉架，一看是三横王，吓得站 住。

老 五 请吧!(与杨进宝交手)

〔赵沧海上楼。

**常家璧** (抢上前拉架)二位，二位，都平平气，我这里作揖了， 别为我抓破脸儿 ……

**赵沧海** (威严地)进宝，干什么哪?

**三横王** (闻声一回头)哦，赵大掌柜。 **赵沧海** 三 爷 。

**三横王** (一指杨进宝，明知故问)这位?

**赵沧海** 您真不认识?进宝，我给你说过，南街这块地盘上的 是非，少给我掺合。

〔杨进宝悻悻地哼了一声，让到一旁。

**常家璧** 好了好了，三爷，咱们买卖不成仁义在。(拿起桌上

泥人)妹妹，咱们走。

〔老五抽出刀堵住去路。

**三横王** 别走啊，你三爷把钱掏出来了，就不带往回收的。

**常家璧** (隐忍地)那，也好。您说，哪儿不像，咱改改。(放下 泥人)

**三横王** (像猫玩耗子)嘿嘿，我要是说哪儿都不像呢?

**常家璧** (再三忍让)三爷，咱们都是外场人，不能这样存心找 碴 。

**三横王** (狞笑)对喽小子，三爷今天正是特意来侍候您的。

(暗中一挑右手大拇指) 〔老五点头会意。

〔杨进宝一面侍候着赵沧海穿戴， 一面却关注着这边 发生的事。

〔三横王步步逼上。常家璧后退。后边老五持刀抵 住 。

**常家玉** (惊叫一声，插到中间，挡住老五)你们想干什么?

〔三横王上前狠狠一个耳光把常家璧打倒在地。

**老** **五** (一手拉开护着哥哥的常家玉)好男不跟女斗，给我 起开!

杨进宝 (再也忍不下了，上前一手夺下老五的刀)三爷，刀斧 虽利，不加无罪之人。这么传出去，不怕坏了你的名 头吗?

三横王 老弟，今天我是教他点规矩。这码头是我三横王几 代人上刀山、跳油锅闯下来的。他妈的哪来的野种， 也不到三爷我那儿投名挂号，敢在这横踢马槽。没 你的事，咱们大路通天，各走一边。

**老** **五** (恶狠狠地)知趣点，想吃“挂落”怎么的? **杨进宝** (冷笑一声)要是我非求这个情呢?

**赵沧海** (一拍桌子，明着喝斥杨进宝，暗里说给三横王听)放 肆!我还在这儿呢!

〔三横王瞪着赵沧海。静场，只听得赵沧海从容斟茶 的“哗哗”声。

三横王 看在赵大掌柜面上，饶了他。(对常家兄妹)听着，马 上给我滚蛋!要是再在这里混码头，哼!(夺过老五 手中匕首，剁在桌上)

〔常家璧狠狠地走到楼梯口，想起什么,返回桌前，取 回泥人。

**三横王** ( 一 愣)唔?

〔常家璧手中的泥人引起赵沧海的注意，他紧跟两步 看了看，又回头打量打量三横王。

**常家璧** (擎着泥人，边下楼边吆喝)卖喽!贱卖喽!只值十

个老钱，多了不卖，十个老钱……(下) 〔常家玉随下。

〔楼下传来常家璧的叫卖声和人们的哄笑声。 〔楼上的人都听见了，面面相觑。

**老** **五** 大哥，这不是明着糟践您吗?

**三横王** (脸都气紫了)哼!今儿是我开斋的日子!(带着老 五追下楼去)

〔楼上的人，除了赵沧海沉思地踱着步外，都扑到窗 口往下看。

〔街上传来常家璧的叫卖声、人们哄笑鼓掌声，还有 人起哄地吹起小唢呐。

**活诸葛** 这捏泥人的，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少 年 (指点)你看你看，三横王扑上去了! 〔街上传来叫骂声、砸家伙、打人声。

**杨进宝** (跑到赵沧海跟前恳求)掌柜的，您下去管管吧。 **赵沧海** 你知不知道捏泥人儿的姓什么?

少 年 (失声地)哎哟哎哟，真玩命了!

**活诸葛** 唉，完了完了。好狗还架不住一群狼呢。 **杨进宝** (急)管是谁呢，总不能见死不救啊!

**赵沧海** 等等，我想想 … …

少 年 (欢呼)噢!巡警来了，巡警来了，都给带进去了。 嘿，巡警阁子门口打架，找不顺序嘛。

**活诸葛** 哼，更没他好果子吃。三横王跟黄警长那是穿堂过 屋的交情，进警察阁子像趟平地似的。

〔街上嘈杂声渐远。 少 年 走，瞧热闹去。

小 二 (迎上)二位，吃好了?

少 年 多少钱，挂我账上，外打二十文。(随活诸葛下) 小 二 谢谢，您哪!(冲楼下喊)小费二十!

〔楼下应声：“谢啦!”

〔常家玉披头散发地匆匆跑上，看见杨进宝就哭。 常家玉 大哥，大哥，您救救我们……

〔杨进宝暗中指指赵沧海。

常家玉 (扑通跪在赵沧海跟前)老爷，大仁大义的老爷，求您

给我们出个主意，我们在这里举目无亲，您行行好! 赵沧海 (眼睛一亮)你们是哪儿人?

常家玉 老家就这儿。

赵沧海 (急问)姓什么? 常家玉 姓常。老爷 … …

赵沧海 (恍悟，忙扶起常家玉)起来起来。 常家玉 (跪而不起)您发发善心 ……

赵沧海 (知道不答应她，她绝不肯起，就吩咐)进宝，拿我的 名帖，去警察署请黄警长到这儿。快跑两步!

杨进宝 (兴奋地)是喽!(跑下) 赵沧海 姑娘，快起来。

常家玉 (叩了个头，站起)谢您了! 赵沧海 坐。 ……你叫什么名字? 常家玉 常家玉。

赵沧海 你是本地人，我怎么不认识呢? 常家玉 (叹气)我们刚回来没几天。

赵沧海 哦，我跟你打听个人。此人一百多年前因为捏泥人，

被乾隆皇帝看上，召进内务府当御工 …… 常家玉 那就是我的老祖宗——常青山啊!

赵沧海 (急问)你们常家可有块黄绫，是乾隆皇帝手迹，上有 “泥人常”仨字?

常家玉 有。在我翠花嫂子手里呢。

〔杨进宝领黄警长上。 黄警长 赵爷!

赵沧海 哦，黄警长，劳动大驾了。

黄警长 瞧您说的，侍候您，是我的福气。 赵沧海 不敢不敢。请坐。

〔小二奉茶，下。

〔赵沧海冲杨进宝一使眼色。杨进宝引常家玉走进 里屋，避下。

赵沧海 忙哪!

黄警长 嘿嘿，越忙越好，就怕清闲喽。这不，好容易又盼来

一拨打官司的。 赵沧海 谁跟谁呀?

黄警长 三横王跟个捏泥人儿的。姓常，外乡人。 赵沧海 谁能赢呢?

黄警长 嘿，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谁趁这个， (做现大洋手势)谁的官司保准输不了。您没瞧见那 个捏泥人儿的，身上衣服挂钱儿似的。没错， 一个

字，嗫!下大狱，锁尿桶上。 赵沧海 请茶请茶。

黄警长 请请。……赵爷，您喊我……

赵沧海 没事没事。听说这两天府上很忙，是给老太爷做寿? 黄警长 什么呀，我老爷子腊月的生日，差半年呢。(话出口，

才突然悟到，想法再圆回来)……今儿这天气可真得 人心，啊?

赵沧海 可不，晌晴晌晴的。

黄警长 明儿也这样就好了，好给我小子过“抓周”。

赵沧海 噢!恭喜恭喜。进宝，别忘了明天给黄警长府上送

份重重的厚礼。

〔杨进宝从里屋上。 **杨进宝** 记下了。(复下)

**黄警长** (装着不过意地)哎哎哎，啧!我这不成了手心朝上 了吗?那我先替两个小子谢谢您了。嘿嘿，您不知 道，他俩是双棒儿，别提有多像了……

**赵沧海** (没再理会他)黄警长，把您请来，有点小小不言的事 儿想拜托您。

**黄警长** 哎哎，谈不上拜托，您示下。

**赵沧海** 我想替那个捏泥人儿的赢了这场官司。 **黄警长** (一惊)什，什么?您跟他是 ……

**赵沧海** (摆摆手)今儿这事我在场，太叫人气不公了。三横 王这小子平日里踹寡妇门、扒绝户坟，实属可恶。

**黄警长** (揣摸对方真意)您这番举动，自然叫人钦佩，可是



**赵沧海** 怎么,是不是碍着您跟三横王的交情?

**黄警长** 不不不，有您一句话，就是亲爹老子我也下得去手。 可话又得说回来，“穷不斗财，财不斗势”。他三横王 可不太好惹啊。

赵沧海 (拿起桌上一张银票)您不是说谁趁这个 …… (手一 松，让银票落入黄警长放在桌上的大檐帽里)谁赢官 司吗?

黄警长 (眼一亮，掏出手绢佯作擦帽圈儿，将银票带回兜里) 那不假，不管是黄龙旗改五色旗，这规矩永远改不 了。可您犯得上破这一大笔财吗?

**赵沧海** 反正天大的官司，地大的银子，权当是修桥补路、积 德行善吧。

黄警长 (沉吟片刻)赵爷，我知道，您跟三横王有过节儿。可 是，常言道“冤家宜解不宜结”。这么着行不行?我 呢，一手托两家，给您老二位说合说合……

赵沧海 (明确地)不，今儿“藏珍斋”要替地方除一害。黄警 长，事成之后，我必有一份人心。

黄警长 (明白他的用意)对!三横王这小子要么不碰他，要 么就——(做个杀人手势)不能打蛇不死反受其害。 您说呢?

**赵沧海** 您的主意当然没错的。那我就不耽误您了。劳驾回

去就把那个捏泥人儿的放出来。

**黄警长** 那没错，我告辞了……留步，留步。 **赵沧海** 好好，不送，不送。

〔黄警长下。

〔常家玉和杨进宝上。

**常家玉** 赵掌柜，真不知道该怎样报答您。那我先去接我哥 哥……

**赵沧海** 别忙。进宝啊，你去警察署外头等着，常师傅一出

来，就领他到这儿来。 **杨进宝** 是喽。(下)

**赵沧海** (对常家玉)你坐。(吆唤)小二!

〔小二上。 小 二 赵 爷 !

赵沧海 灶上谁掌勺?

小 二 回赵爷的话，是快手张。 **赵沧海** 陈师傅呢?

小 二 他现在轻易不下厨了。

赵沧海 你让他给我掂配一桌，摆三副杯箸。

小 二 是喽，您哪。

赵沧海 告诉你们掌柜的，这楼上雅座儿，我包下了。 小 二 是喽，您哪。(喊)雅座满!(下)

〔杨进宝引常家璧上。 **常家玉** (迎上)哥哥!

**常家璧** (打量赵沧海，上前跪倒)赵掌柜，您是我常家璧救命 恩人!

**赵沧海** (忙扶起)哎呀，兄弟，你何出此言?你我是几辈子的 交情啦。

**常家璧** (不解地)这 ……

**赵沧海** 你听说过当年是谁第一个代销令曾祖常老先生的泥 人吗?

**常家璧** (恍悟)哦!原来您就是赵二爷的 …… **赵沧海** 赵沧海。

**常家璧** (激动地)哎呀，没想到，真没想到。(重新见礼)赵 爷!

**赵沧海** (答礼)家璧兄。

〔常家璧往起站时，一闪腰，不禁“哎哟”一声。常家 玉和赵沧海忙扶他坐下。

**赵沧海** (泪眼盈盈)泥人常，怎么会落到这一步哟!

**常家璧** (心酸地)唉! 一 言难尽哪。自打我老祖宗被召进 宫，皇上让捏什么就得捏什么,不自由，才带全家逃 出北京城。这下犯了欺君大罪，只好埋名隐姓，到处 藏身。直到前年，革命党推翻大清朝，我们才动了叶 落归根的念头，想回老家，认祖归宗，重整家业。

〔小二在另桌开始上菜。

**赵沧海** 那，宝眷都安排在什么地方?

**常家璧** 还有我一个媳妇儿，在悦来客栈。 赵沧海 (奇怪)怎么,你膝下无子?

**常家璧** 唉，家业败落，人丁不旺，到我已是几代单传了。 **赵沧海** 哦，进宝。

**杨进宝** 在这儿哪。

**赵沧海** 回去记着告诉太太，把西跨院腾出来，打扫干净。再

套一挂车去悦来客栈，接常师傅宝眷。 **杨进宝** 哎 。

常家璧 (忙推辞)这可使不得。赵爷，您今天搭救之恩，已经 难以报答，怎么还让您腾房子?这万万使不得!我 心领了。

赵沧海 (诚挚地)常老弟，掏句心窝子话吧，今天的事，愚兄 都看在眼里了。我赵沧海不光敬重老弟为人，更敬 重泥人常这份手艺。有了泥人常，咱们这块不起眼 的小地方才被人看得起、叫得响。请你们跟我住一 块儿，我也好时时请教。如果老弟能体谅哥哥这点

心迹，从今以后，赵家常家就是一家。 **常家璧** (动容)这……那就听大哥您的。

小 二 赵爷，齐了，请入席吧!

**赵沧海** 来，今天哥哥借“解金貂”酒楼，一来为贵兄妹接风洗

尘，二来为老弟您压惊。请! **常家璧** 请 。

**常家玉** 哥哥，你真是，(看杨进宝一眼)怎么不谢谢这位大哥 呢?

**常家璧** 哦，对对!老弟，今天如没有老弟路见不平，拔刀相

助，我常家璧就难以活命了。请受我一礼!(作揖) **杨进宝** (慌忙还礼)常师傅，您，您饶了我吧。

〔常家玉不禁吃吃地笑了。 **常家璧** 进宝老弟，您请入席。

**杨进宝** (忙躲闪)不不不!我……我……

**赵沧海** 别管他了。你快请吧，家玉姑娘。

**常家玉** (死乞白赖地拉杨进宝)来嘛，来嘛!

**杨进宝** (不敢去碰常家玉的手，尴尬地)别，别!我……我站

着比坐着舒服。

**常家玉** 那我也陪你站着。 **杨进宝** (为难地)掌柜的! **赵沧海** 好，都入席坐下。

〔众人入座。

〔在一片笑语喧声中——

**—** **—** **幕徐徐落**

**第** **二** **幕**

**时** **间** **：**距前幕两年后。秋。 地 点：赵家西小院。

〔幕启：正面是西墙，墙中有一临街小门。北房是常家 璧夫妇卧室和工作室，厨房在北房后。南房是常家玉 闺房。旁边有一月洞门通赵家大院。房檐廊凳上晾 晒着泥人。院中有一海棠树， 一桌几椅。檐下挂一精 致鸟笼。几声悦耳的鸟鸣，更显小院宁静。

〔翠花在备泥。常家玉听到动静从屋里走出来，手里 拿着正在缝制的小孩儿围嘴。

**常家玉** (大呼小叫地)哎呀，您怎么下地啦? **翠** **花** (怡然一笑)躺不住啊。

**常家玉** 我的好嫂子哎，您还是在意点儿吧!(指指翠花肚 子)这可是常家十亩地里一棵独苗苗，万一出个好 歹，我哥还不吃了我!

**翠** **花** 死丫头，说得邪乎 …… **常家玉** (命令地)回屋，躺着去

**翠** **花** 你哥这几天要捏细活。你忘了，他捏细活都得我给 备泥。

**常家玉** 瞎，不就多揉两把吗?知道!(将围嘴塞给翠花)闲

不住啊，您把扣攀儿绱上。(推翠花回屋)

〔常家玉在院内备泥。街上传来隐隐约约的喜乐声 和鞭炮声。常家玉倾听，想出去看看，又怕北屋的嫂 子万一有事儿，便倚在门口往外眺望。

〔杨进宝吃力地端着一盆盛开的名贵菊花进。 **杨进宝** (放下花盆)家玉!家玉!

〔常家玉看出了神，没听见。

〔杨进宝恶作剧地掏出个炮仗，悄悄放到常家玉脚底 下，一边暗暗乐着， 一边划火柴 ……

〔常家玉突然满腹心事地长叹了口气。杨进宝一愣， 手中动作僵止。

〔墙外一群孩子的欢呼声：“来罗!新娘子来罗!”随 着传来悦耳的儿谣声：

“娶媳妇的门口儿过， 宫灯戳灯十二个。

旗幡伞扇站两旁， 八个鼓手作细乐。 轿子抬着姑娘走， 抬到婆家大门口。 进了门儿入洞房，

偷眼儿看看小新郎 … … "

〔杨进宝明白了常家玉叹息的因由，这个平日打打闹 闹、无邪无猜的年轻人，突然感觉到男女间的不自 然。他在这片孩子们的儿谣声中尴尬地收起了火 柴、炮仗，打算悄悄溜下。

**常家玉** (发现)进宝哥!

**杨进宝**一啊 … … **常家玉** 干吗哪?

**杨进宝** (心慌地)我，赵掌柜：让…送花来。(直出汗) **常家玉** 别走。看你一脑门子汗，擦擦。(拿手绢替他擦汗) **杨进宝** (躲闪着)不，不用，还有事呢……

**常家玉** (把他推到凳子跟前，命令)坐下。、然

〔杨进宝犹犹豫豫地坐下。 **常家玉** (赞许地)哎。(给他擦汗)

**杨进宝** (一动不动地梗着脖子，呐呐地小声问)没人吧家里?

**常家玉** (不在意地)问这干吗?有人。 **杨进宝** (一惊，不安地)啊?啊 ……

**常家玉** (奇怪地)咦，天也不热，怎么那么爱出汗?顺脖子流 作还的汗刚擦了，又滋滋往外冒!(伸手又想擦)

**杨进宝** (忙跳起来，躲到一边几，扯袖子自己擦》别+不 …我自个儿擦。

**常家玉** (伸手拦住)哎哎，你这是怎么啦?注的制 **杨进宝** (腼腆地小声制止)别。让人……看见。

**常家玉** (突然明白，也感到不好意思起来)啊…那你自个 儿 …… (递过手绢)

〔杨进宝犹豫一下，伸过手欲接。常家玉见他犹豫， 只好把手绢放到凳子上。

〔杨进宝扑了个空，抓过凳子上的手绢，胡乱地擦着， 擦着。俩人相对尴尬，干咳着。

**常家玉** (没话找话)你干吗来了?

**杨进宝** (奇怪地)不刚告诉你了吗?(指花盆)

〔常家玉意识到自己说了傻话，吃吃地笑着，紧接又 恢复了平常性格，大笑起来。

**杨进宝** (傻呵呵地)笑，笑什么,你? **常家玉** (掩饰地)你管呢。

〔唢呐崔仅穿一件贴肉汗衫，夹着唢呐，怒冲冲上。 **唢呐崔** (喊)喂，常师傅……姓常的!

**常家玉** 哟，是崔大哥，什么事儿? 唢呐崔 找你哥!

**常家玉** 一大早出去，没见回来呀。

唢呐崔 (愣怔了一下，狠狠地) ……哼!(转身) 常家玉 哎哎，瞧您，一脑门子的官司，怎么了?

**唢呐崔** 怎么了，头晌午，在街上碰见你哥，生拉硬拽，非让我 陪他下饭馆 ……

**常家玉** 啊，他早就说了，要请请您。为了捏个吹唢呐的泥人

儿，耽误您好多工夫。 **唢呐崔** 那倒没啥。

**常家玉** 是不是他太抠门了?

**唢呐崔** 他要抠门就好了。一进去，连酒带菜还有面，啪啪啪 点了一桌。等吃完喝完，我这么一抬头，你猜怎么

着?

**常家玉** 怎么了?

**唢呐崔** 他人没了。这不往里搁人嘛!跑堂的过来一报账， 好，我身边半崩子儿没有，刚挣的那点钱，全买了杂 和面了。当着一饭馆的人，跑堂的连损带挖苦，我就 是浑身是嘴也摘不清啊。末了，扣下我的面，还…… (指指身上那贴肉汗衫)你瞧瞧，就这么让我出来了。

**常家玉** 哎呀，这该死的，这该死的!做事怎么没个尺寸。大 哥，您先坐，我就给您拿钱，赎东西。(进北屋)

**唢呐崔** 我倒不是为这几个钱。没这么办事儿的!以后叫我

怎么在街面上混?

〔常家玉蹑手蹑脚地从屋里出来，冲着唢呐崔憋着 乐。

**唢呐崔** (越来气儿了) … … 笑什么?笑什么笑什么笑什么! 啊?

**常家玉** (忙解释)不是。……我问您，你们是不是在新开的 山西面馆吃的?

**唢呐崔** 啊。要是换个老字号，谁不认得我唢呐崔?没钱，挂

账上，先走人。能这样惨? **常家玉** 你们还吃了刀削面不是? **唢呐崔** (奇怪地)啊。你怎么知道?

**常家玉** 新来的山西大师傅，胖子，剃个锃亮的大秃瓢，脑袋 瓜上顶一块锅盖大的面团，一手一把削面刀，噌噌往

锅里削面，面片像小鱼儿在滚开的锅里直蹦…… **唢呐崔** 咦，好像你亲眼见着似的。

〔北房门突然拉开，常家璧捧一尊蒙着布的泥人，得 意忘形地跑出。

**常家璧** (嚷嚷)家玉，家玉……你们看!(把泥人放桌上，像

变戏法当场见彩似的一揭蒙布)走! **杨进宝** (惊呆了)唯……曜!刀削面大师傅! **常家璧** (观察他们的反映)怎么样?

**杨进宝** (指泥人)真悬乎，别把耳朵给削了。

**常家玉** 你看他满不在乎的样，还咧嘴乐呢。存心想露一手，

招人多卖两碗刀削面。 〔 翠 花 上 。

**唢呐崔** (瞧着常家璧直乐)我说呢，在面馆吃饭，你怎么总走 神儿，夹着块肉片直往腮帮子上杵。敢情你的心思

全在那个刀削面大师傅身上哪!

常家璧 (恍悟)哎哟，我的老爷子哎!我把你坑苦了!这顿 饭钱 … …

唢呐崔 算了算了，我掏了。 常家璧 那不行。(掏钱)

唢呐崔 不不，这事儿说开了就完了。

常家璧 这钱您不拿着，我更不是东西了。走，去山西面馆， 把事儿说清楚。(欲下)

翠 花 (嗔怪)哎哎，你让崔大哥还这么光着膀子去啊?(进 屋 )

常家璧 对对，给找件褂子。(推唢呐崔进屋) 〔 活诸葛上 。

**活诸葛** (喊住常家璧)常爷!

〔常家璧一愣，打量着活诸葛，半天不敢认。

〔活诸葛与两年前已无法相比了。两年来，抽大烟吸 白面，瘦得像个鬼，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了。烟毒把一 条好嗓子给毁了，不唱戏，又不会干别的，烟瘾和贫 困不仅扒掉他最后一件大褂，也扒掉了他的脸面。

常家璧 你是 … …“活诸葛”于老板? 活诸葛 (自惭形秽地)唉，唉……

常家璧 (惊异地)您怎么落到 …… (话到嘴边又煞住)怎么不 坐呀?坐，喝茶。有事吗?

**活诸葛** 哎哎，没事。(又改口)没什么大事儿……( 一 指屋 内)听说您找他捏像?

**常家璧** 啊。哈哈，玩玩。

**活诸葛** (惋惜地)啧!怎么不找我呀?我要 一 上妆，您捏出 来，必定长行市!

**常家璧**



**活诸葛**

鄂组长

**杨进宝** **活诸葛**

常家璧

**活诸葛** **常家璧**

**活诸葛** **常家玉** **杨进宝**

常家璧 杨进宝

**常家璧**

杨进宝

**常家璧** **杨进宝**

(会意，笑笑)您是不是手头有点紧吧?家玉!你给 于老板拿点儿 .

哎，常爷，您可别提钱。为钱，我还不来呢，为交情。 这公着，您哪，给我置一套八挂衣、福字履、羽扇纶 市、胖秩彩裤、求纱网子。我给您这么一扮上……

(上前晚视着活诸葛)回头再往当铺这么一送……

(被戳穿了把戏，急了)进宝，我刨了你家祖坟啦是怎 么的?

(对常家玉)给于老板弄吃的。走的时候，再给带上 点粮食。于老板，我真不给你钱了，那是坑你。

(惭愧地)是，常爷，您句句金玉良言。我，我不该来 蒙您。(弯膝欲下跪)

(忙托住)别这样，穷帮穷，应该的。以后这儿(指指 肚子)唱了空城计，就来。

哎哎。

来吧。(领活诸葛进贤房) 您太好说话了。

(深有感触地)唉，既在江湖内，都是薄命人哪!

他命薄?自作的。过去，他家可趁钱了，半条街的买 卖，吃喝嫖赌外带抽大烟，踢蹬光了，才下了海。

1他唱戏不是很红的吗?

红过。扮相、做工、唱工都挺出色的，人也聪明，最拿 手的是“三国戏”,要不怎么叫“活诸葛”呢。可就还

抽，生把噪子一毁，吃不成这碗饭了。 〔常家玉上。

进宝，你得空，把做得了的泥人给挑走吧。 我就去。(进北屋)

〔唢呐崔身穿大褂出。

**常家璧** 咱们走。(偕唢呐崔下，边走边懊恼地)您瞧我这事 儿办的 ……

〔常家玉好气又好笑。

〔活诸葛一手筷子一手饼，探头探脑地出，见没旁人， 涎着脸凑过来。

**活诸葛** 家玉姑娘，嘿嘿，嘿，你家有这个吗?(做个喝酒动

作 ) **常家玉** 什 么 ?

**活诸葛** 酒啊。一丢丢，一丢丢就够了。 〔杨进宝抱着两箱泥人出屋。

**杨进宝** (横眉竖目地)光酒哪行?给你摆个八碟八碗儿，怎 么样?

**活诸葛** (灰溜溜地楚回厨房)哎，哎，没有就算…… **杨进宝** 蹬着鼻子上脸了，还 …… (欲下)

**常家玉** (笑了。发现杨进宝要走)哎，你一趟要是拿不了

…… (掩饰地)我是说别把泥人儿碰了磕了的。 **杨进宝** (会意，放下一箱)那，我再来拿一趟，是吧?

**常家玉** (抿嘴暗笑)随你，我才不管呢。

〔杨进宝美滋滋地下。

〔柳先生上。他是柳真人后代，年龄在三十出头，能 言善辩，古道热肠；很崇拜泥人常的手艺。

**柳先生** 家玉姑娘。

**常家玉** (见是家里的常客)哟，柳先生，我哥出去了。 **柳先生** (开玩笑地)他不在，我就不能待啦?

**常家玉** 不，不是这个意思。

**柳先生** (坐下，夸张地)唉，让我这两条腿歇歇。来，看茶侍

候 。

常家玉 (笑着斟茶)喳，谱大爷!

柳先生 (爽快地答应)哎。听说，你嫂子有喜了?

常家玉 可不。您什么时候给算一卦，要是个男孩儿就好了。 柳先生 听说，明年四月初十，她要上妙峰山娘娘庙。

常家玉 您说真灵吗?

柳先生 “心诚则灵”嘛，多烧高香多磕响头。

〔 常 家 璧 上 。

常家璧 曜，柳先生!

柳先生 (起身)家璧兄。

常家璧 坐坐。(示意妹妹迥避)

常家玉 我不嘛。我就乐意听柳先生白话。

柳先生 哈哈，柳先生今天还真有可白话的。 …… (故意卖关 子，住了嘴，喝起茶来)

常家玉 说呀，说呀!(讨好地给续茶水)

柳先生 昨天，我给一家看阴宅，巧了，有位华侨老客也在。 一聊起来，才知道明年在巴拿马要搞个万国博览会。 七洲五大洋的能工巧匠，要在这个会上争奇斗巧，赛 赛。咱们那些个华侨，也想让自己国家争个体面，他 们也光彩。于是呢，美洲的华侨致公堂派人回国采

宝来了，他就是为这个来的。 常家玉 (急切地)泥人儿，也要吗?

柳先生 要啊。在咱们这儿，叫捏泥人儿；在国外，那叫雕塑，

艺术家!给个县太爷不换。 常家玉 嘿 。

常家璧 (故作无所谓地)他们看上谁了? 柳先生 这正是柳某人登门来访的宗旨。

**常家璧** (大为兴奋，摩拳擦掌)哦?是让我 ……

**柳先生** (欲擒故纵地)对对对，是让你……推荐一二。 **常家璧** (失望地)啊?

**柳先生** 你看石湾的陶世杰如何?

**常家璧** 他的活还过得去，就是好落人窠白，缺点新意。 **柳先生** 惠州的江南李呢?

**常家璧** 他倒算得上出手不凡，就是刻意求工，难得超真传 神。

**柳先生** 哎呀，啧，这就难了。天下捏泥人儿的，除了这二位，

难得有高手了。

〔常家璧嘿嘿冷笑。 价鹳的瓶员是

**柳先生** 咦，你笑什么?

**常家璧** 我笑你目中无人。 **柳先生** 怎么讲?

**常家璧** 你甭觉着远来的和尚好念经。石湾、惠州禾吗?把

你的眼光往回收收。 **柳先生** 收收?往哪儿收?

**常家璧** 您就过黄河，出山东，马不停蹄奔天津 **柳先生** 在天津卫哪?

**常家璧** 垫巴几个“狗不理”包子，再进北京城，出彰仪门奔 西，到了咱这小县城 ·

**柳先生** (故作惊讶)哈，想不到咱这小药铺，还能出大人参 啊!

**常家璧** ……抄后街打听赵家，进大门，到西跨院儿，您就再

往这儿“寻摸”……(一指自己)

**柳先生** (大笑，起身施礼)“泥人常”当仁不让，柳某人不辱使 命。我正是推荐的老兄啊!

(嗔怪)您可真是个弯弯绕。

**常家玉** **柳先生** **常家璧** **柳先生** **常家玉**

**常家璧**

这叫请将不如激将。不知家璧兄拿什么去夺标? (揭开桌上泥人的蒙布)这怎么样?

(赞赏地)不错，好!不过就一个，分量轻了点。

我哥还有好几个呢。木匠师傅吊线、铁匠师傅抡锤、

吹糖人儿的、拉硬弓的 …… (想起什么,跑进屋)

这一年，我一直在动这个念头，想捏点五行八作的。

今儿我才冒出个想法，咱们这儿的庙会，不是干什么 的都有吗

好好，就叫“赶庙会”。这主意绝。中国的手艺，中国

柳先生

**常家璧**

独特的风王人情。亏你想得出来。

(苦笑一声)瞎，也是逼的。这两年天天是“天官赐 福”、五子夺魁”、“八仙过海”,腻歪死了。忙里偷闲 捏点这些，权当散心解闷儿。

(从屋里捧出一尊泥人，放桌上)您看! (哑然失笑)您什么时候把我也捏上了? 〔 众 人 笑 。

**常家玉** **柳先生**

**柳先生**

常家璧

你估摸着，这“赶庙会”什么时候能完活?两月行吗? 差不多。你呀，真是来巧了，正赶上我手头的订货刚 脱手，要不 ·

〔杨进宝手拿张订货单上。

杨 进 宝 常师傅，柜上交您的订货单。

**常家璧** (接过一看，不悦地)瞧，又是“八仙过海”、“天官赐

护

福”,一把陈谷子烂芝麻。

杨进宝 说是急活，让你赶一赶呢。(抱起那箱泥人下) **柳先生** (担心地)搁一块儿，能行吗?

**常家璧** (摇摇头)光这，没仁月下不来。

**柳先生** 哎呀，那就误了参加万国博览会了。 **常家璧** 唉，身不由己啊。

**柳先生** 家璧兄，“藏珍斋”包销你的泥人儿，订了几年契约? 常家璧 没有，也就是君子一言。

柳先生 那，每件活卖出去，你们是怎么个劈账? **常家玉** (不无牢骚地)高兴就给俩钱儿呗。

**常家璧** (斥责)你小孩子瞎嘚啵什么,赵大哥跟我是一个磕 头在地上的把兄弟，赵家常家是一家人哪。当年人 家在危难中救过咱们，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嘛。

〔常家玉不敢顶撞，努动着嘴，无声地嘟囔着。

〔赵沧海手里拎着一包药上。 **赵沧海** 说什么呀，这么热闹?

**常家璧** (意外地)哟，大哥在这儿。刚才听到个消息，说有个 万国博览会。

**赵沧海** (估计是柳先生说的，瞥了他一眼)万国博览会? **常家璧** 是啊，他们还想要 ……

**柳先生** (碰碰常家璧，意思是“你不行，我来说”)他们还点了 泥人常的玩意儿呢。

**赵沧海** (趁早打消他们的念头)哪有那闲空，不去!

**柳先生** 赵爷，您这么个精明人，怎么也掰不开镊子呢?泥人 常要是在万国博览会上一出名，不是替您“藏珍斋” 大做广告了吗?出钱都没处找的好事儿。

**赵沧海** (略一沉思)哎，对。去! 〔众人惊喜。

**常家璧** 大哥，我想拿这些去。(指桌上泥人)

**赵沧海** 这?不。我那儿有你老祖常青山的“八仙过海”、“天 官赐福”。拿那些去。

〔常家璧失望地看了柳先生 一眼。

赵沧海 我有谱，外国人吃这个。再加上乾隆皇帝御赐“泥人 常”一段佳话，把这段文章也做上，红花配绿叶，头名 状元，没跑。

柳先生 赵爷，您手里还有多少常青山的存货呢?不是卖一 个少一个吗?想赚钱，应当替今天的泥人常做广告 啊 。

赵沧海 (对柳先生的怂恿很不高兴，对常家璧)老弟，你能有 出名机会，哥哥我还会不成全吗?可你不懂怎么做 买卖，怎么去揣摸人家的心思。这些个“刀削面”、 “相面算卦”,都是下九流，狗肉上不得席!别忘了， 咱中华是礼义之邦，泱泱大国。这些玩意儿有损国 体!再说了，人家洋人， 一个个打扮得头是头，脚是 脚，连大老爷的胳肢窝底下还抹花露水。你捏这些

个，捏的越活脱，越讨人嫌。一副穷命邋遢相，人家 躲还躲不及呢，能点你个进士及第?这事，听我的没 错 。

**柳先生** (听出赵沧海在绕着脖子骂自己，不动声色地)刚才 您说什么?相面算卦，下九流?

赵沧海 对啊。(故作才明白过来) ……啊呀，我忘了您柳先 生在这儿，怎么能这么说呢，这不是指着和尚骂秃子 吗?

柳先生 没什么没什么。您不提我也忘了，您一提醒，我才记 起自个儿是干什么的，就突然盯着您的脸琢磨上了。

赵沧海 我的脸?

柳先生 是啊，有点特别。对，就您这一双眼睛……好，不一 般 。

赵沧海 (感兴趣)哦?眼睛还有什么讲头吗?

柳先生 有!麻衣相法上说：龙眼人登基坐殿，凤眼人执掌朝 纲、狮子眼登台拜帅虎眼人威镇朝阳，牛眼人主大

富大贵……爷 赵沧海 我是伟么眼? 柳先生 狗眼。

赵沧海 狗眼?

柳先生 啊。狗眼看人低。 赵沧海 (恼怒)哼，放肆!

柳先生 不敢，柳先生字号的规矩：公平交易，概不赊欠。 常家玉 柳先生，走，进屋坐会儿去。(偕柳先生进北屋) 赵沧海 你想怎么办?

常家璧 (为难地)我，唉!

**赵沧海** 老弟，这本来是咱们兄弟之间的事，别听外人撺掇 ……好了，这事先放放。进宝把订单给你了?

常家璧 嗯 。

赵沧海 这批活都是洋人订的，他们最讲信誉，你别叫哥哥砸 了招牌占

**常** **家** **璧** (不死心地)大哥，我们常家一代有一代的绝活儿。 打我爷爷手里出名的是上官周《晚笑堂画传》里的历

代功臣名将；到我爸这一辈，他捏《红楼梦》、“水浒一 百单八将”,都比“八仙过海”更有起色。我们常家传 艺，从不许照先人的模子捏活……

**赵沧海** (忍不住)兄弟!

**常家璧** 您听我说完。 一人有 一 人的嗜好、志向嘛。我就不 信，我捏的这些就赶不上“八仙过海”?要不，您把这 个泥人儿(指桌上)当样品，让他们看看，兴许他们更

稀罕的是这些。

**赵沧海** (不高兴地)又来了，又来了不是!你这话我一天得

听三遍，耳朵眼都听出茧子来了! 〔常家璧也扭头生闷气。

赵沧海 (递过那包药)给。 常家璧 (勉强地)什么?

赵沧海 药。过去你不是跟哥哥我说过，翠花连怀了几胎都 没保住吗?这会儿又有了，愁得我好几宿没睡踏实。 中年得子，不容易啊。我逢人就打听，总算打听出北 京有个老太监，从宫里偷出一箱子秘方，其中就有给 娘娘、贵妃安宫保胎的。我派人花了大价钱，才让他 给配了几服。拿着。

**常家璧** (接药，不无感动地)大哥

**赵沧海** 行了，别说见外的话，哥哥不爱听。

**常家璧** 好，我就不说了。(委曲求全地)您这批活儿……我 一定赶出来。

**赵沧海** 那万国博览会拿 ……

**常家璧** 什么也不拿，算了!大哥，什么都依您，就求您答应 我一件小小不言的事。

**赵沧海** 说吧。

**常家璧** 每年初一、十五报国寺庙会，放我两天假，您让我背 箱子赶庙会去。就两天。

**赵沧海** (恨铁不成钢地长叹一声，以大哥的口气教训地)我 说兄弟，你怎么就烂泥糊不上墙呢?你现在是有身 份的人了，懂不懂?还去走街串巷摆地摊?(越说越 气)你怎么就这样不自爱呢?连哥哥脸上也不光彩。

**常家璧** (苦苦央求)大哥!

赵沧海 别说了，什么事都好商量……

常家璧 (也拧上了)就这事 ……

**赵沧海** 不行。(拿起泥人)以后不能再捏这些破玩意儿了。 (随手往桌上一扔)

**常家璧** (惊呼)啊呀!(拾起，已成两半儿)你!

**赵沧海** (一愣，凑过看看，不以为然)哼，等以后你寻思过来， 就知道我这也是为你好，兄弟!(下)

常家璧 (气得说不出话来，捧着破碎的泥人，郁积数年的怒 火终于爆发了)为我好?就这样为我好?(冲过去抓 起廊凳上晾的泥人儿一通乱砸)天天让我捏这些陈 谷子烂芝麻，你为我好?!

〔听到响声，屋里的翠花、常家玉、柳先生都跑出来。 **常家玉** 哥哥!

**翠** **花** 你疯啦!

〔常家璧从狂乱中清醒，抱头蹲下。

**柳先生** … …家璧兄，我这人说话嘴冷点，我看你这都不叫

“捏”泥人儿了。 **常家玉** 那叫什么?

**柳先生** 知道小孩儿用模子扣泥饽饽玩儿吗? **常家璧** (不悦地)您怎么能这样褒贬人呢?

〔杨进宝匆匆上。

**杨进宝** 常师傅!(见这么多人，略一踌躇，把常家璧拉到一 旁，悄声嘀咕)

**常家璧** (震惊地)真有这事?

**杨进宝** (从怀里掏出一尊泥人，递过)不信，您瞧!(匆匆下) **常家璧** (一端详，终于爆发)瞎!……我他妈的真成了泥模

子了!

**翠** **花** 怎么回事?

**常家璧** (把泥人一摊)你们看吧!

**柳先生** 这不是常青山老先生的泥人吗? **常家璧** 不，是我的!

**众** **人**(惊讶)啊?

**常家璧** “藏珍斋”把我捏的泥人儿拿去，稍稍一捣持，换上我 曾祖常青山的印记，就变成了假古董!

柳先生 (大彻大悟)啊哈!原来扣子系在这儿哪!什么“卖

不起价钱”,什么“狗肉上不了席”,全是连他自个也 不信的鬼话!怪不得你想捏什么,他总死乞白赖不 让你捏什么,你家壁兄捏的天好，脑袋瓜上总缺一样 东 西 。

翠 花 什么东西?

**柳先生** 令曾祖是什么朝代人?大清朝乾隆年；眼下是民国 了。你的泥人后脑勺缺根辫子，没这根小尾巴，“藏 珍斋”就捣持不成假古董，卖不了大价钱!

**常家玉** 我就不信，是古董就比现在的东西好?值钱?

**柳先生** 家玉姑娘，你阅历太浅，但凡出了名的东西，人活着 是有价之物；人一死，它就成了无价之宝。这就叫古 董!赵沧海何等人物?粘上毛他比猴还奸，他懂这 个生财之道，所以才要死了的泥人常，不要活着的泥 人常!

常家璧 (气极)真是无情无义!

柳先生 我有一句话，过去碍着你跟赵家交情不好说。 常家璧 您讲。

柳先生 你知道古人有一首诗专写这鸟儿的吗? 〔 众 人 愕 然 。

柳先生 (吟诵)百啭午声随意移， 汉瓦、青山花红紫树高低。 天奸，始知锁向金笼听， 锦，我不及林间自在啼。

常家璧 (咂摸出点滋味)您是拿鸟比人。

**柳先生** (点点头)想当初，季曾祖常青山，被皇上召进宫，论 舒适，那龙台凤阁比这西小院如何?论名声，那是御 赐皇封哪个作艺的有这幸遇?论情理，那叫天子知

常 山 遇之恩，应当以死相报。可是一进宫门，皇帝老子就 把他的一双手给封起来了。“非有诏不得塑”,没有 他的金口御言，不许捏泥人儿。常老先生深知，关在 金丝笼里的鸟，终究唱不出清新动听的歌，所以才冒 杀头之罪，逃出三文入尺的宫墙你.

翠 花 说的是啊，哪怕再去撂地摆摊，也比当泥模子强啊! [大家注视着常家壁抉择。常家壁沉思半晌，决然站 起，走到房檐下，摘下鸟笼子，将鸟诱出。

[鸟儿自由了，在人们注视下，飞落在墙外那棵玉兰 树上欢叫警

**常家璧** (高兴得直嚷嚷)好喽!咱们自己开个“泥人常”铺 子，自产自销，谁也管不着。

**翠** **花** (一笑)可也不是平地抠饼的事，本钱呢? **常家玉** 咱俩那点金银首饰能值点儿钱吧?

**翠** **花** 哪有金的，除了包金就是银的。再说，你的都在，我

就剩这副耳钳子了。 **常家玉** 怎么?

翠 花 忘啦?后街小柱子的那场伤寒病、任大爷发丧，咱能 瞅着不管?

**常家玉** **常家璧** **常家玉**

**常家璧**

三

常家璧

**常家玉**

**常家璧** **常家玉**

翠 花 驰 3

**常家玉** **常家璧**

常家鹭

翠 花

**活诸葛**

**活诸葛**

**活诸葛** **赵沧海** **活诸葛**

得，我卖“大出殡”!赵沧海老缠着让我匀给他 … … 胡说!那是你的嫁妆。

哥，在家我多少也是个帮手。“泥人常”的招牌 一 天 不挂出去，我 一 天不嫁人。

(感动)妹妹!……也好，咱对赵家做到仁至义尽，把 “大出殡”匀给赵掌柜，不多要，就五百。够顶下个门 脸儿就行。

(差点跳起来)您说的!外头两千都打不住。

咱们欠他的情。这下，两清了。 好嘛，我告诉他去。

等等。分出去的事先不告诉他，等你哥有机会再跟 他讲。

哎 ! ( 下 )

(对柳先生)走，见见那个华侨老客去。翠花，回头给

我们哥俩包顿饺子!(偕柳先生下) 〔活诸葛拎着半袋面从里屋出。

咦，你还没走啊?

哪能呢，我喝着稀的，拿着干的，怎么也得见嫂子一 面，谢谢啊。您忙，我再喝口水。

〔翠花下，进厨房，不一会传来她剁馅儿声。

(看看树上那只欢叫的鸟，又看着桌上摔坏的泥人， 奸笑起来)没想到，我活诸葛栽了 一辈子跟斗，今儿 这一跟头栽到皮袄上，给我拽住毛了。

[赵沧海兴冲冲上。 赵爷!

(有戒意)你?你在这儿干什么?

侍候赵爷。听说您把“大出殡”买下了?

**赵沧海** (厌恶地)出去!

**活诸葛** 是。(故意边走边喟然 一 叹)可惜啊!得了个死宝 贝，可生把自己手中的活宝贝给放跑喽!

**赵沧海** ( 一 震)回来!(略 一 琢磨，在桌上写了个“常”字)你 是说，他?

**活诸葛** 嘿嘿，您圣明。听说这两年有了他，“藏珍斋”买卖极 红火。法兰西的东方银行、大英帝国的汇丰、麦加利 银行、美国的花旗、小日本的正金、老毛子的道胜银 行，都往您这儿“噌噌”划银票。泥人常能点泥成金 啊 。

赵沧海 (突然大笑)你是说有人想挖我墙角?(扔给他一枚 洋钱)借你的口，告诉他们，是斗财还是斗势?斗财， 我赵沧海不敢夸有陶朱之富，也愿意陪他们玩玩；斗 势，“藏珍斋”有刘团长的股份……

**活诸葛** (没有接那洋钱)那是挂名的股东。

**赵沧海** 他的枪就是股份!您哪，少操心吧。

**活诸葛** 赵爷，诸葛一生惟谨慎，还有个大意失荆州呢。

**赵沧海** 好啊，让他们试试。想说动泥人常跳槽，万难。我那 兄弟知恩报德，义气!

活诸葛 唉，人心难测水难量噢。义气?三国的关云长怎么 样?曹操为拢住他，可谓心机用尽，上马金，下马银， 马赠赤兔，官封亭侯。到头来呢，还不是过五关，斩 六将，千里走单骑?为什么?只为关云长心中有个 汉家大业。

**赵沧海** 你未必说，泥人常有这心思?

**活诸葛** (拾起那枚洋钱掂掂)嘿嘿，这下你才知道，土坷垃也 能绊倒人吧?

**赵沧海** (才发现活诸葛不是个简单角色，笑)好，好小子!这 不是说话地方，走!跟我回柜上。

**活诸葛** (奴态十足)喳! 〔 切 光 。

**—** **—幕落**

**第** **三** **幕**

**时** **间** **：**四月初十，娘娘庙会。 地 点：赵家西小院的东房。

〔幕启：屋内布置简洁。墙上挂着那幅“泥人常”黄绫。

八仙桌上杯筷齐备，正虚席以待。屋里已掌灯。 〔常家璧兴冲冲地拽住柳先生，推门进。

**常家璧** 进屋啊， ……咳!您哪，就这点不痛快，陪我溜溜跑 了一天，怎么着也得在这里吃了再走。

**柳先生** (无奈笑笑)你呀，我这不是跟你客气，我是……

**常家璧** 怕把我吃穷喽，对不?坐下。(喊)家玉!家玉!(见 无人答应，又喊)翠花!翠花!

〔常家玉气吁吁地跑进来。 **常家玉** 嫂子回来了?

**常家璧** (误听)噢，那就叫她上菜，吃吧。 **常家玉** (也误会)哎。(下)

**柳先生** 翠花嫂子上哪儿去了?

**常家璧** 上妙峰山，烧香许愿去了。

**柳先生** (奇怪地)哎?不是说好，今天你不得空，改天再陪她 去吗?

242·

**常家璧** 咳，老娘们事儿，非说今天是四月初十，娘娘生日正

日子，求签许愿特别灵，犟不过她。

柳先生 (抱怨地)你呀你呀，今天正赶上庙会。人，蚂蚁盘窝 似的，她又挺着个大肚子，怕不挤喽，你就放心让她 一个人去了?

常家璧 你瞧我就那么鲁哪?有那院借给的马车，杨进宝陪 着她去。来来，斟上!

柳先生 (似乎放下了心)这还差不多。(以手遮杯)我说，酒 不忙喝，还是先把钱拿出来数数，看够不够，明儿一 早好把铺子盘下来。

常家璧 对，早把铺子盘下来，我们也好早点搬出去。不给 “藏珍斋”干了，住着人家西小院，心里总是愧的慌， 也堵得慌。(捧出一个储钱的小匣子，打开往桌上一 倒)都在这儿了。

**柳先生** ( 一 边数钱， 一 边说话)你觉得那个铺面还中意吧? **常家璧** (数着钱)地儿不错，正在闹市口，就是窄屈点儿，啊?

**柳先生** 那怕什么,好酒不怕巷子深啊。(眉飞色舞地)御赐 “泥人常”,就照乾隆爷这仁字做一面金字牌匾往外 一挂。嘿，你就瞧好吧!

**常家璧** (笑着摆摆手)我就为求个温饱，图个自在。

〔常家玉端着菜肴上。 **常家玉** 哥，我嫂子呢?

**常家璧** (奇怪)咦?刚才你不是说回来了吗? **常家玉** 咳，满拧。我那是问您。

**常家璧** 啊?那进宝回来了没有?

**常家玉** 我刚才就是从“藏珍斋”打听回来，也没有。 〔三人面面相觑。

**柳先生** 不会出什么事吧?

**常家璧** (自我安慰地)不会，两个大活人的。咱们喝酒。(说 着，神情恍惚地端起酒盅)

〔柳先生看看自己的杯子，伸手从常家璧嘴边夺过杯 子，取壶斟酒。

**常家璧** (这才发现是空杯)噢噢。

**常家玉** (忐忑不安地)别是嫂子在路上生了?

**常家璧** 瞎扯，她还差个数儿月呢!来来，吃咱们的，什么事

也没有。(强作镇定地干了一杯，不小心把筷子碰掉 地上)今儿怎么了?

**柳先生** 算了，还是迎迎去，要不，也吃不踏实。

**常家璧** (犹豫)那……也好。您先慢慢喝着，我看看去。 **柳先生** 一块儿去。

〔正在这时，听见外面有人碰倒花盆儿，“哎哟”一声。 **常家玉** (听出动静，惊喜地)是进宝!

〔门被“哗”地撞开，杨进宝踉跄跌了进来。 **杨** **进** **宝**(恐怖地)常师傅!

**常家玉** (忙搀住杨进宝)进宝，你!

〔柳先生举灯照看，只见杨进宝满脸伤痕，浑身精湿。

〔常家璧跑出门外一瞥，又跑回来。 **常家璧** (忙问)进宝，你翠花嫂子呢?

**杨进宝** (断断续续地)土匪……劫道……把她给，给绑票了! **常家璧** (愣住)什么?

**常家玉** (失声痛哭)嫂子!

**柳先生** (一跺脚，厉声地)别哭!

〔常家玉吓得噎住了哭声。

**柳先生** (倒了一杯酒给杨进宝)喝点，慢慢说，怎么回事?

杨进宝 (喝干了酒，惊魂甫定)我们去娘娘庙朝香回来，就怕 路上不太平，几辆马车约齐了，结伴儿走。眼看要出 山口了，没事儿了，我也松了口气。就这时，突然路 面上绷起了一道绊马索，把车揪翻了。没等我爬起 来，林子里跑出十几个土匪，提刀拿枪就围了上来



**柳先生** (一直闭目静听，这时才睁开眼)等等，别的马车呢? **杨进宝** 别的车都在我前头，我就看他们顺顺当当过去了

**柳先生** 怪。往下说。

杨进宝 我听见翠花嫂子喊救命，一急，扑上去想拼了。没容 我靠前，有人背后给了我一闷棍，把我打晕了。后

来，我是半道趁土匪不备，跳车跑回来的。 **柳先生** 知道他们是哪个山头的吗?

**杨进宝** (摇头)一路上，他们什么话也不说。

**柳先生** 进宝老弟，你先回去歇息，顺便告诉赵掌柜一声。

**杨进宝** (低着头走到门口又回来)常师傅，我，我没保住翠花

嫂子，我对不住您…… **常家璧** 不，这不怪你……

**杨进宝** (发誓)您等着，我杨进宝要不报这个仇，算我白披了 这张人皮!(扭头下)

柳先生 (送杨进宝出屋，随手掩上门)家璧兄，土匪内情，我 也略知一二。他们绑票，无非是想敲你一笔钱，只要 钱到，还是可以把人赎出来的。我马上托人去打听 打听 。

**常家璧** (束手无策地拉着他)柳先生 …… (突然单膝跪地)您 千万救救她!

**柳先生**

**常家玉**

安 

常家璧

培 蓝 常家宝



**柳先生**

**常家璧** **柳先生**

**常家璧**

兰

**柳先生**

**常家璧** **柳先生**

〔常家玉也跪下，嘤嘤哭泣。

(忙扶起常家璧克妹)家璧兄，朋友之交，生死相托， 我柳某人义无反顾，等信儿吧!(欲下)

[常家壁兄妹相送。

(打开房门，突然一声惨叫)啊! …… (张嘴说不出 话)

(扶住常家玉)怎么了你?

哆够嗦嗦地指着院中)力. ·力

柳先生出去拿回一把寒光逼人的匕首，上面穿着一 张帖子。



( 把 刀 放 桌 上 ， 一 看 帖 子 ) 好 快 啊 !

(明白了)是土匪送来的?

崇

(点头)要你三天之内送去一千块钱，否则就要撕票 就是杀人。( 一 指桌上匕首)快，看看刀把上有

**什么标记?**

(递过刀)有一个老虎脑袋。

(一听，大惊失色，忙拿过看)什么?……糟了!真是

领的柳 冤家路窄。 谁 ?



虎头子就是三横王啊。三年前，你跟他一场官司，赵 沧海实通官府，让你赢了，又怕三横王日后出来，纠 集地痞恶棍找他拼命，就又花了点钱，要买他一条人 命。谁知有人串通三横王炸狱逃走，落草当了土匪。 因为土匪最怕露名字，所以他就报名虎头子。

**常家璧** (一拳砸在桌上)我他妈的跟他拼了!

柳先生(搂住想夺门而出的常家璧)家璧兄，不可鲁莽，先坐 下，咱们合计合计。(把他推到椅子上，自己沉思地

拿着匕首和帖子自语)奇怪，三横王居然让赎票 … 算了，既然他让赎，我上山去一趟。钱怎么样?

常家璧 (看看桌上的钱)还差好几百呢，我就是砸锅卖铁，手 天也凑不出来呀!

**柳先生** 你手头还有多少泥人儿?

**常家璧** (懊恼地)咳，前天我跟那院的挑明了，要分出去自立 门户，就让“藏珍斋”把成品全挑过去了。

柳先生 哎呀，这事可真磷。这样吧，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去 借借。

**常家玉** 哥，找赵掌柜借借吧，咱们给他干了快三年了，他总

不会不讲点交情。 **常家璧** 也只有找他了。

**柳先生** 我走了，明儿听信。

〔常家璧兄妹送柳先生同下。

〔稍顷，杨进宝带着赵沧海和活诸葛进。赵沧海四下 打量没人，见桌上的钱，又发现匕首和那张帖子，急

游 拿起细看。常家璧丧魂落魄地进来。 **常家璧** 您 ?

**赵沧海** (上前拉住常家璧)老弟，我们看你来了。

〔活诸葛示意杨进宝先出去。 〔杨进宝下。

**常家璧** (心一酸，眼泪夺眶而出)翠花她 ……

**赵沧海** (难过地)知道，我全知道了。甭难过，这当口不是抹

眼泪的时候，得想法子，赶快把人赎出来……告诉哥 哥，还差多少钱?

常家璧 五百。您能不能先借给我?

赵沧海 (不高兴地)借?你我兄弟，还用得上这个借字儿?

(掏出几张银票，拣出一张)快拿着。

**常家璧** (感激涕零地接过)大哥，您对我恩重如山……我，我

替“藏珍斋”再……

**赵沧海** 瞎，你这说的什么呀!

**活诸葛** 赵爷，常师傅是个重情义的人。您不应允，他不落忍 哪。我看这样吧，“藏珍斋”不是要收几个小徒弟吗?

就让常师傅坐那儿指点指点，也别累着他。 **赵沧海** 也 好 。

**常家璧** (意外地)啊!让我教徒弟?

**赵** **沧** **海**(推心置腹地)兄弟，自从这几年“藏珍斋”为你包销 泥人，真是不惜工本，大做广告，总算把销路打开了。 现在，国内海外，慕名来订货的，何止千百。你泥人 常正是名扬四海，流芳千古的好时候啊。俗话说，豹 死留皮，雁过留声，人一辈子，能像鲁班爷那样，在世 上留下几座悬空寺、赵州桥，为后代景仰，被同行推 崇，也算没白到人世上走一遭。你说是不是这理儿? 我都为你算计好了，“藏珍斋”要立一条规矩，只要是 从你手中学出的手艺，不论是谁，他出的活，全得打 上泥人常的印记 ……

常家璧 (一声冷笑)嘿!(把桌上的钱收拾好，把那张银票放 回到赵沧海跟前，一拱手)赵爷，自打出了泥人常，我 老祖常青山就在祖先牌位前立下一条家规：泥人常手 艺传儿不传女。要是在我手里破了这条规矩，将手艺 传给了外人，对不起九泉之下老祖宗们啊。

**活诸葛** 咳，常师傅，刚才赵掌柜担保了嘛，不管啥时候，泥人 还姓常。人嘛，遇事总得有个变通劲儿 ……

**常家璧** 哼，于师爷，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种事我见多了。

泥人常要留艺保身，我不能砸了儿孙的饭碗。赵爷， 这件事对不起您了。

**赵沧海** 哎哎，兄弟，哥哥实在是不知道还有这一说。不知者 不罪，你千万别结记在心。这钱……

**常家璧** 算了，也别让您为难。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我，想 想别的路子。

〔赵沧海跟活诸葛面面相觑。 〔杨进宝一脸不高兴地上。

**杨进宝** 掌柜的，怎么能这样办事呢?你这不是乘人之危吗? **赵沧海** (沉下脸)哼，少掺言!(拂袖下)

〔活诸葛随下。

**杨进宝** (痛苦地)真是知人知面难知——心!(掏出一个小 包放桌上)常师傅，您拿着!(跑下)

**常家璧** (打开)钱?进宝 … … 〔唢呐崔端一笠箩上。

**唢呐崔** 常师傅，给，这是穷街坊们凑的。

**常家璧** ( 慢 慢从签箩里拿起一把长命锁)这些都是谁家的?

**唢呐崔** 瞎，都是过得着的，您甭…… **常家璧** (热泪纵横)乡亲们，谢啦!

——幕落

**第四** **幕** 港

**时** 间 ：距前场两天后。

地 点：三横王临时藏票处。

〔幕启：这是座废弃的寺院大殿一侧。泥胎塑像横躺 侧卧被推倒在地。佛龛后可直通后门。门外是舍身 崖。一张供案，几把凳椅。隐约几声虎啸猿啼，表明 这是地处深山恶谷之中。

〔老五陪活诸葛上。

老 五 ……这事有点扎手啊。

**活诸葛** 赵掌柜夸你老五呢：“老五这两年闯练出来了，这点 小事，他准能办得滴水不漏。”

**老** **五** 得了，别光拿话舔和人。

**活诸葛** 你不想想，赵掌柜跟驻军的刘团长是磕头的把兄弟， 你老五把这事儿办好了，日后想投过去，有赵掌柜一 句话，闹个连长没问题。

老 五 再说吧。眼下，还是这儿快活。 **活诸葛**告辞。(取出黑纱蒙上面)

老 五 这边走，僻静。(目送活诸葛下) 〔三横王上。

三横王 (发现走远的背影)老五，那是谁? 老 五 财神爷。

三横王 赎票的?

老 五，不，撕票的。陷 三横王 (不解地)唔?

老 五 也是泥人常的仇人，想借咱们的刀，把泥人常的媳妇

儿 … (做个杀人手势)嗯! 〔土匪甲上。

**土匪甲** 三爷，有赎票的来了。 **三横王** 赎哪张票?

**土匪甲** 泥人常媳妇。

**三横王** 嘿，这回热闹了。 **老** **五** 来的谁?

**土匪甲** 城里算卦的柳先生。 **老** **五** 叫他等着。

**土匪甲** 是。(下)

**三横王** 老五，当初抓了泥人常媳妇儿，我说宰了，出出我胸 中这股恶气，你不让，非要让他赎票。好吧，人是你 .抓的，赎就赎，坑他个倾家荡产，咱也见俩钱儿。这 会儿，你又改主意了。你他妈的闷葫芦里到底装的 什么耗子药?

老 五只要对咱合适，管他呢。杀了泥人常媳妇儿，您是又 报仇又得利。

**三横王** 那个要撕票的，出多少钱? 老、五 也是赎票的价。

**三横王** … … 好吧。

老 五 那这姓柳的?

251·

**三横王** 三言两语，打发他走人。

**老** **五** 大哥，您可别大意。这姓柳的，有名的铁嘴钢牙，死 人都能让他说翻身了。您不掏掏他的这番来意?

**三横王** 哼，我不信他的嘴还有我的刀快。来啊!

〔土匪甲、乙、丙、丁上。

**三横王** 你们刀出鞘，枪上膛，在这儿给我站脚助威。把姓柳 的叫上来!

**土匪甲** (冲外喊)喂，来!

〔几声阴森森的老鹬栗叫。

〔柳先生身背包裹上，好奇地打量周围。 **柳先生** 曜，四大金刚似的，干吗哪?

〔 众 匪 不 语 。

**柳先生** (谈笑自如)甭侍候了，哥儿们。我柳某人，穷算命的

一个，值不得这么排场，站着怪累的，散了吧。啊? **三横王** 来赎哪张票?

**柳先生** (从容地解下包裹)回虎头子的话，是泥人常媳妇儿。 钱已如数带来。

**三横王** 你没给她带点纸钱来烧化烧化?

**柳先生** (一惊，掏出那张帖子)您这叫什么话!这上头白纸

黑字写得明白：三天之内赎票。今天刚……

三横王 你啊，腿短了点儿，已经有人拿重金买下她这条命 了。我得讲个先来后到。等着收尸吧。来，把那娘 儿们拉出去撕喽!

**老** **五** 是。(欲下) **柳先生** (急了)等等!

**老** **五** (挑拨地)哼曜!你是什么东西，敢挡我大哥的马头? **柳先生** 不敢，求虎头子刀下留人。

**三横王** 原来你是诚心来断我的财路。来啊，先把他的舌头 给我拉了，我叫你吃不成这碗开口饭!

**土匪甲** 你呀，自找的不是。求个饶快滚吧! 〔柳先生哈哈大笑。

〔众人一愣。

**三横王** 你，你笑什么?

**柳先生** 我笑，笑你个“有眼无珠，不识好人”;我笑，我笑你个 “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

**三横王** (拍案)怎么讲? **众** **匪** (威吓)说!

**柳先生** 过去，江湖上一提您虎头子仁字，谁不挑大拇哥的? **三横王** (自得)嗯。那是你三爷替天行道，义字当先。

**柳先生** 可今儿一见，您哪，满不是那么回事。 **三横王** 你说!

**柳先生** 义者，信用也。大丈夫一言出口，掷地有声。你呢? 你绑了泥人常媳妇，下帖子三天赎票，这件事满城风 雨，谁人不知哪个不晓?现在，您又把吐出的话嗫回

去，这难道不叫背信弃义? **三横王** (哑口无言)这 … …

**柳先生** 往小里说，杀了泥人常媳妇，以后谁还敢来赎票?这 岂不是您自个儿断了自个儿财路?往大里讲，这一 刀下去，您就背一辈子“反复无常，见利忘义”的臭名 声，为江湖好汉所不齿，为天下人所唾弃，有哪个傻 瓜蛋愿意跟这种人为伍?您，孤家寡人还成得了什 么大气候啊!

**三横王** (恍悟)这，这，我这不是上了人家的窟窿桥了?

**柳先生** 您哪，自个儿慢慢寻思去吧。反正我是说完了，说够

了，说痛快了!(对土匪甲)走啊兄弟，拉舌头去。你 出老白干，我出酱口条，咱们分而食之，岂不快哉! (对三横王一拱手)三爷，东西有限，我就不让你了。 (扬长而下)

**土匪甲** (不知所措)三爷，这，这……

**三横王** (把气全撒他们身上)这什么这，还不快给我请回来!

〔土匪甲下。

**三横王** (挨个怒视绷着脸的王名土匪)还屎橛子似的杵这儿

干吗?(给一脚)滚! 〔众匪慌忙窜下。

警 长〔柳先生被土匪甲生拉硬拽地请上来。 **三横王** 柳 先 生

**柳先生** 怎么又不拉啦?

**三横王** 怎么能够呢，这是您挣钱吃饭的宝贝。 **柳先生** 没关系，我家里还有个备份儿的!

**三横王** (哈哈大笑)行，是条汉子。请坐。 **柳先生** 谢 坐 。

〔土匪甲退下。

**三横王** 柳先生，刚才您不该提泥人常仁字。一提他，我的气

就不打一处来。三年前，就是被这小子害得差点儿 送了命!

**柳先生** 三爷，您这话可又欠妥了。

**三横王** 怎么,大丈夫有仇必报，不对?

**柳先生** 我有一事不明，请教三爷您。三年前泥人常是何状 况?

**三横王** (鄙夷地)臭手艺人一个。

**柳** **先** **生**对喽。当时泥人常初到此地，他穷，身边连一枚刮痧

钱也不趁；他弱，人地两生。三爷您呢?三代人闯出 的码头，您拨根汗毛也比他的腰杆儿粗，怎么反而栽 他手里了?

三横王 (恨得咬牙)他有仗腰眼子的，就是“藏珍斋”那个赵 沧海。这狗东西，拿几个臭钱买通官府，想要我的 命!

**柳先生** (故作惊讶)是啊?这一节儿我可是听您讲才知道。

哎呀，今儿个又有人拿钱来买通您杀人……

**三横王** (有所悟地)唔?……啊!(喊)老五! **老** **五** 大哥。

**三横王** 刚才上山找你的是谁? **老** **五** 我不知道。

**三横王** 你瞎啦!

**老** **五** 您看，他黑纱蒙面，不露真相么。

**三横王** 黑纱蒙面?……是不是三天前给你通风报信的那个 蒙面人?

**老** **五** (看看柳先生，支吾不说)是……

**三横王** (看出有鬼，威胁地)老五，你要是跟大哥我玩花活， 我……说!

**老** **五** (害怕地)大哥，大哥……(忙贴到三横王耳边嘀咕)

**三横王** (冷笑)去你的吧!他给了你什么好处，这样替他捂 着盖着?大点儿声说，那个蒙面人是谁?

**老** **五** (示意柳先生在)大哥! **三横王** 说!

**老** **五** (无奈)……是“藏珍斋”的师爷，“活诸葛”。

**柳先生** (故意倒吸一口冷气)真是人心隔肚皮!那么三爷您 打算……

**三横王** 赎票!去，把那个娘儿们带来。 **老** **五** 是。(悻悻下)

**柳先生** (解开包裹)请三爷过数，整一千。 **三横王** 你的钱不够啊。

**柳先生** 怎么?这不是你开的价吗?又想变卦啦? **三横王** 告诉你吧，那娘儿们又下了一个。

**柳先生** (一惊，跌坐在椅上)什么!她生了?

**三横王** 生喽。还是个带把小酒壶的呢。现在行情照旧，每 人一千。

**柳先生** (急得直转磨)这，这——您这贴子上怎么也不写明 白呢?

**三横王** (幸灾乐祸地)你看，我可没你这两下子，能掐会算。

她才生，就爱凑这份热闹嘛。

**柳先生** (愁极) ……这可是万万没想到。 **三横王** 嘿嘿，客气，你柳神仙嘛，还……

**柳先生** 三爷，您宽限几天，我回去马上把钱凑齐……

**三横王** (变脸)不行。这个小兔崽子，我本来没说可以赎走。 今儿是你柳先生来了，我才给你个脸儿，让你回去好 有个交代。马上，两千块钱放这儿，人全带走。过了 这时辰，就免开尊口。

柳先生 三爷，我非常感激三爷您这点情份。是，泥人常不知 天高地厚，冒犯了您。可是呢，您是有身份的人，将 军额上跑得马，宰相肚里好撑船，如果您能以德报 怨，格外成全她母子性命，我敢说，这传出去，就是一 段千古佳话，准会被编进唱本里去 ……

**三横王** 哈哈哈，你这主意不错。我再给他买座房子，置上两 顷地，就更全科了，是吧?您哪，您这心眼儿比筛子

还多，绕过来绕过去，也想把我绕进去，是吧?我实 话告诉你，爷们!赵沧海这狗东西想让泥人常断子 绝孙，其中必定有他的盘算，我偏不叫他称心；泥人 常呢，也甭想又得媳妇儿又得儿子，让他如意。这叫 一碗水端平，不偏不向……

〔传来翠花凄惨的哭声。 **三横王** (狞笑)带上来!

〔众匪将翠花押上，翠花抱着襁褓中的孩子。

**三横王** 好了。这 一 千块钱我收下了。赏你柳先生 一 个面

子，母子俩人，你领回一个……

翠 花 (跪倒，哭求)大王，我求求你……

柳先生 (央求)三爷，您是个大仁大义的好汉子，您就高高 手，放过他娘儿俩。佛经上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 浮屠”……

**三横王** 得了，今天你就口吐莲花说下大天来，三爷也是开口不 改。你们合计合计，行，就任你领走一个；不行，我马上 把母子俩一锅烩喽。这可不是背信弃义吧?哈……

〔翠花绝望地“啊”了一声，瘫倒在地。 〔山间隐约传来阵阵虎啸声。

柳先生 (无奈地)嫂子，事儿至此，您，拿主意吧。 〔翠花只是嘤嘤啜泣。

柳先生 要不，要不就舍孩子吧，留得青山在…… 翠 花 (痛哭)孩子，你，你好命苦啊!

〔三横王向老五示意。老五一把夺过孩子。孩子大哭。 翠 花 (心如刀绞)不，不!(冲过去夺回儿子，死死搂住) 三横王 (极不耐烦地咆哮)到底怎么着?

柳先生 (单膝跪地)三爷，求您赏我柳某一个脸，日后如有用

着我柳某人之处，万死不辞!

**三横王** 唔?……这话当真? 柳先生 当真。

三横王 好。如果你依我一件事，就放了她们。 柳先生 请讲。

三横王 我佩服你柳先生的能为，如果你答应来入伙…… 柳先生 什么?

三横王 不干了吧? 柳先生 … … 不!

翠 花 (惊叫)柳先生!……你不能……

柳先生 嫂子，能，我能。三爷，我送她母子下山，交到泥人常

手中，算我不辱使命，再回来侍候三爷您。

〔三横王哈哈大笑。 **柳先生** 三爷不信?

**三横王** 信。(递过一把刀)你要真有诚意，就从我抓来的人 里头拉出一个，开开杀戒!

〔众人都被震惊了。柳先生更是愕然失措。 **三横王** ……拿着啊!(把刀硬塞过去)

翠 花 (把心一横)不能!(跪在柳先生脚下，双手颤巍巍地 把孩子举过头，字字带泪)柳先生，这是常家惟一指 望了，告诉他爹，替我多心疼这没娘的儿子；告诉他， 不要为我难过，自己保重。等到那一天，常家几辈人 的心愿了啦，让儿子带上那块黄绫，到我坟头喊声 ……妈!

柳先生 (扭过泪花花的脸，颤抖地接过孩子)嫂子，你就…… 放心吧!

翠 花 (凄楚地点点头，给柳先生磕了个头)只有来生来世

报您的大恩了!

**柳先生** (忙跪下扶她)嫂子!

〔 哀 猿 声 声 。

〔匪徒中也有扭头目不忍睹的。

**土匪甲** (单膝点地)三爷，您积德行好，饶了她吧。

**三横王** (气得一脚把他踹翻)去你妈的，有这菩萨心肠，当初 就别跟我下水趟了!(过去一把将翠花拎起来)给我 走吧!

翠 花 (死志已定，反倒镇静下来，从容地)三横王，阎王索 命还要订个时辰，我要眼看着他们叔侄俩下了山，才 能信服你是个说一不二的汉子。

**三横王** 好，我不能在你个快死的妇道嘴里落下包涵。走吧! 〔老五押翠花送柳先生下，出了庙门。

**柳先生** (搂住襁褓向翠花单膝行礼)嫂子!我替哥哥给您行 礼 了 。

**翠** **花** 快走!(含泪带笑，看着柳先生远去)

老 五 (推翠花)行了，进去吧。其实三爷舍不得杀你呢。

〔话未落音，冷不防翠花猛地挣脱了他， 一步迈上舍 身 崖 。

〔远处传来孩于隐约的哭声。 老 五 你!(欲挡翠花)

翠 花 (冲着山下喊)孩子! ……保住泥人常!(纵身一跳) 〔峡谷间，回荡起阵阵撕心裂肺的回声：“泥人常!泥

人常—— ” 〔 光 暗 。

**——幕落**

**第** **五** **幕**

时 间：翠花死后一年。 **地** **点：**常家外屋。

〔常家璧兄妹搬出赵家西小院已一年多了。这是京郊 穷人住的那种小土屋。外间，是常家璧的工作室兼睡 觉地方，一张用铺板搭的铺， 一点粗陋家具等。墙上 仍挂着那幅黄绫。八仙桌上供着翠花遗像，前面托架 上摆着那把匕首。屋内的陈设给人一种贫困潦倒和 压抑的感觉。

〔里屋门上挂一布帘，是姑侄住处。 〔常家玉拍着怀里入睡的侄子。

〔杨进宝拎一包药推门进屋。

**常家玉** (冷淡地)来啦。

**杨进宝** 这是常师傅的药。 **常家玉** 又是你掏钱?

**杨进宝** (憨厚地)嘿嘿。

**常家玉** 这算最末一次了。你的情，我们领了。

**杨进宝** (奇怪地)你怎么,今儿跟我客套起来了?

〔常家玉把孩子放床上，拍着；也不看杨进宝，也不搭

理他。

**杨进宝** (极不自在，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家里有活吗? 〔常家玉仍无反应。

杨进宝 (悻悻地找个小凳坐下，干咳着，偷偷翻眼看她)…… 家玉，这一年了，有句话，我，我想问问你，又觉得不 是时候……

**常家玉** 那就别说了。

**杨进宝** (噎得张了张嘴，又没了勇气)这……

**常家玉** 以后，这儿……你也少来。 **杨进宝** 为什么?

**常家玉** 这儿不比在赵家西小院。人多眼杂，让人说闲话。 要来，也等我哥在家的时候……来。

**杨进宝** (自尊心受到挫损，慢慢站起)那好，我……走。(欲 出 )

**常家玉** (看他那样子，又不忍心)进宝哥! **杨进宝** (可算又听到这亲热称呼了)啊?

**常家玉** 听说，人家给你提了一门亲事，是唢呐崔的姑娘。 **杨进宝** 提这干吗?

**常家玉** 我看挺好的，你就答应了吧! **杨进宝** 天好，我也不要。我……等你。

**常家玉** (背过脸，偷偷抹了一把眼泪，强装笑声)你别犯傻

了 。

杨进宝 (话一说开就顺畅了)我明白你意思。过去，你们常 家走字儿，我跟你好。一落难，甩你，是人吗?家玉， 我告诉你，我想了个好主意……

**常家玉** (急忙转过身，冷冰冰地)你别说了，你什么也不明 白。咱俩的事，算过去了!

**杨进宝** (如五雷轰顶)什、什么?这不是真的!你，你说：这 是闹着玩儿的。你说!

**常家玉** 是真的，我改主意了。你知道我的脾气。 **杨进宝** 我怎么的你啦?说出来，我明白了，改!

**常家玉** 咱们不合适。(开开门请他走)你……恨我吧。

**杨进宝** (绝望了) ……怪不得，这几天我来，你老带搭不理 …… (走到门口转过身，怨恨地)你是变心了!(甩 门，跑下)

〔常家玉痛苦地扑过去拉开门，想喊，又强忍着掩上 了门。孩子被惊，“哇哇”哭了。

常家玉 (抱起侄子，坐在床边，“啊啊”地拍着、哄着。孩子平 静下来，她又愣愣地回味着刚才杨进宝的话，苦笑) 我变心了，我……(满腹辛酸，拍着孩子，低声哼起 《捏泥人》歌)

哥啊哥，我的哥，

和块泥儿捏咱俩个。

捏一个你， 捏一个我，

捏得来同在床上卧。 傻哥哥，你还信不过?

把泥人儿摔碎，

就着水儿重新和。

再捏一个你， 再捏一个我，

哥哥身上有妹妹，

妹妹身上有哥哥 ……

(唱得声泪俱下)

〔歌声中，门无声地开了。杨进宝悄然进来，站在门 口，他听明白了。他那沉重的喘息声惊动了常家玉。 她回头，一惊，把孩子放回床上，慢慢站起身。二人

四目相视，多少心声在无言地狂热交流。 **常家玉** 你 … …

**杨进宝** (一步步走近，猛然抓住她的双臂)家玉! …… (掏出 一对银镯子，近乎粗鲁地要给她套上)

常家玉 (惶恐地抗拒，抓住银手镯)不，不行!听我说，进宝 哥!我……我也巴不得今天就成亲。可是不行，我 起过誓，不帮泥人常兴家立业，我决不嫁出去。眼 下，家里这么个惨象，你要等到哪年哪月……

**杨进宝** (热烈地)死心眼儿，帮你哥，两双手不比你一双手 强?

**常家玉** (不敢相信)你，你是说，招赘到我们常家?

**杨进宝** (坚定地点点头)等到泥人常真的自立了。等到那一 天，咱们再分出去，另过。

**常家玉** 进宝哥，你……真好!(偎依在杨进宝身上)

〔外头传来柳先生边跑边喊的声音： “家璧兄，家璧兄!……哎哟!”

〔常家玉忙挣脱开杨进宝，拿着那对银镯子，抱起侄 子进里屋。

〔杨进宝开门迎出，扶柳先生进来。 **柳先生** (单腿蹦着进来)哎哟，哎哟嗬!

**杨进宝** 踢哪儿了?

〔常家玉出。

**常家玉** 怎么了，柳先生?

柳先生 没什么没什么,这叫乐极生悲。你哥呢? 常家玉 摆地摊儿，没回来呢。

柳先生 快，找回来!喜事，天大的喜事! 常家玉 喜事?

杨进宝 说说，什么喜事?

柳先生 你哥捏的“赶庙会”,在万国博览会，得了一等金质 奖!嘿，平地一声雷，泥人常名扬天下了!

常家玉 真，真的?(高兴得团团转)没想到，……柳先生，您 坐啊……哦，我要干吗?我好像忘了一件事儿似的



柳先生 快找你哥啊!

常家玉 哦对!我乐蒙了! 杨进宝 我去!

常家玉 不不，一定要我告诉他的。(欲下)

柳先生 哎哎，美洲华侨致公堂派人送来金质奖章和一等证 书，在“解金貂”酒楼等他。叫他快回来，换件衣服一 起去。

常家玉 哎!(跑下)

杨进宝 (乐得直嘿嘿)柳先生，您喝水……柳先生，您说，这 下泥人常该出头了吧?

柳先生 那还用说。这些年，心里堵的慌，真想咬谁几口解解

气。这下，痛快! 杨进宝 痛快!真想喊喊。

柳先生 小伙子，泥人常不单为咱们国家挣了体面，咱们也沾 光。往后，你走到哪儿，有人问你哪儿人，你就腆着 胸脯大点声：“听说过泥人常吗?我的街坊!”哈哈哈



**杨进宝** (真诚地)柳先生，明儿，明儿您赏我个脸，咱们就为 这，敞开了吃他一顿。

**柳先生** 老弟，我知道，你对常家，真心实意。我愿意舍命陪 君子，喝他个一醉方休。

**杨进宝**(高兴地)哎哎，您这是瞧得起我。柳先生，还有，您

得劝劝常师傅，现在他连药都不吃了。 **柳先生** 什么?不吃药?

杨进宝 可不，打去年翠花嫂子一死，他火气攻心，就得下个 咯血的病。幸亏请了施仁堂的董三帖给开了方子， 调养了半年，好容易才见点好。身子骨还灯笼风似

的，就又去摆地摊儿，最近连药也给免了。 **柳先生** 他也是债台高筑，生计所迫哪!

杨进宝 那不行啊，听董三帖说，他这病一是治，二是养，照这 样下去，他就撑不了三年五载的。这话您可别告诉 他 。

柳先生 你放心，我已成竹在胸。 〔赵沧海喊着，推门进。

赵沧海 常老弟……(见柳先生，一愣)你? 柳先生 (顿生戒心)你?

〔自从柳先生赎票下山，赵沧海就知道事情有变。他 疑惑柳先生知底，暗中曾托人给他意味深长地警告 过。还好，这一年柳先生果然没给他惹麻烦。今天 又见到，他不得不再敲打柳先生几下。

**赵沧海** 我想干点什么事儿，总有你在场。 **柳先生** 讨人嫌嘛。

**赵沧海** 哪里。我向来钦佩柳先生说话办事都——有个分 寸!

柳先生 (意会)是啊，该说的说 …… 赵沧海 (紧凿一句)那不该说的呢?

柳先生 不该说的嘛 …… 赵沧海 啊 ?

柳先生 (一语双关)那就难说罗。哈哈 …… 赵沧海 (自以为胜利)哈哈哈!

〔门外传来常家璧兴奋的喊声：“柳先生!……”随声 闯进。

常家璧 柳先生!……柳先生，这是真的?

〔常家玉背着哥哥的箱子跟进，径入里屋。 赵沧海 兄弟!

常家璧 (大喜之余，不念旧嫌)赵……赵爷!

赵沧海 哥哥特意来贺喜。泥人常一代比一代出息了。走，

哥哥在“藏珍斋”备下酒席，为你庆贺。 〔常家玉拿一件半新大褂出。

柳先生 我说我总讨人嫌不是?鄙人有约在先了，赵爷。家

璧兄，人家在“解金貂”恭候多时了。 常家璧 (歉然)您看，都碰一块儿了 ……

赵沧海 当然，先去“解金貂”。咱们自家兄弟改日也行。 柳先生 对，赵爷是个明白人。(拽住常家璧)快走吧。

赵沧海 等等。我有几句话，决不耽误你们。 常家璧 您说。

赵沧海 兄弟，哥哥今儿来，一为贺喜，二为请罪。弟妹被绑 票时候，我千不该万不该，迫于“藏珍斋”股东压力， 给你出了难题。过后，我这心里像吃了苍蝇一样，不 自在。还求兄弟念哥哥平日好处，多多担待。

常家璧 (深叹一声)算了，杀人不过头点地，有你这句话，过

去的事，一风吹了。

**赵沧海** 兄弟大仁大义。那明儿就搬回西小院吧? **常家璧** 嘻，不不，这儿挺好……

**赵沧海** 好什么,这也叫人住的地方?多进来个人，都要摞起 来了。你要不回去，我搬来， 一块儿住。还有件事， 哥哥知道你，多少年了，一直想有个泥人常铺子。有 心想成全你，助你一笔款子，又怕你生性好强，不收。

这么着，咱们兄弟合伙…… **常家璧** 什么?你跟我，合伙做买卖?

**赵沧海** 对。专销你的泥人儿，就拿这仁字(指墙上黄绫)当 字号。亏了，全由我兜着；赚了对半劈。

**常家璧** 不，不行。 **赵沧海** 为什么?

**常家璧** 什么也不为，就是不行。

**赵沧海** 哦，我知道了，你还记着哥哥那点儿对不起你的地 方。兄弟，人嘛，活一辈子，谁也免不了有个马失前 蹄的时候，咱兄弟相处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打“解金 貂”酒楼，你跟三横王打那场官司到今天，哥哥对你

怎样?你说。难道还疑心哥哥不成? **常家璧** ……不说了。

赵沧海 不，事情成不成，没关系。可你得说出个子午卯酉 来，要不，(难过地哽咽)哥哥总是块心病。

**常家璧** (被逼无法，只好找借口)你不看我穷得连耗子都留 不住，还有钱开铺子?

**赵沧海** 本钱全由我出。

**常家璧** 我这人拧性，不服管束。

**赵沧海** 想捏什么你就捏什么,没人管你。

**常家璧** 我坐不住。

**赵沧海** 背箱子、走街串巷、赶庙会，都成。 **常家璧** 我……我 … … (找不出别的借口)

**赵沧海** 还有什么?说出来件件依你。(见常家璧无话可讲) 其实，我这真是为你着想，以后，你就一门心思捏你 的泥人儿了，买卖上的事全交我，用不着像现在，一 天为三张嘴去奔命。

常家璧 ( 只好拿出杀手锏)大哥，我说句不好听的，你可别在 意。这事儿啊，现在是这么说了，以后日子长了，免 不了有牙齿咬舌头的时候。我看算了。

**赵沧海** 别介!你这话对。亲儿弟还明算账呢，咱们立字为

据 。

**柳先生** (忙制止)家璧兄，这不是三句话两句话能了的，我看 还是改天从长计议。

赵沧海(把写好的字据和随身带来的笔、砚放桌上)其实很 简单，上头都是兄弟你的意思。你一划押，我好筹办 去。疏通官方、呈文备案、找铺面，事情太多，宜早不 宜 迟 。

〔常家璧看着字据正犹豫，赵沧海把笔塞到他手中。 柳先生 等等。家璧兄，有件事本想到“解金貂”再谈。既然

现在赵掌柜这样迫不及待，咱也说说，你自个儿好核 计。

**常家璧** 什么事?

**柳先生** 华侨致公堂知道泥人常这几年境遇不济，很同情，想

请你出国谋生。你要应允的话， 一切他们包了。 众 人 (惊讶)出国?

**常家璧** 柳先生，出国，怕不成。

**柳先生** 你还是想想再说。

**常家璧** 这不用想。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常家泥人 就是这么个土生土长的土玩意儿，它离不开中国的 风土人情。要是出了国，几代人后，要么他们只有按 我留给他们的东西捏，当个泥模子；要么就得变。比 如一朵花，挪个地方，水土不一样了，不是枯死，就得 窜种。泥人常既不能改姓，更不能改种啊!您说是 不是?再一层，常家的泥人儿，被卖到外国的多，留 在民间的太少了，要是连泥人常手艺也连根刨，嘿， 太对不起乡亲们了。

赵沧海 (趁机损人)就是，人不能忘本，胳膊肘朝外拐，老想 着把自己一点好玩意儿捣腾给外国人，这可是有点 ……啊，不是那么个味儿。

**常家璧** 别这么说，柳先生也是为我好。

**柳先生** (冷笑)赵爷说得好，但愿你说话永远嘴对着心。要 不是被挤兑得没活路，谁愿意抛下祖坟不管呢。家 璧兄，你呀，太实在!干脆我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 吧，泥人常不离开此地，死路一条。有人不会放过 你!

〔停顿。众人感到话中有所指。

**赵沧海** ……哈哈哈，柳先生，你们这些算卦相面的就喜欢悬 悬乎乎，唬人。

常家璧 不，你说，为什么?

赵沧海 (知道不可逼的太急，主动缓兵)你叫什么真啊，他也 就是这么随便一说。得了，咱们这事儿以后谈也好， 免得忙中出差。(收拾起字据)你们快去“解金貂”酒 楼，别让那些华侨老客久等了。

**柳先生** (能不在这里说，就不在这里说，让步)对，快走吧。 **常家璧** 不，您不挑明了，哪儿也不去!

**柳先生** (连拖带推地)有话，会慢慢告诉您的嘛。

**赵沧海** (紧张，带笑威胁)啊，柳先生，有句丑话奉告在先。 我们弟兄之间有过点误会，现在已言归于好，您背着 我最好嘴头子上修点德，咱们都别干那种白天出去，

晚上不打算回来的事儿。

**柳先生** (猛回过身)什么意思，您哪?

**赵沧海** (哈哈一笑)戏言一句，戏言一句。 〔柳先生冷笑一声。

**常家璧** (更犯嘀咕了)柳先生，您心里有话!我求您了，说。 不就是三横王吗?我就等着他呢。

**柳先生** (瞪着赵沧海，心想不点点你，你也以为我太可欺了)

三横王?哼，不怕黑李逵，就怕笑刘备噢! **常家璧** 谁还能跟我有仇?

**柳先生** 不见得都是为仇，有人是为你的一身绝艺，为财!

**赵沧海** (以为柳先生要兜底了，就先发制人)说得好。不错，

是有这么个人。 **柳先生** 谁 ?

**赵沧海** 你!就是你这个笑刘备，假善人么。你使了外国人 的洋钱，危言耸听，想把泥人常卖到海外，举目无亲，

好与洋人为奴! 〔众人半信半疑。

**柳先生** (气得哈哈大笑)真是蛇咬一 口，入肉三分。那么说， 翠花也是我柳某人所害的喽?

**赵沧海** 那是三横王。 **柳先生** 是三横王?

赵沧海 是三横王。

柳先生 你说话底气足点。 赵沧海 你敢说不是?

柳先生 哼，真正的元凶并非三横王。 众 人 啊?

常家璧 你说是谁?

柳先生 “藏珍斋”的大掌柜……(话说半句，故意煞住) 赵沧海 (一惊)……你你!

柳先生 (接下半句) ……是个聪明人。我柳某有几处不明，

请教阁下。 赵沧海 说 !

柳先生 翠花他们朝香回来，是约齐好几辆车同行，为什么土 匪偏偏就劫她呢?这是谁通风报信?赵爷，您，知道 吗?

赵沧海 你干吗老盯住我?

柳先生 (冷笑)您高明啊。泥人常为“藏珍斋”干了几年，多 亏您保他们平安无事。刚想自立门户，就招来滔天 横祸，这不是太巧了吗?

常家玉 (明白)原来是你……笑面虎!

常家璧 (恼恨地)姓赵的，你……(返身抓起桌上那把匕首， 要扑过去)

柳先生 (拉住)家璧兄!

赵沧海 (慌忙躲闪)进宝!

〔杨进宝抢上一步，架住常家璧的手，想夺刀。

常家玉 (惊恐地)进宝，你!

常家璧 (怀疑地)原来你也 ……

杨进宝 (痛苦地)常师傅!……你不想想，孩子还小，手艺未

传啊!

〔常家璧一听，举刀的手垂了下来。杨进宝趁机夺下 刀。柳先生扶常家璧坐下。

赵沧海 (见危机已解，又壮起胆子)兄弟，你不能听姓柳的胡 说。你不想想，当初是谁把三横王弄进大狱?论仇，

他跟我更深，能听我的指使吗? 〔这话使众人又疑惑了。

柳先生 哼!谁拿一千块白花花的现大洋上山，买翠花一条 命?何况三横王不见得知道谁在背后提的线呢。

赵沧海 那你说是我了? 柳先生 这是你自己说的。

赵沧海 姓柳的，你敢跟我手拉手打官司去? 柳先生 废话。你敢摆擂台，我就敢上阵。

赵沧海 好!你要拿不出真凭实据，当心办你个诬告! 柳先生 我诬告谁了?

赵沧海 我 。

柳先生 (油滑地)请问，我指名道姓赵沧海仨字了? 赵沧海 (被噎得说不出话来)你，你，你这恶棍!

柳先生 恶棍骂得好。

赵沧海 (咬着牙)等着!(悻悻地下) 柳先生 (拱手)清茶恭候!

〔杨进宝随赵沧海下。 常家璧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柳先生 (长叹一声)早告诉你又怎样?无非一打官司二拚 命。若拚命，无异于拿鸡蛋碰石头。若打官司，你又 敌得过他的钱财、势力?

常家璧 这里不行，我告到北京!不信他能一手遮天? 272·

柳先生 好!就算你碰上个包公再世，海瑞重生，你又能把三 横王传到大堂对证吗?拿不出人证、物证，这场官司 就得三年、五年拖下去，会把您身子骨拖垮的!当今 之计，只有出国。一来逃出魔爪，二来，华侨致公堂 答应治好您的病。家壁兄，为报仇，为传艺，也只有 这条路了。

**常家璧** (思虑再三)不，出国容易，回来就难了。泥人常手艺 不能在中国绝了。

柳先生 (仰天长叹)有你这句话，我不能再劝了。白居易也 说过：“动人心者，莫先乎情”。您就是多情人哪!我 相面的嘴里不都是奉承话，我打心里说，您的绝艺超 过了您的先人，就在这个“情”字上，可这世道非但不 领你的情，还容不得这点情哪!好了，我去“解金貂” 酒楼告诉他们一声。(欲下，又叮嘱)家璧兄，不出 国，也避避好。否则，赵沧海非除掉你不可。 一来， 他捣持假古董把柄在你手里，传出去，“藏珍斋”非摘

招牌不可；二来，赵常两家有杀妻之仇，赵沧海深知 你是个血性汉子，你在，总是他心腹之患。你，好自 斟酌吧。(下)

**常家玉** (见常家璧直发愣)哥哥! 〔常家璧听而不闻。

**常家玉** (扑到他跟前，痛哭)哥哥 ……

**常家璧** 仇人就在眼前，可我不能 …… (捶掌)嘿! **常家玉** (恨自己)我为什么不是个男的!

**常家璧** (心一动)是男的，你又怎么样?

**常家玉** 舍出这条命，我宰了赵沧海那狗东西! **常家璧** (两眼盯住妹妹)你……真的能舍命!

**常家玉** 哥哥，你说。只要能报仇!

**常家璧** (欲说不忍，避开妹妹的目光)……不，不能。 **常家玉** 说呀!

**常家璧** (下决心)刚才，要不是进宝一句话，我真和姓赵的拚

了。他的话对……妹妹，你能答应我吗? **常家玉** 什么?

常家璧 (痛苦地)我知道这样会误你一辈子。可是……我知 道，我这痨病腔子拖不了几年了。你侄儿还小，指望 我把手艺传给他，办不到了。再说，你嫂子的仇不 报，我死不瞑目。只有你，趁这几年我还活着，把手 艺传给你，等孩子大了，再传下去……

**常家玉** 这怎么行?当初祖宗立下家规，“传儿不传女”啊。 **常家璧** 是。立规矩是怕手艺外传。所以求妹妹你-

**常家玉** (顿时明白了，害怕地站起来，直往后缩，哀求着)不， 不不，你别说，别往下说……不，你先听我的事儿，先 听我说 ……

**常家璧** (执拗地)听我说完，答应不答应在你。我求你在我 跟前起个誓，终身不嫁人!

常家玉 (像被一座大山压倒，呻吟着，下意识地摸到兜里的 那对银镯子，银镯子萌动了她反抗的本性)我不干! 我不听!你给我出去，我不干!(把常家璧推出屋 外，关上门，像瘫了似的背抵住门框，掏出银手镯，痉 挛地咬着它，迷乱地)我不干，我不干 …… (泪水似开 了闸地淌下来)

〔门外传来常家璧的打门声和哀告声：“妹妹……妹 妹，咱们是一奶同胞的亲骨肉。不是哥心狠，是世道 ……逼到这一步。我求你顾念常家几辈人的心血，

你要不答应，泥人常只有绝传，以后拿什么去养家糊 口、把孩子带大?妹妹 …… "

**常家玉** (听着哥哥哭诉，内心反覆矛盾，但一想到答应下来 的后果，又冲动起来了)不，不行，让我去死，让我去 找姓赵的拚命!(猛然拉开门 她惊呆了，几步踉 跄退了回来)

〔只见常家璧跪在门外，惨白的月光照在他枯瘦痛楚 的脸上，映出点点泪光。

**常家玉** (醒悟过来，前去拉起常家璧，拖他进屋)哥哥，你怎 么了?你怎么啦?

常家璧 (悲痛欲绝地自语)我这是怎么了 ……怎么了?绝就 绝吧，绝了就绝了吧! ……天!天地这么大，怎么就 容不得一个泥人常啊!

〔里屋的孩子被惊吓醒了，恐惧地哭喊：“妈妈!妈妈

"

..

〔常家壁踉跄地奔进里屋去抱孩子。

〔孩子的哭喊提醒了严酷的现实，常家玉面如死灰， 她走到翠花遗像前。

**常家玉** 嫂子 … …

〔在孩子“妈妈，妈妈……”的哭喊声中，响起了翠花 临终托孤的话：“柳先生，这是常家惟一指望了，告诉 家璧，多替我心疼这没娘的孩子。告诉他，别为我难 受，等到那一天，常家几辈人的心愿了啦，让儿子带 着黄绫到我坟头喊声：妈…… "

**常家玉** (痛心地捂住脸，扑到桌上)嫂子……(抬起头，望着

遗像，终于慢慢跪下)我起誓! 〔常家璧抱着儿子出来。

常家璧 (发现)妹妹!你 … …

**常家玉** (推开哥哥，麻木的脸上凝着一缕听天由命的凄苦笑 纹)哥，答应我，走，马上离开这儿。一辈子，我再也

不……回来了! 〔切光。暗转。

〔已是夜深人静。黑暗中只听得有人在门外轻轻呼 喊：“常师傅，常师傅!……家玉，家玉!”

〔门被推开，借着泻进屋的月光，看清了是杨进宝。 他喊着找遍了里外屋。突然，听见什么,忙藏到外屋 门后。

〔门外赵沧海的声音：“怎么敞着门儿?快进去看 看!”

〔活诸葛提着灯笼，战战兢兢地走进。 **活诸葛** (看了看)赵爷，都跑了!

〔赵沧海一步迈了进来。 **赵沧海** 跑了?

**活诸葛** 人没了。您瞧，连翠花的泥人儿也没了。

**赵沧海** (连连跺脚)一定是进宝这小子来过了。(冲外喊)钱 贵，快去报告黄警长，说他们跑了，还有杨进宝!其

他的人分几路，快追! 〔外面答应：“是喽!”

〔乱七八糟的脚步声远去。

**赵沧海** (恶狠狠地盯着活诸葛)事情都坏在你手里!

**活诸葛** (吓得急忙辩解)别介，赵爷!你们打这儿回去，杨进 宝就把我证出来。我没想到他是为了翠花死的事 啊!我不知道他已经恨上咱们啦!

赵沧海 简直活活一个泔水桶!你他妈的说了也就说了，为 什么还给他写供状划押?白纸黑字，就是凭据。要

是落到姓常的手里，不是个麻烦? **活诸葛** 我没法，他把刀横在我脖子上。

**赵沧海** (懊悔地)嘿，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抓住他，我…… **活诸葛** 抓住他，决不能轻饶了。还有姓柳的!

**赵沧海** 废什么话!唉，早知你是这么个软棉花捏的，当初就 不该收你!(欲下)

**活诸葛** (忙拦住)赵爷赵爷，我这儿还有一样好东西。(掏出 黄绫)您赏眼!

**赵沧海** (惊喜地)黄绫子!……你今天来过这儿?

**活诸葛** (谄媚地摇摇头)我早就请了一位高手，复制了一块， 又神不知鬼不觉来掉了包。这是货真价实的。泥人 常手里那块，嘿嘿，假的!赵爷，这可是古董，值大价 钱 。

**赵沧海** 不，这是金字招牌。从今而后，我就是泥人常的正 宗。走!

**活诸葛** 喳。(当他走到门口，突然灯笼照见门下露出杨进宝 的两只脚，吓得直往后缩)啊!……啊! ……

**赵沧海** 什么毛病?

**活诸葛** (指着门后)……脚!(把灯笼一扔，一个箭步想窜出 去 )

〔门“砰”地关上，杨进宝攥着那把匕首堵住去路。 赵沧海 (吓一哆嗦)你!

〔杨进宝眼露杀机，步步逼上。赵沧海、活诸葛吓得 连连后退。

杨进宝 (一把拎过活诸葛)我把你这条狗 … …

(挥手一拳)

〔活诸葛被打趴在地。杨进宝冲他腰眼又是一脚。 **活诸葛** (“叫了”)哎哟!爸爸，饶命!

〔照着“规矩”,杨进宝只好收回又抬起的脚。活诸葛 紧爬了几步，躲开。

**杨进宝** 回头再跟你算账!(回头逼向赵沧海)你不是饶不了 我吗?

赵沧海 (口吃地)进宝，进宝，别，别这样。有话好说……是

我的不是，你高高手，要什么?钱、房子、买卖? **杨进宝** 我要你的命!

赵沧海 (见杨进宝背后的活诸葛正偷偷抬起脑袋张望，有了 主意。暗示活诸葛从背后下手)你真的要赶尽杀绝，

一个也不放过吗?

〔活诸葛一惊，又趴下。

**杨进宝** (冷笑)我放你，你放过柳先生吗?放过泥人常吗? 放过我吗?

**赵沧海** 好，看来今天是过不去了。有几句话你得听听，说完

了，要杀要剐，由你。 **杨进宝** 说 !

赵沧海 别忘了，你从小没爹没妈，是我从大街上把你领回来 的。这十几年，你杨进宝摸摸心口想想，我待你怎 样?别的不说吧，就连你这一身的功夫，不也是我请 人教你的吗?进宝，你不能忘恩负义!

**杨进宝** 放屁，你是拿我当你看家护院的。过去，我还真拿你 当人看，原来你吃人都不吐骨头渣子!

〔活诸葛趁杨进宝不注意，战战兢兢兢爬起来，抓过 一张小板凳，刚举起来，听得杨进宝一声怒喝，吓一

哆嗦，又缩了回去。

**杨进宝** 跪下，明年的今天，是你的周年!

**赵沧海** (一面躲闪， 一面对活诸葛的畏缩恨得咬牙切齿，拚 命暗示)姓杨的，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了……下手 啊!你他妈的还等什么?(跺着脚)孬种!

杨进宝 好啊，你真有点骨头!(刚举刀) 〔活诸葛举着小板凳扑过来砸去。

〔杨进宝听到动静， 一偏脑袋，板凳擦肩飞了过去。 他一撒步，一把抓住没站稳、栽过来的活诸葛，手起

刀落—— 杨进宝 找死，你!

〔活诸葛应声倒地死去。 〔赵沧海趁机夺门而逃。

**杨进宝** (追到门口)掌柜的，清了账再走!(一声吆喝，手中 匕首飞投出去)

〔传来赵沧海一声惨叫。

〔杨进宝看着门外，惊惧地步步后退。只见赵沧海踉 跄扑到门旁，带着垂死的仇恨，指着杨进宝。

**赵沧海** 你 ……你 … … (倒地死去，露出背上插着的那把匕 首 )

杨进宝 (拔下匕首，双手托刀跪下，朝天祷告)翠花嫂子，您 闭眼吧，进宝替您报仇了!(从赵沧海身上割下半幅

衣襟，蘸上血，在墙上写下：“杀人者，木……”) 〔万籁无声。

〔柳先生悄然闪进。 **柳先生** 你想干什么?

**杨进宝** 好汉做事好汉当。

柳先生 (一笑，拿过蘸血的布团)你倒真有点大丈夫的傻气。 (在“杀人者”下面就着那个“木”字改了个“三”字，写 成：“杀人者，三横王”)

**杨进宝** 他们不一定信。

**柳先生** (掂掂手中的刀)这不是三横王的刀吗?(把刀插在 血字上)快走吧!

**杨进宝** (从赵沧海身上搜出那幅黄绫)您知道常家兄妹上哪 了?

**柳先生** 这倒没说。临走，上我那儿，让我替他们变卖家产，

还债。这不，我想来清点封门，正赶上你这一出。你 想找他们?

**杨进宝** 找。就是天涯海角，也找!

**——幕落**

**第** **六** **幕**

时 间：距前幕五年后。小雪纷飞的寒冬。 地 点：某尼姑庵佛殿后侧。

〔幕启：舞台左侧是释迦牟尼佛龛的背面，上立一尊护 法神韦驮像。这尊韦驮面目酷似杨进宝。常家玉站 在供案上正作最后的彩绘装饰。台中有一桌几凳，上 放颜料笔砚和工具箱。地上一盆行将熄灭的炭火。

〔六岁的侄子常继业从佛龛后探出脑袋。他为眼前的 泥塑所吸引，偷偷蹭到常家玉后面，用手中的泥团模 仿着捏起来。

**常家玉** (从供案下来，审视泥塑，痛楚自语)进宝哥，咱们来 生来世……再见吧。

**常继业** (不解地)姑姑，这不是护法神韦驮吗?您怎么叫他 进宝哥呢?

**常家玉** (一怔)继业，怎么不跟你爸就伴儿? **常继业** 爸爸让我来看您捏活儿的嘛。

**常家玉** ……噢。(略一沉吟)去，给姑姑买点颜料去。(掏

钱 )

**常继业** (不乐意)我不。

常家玉 听话。

常继业 (嘟囔地接过钱)买什么色儿啊?也不说。

常家玉 (一时没想好)买……买一两红朱吧。哎，这泥人儿 谁捏的?你?

常继业 (忙将泥人藏到背后)不，没……

常家玉 (脸一沉)给我。

常继业 (恳求)我玩儿嘛。

常家玉 玩什么不行，玩泥?给我。

常继业 (无奈，交出)姑姑，你别……

〔话音未落，常家玉将泥人揉成一团，扔在供案上。 常家璧上。

常继业 (大哭)不行!我不干!要你赔，要你赔 ……

常家玉 (心酸地蹲下，哄劝)不哭不哭。继业，是姑姑不好。 不哭了，啊?颜料不买了，这钱拿去买串糖葫芦…… (突然发现常家壁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在眼前。她惶 惶站起)哥，您……您怎么不躺着?

常家璧 (病容枯槁，默默叹了口气，对常继业)去吧。 〔常继业抽泣着下。

〔常家玉忐忑不安，等着哥哥训斥。

常家璧 (审视着佛像，感触地)好人哪!你受得起人间香火， 众人跪拜。妹妹，是哥哥害了你啊!

常家玉 (强颜欢笑)您又多心了。(扶他坐下)

常家璧 (犹豫再三)有句话，我……我总想问问你。 常家玉 (紧张地)……噢。

常家璧 你干吗一捏活，总把你侄儿支开呢?

常家玉 (支吾)他还小，才六岁呢。(掩饰地拿起笔砚)

常家璧 我七岁就捏活卖钱了。妹妹，你该不是有什么别的

心思吧?

**常家玉** (急忙辩解)没有。您别想多了。

**常家璧** (不敢深究)没就好。我这病，怕是早晚的事儿了。 将来全指望你了，妹妹!

〔大门“咣当”一声关上。一尼僧匆匆跑上。她刚刚 从山下化缘回来，僧帽僧袍上一层浮雪。她愣愣地 盯住韦驮像，半晌，突然跪下，连连磕头。

**尼** **僧** (虔诚而急切地)菩萨，发发善心超渡弟子吧!哦，大 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超渡弟子吧!

**常家玉** (奇怪地)师父，师父您怎么啦?

**尼** **僧** (起身)弥陀佛!(激动地)菩萨临凡显圣了，我亲眼 看见的。

**常家玉** (不敢相信)谁?

**尼** **僧** (双手合十，向韦驮像示意)就是他! **常家玉** 啊 …… (手中笔砚落地)

**常家璧** (惊喜地)你没看错?

**尼** **僧** 没错。刚才我化缘回来，在山脚下看见个人，他衣衫 破烂，闭着眼坐在卧牛石上。我怕他有病。佛经说， 出家人有好生之德。正想问问他，没等开口，他像知 道什么似的，睁眼了。哦!弥陀佛!我一下子认出

来了，“扑冬”跪倒参拜，求菩萨超渡我早成正果…… **常家璧** 他说什么?

尼 僧 ( 沮丧地)他说我信佛信迷了。这是试我心诚不诚。 我长跪不起，苦苦祈求。等我一抬头，菩萨没了。 唉，是我根基不深，缘分没到。(双手合十，喃喃默祷 着从后殿门下)

〔常家璧兄妹好像预感到什么,目送尼僧下，四目相

视无语。

〔远处传来寺院做法事的钟鼓磬钹声。

〔俄而，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常家璧兄妹一震。 〔门外喊声：“有人吗?师父，开开门哪!”

**常家玉** (魂飞魄散，呐呐发问) ……他? **常家璧** (兴奋地)是他!(想去开门)

**常家玉** (突然拉住)不!

**常家璧** 怎么? … … 是他呀!

**常家玉** (痛苦地点点头)您别 … … 我求您!

**常家璧** (不解地)妹妹，你朝也思，暮也想，怎么 ……

**常家玉** (有苦难言)哥，你，你别难为我了。我是起过誓的 呀 !

**常家璧** 妹妹，过去千错万错，是哥的罪过 ……

〔擂殿门声急，吆唤声：“开开门啊，师父!”

**常家璧** (答应)来了来了!(对常家玉)你不能让我带这块心 病进棺材啊!(挣脱，下)

**常家玉** (惶惑，进退两难)噢……怎么办，我? 〔大殿传来开门声。

〔常家璧惊喜的呼唤声，“进宝老弟!”

〔杨进宝声：“常师傅!”

〔常家璧声：“快，快进来!”

**常家玉** (倾听着)天，我有什么脸面去见他呀!

〔大殿内脚步声越来越近。常家玉想从后殿门躲出 去，又不甘心。她不由自主地步步后退，闪入佛龛后 侧 。

〔杨进宝搀扶着常家璧从另 一侧的佛龛后上。五年 浪迹江湖，使他面带憔悴， 一身褴褛，但成熟多了。

**常家璧** (高兴地喊)家玉，家玉!……咦，人呢?刚才还在这

…… (四下张望)你等等，我找她去。(从后殿门下) **杨进宝** (打量殿堂，发现塑像，百感交集地)泥人常，你叫我

好找啊!

〔佛龛后传出一声压抑不住痛苦的噎泣声，引起杨进 宝的惊觉。

**杨进宝** 谁呀?(循声找去)

〔常家玉绕躲到观众席一侧佛龛旁，掩面抽泣。常家 璧上。

**常家璧** 邪门儿了，上哪去了呢?就这么眨巴眼工夫。 **杨进宝** (全明白了，伤心地)别找了。她……在这儿。

〔常家璧从杨进宝的眼神中察觉，想走过去。

杨进宝 (拦住，扶他坐下，脸朝佛龛)家玉，你不愿见我，我杨 进宝也是个堂堂的五尺汉子，不勉强，也……不怪 ……可我要把心掏出来给你们看看!这五年，我天 南地北找你们，不光为咱俩的事，也不光想问问你当 初为什么……要光为这，或许我早死心了。(从怀里 掏出那块黄绫)我放不下的是它。当初，你们逃的时 候，常师傅拖着病；你一个妇道女子抱着个周岁的侄 儿，这世道怎么个混法!柳先生和乡亲们千叮嘱，万 托咐，要我一定找到你们，尽点力帮你们一把。这些 年，我揣着它，像揣块红火炭哪!

常家璧 (接过黄绫，感动地)兄弟，我谢啦!(面北长揖)乡亲 们，常家欠你们一笔还不清的债啊!(负疚地)进宝， 五年前，是我不知道你俩的事，活活拆散了你们。别 怪家玉。这些年她……她也是泡在眼泪里过来的。 每逢年节，每到一个路口，她总要冲着老家那面儿发

一阵子愣。她嘴里不说，我知道她心里在盼什么

……(从工具箱里拿出那副银手镯)你看看。 **杨进宝** (接过手镯，难过地)家玉……

〔《捏泥人》歌声起。

〔不可抑制的悲声像决堤而泄，常家玉倚着佛龛，一 步一步挪出来。她看着眼前的情人：是梦境?是现 实?欲相认，步难行!

**杨进宝** 家玉!

**常家玉** (终于踉跄扑过去，双腿一软，跪倒在杨进宝跟前，抓 住他)进宝哥!

〔杨进宝，这个刚强的汉子也憋不住泪水了。他扭过 脸，想挣脱她，找个地方好好痛哭一场。可是，唯恐 再失去他的常家玉，又死死抓住她不放。

**常家璧** (含泪带笑)给她戴上吧。

〔杨进宝给常家玉戴上银手镯。 〔《捏泥人》歌声止。

常家璧 (捧着黄绫)进宝，我们常家几辈人，为了保艺，传儿 不传女，可临了，还是落个山穷水尽的地步。我把她 们孤儿弱女托付给你，把泥人常托付给你了!

**杨进宝** (接过)大哥，只要我杨进宝咽喉三寸气在…… **常家玉** (突然冲动地抢过黄绫)不!这手艺，不能传了! **常家璧** (吃惊地)妹妹，你……

常家玉 哥!为了这手艺，常家几辈子弄得有家难投，埋名隐 姓!为了这手艺，嫂子跳了舍身崖，您落到这层地 步；我差点要守一辈子女儿寡。您别以为它是我们 常家的福分，不!是祸根!难道还叫常家儿孙后代 再遭这份罪吗?够了，够够的了!(说着咬牙切齿地

把黄绫撕得粉碎)

**杨进宝** (急拦)家玉，你疯啦!

**常家璧** (摆摆手，坐下)撕吧。我早揣摸着你有这份心思。

**常家玉** (从冲动中冷静下来。她知道自己伤了哥哥的心，捧

着撕碎了的黄绫跪在常家璧跟前。泪如泉涌)您骂 我吧!

常家璧 (接过黄绫)这几年，我思前想后也起过你这念头。 可一狠心一闭眼，总看见柳先生他们死活拦着不让 啊!……妹妹，泥人常不是靠谁御赐皇封的，(将黄 绫扔进火盆，虚弱地)是靠了穷乡亲们的扶持、抬爱。 日后，你要把手艺传下去，传给对咱们心思的人。不

管泥人姓常也好，姓杨也罢，只要它姓穷! 〔常家玉饮泣地点点头。

〔这时，苍穹隐约响起赶庙会的喧嚣声。在北京韵味 十足的三教九流的吆喝声中，似乎涌来了一支红白 喜事的细乐班子，其中唢呐声尤为突出。

**常家璧** (谛听)外头什么动静?

**杨进宝** (侧耳，疑惑地) ……没有啊。 **常家玉** (肯定地)没有。

**常家璧** (精神陡然一振)有，有!(激奋地)是庙会!

〔了却心事而又得到解脱的常家璧，迷离恍惚似乎已 到了回光返照的时限。对故里、对乡亲的思念使他 产生了阵阵幻觉，产生了不可遏制的创作冲动。他 哆哆嗦嗦地伸出手去抓供案上那团泥。

**常家璧** … …泥儿。

**杨进宝** (预感到这是不祥之兆)大哥，您，快去躺着吧。 **常家璧** (沉浸在幻觉之中)泥儿! ……我要去赶庙会!

〔常家玉忍着悲痛，默默地将泥儿递到哥哥手中。 〔大幕开始慢慢关闭。

常家璧 (双眼直瞪着虚幻中的模特儿 — — 他自己。他根本 不看手上的泥，喃喃地哆嗦着，激动地捏着)伙计，我 这辈子捏遍了三百六十行，可庙会上还缺个捏泥人 儿的 …… (对着空间，亲切地)嗯，你别动!

〔当幕缝只露出常家壁一人时，他猛然站起，审视托 在手中的泥人儿，怡然地笑了。

常家璧 不错，是你……泥人常!(身子一翅趄) 〔大幕急闭。

〔常家玉和杨进宝的惊呼声：“哥哥!”“大哥!” 〔庙会的喧嚣声悲壮高昂 — 一

**——剧终**